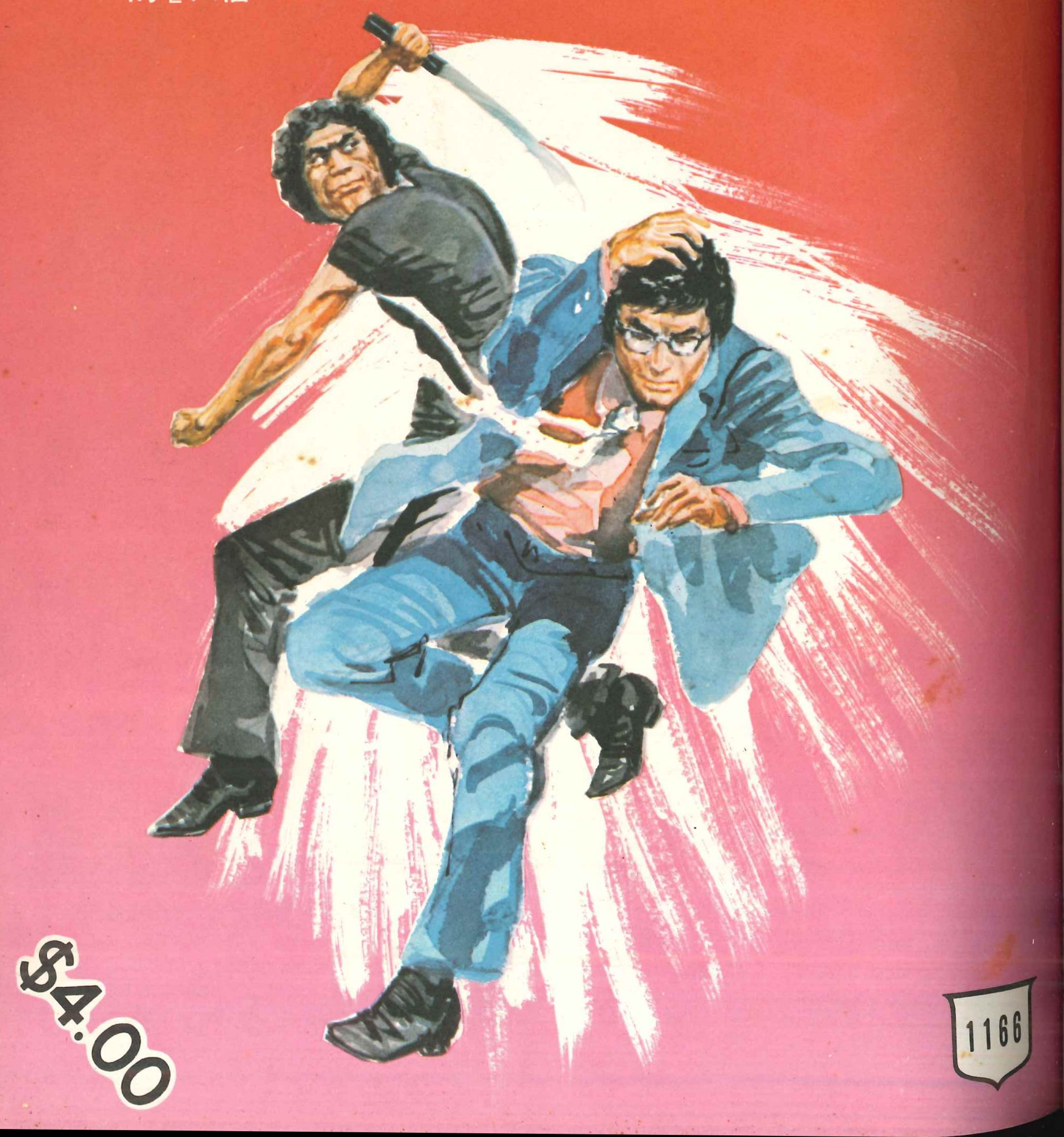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因爆大檔黑幕　專欄作家失踪　馬雲・新著

一位報紙專欄作家因爆大檔內幕，令到警方非採取行動不可。黑社會派人追殺時，該專欄作家突然不知所踪。今期的「大檔」續爆鱷魚潭裡的黑幕，祈勿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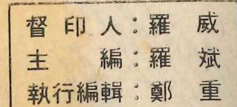
編者話 睽別一時的名作家馬雲先生今期有巨著刊出，巨型小說「大檔」是他續爆鱷魚潭裡的黑幕另一作品，故事描述一位報紙專欄作家因爆社會黑幕，令到警方非採取行動不可，而黑社會方面派人追殺該名作家時，他却突然不知所踪……故事雖屬虛構，寫來栩栩如生，反映某地六十年代末期時社會百態的另一面，值得一讀。

＊＊　　＊＊　　＊＊

太空爭霸戰這個刺激驚險的故事集，我們不經不覺已經刊出十一個，每期刊出的故事題材和資料，都深具科技新知的發展有詳細的報導，趣味雋永，深受讀者喜愛。今期刊出故事之十一「飛天魔城」尤其突出，過程刺激緊張，描述南美洲最高的國家智利，出現飛天魔城，把智利境內一座劃時代的巨型鋼塔攔腰撞斷，而該座古堡形的魔城竟毫無損破，令到太空科技人員深感驚訝，追查眞相，但……

＊＊　　＊＊　　＊＊

名作家與名作品精選小說「金筆、血掌、峨嵋刀」今期刊出，是慕容美作品，每期連載發表，敬希留意。下期巨型小說是東方英作品「鉄娘子」。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6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本文太空爭霸戰故事之"飛天魔城"）

南美洲最高的國家「智利」，出現飛天魔城，把智利境內劃時代的鋼塔攔腰撞斷，那座古堡形的城市絕無損破，可見它的威力强大。

飛天魔城底層係絕大的鋼盆，它以時速三千哩飛行之際，無堅不摧，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聞訊，猛吃一驚，認定飛天魔城必然是卡登博士的另外一種秘密武器，想辦法消滅它，立即召喚唐龍研究對策。

社會傳奇巨型故事

大檔

馬雲・文
黃耀基・圖



突如其來的訪客

紀事報的專欄作家麥浪還未起床，就被一陣門鈴聲吵醒了。

麥浪也像許多幹報紙和寫作這一種行業的人一樣，總是睡得很夜的，往往弄得晨昏顛倒。所以現在究竟是什麼時候，他不知道，因爲他根本就未睡夠，眼睛半閉着就去開門。

進來的是兩名男子。

當時他還以爲是報社派來的小斷，但通常報社派來的只有一名小斷而已，怎麼會是兩個？等到他發覺對方都是陌生人時，人家已經强行入來了。

這二名陌生人當然不是報社派來收取稿件的小斷，而是自稱警探的人。

麥浪的腦袋彷彿被刺了一針，什麼睡意在這一刹間都趕走了！

「請問二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麥浪整個人也變得清醒過來。

年紀稍大，但仍未超過四十的一名男子，穿着獵裝，他的階級可能較高，另一個較年青的，却守在門口那邊，好像怕麥浪逃走似的。

穿獵裝的男子道：「閣下刊登在記事報的專欄文章，我們警方經常拜讀。尤其是今天見報的一篇內幕報導，就連我的上司也深感興趣呢！」

麥浪開始有點明白了。

今天在紀事報社會新聞版見報的專欄文章，是有關一個地下賭檔的。

地下賭檔，亦即俗稱爲「大檔」的非法賭檔。此等秘密場所，以前多的是，但時至今日，差不多已是絕無僅有。

然而麥浪這位專欄作家之所以成名，正是由於他專爆內幕起家。

他的內幕報導，吸引着大量的讀者，但在另一方面，也實在令到不少人生氣。

今天這一篇內幕報導文章，暗示當地仍有地下賭檔存在。

麥浪雖然沒有列出詳細的地址，却力稱他本人曾親臨「觀光」，還輸了好幾百元，但他聲明，爆內幕並非因爲輸了錢，而是要告訴讀者們，這都市罪案頻生，除了大量非法移民湧入之外，就是合法與非法的消費場所太多了。

麥浪又繪影繪聲地說，他親眼在地下賭檔之內見到一些土頭土腦的年青人，分明就是一些非法移民，但出乎意外地，他們的賭注却是最大的。

於是麥浪在他的專欄文章裏提出了一連串的疑問，爲甚麼此等地下賭檔仍然可以存在？

表面上此等賭檔雖然是「神秘存在」，但像麥浪這種人也可以有門路摸進去，警探們又爲什麼一點也不知道？

麥浪又問：警探們如果有機會入內「觀光」的話，最應該關心的，還是那些年青人的賭注的來源。那麼大的注碼，大概不會是從鄉間帶來的，也不會是辛辛苦苦地工作賺來的吧？

麥浪的筆鋒一向很厲害，也不知刺傷了幾許達官貴人。

儘管他有意無意之間傷了不少人，紀事報仍然視他爲「皇牌」，只因爲他的專欄文章，向來就是最多讀者捧場。

現在這二名男子既然自稱警探，又特別提及今天刊登的內幕報導，不問可知，他們一定是前來要求他「協助調查」的。

因爲地下賭場既屬非法，警察却是維護法紀的部門，所以對方的來意應該十分明白。

麥浪的內幕報導文章內，並無地下賭場的地址，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兒應該是紅燈區一帶。

穿獵裝的人又說：「你可以詳細指出那個地址嗎？」

麥浪道：「你們是偵探，爲什麼一定要我畫公仔畫出腸？」

「假如閣下文章中所講的都是事實，又怕什麼說個明白？」

「你以爲我在造謠麼？」

「是的，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警方認爲你在文章中中傷警方的聲譽。」

「有這麼一回事嗎？」麥浪忍不住笑了！

他爲什麼會笑？

只因爲對方所講的正是事實，麥浪的確暗示警隊之中仍有害羣之馬，否則的話，這一類地下賭場根本不可能半公開地存在。

地下賭場雖則說是秘密的，但是，如果眞的百份之一百秘密，又那裏會有生意？因此這些地方都是半公開的。

那穿獵裝的人又說道：「如果你不是無中生有，又怕什麼說個明白呢？」

麥浪道：「那麼，你就當作是小說好了。」

「但是，在你的專欄中，已聲明是內幕報導，否則又如何引起我們的興趣？」

「然則你想我怎樣？」

「第一，提供正確地址，第二，如果你說不出地址，就親自帶我們去一次。」

「假如我們已經知道了，他們亦不可能存在，同時我們也不必找你了。」

「你們是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嗯——」麥浪想了想，終於在電話几旁邊的拍紙簿上寫下了一地址，撕下交給那個穿着獵裝的男子。

那男子瞥了一眼，道：「必要時，我們還會再來拜訪你。」

麥浪笑了笑。「你們的警民關係實在做得很不錯啊！」

那男子輕輕一笑，然後帶着他的同件一齊走了。

麥浪瞪住他們的背影，苦笑搖頭。

麥淚覺得當地警方一直存在着許多問題，剛才那二名警探可能是新人吧？

他很倦，還想再睡片刻。

豈料這邊才躺下去，那邊門鈴又響起來了！

「眞是見鬼。」麥淚在詛咒中爬起身來！

匆忙中他沒有戴眼鏡。

他由門眼望出去，又是二名男子的影子。

麥淚以爲又是剛才那二名警探折回來，於是開門讓他們入來。

門開之後，進來的却是二名他從來未見過的陌生人。當然不是剛才那二名「警探」。

麥淚雖然沒有戴上他的近視眼鏡，但在這種距離下，決不會看錯人的。

「你可就是麥淚先生？」爲首一個男子一邊走進來一邊問道。

另一個已經尾隨而入，强行把大門關上了。

麥淚直覺上感到有點不妙。

「你們是什麼人？」麥淚問道。

「我們是警方派來的。」爲首一人四下裏張望，目的顯然是要看清楚屋子裏還有沒有其他人。

另一個人把守住大門口，此人身裁高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概！

又是警探？麥淚心裏想：難道是二個不同部門的警方人員？不可能吧！

「我們拜讀了大作。」爲首一人道，「我們想請閣下回去一次。」

麥淚苦笑道：「希望你們不是在開玩笑！」

「誰有閒心跟你開玩笑？快些穿衣服，我的上司在等着要向你問話。」

「在不久之前，你們不是派人來過了嗎？」

「不久之前？」

「是的，大約幾分鐘之前。」

二名陌生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由意外的驚奇而變爲恐懼。

「你的意思是說，有自稱警探的人來過了？」那爲首一人表現得神色很緊張。

「嗯——」麥淚點點頭，然後又反問道：「你們到底是那一個部門的？」

「少嚕嗦，快些穿上衣服，跟我們走！」那男子變得暴躁起來。

麥淚覺得越來越不對勁。

他故意說道：「好吧！請你們在這裏等一等，讓我穿衣服跟你們一齊走吧！」

說着，他走進了房間裏去。

這是一廳一房的小型居住單位。

那名大漢站在客廳裏，目送麥淚進入了他的房間裏去。

突然之間，那大漢感到不妙，急急衝前幾步，就想闖進房間裏去。

可惜他到底還是遲了一步！

「嘭」的一聲！

麥淚及時把房門關上了。

「隆隆隆」一連串的撞門聲，震耳欲聾。

而房間裏面的麥淚，及時把房門上了栓！

他並沒有換衣服，只是匆匆自床頭几上取回了那一副近視眼鏡戴上了。

時間對他非常重要，所以他只穿着睡衣，就急忙越過窗框，爬出外面去！

他非常熟悉這一帶的環境，尤其是在這緊要的關頭，他知道一步也不可以走錯。否則，他的性命隨時都會完結。

這兒只是三樓。下面二樓便是一個露台，也是人家晒衣服的地方。

這是後座，所以後面面對的，是一條人跡罕見的後巷。

麥淚首先由窗口外的簷篷，爬到篷頂，再跳到二樓露台去。

麥淚再由露台欄杆爬出去，沿住牆邊的水管，爬到樓下，那兒已是後巷了。

當時後巷裏沒有人，麥淚身上穿的是睡衣，但是他已顧不了這一切，只想快些離開這裏，趕快致電報警，所以他落到後巷地下，立刻就想衝出那處巷口。

他知道巷口外面是一條橫街，那兒有一些商店可以讓他借到電話，因此他拚命地跑，希望及時跑出那條後巷。

但是，突然有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路，他定神一看，正是剛才那二名陌生人之中的其中一個。

麥淚毫不考慮就急急回頭走。怎料到剛轉過身來，又見另一個人擋煞了他的去路。

是另外一個陌生人，手中還有一把利刀。

「哼！你敢再要花樣，我們惟有殺了你！」

巷口那一名大漢也走了過來：「我們只想找你談談而已，何必自尋煩惱？」

能够出到刀子的，當然不會是善男信女，更加不會是警探。

麥淚至此惟有放棄反抗！

利刀底下的交易

麥淚在利刀要脅下，被二名陌生男子押上一輛事先停在路旁的汽車裏去。

那輛大型房車裏面，早已坐着二名男子：一個是司機，另外一個坐在後面的，是個中年人。

麥淚穿着睡衣進來，中年人表示歉意道：「眞對不起，麥老兄，一定是我的手下太無禮而性急。」

車子迅速開走！

中年人眼睛前望，雖然麥淚就坐在他身邊，他也不再看他一眼。

「在下姓何，朋友們都習慣了稱呼我『老何』。麥老兄專喜歡揭人瘡疤，相信一定也聽過何老大這名字吧？」

麥淚忍不住側過頭來，瞥了他一眼。不錯，「何老大」這大名麥淚的確聽過了，他是個大撈家。

麥淚也聽過許多關於何老大的故事。例如走私、販毒和開賭等等！

但是說實在話，他從未見過何老大。眞想不到，現在他不但有機會見到了這位大撈家，還跟他併肩兒坐在一起。

「麥老兄，敢問在下有那一處地方開罪了你？」何老大道。

麥淚苦笑道：「今天才是我們頭一次見面，你那有機會開罪我？」

「好極了。」何老大道：「既然在下未開罪過你，爲什麼你偏與我作對？」

「我想，你所講的，大概是今天紀事報刊登的一篇報導吧？」麥淚道：「老實說，那只是爲了娛樂讀者的遊戲文章，何必太過認眞？」

「但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此之前，西區建築地盤的事，也是你去揭的。」何老大很不高興，「結果，警方被迫，非動手不可。」

「嗯——」麥淚當然記得，他的內幕報導，經常令到警方非常尷尬，相反，讀者却實實在在痛快！

何老大現在口中所提的往事，根本就只是發生在不久之前而已！

記得那一次，他爲了揭發西區一個毒品「零售站」的內幕，親自帶了一名攝影記者到西區一個建築地盤去。

那時候，建築業正陷於低潮，那個建築地盤四周已圍上了木板，就是打樁工程中途停頓下來，因此，那處地盤就被人利用，作爲毒品的零售站。

每日有幾段時間，癮君子們都集中於此，「即買即食」，其門如市。

麥淚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寫了一篇專文，讓紀事報刊登出來。

爲了證明「確有其事」，以及「圖文並茂」起見，麥淚還親自帶了一名攝影記者，偷偷到隣居的天台去，利用長鏡頭，居高臨下，拍攝了「地盤就地吸毒的偉大場面」。

當時正在下午五點左右，許多寫字樓已經下班了，一些在寫字樓工作的癮君子，紛紛到這兒來「上電」。

癮君子們都有一個錯誤的見解，他們以爲吸毒可以提神，增强體力，所以他們習慣了稱呼吸毒爲「上電」！

自從那篇「圖文並茂」的內幕報導刋出後，警方「立刻」採取行動。

自此之後，那處地盤經常有警員巡視，毒販自然無所施其技。

麥淚眞想不到，那個其門如市的地盤，竟然也是由何老大所經營的。

好漢不吃眼前虧，麥淚惟有道歉！

麥淚當然知道，像何老大這班人，什麼事情也敢做，萬一他要殺死自己，他隨時都會死得不明不白，對方甚至可以不留痕跡。

麥淚當然也明白，這次他被抓走，連證人也沒有一個，萬一就此被殺，警方可能連兇手也找不到。

另一方面，麥淚覺得何老大剛才一番說話之中的一句：「警方被迫動手」，的確可圈可點！

於是他靈機一觸，就決心忍氣吞聲地，求取何老大的諒解。

不過，何老大並非一個泛泛之輩，就這樣卑躬屈膝地求取他的原諒，可能得到相反的效果。

麥淚想了想，說道：「何先生，這個都市有個別名，好像是叫做『冒險家的樂園』，是不？」

「不錯。」何老大也會意地說：「是的，所以當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就必須把握機會，好好地撈它一大筆，因爲這個地方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它什麼時候完蛋！」

麥淚苦笑聳肩：「你能明白這點就最好，閣下有的是賺大錢的機會，可惜我們只有機會去賺取一些鷄零狗碎的稿費。如果我筆下的文章欠缺號召力，那小小的地盤還隨時隨地都會被行家搶去！」

「嗯——」何老大似乎在分析麥淚這一番說話是否別具用心。

麥淚乘機又說道：「坦白告訴你，找我麻煩的，你們已非第一批。」

「當然，你專揭別人瘡疤，人家不找你找誰呢？」何老大道：「所以你再這樣子繼續下去，只有被人活活打死，就是我不認眞對付你，別人也會設法對付你。」

麥淚苦笑道：「我也早已想到這點，所以我早已爲自己準備好後事了。」

「你說什麼？」何老大怔了一怔！

麥淚道：「像我這種人，隨時都會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已跟一位好朋友約好，萬一我出了事，九成是那個專欄的文章惹了禍，除了報警查究之外，大可以在最新的內幕報導中找綫索。」

「你的確聰明。」何老大道：「也許就是因爲你剛才這一番說話，我開始改變主意了。」

「嗯！」麥淚自然也明白，何老大派人找上門去，還要親自出馬，自然不會是「口頭警告」那麼簡單。

但他却故意裝蒜：「你本來打算怎樣將我處理？何先生。」

何老大道：「本來嘛，我要好好的教訓你一番，最少也要打斷你幾條肋骨！」

麥淚苦突道：「那何不爽爽快快殺死我？」

「殺死你？」何老大大笑起來，「那豈不是便宜了你麼？」

「如果你讓我還有一口氣，我也會報警。」

「傻瓜，如果我要對付你，我會有許多辦法，警方又奈我何呢？何況，我有許多警界朋友之外，還有律師，他們總會爲我安排得天衣無縫。」

「嗯——是的，這的確是個現實世界，因爲你有錢，你當然可以做得到。」

「不過，你放心！我老何既然能親自出馬，自然不會用那些留下破綻的方法對付你。」何老大道：「這次我不過想找你談談。」

「你的意思是——」

「我給你一筆錢，以後最好不要再跟我作對。這樣大家都好。」

「果然是大撈家的本色！」麥淚冲口而出！「不過可不知你出的數目是否吸引我，同時對我日常工作是否有影响？」

「我一次過給你十萬元，以後每個月支給你五千元的津貼。」

「的確好體貼！」麥淚問：「由什麼時候開始？」

「現在！」

「以前的——」

「一筆勾消！」何老大又道：「萬一警方再找你，你當然要爲我們掩飾一下。例如你今天刋出來的內幕報導，只屬影射性質，沒有確實地址，警方可能會派人去報館找你。」

麥淚自己心裏明白，較早時已有二名自稱「警探」的人來過找他，他也給了詳細的地址——那地下賭檔之所在。

不過他不敢直言，否則觸怒何老大可

不是玩的。

「好吧！」麥浪道：「我答應你，我們就由現在起，交個朋友！」

麥浪故意伸出手來。

何老大也跟他握了一下，道：「老弟，你年紀還輕，不知世途險惡。幸好今天你遇上的對手是我，假如撞上了別的三山五嶽人馬，我怕你不會這麼順利過關。」

麥浪沒有說什麼。

他馴服地垂下頭來，表示十分服氣！

於是何老大又說：「其實，今日我你生活在這世界上，最現實莫如鈔票。沒有錢，眞的有如俗語所說：「做鬼也不會靈！何況是做人呢！」

麥浪心裏想：「人有多種。做人的宗旨自然也各有不同，那完全是基於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他當然不會同意何老大的觀點！

但是此時此地爲求脫身，他一切似乎就唯有答允下來了。

不過他靈機一觸，又說：「我很同意你剛才的一番說話，但我有個困難。」

「什麼困難？」何老大問。

「過去的，不寫也寫了，我自然無法可以收回。」

「是的，這點我們自然明白，所以我也不加以追究。問題是以後。坦白說，我也計過算過了，你的讀者衆多，警方非常注意你揭發的事。如果我們眞的要殺死你，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我們也明白，那也是手尾最長的事。」

「所以你寧願賠錢送賊，是不？」麥浪輕輕一笑，「不過，坦白告訴你，目前我的處境正是欲罷不能。」

「你的意思是：你要繼續寫下去？」

「是的。假如我那個專欄突然不寫，報社方面固然懷疑，讀者更加懷疑。」

「你的意思是：你要繼續與我作對下去？」何老大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

「不！我怎麼敢呢！」麥浪好像很懂得看風駛𢃇似的。「不妨坦白告訴你一個事實，紀事報之所以能成爲全市銷量最大的報紙之一，我那個專欄是主力之一。假如我不寫，他們也會找別人去發掘資料。以其如此，不如由我去控制，對嗎？」

「對啊！這點我也想到了，所以我並沒有叫你把那個專欄結束，只是希望你不要跟我作對，不要提及我名下的事業就够了。」

「難題就在這裏。」麥浪道：「我千方百計左鑽右鑽找題材，但我不知那些非法活動是你老兄的，萬一無意中寫錯了，好容易又會被你誤會我故意跟你作對。」

「這也是道理。」何老大道，「這樣吧，你每發掘到資料，動筆之前，先用電話通知我。」

「對不起，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

「坦白說句，閣下這十萬元還不足以令我退休；目前我那個專欄的稿費，也絕對不祇五千元。假如我每篇稿都要通過你，就算我肯，我老闆也不肯。何況那樣做法費時又失事呢。」

「那你想怎麼樣？」

「我們既然交了朋友，何不將你名下的事業約略告訴我，讓我知所避忌，這辦法顯然簡單得多。」

「嗯——」何老大怔住了一陣！

過了好一會兒，何老大終於說：「好吧！我先送你回去，回頭我會叫人送支票和一些資料給你。總之，以後希望我們之間有個默契之外，還要顧全一點朋友應有的道義！」

「當然！」麥浪十分了解何老大的心意，「我會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車子已開到近郊的公路上去！

麥浪雖然一邊與何老大交談，但他的眼睛卻不時在有意無意之間，投到那望後鏡去。

他發覺後面另外有一輛車子，如影隨形地，一直跟踪着他們。

麥浪一度以爲是警探的車子，因爲較早時最少就有二名自稱探員的人找過他。但是警探不可能這麼愚蠢吧？主要還是因爲那車子跟得太過貼了。

後來他才知道，那是何老大的人；他們實際正在暗中保護着何老大。

何老大下令司機把車子開返市區。

到了一處路旁，距離麥浪的住所尚很遠，二輛車子就先後停了下來。

原來何老大要麥浪到後面那一輛較小的車子裏去；他本人則乘原車離去。

麥浪於是坐到後面一輛中型房車裏去，與一名司機一齊返回他的寓所去。

麥浪悄悄舒了一口氣！

在歸途上，麥浪試圖從司機口中套取一些什麼資料。但對方守口如瓶，非常機巧地避開了麥浪的問題。麥浪不敢過份，因爲他不想打草驚蛇。

進退維谷

麥浪走後，何老大帶着一大班人回到紅燈區他的秘密總部去。

何老大入門第一句就問他的一名得力助手：「衙門有什麼特別消息？」

「沒有啊，老闆。」他的助手搖頭。

何老大登時呆住了一陣！

許多現場上的人都不明白，何老大的神色爲什麼會突然之間凝重起來！只有跟隨他多年的得力助手最明白。

原來何老大所指的衙門，正是警局。他與警局裏面一些害羣之馬有聯絡，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定會及時通知他。

但是現在，警局裏沒有消息，是否表示警方對他的地下賭場，不採任何行動？

看來一定不會！

就拿上次「海洛英零售站」作例子，麥浪的內幕文章刊出後的當日，警局裏的掃毒大隊人員已經有所行動。

因此，今日文章見報後，何老大才這麼緊張，於是親自出馬去找麥浪，只因爲他明知麥浪決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他怕他的手下盡是市井之徒，會做得不好。

對付麥浪這猛人，的確不易。許多三山五嶽人馬都知道了。

何老大眼前的沉靜，也令到站在四周的人也爲之默然！

何老大好一會兒才怔怔地，對他身邊的助手道：「姓麥的小子不是說過，警方比我們更早派人去找過他了麼？」

「是的。」

「會不會是——」何老大頓了頓，立即匆匆回到了他的辦公室裏去。

他一邊脫下他的外衣，一邊叫助手給他接通一個電話。

他要知道眼前這種情形，會不會是「山雨欲來」的一刹那。

暴風雨之前一刹那，往往是靜得非常可怕的。

電話接通了。

電話聽筒由助手的手上，轉到何老大的手上。

「今天的紀事報，你當然也就看過了吧？」何老大當從電話中認出對方就是要找的人聲音之後，竟然連稱呼也沒有。

「你是指麥小子的文章吧？」

「不錯。」何老大問：「警方有些什麼反應？」

「別太緊張，不會有事的。」

「聽說你們曾經派人去找過麥小子，是不？」

「嗯！是的。掃毒大隊的人，照例要找他問話。有二名隊員去了紀事報，至今還未回來。但無論如何，有消息我一定知道，到時我會事先通知你。放心好了。」

何老大也明白這是個十分現實的世界，鈔票的魅力十分之大。雖然在衙門內做事樣樣好，但鈔票絕不會有人嫌多的。

何老大之所以有今日，自然有他的一套。

剛才與他講電話的人是誰？

毫無疑問，那是警局中的「消息靈通」人士。

聽了那人的安慰之後，何老大似乎可以暫時放下心頭大石了。

× × ×

麥浪的身上仍然穿着睡衣。他是由屋門後窗「逃」出的。

現在被人用車子由前門送回來，就是大厦的管理員也看得呆了一陣。雖然大厦裏不少住客都會穿睡衣到街上購物，例如買香烟、報紙和鮮奶等。但麥浪這時候雙手空空如也，報紙也沒有一份，而且還是由一輛私家車跳下來的。

那車子迅速開走了。

麥浪到這時候才記起一件事——鎖匙呢？

沒有門匙，他如何能返回家中去？

他剛走進這幢住宅大厦裏來，管理員已經招呼他：「麥先生，剛才有兩個人找你。他們好像說是警方人員啊！」

麥浪怔了一怔！

又是警探。

管理員道：「他們又說按了很久門鈴也不見你出來應門。後來我撥電話上去，沒有人聽，我才猜你出去了。」

「是的。」麥浪立刻就要找個藉口：「我一早出去晨運啊！」

「那二名男子好像有什麼緊要事等着你解決似的，他們在樓上的走廊等你。」

麥浪又是一怔！「他們還未走？」

「我想是的，幾分鐘之前我仍然見到他們猷在你家門前。既然是警探，我自然不敢趕他們走啊。」管理員交代着說。

麥浪心裏想：那裏有這許多警探？又不知是何方神聖。

第一批來的兩名大漢自稱是警探，結果取得一個地址後，滿意地走了。

第二批來的自稱是警探，結果却給他帶來了一筆「意外之財」——何老大已答允給予他十大萬元。

錢儘管還未送來，但麥浪已在心裏盤算着應該怎樣做了。

現在等着他回來的應該是第三批「警探」了。假如是眞警探，那麼，警方對他這位專欄作家實在太關心了。

麥浪想了想，立即由樓梯徒步走了上去！

他爲什麼棄電梯不用？

麥浪剛才聽那管理員講過了，那二名自稱警探的大漢，正候在家門之前。如果他乘電梯上去，一定份外惹人注意；他一出電梯門，人家已經見到他。

他不想引人注意，同時也很想知道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

麥浪非常小心地，由樓梯拾級而上；他不想一下子就跟對方接觸。

最低限度他也要看清楚對方是什麼來頭，然後才決定應該怎樣做。

這兒每一層樓的樓梯與走廊之間，都有一度防火彈簧門。

當麥浪上到三樓時，就悄悄地由那防火門的門縫中偷窺出去。

但是很奇怪，那門縫依然有部份看不透，好像有什麼東西把視綫擋住了。

麥浪差點兒就要推開那一扇彈簧門。最低限度也要推開少許，然後才可以望到外面走廊的情形。

就當麥浪的右手剛剛伸到門緣的刹那間，突然讓他聽到二名男子的談話聲！

那二名男子的交談聲，顯然就是來自那扇門的另一邊。

「那小子怎麼還不回來？」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他可能一直也不會回來。我們到底等到幾時？」

「但是我們這樣子毫無結果的回去，如何向上司交代？」

「就說找不到他算了吧。老實說，像他這種人，說不定這時候已陳屍郊外。」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個什麼專欄，你可知道害死了多少人？也害得我們警方忙個不了。偏偏紀事報那個小小方塊又是最多人看的，每一次，不管是眞有其事，抑或是那個小子生安白造，總之就叫我們忙得喘不過氣來。唉！眞是活該！」

「說起來那姓麥的小子眞的是神通廣大，他怎會知得這麼多？」

「所以我說，這時候他可能已陳屍郊外，以後要忙的，只是兇殺組人員。」

「別詛咒了，他雖然令到我們不耐煩，但是無可否認，他的確是個有胆有色的專欄作家。最低限度，他有胆面對一切惡勢力。」

「我並非詛咒他，只有那個傻小子不知道，許多人都想他死。因此萬一我們發現他陳屍街頭，一點也不會感到意外。」

「你所說許多人，到底是指一些什麼人？」

「我說許多人，當然不祇一個或兩個，例如那些撈偏門的黑道中人啦，還有那些已經攀上了上流社會的名流紳士。」

「爲什麼上流社會的名流紳士也想他

死？」

「還不是他那一支筆害死他麼？許多已經被列爲上流社會聞人的名流，他們根本不想別人知道他們過去的底細。偏偏那姓麥的小子好寫不寫，把他們的底牌揭了出來。這種情形，委實令人難以容忍。因此就我所知，有不少人出暗花要取去那小子的性命。」

「你似乎知道許多。」

「也是一些黑道中人洩漏出來的。」

「爲什麼你不向上司報告？」

「別開玩笑，這種事有什麼根據？」

「嗯——這麼看來，等一會兒讓我們見了到那小子的時候，也不妨讓他知道一下。」

「何必做好心？坦白說，像他這種人，遲早也會死得不明不白的。」

「我跟你的想法不同。姓麥的雖然被許多人憎恨，仍然不失爲好人一個。」

「劉正，你對此時此地的環境，我相信比任何人都會更加熟悉。我想問你，這兒的好人，是否都有好收場？再冷眼看看，今日上流社會的名流紳士們，又是否都是身家清白的？」

「嗯——」

「好了，別再在這問題上打圈，我們還是走吧！看來那姓麥的小子暫時也不會回來。我們還是早些回去交差吧！」

「好吧！我們也等了不少時間。」

二名警探終於走了。

麥浪在門縫中看見那二個人影一直朝住電梯門走去。他仍然不敢出來，直至看見他們進了電梯後，他才由那度大門走出來。

但是，當麥浪想起一件事之後，就急忙由原來的樓梯衝下去！

原來麥浪想知道二名警探是否會再度折回！

二名警探爲甚麼會折回？道理很簡單，就是管理員會告訴他們，麥浪已經回來了，而且不久之前才登樓去。

但是，當麥浪到了樓下的時候，發覺二名警探已經離開了這幢大廈。

他們並未跟大廈管理員招呼；管理員則以爲他們已見到了麥浪，一切都談妥了之後，所以才會等到現在才離去。

麥浪於是又折回樓上去！

芳的情意隣

麥浪回到了自己住所的家門前，才再次記起身上沒有門匙。

他歇住了一陣，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有甚麼辦法可以入內。

就在這時候，「錚」地一聲响！

那是一陣打開鐵閘的聲音，不過却是隣居的，當然不可能是麥浪的家。

一張熟悉的臉孔，由鐵閘後面伸出來：「麥先生，你怎麼啦？」

「噢！姚小姐。」麥浪靈機一觸，連忙唉聲嘆氣道：「今天眞倒霉，一時匆忙，竟然忘記了帶門匙，現在變成有家歸不得呢！」

那名穿着睡袍的女郎嫣然一笑：「那就容易了，你可以由我這邊窗門攀過去，就是不知道你的窗門有沒有上鎖。」

「沒有啊！我家窗門一向不上鎖的。」麥浪老實不客氣地，轉身走了過去。

那隣居女郎把垃圾桶放在門前通道之後，就把麥浪引入屋內去。

麥浪從來不知道這女郎的底細，只知道她姓姚，而且作風大胆。

許多時麥浪都可以見到她穿着半透明的睡袍，推開鐵閘把垃圾桶放在門外的通道上。除了她之外，從未見過別的住客。

這是麥浪第一次進入這隣居。

他發覺這兒跟他居住的小單位大同小異，一廳一房，厨房厠所。間隔一樣，只是傢俬擺設等等不相同而已。

只有二十餘歲的姚小姐，成熟、美艷，彷似一顆熟透了的櫻桃，嬌艷欲滴！

麥浪用手扶了一下他那副近視眼鏡，情不自禁地，瞥了她一眼。

她一邊招呼麥浪：「隨便請坐，喝杯甚麼酒？」

說着她已擠身進了那酒吧裏去。

那是設於客廳一角的小酒吧！

麥浪跑到窗前觀望了一下。

那姓姚的女郎立即說道：「麥先生，何必急於回去？坐下來喝杯酒，一場隣居，也總算是我們的見面禮吧！」

麥浪回轉身來的時候，一杯菓汁混酒的甜酒，已遞到了他的手裏。

「你可知道這杯酒的名稱？」她嫣然一笑，斜睨了麥浪一眼。

麥浪則瞥了那杯顏色鮮艷的酒一眼，然後搖搖頭。

「這是晨早至午間最易入口的一種調酒，叫做『紅粉佳人』希望你會喜歡。」

他跟她碰杯：「謝謝！」然後呷了一口！「嗯——很甜！很醇！」他瞧她一眼，又讚道：「你的調酒技術很不錯。」

「過奬了！」她把他拉到沙發上坐了下來，情意深深地瞪住他：「其實我們認識了不少時日，只是一直沒有機會。」

他幾乎不敢正視她，因爲她發覺她目光中充滿了慾火。

「你一個人住在這裏？」他顧左右而言他，把視綫自她的身上移開。

「是的，一直就只得我一個人：你幾時見過有第二個人在此出現？」然後她又問：「你呢？」

「像你一樣。」

「還未結婚？」

「那有本事？」麥浪聳聳肩，苦笑了一下。

「我們可以稱得上同病相憐。」她又呷了一口酒！然後，將杯口的小小塑膠劍舉起，劍尖插着一顆車厘子。

她柔情地將它送進了麥浪的口裏去：

「吃了它，算是一種紀念。」

「是甚麼東西？」

「禁菓。」她吃吃笑，倒在他的懷抱中。

他放下酒杯，擁抱着她！呼吸器官吸到的，是陣陣酒香，夾雜着乳香，咀裏感覺得到的，是香液，又疑是酒，像是車厘子，更似櫻桃。

酒意濃，情意更濃，春天雖然未到，此刻却是滿室皆春！

麥浪正感到意亂情迷之際，突然聽到一陣陣門鈴聲！

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然而那半裸女郎却若無其事地，仍然躺在沙發之上。

「你幹甚麼？」她雙臂有如八爪魚一樣，緊緊地纏繞着他不放。

他雙目盯住大門那邊：「我好像聽到有人按門鈴。」

「眞是見鬼！我甚麼也聽不到，怎麼你會聽到？何況從來就沒有人跑到這兒來找我，你担心甚麼呢？」

「嗯——可能是我心理作用吧？」

他又被她拉了下去！

她吻他，她迫他忙，而且忙個不了！

可惜就是忙不下去！

因爲那陣門鈴聲又响了起來！

麥浪終於定神聽清楚了。不錯，那女郎說得不錯，門鈴聲並非响自這間屋，可能是隣居：當麥浪想到這裏的「隣居」就是他自己的家裏時，他當堂嚇得整個人儡住了！

門鈴聲由斷斷續續，而不斷地延長！

麥浪匆匆又撲至門後，由門眼外望，依稀可以見到二個人影。

那是二名大漢，他們正在麥浪的家門之前：由這邊門眼望出去，角度儘管有些偏差，畢竟還是可以見到了。

麥浪當初以爲是那二名警探折返來，但看清楚之後才知道另有其人。

門鈴聲停止下來！

伏在門後的麥浪，可以由門眼處見到二名大漢正在共商對策。

一陣香風吹至，有一雙玉臂繞過來，攔腰將他擁抱住，溫馨軟玉，可惜麥浪此時此地却缺乏了那種心情。

他只留心門外那二名陌生男子的表情和動作。

他眞想將背後那個裸着身體的女人推開。

她却在這時低聲說道：「是不是又是剛才來過的警探？」

「你都知道了？」麥浪覺得這一次獲得特殊的招待，並非偶然的事。

「是的，我一直都在留意着事態的發展。」

麥浪突然回轉身來，瞪住她：「你到底是誰？」

她的手臂仍然有一條纏繞着麥浪的腰背，另一隻手的手指却作勢掩住他的咀巴：「低聲點！小心讓他們在門外聽到。」

麥浪感到胸前一陣溫暖，有些東西正在壓迫着他。他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仍然感到可疑，所以他想問：但對方却搶着說道：「你可必懷疑我的身份？自始至終，我只想帮你。不妨告訴你，由今天早上開始，我已開始注意你。並非我愛管閒事，只是像剛才的鈴聲吵醒了我。然後，就是發覺你匆匆逃亡——由後面爬出去，再由二樓露台跳落後巷……」

麥浪沒有耐性去聽她說的太多。

他回轉身去，突然發覺不見了門外那二名陌生的大漢。

與此同時，他却聽到一陣關門聲。

這一陣關門聲，分明來自隔壁正是麥浪自己的家。

他的家沒有裝上鐵閘，只有一度木門。與這裏只不過隔了一幅牆而已。

在這一刹那間，麥浪想像到：對方已用百合匙開門進去了。

甚麼人才會用上百合匙？

警探當然不會。即使是警方要找他，最少也會通過樓下的管理員，以及在軍裝警員的陪同下，才可以用這方法入民居。

麥浪急忙衝近窗前，由那兒可以俯身出去，望見隣居隔壁的窗口。因爲彼此的方向相同，難怪那女郎說，麥浪較早時的逃亡過程，她都可以由這兒見到了。

現在她已緊隨着麥浪走到了窗前，也眞的是虧她「耳俐」手快，及時把麥浪一把拉住了。

麥浪本來想俯身探首出窗外，目的自然是要窺望一下他家中的情形。

但是，那女郎在最後刹那間，却聽到了有人聲自窗口那邊傳過來。

「那小子原來由這兒窗口逃走了。」

「是的，下面是後巷，他可以由這兒簷篷跳到下面露台，再由露台跳到後巷去。看來我們又來遲一步了。」

「他逃不了的，放心吧！」

「我們是否一定要抓到他？」

「是的，否則我你都無法交代。」

「你可曾見過他？」

「我手上有他的照片。照片後面有他的地址電話號碼。」

「那就易辦了。目前我們雖然來遲了一步，以後機會多着呢！」

「是的，除非他以後也不要回到這兒來，否則我們一定有辦法抓住他！」

「走吧！我們剛才是偷進來的，千萬不要讓別人以爲我們是小偷才好。」

毫無疑問，二名陌生人正併肩站在麥浪睡房的後窗那兒，一邊俯視屋後的環境，一邊說話。

那女郎在這邊却動也不敢動的，緊緊拖住麥浪的手臂，貼牆併肩而立，靜耳細聽。

他們一直屏息着，幾乎連呼吸也不敢，以免引起近在咫尺的人注意。

現在麥浪又再撲回門後，由門眼望出去。

他可以見到二名大漢匆匆離去，也可以聽到來自隔壁的關門聲！

「他們是甚麼人？」女郎關心地問道，也顯得非常担心。

「我也不知道。」麥浪說的却是眞心話。

由一早他被人吵醒之後至到現在，已經先後來了四批人。

每一批都是兩個。但每一批人的身份都不同。

最可怕的當然是剛剛離去的那兩個，因爲他們聲明要殺死麥浪。

眼前似乎就只有那女郎同情他，她要爲他煮早餐。

他也眞的餓了。但他眼前最急切的，還是要返家去一次。

於是他由窗口爬了出去，再偷返自己的住所去。

相逢何必曾相識

當麥浪再由窗口爬回那女郎家中的時候，早餐已經弄好了。

有煎蛋，有麥片，還有咖啡，都是熱

騰騰的，令人胃口大開。

「你不必忙，慢慢吃，吃飽了再說。」女郎這時候已重新披上了那件半透明的睡袍。雙峯挺秀，若隱若現，依舊那麼迷人。

麥浪毫不客氣地在餐桌旁坐了下來。主人家則坐在他的對面。

「對不起，至今爲止，我仍未向你請教。」麥浪一邊吃着一邊說道。

「我姓姚，你應該早已知道了。但我不希望你叫我姚小姐。」

她垂下頭來，正吃着另一份早餐。

「那我應該如何稱呼妳？」

「麥太太，或者麥夫人。」她斜睨着他，笑了。

「別開玩笑了，我那有這份福氣？」

「你這人好沒有良心啊！你不認賬，居然這麼快就賴賬！」

麥浪苦笑道：「如果要你這麼快就守寡，你一定不會甘心。」

「相命的都說，我有旺夫命，所以儘管不斷有人找你麻煩，但有了我在你身邊，你的運氣一定會好轉。」她又笑，含情脈脈地笑！

「然則眞是患難見眞情。」

「他們到底是甚麼人？」

「我也很希望知道他們是甚麼人。」麥浪呷了一口咖啡，聳聳肩：「可惜我一概都不清楚。」

「你似乎有許多仇家。」

「是的，所以我說，如果你是我妻子，你會很快守寡。」

「如果我甘心情願，我總覺值得！」

「姚小姐……」

她截住他：「叫我丹妮吧。」

「丹妮，現在我們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剛才的情形，你也親眼見到了。」麥浪道：「剛才要不是上帝安排你招呼我進這裏來，這時候黑箱車已開到了門前。」

「但是，我看你也不想報警。」

「嗯——你怎麼知道？」

「我善於鑑貌辨色，所以我能够看透你的心事！否則又如何配得上做你的妻子呢？大作家。」她又瞪住他笑，笑得風情萬種，也笑得含蓄。

「你似乎很了解我。」

「最低限度我已知道閣下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專欄作家。」

「謝謝過獎！」麥浪道：「要不是我早已知道你是我的芳隣，我眞懷疑你的身份。」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無端獻殷懃，非奸即盜。古有明言啊！」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覺得，你似乎很注意我一切。」

「一個單身女人，注意一個單身男人，應該沒有甚麼不對吧。」

「嗯——」麥浪又放眼四望，「這裏只有你一個人住麼？」

「你難道還以爲會有丈夫不成？」

「不錯啊，像你這麼漂亮的女人，最低限度身邊也該有個同居的男件才對。」

「男朋友？我當然有，而且不祇一個，數以打計。」她又笑了，「不過，我很少帶他們回到這兒來，因爲我不想給他們機會。」

「看來我是個幸運兒！」

「只能說是緣份吧！」丹妮又說，「較早時，警方似乎也要找你。看來你可能惹上了官非，是不？」

「我只能簡單告訴你，文章惹禍。」

「坦白說，我也是你的讀者之一，你雖然令到許多人煩惱，但你在讀者心目中，却是個正直的人。他們必然和我一樣，十分敬佩你。」

「又一次謝謝你！」麥浪又說道：「可惜我從此要收山了。」

「你不寫了？」

「即使我有勇氣寫下去，最怕報社也沒有勇氣再登。」

丹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眞可惜！」她又問：「你打算怎樣？」

「如果你是我，你會怎樣？」

「到外地去，暫避風頭。因爲眼前實在太多人找你。」

「嗯！我也這樣想過了。但是……錢呢？」

「我有。」丹妮情不自禁地說，「我有點私蓄。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可以陪你。」

麥浪忍不住笑了：「別傻氣了，我怎麼可以用你的錢？」

「相逢何必會相識，患難才能見眞情啊！」

丹妮嫣然一笑，由對面站了起來，繞過桌子邊緣，坐到麥浪的身邊來。

她親切地捉住麥浪雙手，把他的身子轉了過來：「你不必對我有所懷疑，坦白告訴你，我自小便沒有父母，是個孤兒。目前我的職業是伴舞。簡單地說，我是一個舞小姐。」

麥浪恍然大悟！怪不得她穿得這麼妖冶，怪不得她的作風這麼大胆。也怪不得一個單身女人住在這裏，一切陳設得這麼够氣派了。

丹妮又對麥浪說道：「我有姊妹在隣埠，如果你沒有什麼意見的話，我們可以暫時到那邊去避一避。你的稿件，大可以用郵寄方式寄回來。至於錢，你大可以放心……」

「不！」麥浪不等她說完就說，「我不會離開本市，更不會屈服在惡勢力之下，相反，我會還給他們顏色看。不過無論如何，我也十分感謝你的關懷。」

「你要跟他們鬥？」丹妮幾乎以爲聽錯了。

「是的。而且要鬥到底，直至分出勝負爲止。」麥浪十分堅決地說。

丹妮打量着麥浪——自頂至踵地打量着他，顯然不相信像他這麼樣的一個文弱書生，會有力量跟一股惡勢力鬥下去！但是麥浪的堅定語調，却也令到丹妮肅然起敬。

「鈴鈴！」門鈴又响了。

聽清楚了，又是來自隔壁的。

麥浪和丹妮都不禁怔住了一陣。

麥浪首先撲到門後，從門眼外窺，有個男子手挽公事包正站在他的家門之前。

再放眼遠瞭，接近電梯門口的遠處，還有着另外二名彪形大漢。

他們的視綫一直盯住麥浪的家門這邊

，與門外那西裝畢挺的男子互相照應。

麥浪從側面看過去，覺得這傢伙很面善。

他很快又再按第二次門鈴。

就在這刹那間，麥浪終於想起了。那是大撈家何老大的一名親信手下。

於是他立刻回轉身去，一邊對丹妮說：「你在這裏等我，如果三至五分鐘我仍未回來，你就追究一下好了……」

話未說完，麥浪已越窗而出。

他迅速返回他自己的家裏去，匆匆跑去應門。

他終於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果然就是何老大的一名心腹手下，麥浪曾經看見過他。

於是麥浪開了門，讓他進來。

就只有他一個人，其他兩個人都在門外遠處的走廊上徘徊。

毫無疑問，他們是爲了護衞着何老大的助手而來。

麥浪開門讓那人進來之後，那人主動地伸手去關上大門。

然後他把帶進來的手提箱放在几子上，對麥浪道：「這是我老闆答允給你的十萬元。他不想你麻煩，所以改奉現鈔！」

箱子打開，裏面塞滿了花花綠綠的鈔票。

那人又對着麥浪說道：「請你點算一下。」

麥浪很大方地說：「不必點了，我相信你們不會騙我吧！」

「那麼，我們的交易算完成了。」那人說，「老闆十分希望你緊守諾言。」

「名單呢？」

「都在箱子裏，希望只有你一個人看，千萬不要讓別人見到，否則，老闆可能會很生氣。」

麥浪點點頭。

那份名單就是何老大名下非法事業的清單。

麥浪難免感到有些意外，何老大怎會這麼坦白、大方？

等到那人走了之後，麥浪才去打開那個箱子，檢閱那些鈔票和那份名單。

麥浪很小心，因爲他明白到何老大並非善男信女；對方對他這麼大方而又「尊敬」，似乎有些反常的現象。

他小心翼翼地移開了第一層鈔票，果然發覺了一張字條。

那張分明是何老大交來的名單。

但是，那張字條却給其他鈔票壓住。

麥浪本來可以一下子就把它拉出來，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不過他沒有那樣做，因爲他終於窺出了破綻。

關鍵就在那張字條之上，只要用力一拉，它就會牽連到鈔票的下層。

票下面壓着一些花花綠綠的東西。

那是包裹得有如鈔票一樣的，尤其是那些包裝花紙。

但是麥浪是個很小心的人。像他這種人，對這種事情當然份外敏感。

麥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似的，將部份鈔票取了出來。

他知道只要一不小心，就會粉身碎骨。因爲埋在鈔票底下的包裹，十之八九是炸藥。

麥浪早就想到像何老大這種人，不會有什麼好事做出來的。

儘管如此，麥浪仍然小心查看那一張字條。 希望把何老大名下的非法事業經營的地址，都一一記下來。

但是麥浪很快就覺得自己這種想法非常愚蠢。可不是嗎，何老大既然準備炸死他，又怎會將他的非法事業一一告訴他？不過說也奇怪，那字條之內，果然列出了不少地址。

麥浪的記憶力十分强，最低限度他記得有幾個地址是相當眞實的。

那是何老大的「架步」所在。

麥浪雖然沒有把那張長長的字條撕下或扯出來，他却盡可能把上面的地址記下來。

逃亡的開始

麥浪在姚丹妮的香閨裏，簡單地化了裝。

髮罩已將他的髮型改變了，假鬚令人看上去很性感而新潮。

衣服的顏色也十分鮮艷，那副黑眼鏡更加有「明星的風範」。

總之，他的外型經丹妮設計後，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姚丹妮帶了簡單的行李和證件，挽住麥浪的手臂，離開了那幢住宅大厦。

就當他步出大厦大門，踏足街上的刹那間，麥浪驀地感到眼前一亮。

他的視綫不由自主地投到路邊一輛汽車之內，因爲那兒出現了兩張似曾相識的面孔。

儘管只是一掠而過，麥浪自問沒有看錯，的確就是二名曾闖進他的家裏去，企圖將他殺死的人。

麥浪不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但看他們這麼有耐性，大概也是想等麥浪回家。照這情形看，除非他們手上有麥浪的照片，否則，二人之中必有一個認識麥浪。

可是，即使憑刹那間的印象，麥浪也自問並不認識這兩個人。唯一見過他們，就只是不久之前，當他們還要破門而入之前，麥浪從丹妮家門外望的時候。

姚丹妮拖住麥浪的手臂，他們彷似一雙熱戀中的情侶。

姚丹妮把手一揮，截停了一輛街車。

麥浪回頭一望，那二名殺手仍在汽車裏獃着。他們只瞪住大厦的大門入口處。

麥浪上了街車之後，反而將那輛房車的車牌號碼記了下來。

「到那裏去？」街車司機問。

丹妮道：「碼頭。水翼船碼頭。」

麥浪竟然一無所覺，他好像什麼也聽不到似的。原來他一直在想着那二名神秘殺手的來歷，以及記下他們的車牌號碼。

直至到街車到了碼頭，麥浪才如夢初覺。

丹妮付了車資，拖住麥浪，匆匆就要走進碼頭裏去。

但是麥浪却呆在那兒路邊：「等一等好嗎？我有話要說。」

丹妮道：「這又不是假期，你担心什麼？我總之有辦法給你弄到兩張水翼船船

票就是。」

「我並非担心船票，而是我根本沒有意思，也沒有打算離開這裏啊！」

丹妮湊近他身邊：「難道你還留下來在這裏等死嗎？」

「像我這種人很難死掉的，要死早已經死了。」

麥浪說着，撇下了丹妮，走進碼頭旁邊的電話亭去。

那是入角子的公衆電話亭。

麥浪撥了一個電話到紀事報編輯部去，找着他的老朋友范明。

麥浪剛開腔，范明已經認得他。

「你怎麼啦？」范明顯得十分緊張：「你沒有事吧？」

麥浪反問道：「你以爲我會有什麼事嗎？」

「警探找你，不明來歷的人要找你，你可把我們担心死了。」

「担心什麼？」

「担心要破財送花圈到殯儀館給你啊！」范明半開玩笑道，「你現在何處？」

「隣埠。」麥浪扯謊道。

「你幾時去了隣埠？」范明聽了信以爲眞。

「水翼船剛抵埗！」麥浪又問：「社長可知道我的文章又闖了禍？」

「當然知道，他還特別提早回來，叫我設法找你。」

「炒魷魚？」

「不！剛剛相反，加你稿費。」

「別開玩笑了！」

「不是開玩笑，是眞的。」范明道，「你筆下的專欄，令到報紙銷數直綫上升。社長說，他發夢也想不到會有這許多人要找你，所以他希望見見你。」

「爲什麼你不叫他候在殯儀館裏？」

「剛才我只不過跟你開玩笑，何必認眞？」

「坦白告訴我，報館裏今天發生了什麼事？」麥浪一派正經地問。

「你也知道，我們這一行，很少有上午上班的，除非是晚報。今天早上，社長是被警方驚動，才匆匆趕回來的。」

「是不是爲今天刋出的專欄報導？」

「正是你的大作！」范明道，「你的文章裏不但暗示，警方裏仍有不少害羣之馬包庇賭檔，還查出了地下大檔的地點在紅燈區，以及它的後台老板就是何老大等等。因此引起警方高層人士的注意，於是派人來找你。」

「社長有什麼意見？」

「你也知道他的一貫宗旨，只要不違法，他什麼都不怕，只怕銷路下跌！」

「我知道除了警方之外，還有其他人來找過我，是不？」

「是的，單是警方，據說也有幾個部門，什麼掃賭大隊，反貪大隊啦。」

「你們都將我住址給了他們？」

「是的。只要證明他們是警方人員，報社當然要據實報上！」

「社長現在何處？」

「在他的辦公室裏。」

「好吧！讓我先跟他談談，回頭再給你電話。」

「喂！等一等！」

「什麼事？」

「明天見報的稿呢？」

「你派人到隣埠來吧，但現在我還未找妥題材呢。」

說完，麥浪把電話掛上了。

當他正想入角子撥出另一個電話時，電話亭門口出現了一個人影。

那是姚丹妮，她說：「怎麼啦？你眞的不跟我到隣埠去麼？」

「等我撥完了這次電話再說好嗎？」

「好吧！」姚丹妮看看她的腕表，「最好快些，我還要撲船票呢！」

「很快的，你在門外等我一刻。」

麥浪於是又入了另一個角子。

電話接到紀事報的社長室去。正如范明在電話中說，他很少這麼早回到他的辦公室裏來，同時也一直希望和麥浪談談。

麥浪道：「對不起，我又給你帶來了麻煩。」

「不！不！」社長在電話中說，「你實在帮了我們很大的忙。我一直在找你，正是要知道你那方面有了些什麼麻煩。要不要我們找個律師來帮你？」

麥浪又開玩笑道：「不！最好找一隊護衞隊或者近身保鏢。」

「你的處境是否很危險？」

「是的。」

「你回來，我帶你去報警。」

「沒有用的，警方不可能日以繼夜的派人保護我啊！」

「那麼，我會給你請私人保鏢。你要兩個還是三個？」

「嗯——暫時一個也不要。」麥浪終於說出了心中話：「社長先生，我想知道，你是否全力支持我？」

「是的，這是肯定的。我早已對你表明了報社的立場啊！」社長道，「我們這個社會太多罪惡，警方見不到的固然理不到，有許多見到的偏又不理，那就讓我們盡一點良心上的責任吧！在這方面，閣下年來對我們實實在在帮了不少忙，雖然我們因此而開罪了不少人。但是一支針又怎可能兩邊都利？權衡利害，我們還是本着報人的良心與責任，繼續努力！」

「既然你肯大力支持我，以後我會繼續口誅筆伐，盡我所能，揭開社會黑幕。但我可能暫時不再露面。」

「好吧！有什麼須要，你儘管開聲，我們一定盡力支持你。」

麥浪又掛上了電話。出了電話亭，姚丹妮仍在等他。

爆炸現場

麥浪拖住姚丹妮跳上一輛街車。然後對司機說出了一個地址。

姚丹妮問道：「怎麼啦？爲什麼不到隣埠去？」

「隣埠有什麼好玩？」

「賭！」

「我也喜歡賭，但是又何必到隣埠去賭？」

「現在你到底帶我到何處去？」

「賭！」

姚丹妮眉毛一揚：「賭？」她又似恍然大悟地說：「我明白了，你經常在你的

專欄中揭大檔的內幕，現在可就是要帶我到那些地下賭檔去搏殺？」

「不！你誤會了。」麥浪笑了笑：「我們並非賭錢。」

「那麼，賭什麼呢？」

「賭命！」

姚丹妮又是一怔：「賭命？你的意思可是——」

「告訴你，由現在起，我隨時會死得不明不白。因此，如果你仍跟我在一起，你將會受到牽連。假如你現在退出，還來得及！」

「別嚇我，我自小嚇大的！」姚丹妮回過頭來，瞪了他一眼。

然後倚偎着他。

他伸出手臂繞過她的肩膊，擁抱她，吻她；她笑了！

他相信她一切出於自願。但是任何人處於像他目前這種環境，多疑也是必然的事！

× × ×

就在麥浪居住的地方，突然之間發生了一次猛烈爆炸！

整幢住宅在「隆」然一聲巨响之後，就好像發生了一次地震。

樓上樓下，左右隔隣幾個住宅單位都被震撼得心驚胆戰，甚至杯碟也在發出聲响來，孩子們嚇得「呱呱」地哭了起來。

剎那之間也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爲這是多層住宅大廈，一層樓之內也有大小不同的住宅單位多個，所以管理員聞報後，也只有忙於報警和到各處偵查。

有人說是石油氣爆炸！

但大厦管理員登上三樓之後，立刻就可以嗅到一陣火藥味。

當管理員發覺爆炸現場原來就是麥浪居住的單位之後，又似覺恍然大悟：「又是他！到底攪什麼鬼？今天所有的事物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來了！」

三樓其他單位的住客都在極度驚慌中走了出來。

有人驚叫！

也有女人指住現場呆若木鷄。

「噢！天啊！你瞧！」

「血……屍體……」

「一定是他！」

「麥先生！他死得好慘啊！」

管理員排衆而上。

現場上，一片昏亂。

火藥氣味仍然很濃烈。

大門飛脫，窗門更加不知所踪。圍牆大部份裂開，連同隔壁也受到極大的影响。

到處血漬斑斑。任何人見了這情況，都會感到可怖。

被炸死的人血肉橫飛，圍觀的住客們，彷彿走進了戰場一樣，帶着皮和骨的殘肢，散佈現場四周，令人不忍卒睹。

有些認識麥浪的隣居婦人，都忍不住流下了同情之淚。

警方人員匆匆開到現場。初步查問之下，連管理員也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只可以簡單地告訴警方人員，這裏的住客就是麥浪。

「這裏只住了他一個人麼？」

「是的。」

「今天有誰來找過他？」

「找過他的人可多着呢，其中還包括了你們警方的人。」

「不久之前是否也有人來找他？」

「我不清楚。」管理員又怕警方誤會他的責任感，「每天大厦裏人來人往，我實在很難一一加以注意，但憑記憶，除了你們警方的人之外，最少還有過兩批陌生人，他們不約而同都是兩個，也不約而同都說是找麥先生的。」

一名偵探由現場中出來：「被炸死的看來不祇一個人，是兩個才對！」

但管理員說：「數年以來，我只知道麥先生仍然是王老五。」

警方封鎖現場。

由於屍體被炸得四分五裂，血肉橫飛，因此警方一時之間，也分不出死者是否就是這兒唯一的住客——麥浪。

然而消息傳出之後，不少報紙行家紛紛趕到現場來。

當記者聽說爆炸現場原來是麥浪住所之後，立即以第一時間傳回報社。

報社接得電話，都紛紛猜測死者會是麥浪，因此，麥浪的死訊，迅速傳開。

警方儘管未證實死者之中有麥浪在內，但是，他的行家們剎那之間好像都變成了偵探；他們就憑「偵探邏輯學」斷定了死者就是麥浪。

那是因爲爆炸現場正是麥浪的住所。

那是由於麥浪曾經一再開罪了黑道中人。

於是這件事也就越傳越厲害，人人都說麥浪死得可憐。

紀事報的反應最快，社長和編輯們大爲震驚。

社會新聞版的編輯范明，心裏最是難過；那並非因爲麥浪是他的好朋友，只是想起不久之前才跟他通過電話，自己曾提及「花圈」和「殯儀館」此等不祥的說話，想不到如今竟然一語成讖，怎不內疚？

但是在另一方面，范明又想起麥浪那個電話好像提及他正在隣埠。

假如麥浪此刻仍在隣埠，自然可以逃過這次災難。

於是范明匆匆趕往現場。

范明的上司——紀事報社長正在現場外面與一位警司交談。

范明急不及待地走過去問：「警方是否證明死者就是他？」

范明也無須說出麥浪的名字，社長和其他正在現場的人，也都明白他指的「他」就是麥浪。

社長道：「屍體炸得粉碎，暫時還無法可以獲得證實。」

范明似乎可以鬆了一口氣：「有一件事相信會對警方有帮助。」

在場的一位高級警司對報界似乎特別尊重，尤其是他現在面對的是紀事報的社長魏哲隆。所以他也顯得份外客氣。

警司問范明：「閣下有什麼高見？」

范明於是說出較早時與麥浪通過電話交談的情形。

魏哲隆社長也跟麥浪通過電話，但他並不知道他去了隣埠。

無論如何，警司認爲這點綫索十分重

要，於是立刻召來助手，指示他去向水翼船碼頭方面的海關查一查。

如此一來，就不必等到驗屍報告出來，也可以猜得出死者是否就是麥浪。

令警方感到困擾的是，即使證實了死者之一就是麥浪，那麼還有一個呢？他又是誰？

現場上二具屍體儘管已被炸得鷄零狗碎的血肉橫飛，但是，任何進入現場觀察過的人都會發現四隻手臂和四條腿，以及兩個頭顱。

至於受到牽連的隔壁，住客姚丹妮雖然不在，警方也進去巡視了一次。

可惜連大廈管理員也不知道姚丹妮的眞正職業和工作地點，自然也沒有辦法通知她回來。

不久，派到水翼船碼頭去的探員回來了，憑出入境紀錄，麥浪並未到隣埠去。

社長和范明聽了心情爲之一沉，垂頭喪氣，無可奈何，搖搖頭的嘆了一口氣地走開了。

現在眞正要忙的，就只有警方了。

床上的「艷屍」

范明帶着沉重的心情，返回他的住所去。

雖然至今爲止，警方仍然無法可以證實麥浪已經死掉，但是，同樣的，范明也無法證明麥浪已經去了隣埠。

麥浪與范明不但是中學時代的好朋友，同時亦由於志趣相投，而在離開學校之後，雙雙進入報界服務；唯一不同的，只是崗位不同。

范明做人比較有規律，也有責任心，所以離開了大學新聞系之後去做編輯。

麥浪喜歡自由自在，一向就是不喜歡受人約束，所以由文學系出來之後就搖筆桿討飯吃。求學時期，他得過論文比賽冠軍。

麥浪也寫過小說，編過許多劇本，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一些探討性的文章。

這兩個好朋友十年如一日，經常聚在一起，喝酒、吃飯、玩樂以及討論各種社會問題。

就在一次茶聚中，麥浪告訴范明，昨夜他與朋友去到一家小舞院「探險」，發覺那些舞小姐十分可憐。

她們不但半公開地出賣自己的肉體，其中還有不少舞小姐吸毒。

她們要交黑社會保護費，又有不少借下了高利貸。總之黑幕重重。

麥浪又說，他會深入探討。

范明靈機一觸，於是就在他主編的紀事報社會新聞版中，開闢了一個專欄。由麥浪執筆，專揭社會黑幕。

想不到這個專欄刊出之後，好評如潮。紀事報固然一紙風行，銷數直線上升，就是范明也大受社長讚賞。升職加薪，范明終於做了副總編輯。

一支針不可能兩頭都利的。因此，這專欄一方面受讀者歡迎，但在另一方面卻刺傷了某些人仕的要害。

尤其是麥浪筆下無情，針針見血，令到某些人十分反感。

於是恐嚇信和詛咒的電話，經常出現。然而這一切早已在他們意料之中，所以對范明和麥浪二人來說，完全無動於中。

至於報社方面，同樣也明白到利與害的對比，經過一連串的會議，和衡量過利害關係之後，他們不但沒有取銷那個「麥浪專欄」，還擴大宣傳，大事標榜！

同時他們又聘定律師，隨時準備有某方面人士因不滿而興訟。

但是，無論如何，范明也想不到事情竟然會嚴重到這個地步。

× × ×

時間只是黃昏。

在平常的日子裏，這時候應該是范明離家外出才對。

因爲他通常是在晚上工作的，黃昏時候他就會外出。

他至今仍是王老五一名。

所以，他會利用晚飯時間去會友。然後會在吃過了晚飯之後，返回報社去上班。最後他會一直工作至午夜過後，往往返抵家門時，已是凌晨時份。

可是今天卻有點例外。

由於「麥浪專欄」引起了麻煩，一清早起來他已被召返報社去。

後來社長要他設法去找麥浪，想不到結果麥浪的住宅竟然會發生了一次神秘爆炸。

至今爲止，警方仍然無從證實那二名死者是什麼人。

因爲二具屍體被炸至粉碎，單是偵探人員把碎屍拼湊起來，已經花費不少時間。何況在這種情況底下，要驗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所以，范明一直相信麥浪已是凶多吉少，現在就只待警方的證實而已。

范明垂頭喪氣地，帶着悲憤心情返抵家門。

就當他掏出門匙，準備開門入屋的剎那間，他突然感到不妙！門脚怎會有燈光透出呢？

在這剎那間，范明彷彿被人用棒子轟了一下！也好像有人向他提醒一件事！

麥浪只是執筆人，但刋諸於報端，權在編輯。現在麥浪既然出了事，范明這位編輯又豈容安枕呢？

范明在門前不遠處獃了一陣！

終於他放輕脚步，傾耳細聽。

奇怪！屋內怎麼會連一點兒聲音也沒有？

也許只是自己疏忽，離家時忘記了關燈吧！

於是他放輕了手脚，悄悄地把大門開啓。

只是裂開了少許的門縫，然後他往內望。

客廳裏沒有人。

客廳裏的燈光卻亮了。

像范明這種「晨昏顚倒」的人，有時總難免會有點兒神經衰弱。因此，范明就當自己出去時一時忘記熄燈。

他關上了大門，一邊脫下了外衣，一邊走進他的臥室去。

他很疲倦！

由今天早上開始直到現在，他也沒有機會好好的休息過。加上好朋友麥浪的「噩耗」刺激他，他實在很須要冷靜下來休息一下。

因此，范明已向社長告假；請他的同事代替他一晚。

毫無疑問，像范明現在這種心情，即使躺在軟綿綿的床上，亦未必睡得着。但是他卻明白到，接踵而來的，說不定會是更大的打擊，所以他更加須要爭取時間休息，否則的話，他可能就此倒了下去。

因爲客廳亮了燈，所以范明進了臥室也就不必亮燈。

客廳裏的燈光雖然折射入臥室中，但是范明可能因爲太過疲倦欲睡，所以順手把外衣往沙發一扔，人就隨即倒向床上。

也是剛剛躺下，范明忽然又感到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首先是一股濃郁的香水氣味衝進了他的呼吸器官裏。然後是他的手。

他的右手彷彿接觸到一些暖洋洋的東西。

范明嚇得整個人好像裝上了彈簧一樣，迅速自床上飛彈而起！

范明由床上跳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臥室裏的燈亮了起來。

他終於可以看清楚了，床上有個人。一個半裸的女人，一把秀髮散開，佔據了大半個枕頭。

她動也不動的，側臥在床上。

她的面部向窗口那邊，背向房門這邊，所以范明看不清楚她是誰。

無論她是誰，也不會是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不喜歡搽香水，也不會如此大胆。

可能是當日的心情影響了他的想法，他以爲家裏又多了一具艷屍。

他一度想到惡勢力可能要對付他，所以他現在便連想到「移屍嫁禍」那方面去了。

范明拍拍自己的腦袋，希望腦筋會冷靜一些。

然後他又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因爲他眞有點懷疑自己可能認錯了地方。

用他的門匙可以開門入來，當然不可能會認錯地方。

那麼，這女子如何進來？

范明雖然一直以來只有他一個人獨居這裏，但除了他自己本人之外，還有麥浪也配有這兒的門匙。至於他新相識的女朋友，暫時還不致親密到讓她擁有這裏的門匙。

麥浪擁有一條門匙，主要是因爲這裏十分接近報社。

有時因爲時間急促，麥浪會借用范明這兒趕稿。

也就是說，除了麥浪之外，就只有他自己才可以隨時進來。

這「艷屍」是誰？

范明走近床邊，正想趨前看清楚那女子的廬山眞面目時，范明突然間發覺那具「艷屍」轉過身來，登時把他嚇得倒退幾步。

屍變？

不！那女子並未死去！

她正轉過身來，嬌慵無力地伸着懶腰，微睜着雙眼。

「噢！」當她發覺范明的剎那間，她反而嚇了一跳。

她急忙把被單扯上胸前，掩飾着過份暴露的肌肉！

同時吃驚地問：「你是誰？」

「小姐，這句話應該由我說：你是誰？」范明反而鎭靜下來，因爲他眼前面對着的，已不是一具屍體。

她半坐了起來。

她仍用被單護胸。

「我明白了。你……你可是范先生？范明先生？對嗎？」

「你怎麼會認識我？」

「首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我姓姚，叫丹妮，是麥浪的女友。」

「麥浪呢？」

「嗯——」她欲語還休地，吞吞吐吐，終於嘆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范先生。」

說到這裏，她伸手自床頭几上取過了一些摺疊着的東西，遞給范明。

范明立刻敏感地想到：遺書？——麥浪留下給自己的遺書。

姚丹妮道：「我曾苦勸過他不要返家去，但是他說由現在開始他就要過流亡生活，東躲西閃的過日子，一定要許多錢用。結果他還是回去了。後來我等了很久，也不見他回來，悶極看電視，才在電視的突發新聞中知道出了事。」

范明當然知道今次的事件是一宗大新聞，電視台可能本着「新聞同業」的立場，立刻用電子儀器即場報導，希望因此引起政府有關方面的注意，加緊緝兇歸案。

范明接過了那摺疊着的原稿，問道：「這是他給我的？」

「是的，他臨行時叫我交給你。」姚丹妮伸手掠了一下秀髮，「本來我想睡一覺才去報社找你，因爲他告訴我，你要黃昏後才上班的。想不到你卻回來了。」

范明拆開那兩張原稿，原來不是什麼「遺書」，而是他以爲從此之後「永遠斷稿」的特稿。

那是「麥浪專欄」的稿。

當時范明的確有點意外的高興，可惜這一份喜悅只維持了短短幾秒鐘而已。

當他一想到：雖然不是「明天無稿見報」，到頭來這也是「最後一續」，結果那個專欄還是要停刋。范明立刻就感到一陣陣難過。

那是麥浪的筆跡。

麥浪在他那篇特稿中大爆內幕。包括了他如何被警方和不明來歷的人找上門，以及大撈家何老大親自出馬，用金錢收買他的經過。麥浪都在這裏原原本本地寫了出來。

「他叫你無論如何也一定要把這篇稿刋出！」姚丹妮向范明交代。

范明激憤地說：「你放心！我決不會令他死不瞑目的。」

戲一定要演的

「麥浪專欄」的內幕報導，再加上住宅大廈的猛烈爆炸，立刻成爲市民最關心的事；連帶市長也不得不緊張起來。

警察局長首先被召到市長的官邸那裏去。

沒有人知道市長究竟對局長說了一些

什麼，只知道局長回到他的辦公室之後，就大發雷霆。

掃賭大隊長被召去問話，反貪污大隊長也被召去教訓了一番。

那時候，反貪大隊仍然直屬警察局長管轄的。

掃賭大隊長雖然一度被局長懷疑有貪污成份，可惜苦無佐證。

局長又指責他辦事不力。

但是，掃賭大隊長霍士達却力稱：自從看了紀事報的「麥浪專欄」之後，也曾派出二名隊員去找過作者麥浪，希望與他取得連絡，查出地下賭場的地址，以便掃蕩。

但是，二名探員據說等了老半天也不見麥浪回家。

無論如何，這次事件中，最受到輿論攻擊的，就是警察局長，因此這位局長先生在重重壓力底下，一再召集下屬訓話。

臨時召開的緊急會議，似乎就只有局長一個人的聲音。

雖然奉命前來參加會議的，總共有十八個高級警務人員。他們分別負責有關部門，其中也有局長的得力助手在內。但是他們雖有嘴巴，却無機會開腔說話。

因爲局長受了市長的氣之後，一直都在火噴噴，罵個不停口。其他人固然不敢作聲，實實在在也不知從何說起。

局長最表現得心平氣和的，似乎就只有那一句：「我們一定要做一齣好戲給他們看！」

至於話中的「他們」，究竟是指市長呢，還是市民？局長沒有說明。

無論怎樣也好，散會之後，各部門首長背着局長話也多了起來。

「那些報紙佬眞該死，這次害得我們好慘啊！」

「是的，尤其是那姓麥的小子。」

「也眞虧得他，不知從何處找到這許多門路，以及這麼多的資料。」

「嘿！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誰曉得姓麥那小子的底細？說不定他本身就是個火麒麟——周身癮，今晚鑽舞場，明晚上大檔，也許他過的就是見不得光的生活。」

「爲什麼不查查清楚？如果有證據證明這一切屬實，我們大可以來一次記者招待會，讓那班報紙佬用自己的手摑自己的嘴巴也好！」

「查什麼？他可能巳經向閻王報到去了。」

「是哩，爆炸現場那二具屍體的身份證實了沒有？」

「還沒有。」

「那麼，又怎知道一定是麥浪？也許那小子還未死。」

「不管他是否死掉了，總之痳煩的事情巳經接踵而至！」

「是的，正如局長所說的一樣，即使演戲，我們也要演得好看一些啊！」

「霍士達隊長，一切靠你了！」

「放心，我必然有所交代的。」

最後說話的正是掃賭大隊長霍士達。

他告別了各同僚之後，回到了他的辦公室去。然後把一名心腹助手召來。

霍士達小心地關上了辦公室的門，然後對那心腹助手說道：「通知他們，今天晚上我們就要採取一次大規模行動！盡可能多找一些替死鬼充場，因爲我們必須向上頭交代。明白嗎？」

「隊長，我都明白了。」助手道：「我現在就去吩咐他們準備一下。」

「唏！等一等！」

「還有什麼吩咐？隊長？」

「昨天叫你替我辦的事情，辦妥了沒有？」

「噢！是的。我差點兒忘記了。」助手由口袋中取出了一紙收據：「那筆錢我巳叫人替你滙返鄉間去了。這是收據。」

「好極！有機會我一定升你！」

「多謝隊長。」

助手退了出去！

霍士達立刻透過內綫電話，去召集下屬。

他只傳令下去：一切有關人等，按時返回總部集中候命。

按照往例一樣，所有任務，事前保密，直至出發途中才公佈云。

此外，霍士達又用內綫電話，分頭與幾名高級警司連絡。他要求加派人手協助，包括軍裝和便衣人員。

看來是那麼大陣仗！

警員之中，有不少都在猜測今次的行動是針對什麼。

但有不少便衣警探，他們早巳心知肚明了。

「由掃賭大隊長出面率領，大概總不會是叫我們去掃毒吧！」

「對了，何必故作神秘？」

「爲了『內部安全』啊！」

在場的警探都笑了。

「毫無疑問，戲一定是要上演的，問題是每次出了事就責在我們的身上，這就不够公平。」

「這世界那有公平可言？人家在冷氣辦公室，指手劃脚的又一天，你我却要一身汗一身水的拿性命去跟歹徒們搏命；但是，請問閣下月薪若干？家居何處？」

「宿舍，僅僅比徙置區好一些的警員宿舍。」

「但是我們的上司呢？」

「酒店啊！就算不是第一流酒店，也是高級花園洋房。」

「所以我說，這世界不可能有『公平』二字的。好同事，如果你眞的想公平，下一世投胎做人，記得叫閻王賜你以紅鬚綠眼。」

「哈哈哈……」

警探們又是轟然大笑。

大陣仗的好戲

這是一間規模宏大的地下賭場。

是大撈家何老大經營的「大檔」。也正是被麥浪看中了之後，「一筆成名」的問題賭場。此刻却見「人頭湧湧」。

這裏有五花八門的賭檔，何老大巳靠它們賺了不少錢。

但是很可惜，今天晚上，它就要「壽終正寢」。

爲什麼？

許多台前幕後的人都知道爲什麼。最

初當然是因爲「麥浪專欄」的揭發，令到警方無法下台，然後是「麥浪被殺」，輿論大施壓力，令到警察局長大發雷霆。

到了最後，負責「掃賭」的霍仕達爲了向局長和全市輿論交代起見，特派心腹助手悄悄知會何老大等人，希望讓他做一齣好戲。

何老大是一名大撈家，他之有今日，全靠做人一向懂得看風駛𢃇。

因此他心裏儘管不大願意，但大局巳定，也是無可奈何。

除了眼前這個「大檔」之外，何老大還有許多見不得光的「事業」。

此等非法事業，必須各方面的賞臉，然後才可以繼續支持下去。

就是因爲如此這般，所以何老大獲得「知會」之後，爲了表示「充份合作」，於是親自指揮一切，目的亦無非希望做得像眞的一樣。

其實，這一班「賭客」和「荷官」，全是由何老大用金錢「聘請」回來的「替身」。

簡單地說，他們只是無業遊民，有些更是「職業監躉」。

換句話說，他們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到頭來明知被警方抓去，若非罰欵，便是坐牢。但是，他們亦同樣知道，罰的只是何老大的錢，至於坐牢也是有代價的。

何老大爲了演得像樣一些，於是不惜工本，請來更多「臨記」。這位「大導演」的目的，無非希望做到「場面逼眞」之外，還要「够大陣仗」！藉此留給某方面人仕一個好印象，以後彼此才可以「合作愉快」。

除了陣容够偉大之外，「道具」方面，也算得上「落足工本」。

原來眞正的「掃賭」，每張賭桌必然有不少來不及收拾的「賭注」，那些都全是賭徒他們的眞金白銀。但眼前「安排」在各賭桌的，雖然一樣是眞眞正正的鈔票，但却全是何老大的。

爲什麼他要「賠錢」去演這一齣「拉賭活劇」？那無非爲了表現他個人的「道義」——幫朋友「做得好好睇睇」。

因此，現場上的「演員」們，都忍不住在心裏讚一句何老大：「難怪他會撈得風生水起。」

但是，到底這是一班良莠不齊的傢伙，心懷鬼胎的自有人在。

鈔票是花花綠綠的，眼睛是黑白的；於是有人竟然施展空空妙手想把各賭桌上的「道具」——眞正的鈔票，據爲己有！

可惜這班人却不知道，這間地下賭場的天花板底下，設有秘路電視從中監視。

於是「戲還未正式上演」，何老大的打手們，已動手教訓這班「臨記」！

場面一度弄得十分混亂。

幸好「大導演」何老大手下衆多，早有準備，所以很快又把場面控制下來。

「把那幾個貪婪的傢伙帶走，回頭再慢慢教訓他們。」何老大吩咐一名助手。

那助手道：「反正他們不久之後，就巳落入警方之手，何必多此一擧？」

何老大却是另有高見：「我們剛才揍過他們，最怕他日上法庭時，在法官面前反咬我們一口！」

助手道：「但是，我們人手不多，萬一弄得場面冷落——」

「別嚕嗦了，照我話去做吧。」何老大顯得又焦急，又暴躁！「如果人數太少，你們大可以上場，反正賭客多數只是罰欵而已！但我們可不能留下這些禍根！」

助手只好依命行事。帶了衆打手到人叢中去，把那些「問題人物」抓去。

但是就在這時候，紅燈閃閃，鈴聲則響個不停。

那是一套警報系統，由地下賭檔外面的「天文台」負責控制，如果遇上了警方掃蕩，俗稱「天文台」的崗哨，就會按掣通知室內的人。

假如這是平常的日子裏，假如這不是爲了演戲，人們在這種情況底下，必然會紛紛由後門逃走。可惜這一次偏偏就是爲了演戲。

因此，這班「臨記」根本沒有打算逃走。何況這兒的後門亦巳關上了呢。

現場上本來就一度混亂，現在何老大的打手們又滲入僞裝賭客的人羣中，因此局勢也就變得更加混亂不堪！

「砰砰」一連二響槍聲！衆人愕然。

隨即有人叫出：「所有人必須雙手捧頭，伏在地上，我們是警方人員，到這裏來拉賭。」

地下賭場的門外，湧進了一批人，爲首一人有手槍。

尾隨而來的人之中，有軍裝警員，於是所有人都噤若寒蟬地，蹲了下來。

這裏的人本來就是爲了「演戲」而來，又怎麼會逃走、反抗？

包括何老大的打手們在內，沒有一個人敢輕擧妄動。

因爲一切發生的事情事先早巳知道了，加上鳴槍示警，令到現場上的人都有一種想法：既然此來是爲了「演戲」，假如「不照足劇本上演」，好容易發生意外。

因此現場上的人羣儘管衆多，十名不到的警方人員却「順利」地完成了「拉賭」的任務。

沒有人反抗，也沒有人逃走。

所有人都依足了警方的要求：雙手捧住後腦，頭俯向地，蹲下來。

由於所有人都俯首望地，所以警方人員的行動固然順利，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再做一些什麼「額外工作」。

惟有躲在幕後指揮這幕好戲上演的「大導演」何老大，當時在閉路電視的傳眞螢幕上，却看得呆住了一陣。

秘路電視的中央控制室在另外一層樓之內。由於這兒另有門口出入，由地下賭場後門出來，再經大厦內的公衆走廊，然後才可以再上一層樓，最後才可抵達。所以表面上這裏與地下賭場根本是「兩不相干」。

何老大當時就在這裏。因此他的處境應該十分安全。

但是，當他目睹閉路電視中傳來的情形之後，不禁怔怔地想：這齣戲是否演完了？

「似乎有些不對勁啊！」何老大對他身邊站住的一名心腹助手道：「他們爲什麼抓去桌上的鈔票？」

助手順口答道：「是爲了他日上法庭時作爲證據啊！」

「但是，從鏡頭中所見，不論是軍裝或者便衣，錢都塞進了他們自己的口袋中去了，爲什麼？」

「老闆，證物只須部份已經够了，人不自私，天誅地滅啊！」

「我看他們有些問題。例如他們爲什麼只拉走一個人。道理上，他們最少也要拉十個八個賭客回去交差。」

「是的，早知如此，我們又何必浪費金錢，弄得這麼大陣仗？」助手於是又找出理由：「也許他們認爲老闆的徹底合作，令到他們非常感動和滿意，所以只抓一個人回去算作交差就算了。」

「我看事情未必就是這麼簡單。」

何老大的頭腦到底比較他的手下們來得精密，就只可惜一切好像遲了一步。

他帶了一批手下，急急衝出了中央控制室。但是，他們並未進入同一幢大廈的地下賭場，只是趕到樓下去。

這幢大廈的地下和二三樓都是商業樓宇，四樓以上才是住宅單位。

但是這已是晚上，樓下的店子和二三樓的寫字樓，全都休息了。

樓下管理處和一班「管理員」，實際上全由何老大的手下控制。所以，每當警方前來「掃賭」時，管理員亦即「天文台」，他們會及時通知樓上的同黨。

所以現在何老大帶着一班手下匆匆趕到樓下時，這班管理員立即招呼他。其中還有人面有得色地含笑對何老大道：「老闆，他們走啦，一切看來十分順利……」

但是何老大却沒有耐性去聽他的，只是一邊急急衝出街外，一邊反問：「那班人呢？」

原來就在樓下的一班僞裝管理員，實際任務既然是「天文台」，亦即何老大的自己人，爲避免出差錯，事前這班人也接到通知，明知警方當晚會來「冚賭」。

因此，現在他們在何老大面前，以爲可以邀功，讓身爲「導演」的老闆，讚他們「演得出色」。想不到何老大却表現得神色有異。

身爲「天文台」領班的小頭目，一邊跟了出街外，一邊回答道：「他們已分乘幾輛私家車走了。」

「快些開車去追！」何老大在這刹那間作出了決定，「他們不是警方人員！」

何老大幾名近身心腹手下反應得最快，他們都追隨了何老大不少時日，當然明白老闆的脾氣，也了解到他很少會判斷錯誤！

於是有人急急開車，追出了大街那邊去！

也有人開着另一輛車，朝相反方向，追到了另一邊的出口去！

刹那間，也眞的像演戲一樣，緊張非常。

× × ×

爲什麼何老大會在衝出街外的刹那之間就作出決定？

從閉路電視中所見，何老大已窺出了若干破綻！不但是「警探」和「軍裝」都把賭桌上的鈔票往自己的口袋裏塞。

同時「冚賭」的「警方人員」，並未依以往慣例，就地登記賭客的姓名地址，也未將全部「荷官」和「賭客」都帶走。

他們只抓走了一個人。

那人是何老大的親信手下之一——林風。

更大的破綻就是：沒有搬走賭具。

賭具是他日上法庭的最重要證據之一。所以何老大才肯定那班人只是「冒牌警隊」而已！

局長的牢騷

警方對麥浪住所的神秘爆炸案，一時之間也弄得糊塗起來！

他們最初假定，現場中炸至粉碎的二名死者之中，會有一個是該住宅的主人麥浪。

但事後驗屍的結果，證明死者絕不是專欄作家麥浪。

因爲那二具男屍儘管炸至片片碎，警方仍然可以將屍首拼回，以及從指紋中找出答案來。

不過，警方雖然初步證實二名死者之中沒有麥浪在內，却又無法查出死者的底蘊。

於是他們惟有作了以下的一種假設：有某集團的人，企圖收買麥浪。因爲麥浪不但筆鋒凌厲，而且，知道的黑幕也最多，也最詳細。所以年來許多人都給他「揭了底」。

毫無疑問，像麥浪這種人，牙齒印滿身，仇人自然亦最多。

因此，有人蓄意要謀殺麥浪，就將一觸即發的自動引爆裝置，放到載住鈔票的手提箱內，讓麥浪死得不明不白。

但是問題又來了！

爲什麼把「鈔票炸彈」送上門給麥浪的人炸不死麥浪，反而炸死了他們自己？

唯一的解釋就是：意外。

例如二名送「鈔票炸彈」上門的人，因爲見不到麥浪，企圖從中「落格」，偷偷開了手提箱，想拿走部份鈔票，因此失手。

當然，這一切假設，也只不過是警方憑表面綫索推想出來的。

實際情形，相信連當局者亦未必會清楚。

不過無論如何，當警方公佈了驗屍結果之後，首先舒了一口氣的，就是紀事報由社長以下的一班報界人仕。以及所有關心麥浪的人。

麥浪既然未死，他到底躲到那裏去了呢？

警方固然想知道，紀事報的讀者們更加想知道。

但是最急切希望知道麥浪下落的人，却是何老大這班人！

因爲就在何老大的地下賭場被人「起尾注」的翌日，紀事報又刋出了麥浪的文章。

有麥浪親筆簽署的一篇專欄文章指出：何老大曾經親自出馬，軟硬兼施地，要收買他。

文章刋出後，不但令何老大嚇得一跳，就是警方亦感到尷尬。

當然，警方在法理上不能憑一篇所謂「內幕報導」就去拉人，他們必須要有證據。

但是，不幸的却是：輿論正在紛紛指責當地警方無能之際，「麥浪事件」又如此令到市民觸目。因此，警察局長又在暴跳如雷。

「他媽的！」局長在他的辦公桌上用力一拍，差點兒連那塊玻璃也拍碎了！「這算是什麼？你們瞧吧，麥浪那傢伙分明在暗責我們警隊中有人與黑社會勾結！」

當時被召到局長辦公室裏來的，有數名高級警務人員。

他們包括副局長，以及各大隊隊長——例如：掃賭大隊長，掃毒大隊長和掃黑大隊長等等。

至於權力較爲突出的，則是「反貪大隊」，隊長一職却是由一名副局長担任，直接向局長負責的。

他們挨駡已不是第一次，因此亦惟有「逆來順受」。

可惜這一次，局長並非「發洩」心中怒火就作罷！只有局長自己心中明白：下次再被市長召見，相信屆時他非引咎辭職不可。

因此，局長現在就要親自追究！

他指住案頭上的一張當日的紀事報，問掃黑大隊長岑柏：「麥浪所指的何老大，究竟是什麼人？」

「一名大撈家。」岑栢照例答了。

「你抓過他嗎？」

「沒有啊！」

「爲什麼？」

「局長，他表面上並不犯法，他名下有許多正正當當的生意；所以，他表面上也只是一名正正當當的商人。」

「麥浪說他正是地下賭場的幕後老闆，爲什麼你們不去找他？」局長這一句話顯然並不限於質問一個岑栢。

他的視綫向室內所有下屬都掃射了一遍。

但首先回答局長的還是岑栢。

岑栢道：「局長，我們豈可憑一項報導就去抓人？我們必須尊重法律。在未有足够證據之前，只怕這邊把他請回來，那邊就有律師前來把他保釋出去。我們已經人手不足，那樣做只有浪費人力而已！」

掃賭大隊長霍仕達却解釋道：「昨晚我們曾進行了一項大掃蕩——」

「等一等！」局長止住了他，反問道：「出動了多少人？」

「嗯——」霍仕達把手上的文件夾打開，「軍裝警員一百一十三人，便衣探員三十二人，警官連我在內共六名高級警務人員。總數應該是一百五十一人。」

「好極！」局長的面色稍見鬆弛。然後側過頭去，對一名助手道：「記得通知公關主任，把實際數字向傳播界發表！」

「是，局長！」助手立刻速記下來。

「繼續！」局長指指霍仕達。

霍仕達於是又說出了一連串的數目字，無非是先後搜查了若干樓宇，破獲多少個地下賭場，拉了若干個賭徒和開賭的人，以及檢獲若干賭欵等等。

但是局長所關心的却是何老大。他問：「有沒有抓到何老大主持下的賭檔中人？我是指麥浪提過的地下大檔！」

霍仕達吶吶地說：「有是有的，局長，只可惜我們去遲了一步！」

「爲什麼？」局長睜大了雙眼。

「有人搶先冒警，進入地下賭場內打刧！」霍仕達惟有據實道來。「這件事，我們幾個部門正在聯手偵查其中眞相。」

局長問：「此事傳播界可曾知道？」

「我相信他們不會知道，因爲我們並未發表。」霍仕達道，「今天早上的報紙，未見有這段消息。」

「那還好。」局長道：「趁市長未把我召去之前，盡可能把有關人等抓回來，向輿論界交代一下。否則，我職位不保，相信你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所有人都噤若寒蟬，就只有身兼反貪大隊長的副局長說：「憑表面證據，配合麥浪自己透露的，看來，我們應該要抓的人就是麥浪。」

「爲什麼？」局長反問道。

「可不是嗎？麥浪今天的內幕報導中已承認被何老大收買。在麥浪住宅爆炸現場，也確實發現了被炸至粉碎的鈔票。」

副局長艾力說：「就單憑這些證據，我們已經可以起訴他。」

「你可是昏了頭腦？」局長生氣地瞪住艾力說：「麥浪即使眞的有錯，目前這階段我們也不能動他，否則輿論不但不會同情我們，反而會指責我們壓迫文化界。何況，他不但沒有收下那筆錢，還自己寫了出來。這情況，我們已又怎可以指控麥浪？」

艾力不再作聲！

局長又說：「目前你們要做的事，第一，設法把麥浪找回來。千萬別讓他落入黑人物手中，否則他可能被殺。那時候，輿論必引起另一次哄動。第二，你們必須把何老大送上法庭，平抑輿論的疑竇。」

艾力等人惟有點頭稱「是」！

最奇特的接觸

何老大也在大發牢騷！

他的地下賭場被人冒警打刧還不打緊，因爲損失的早已當作沒有了。但是，分別却在「落入警方之手」與「落入不明來歷的人的手上」。

前者是向有關方面賣賬，以便執行任務的人有所交代。

後者則大有問題。何況除了損失一筆金錢之外，還令到他的一名得力助手失了踪呢！

當初何老大只以爲警方「冚賭」，自然要帶人回去認罪。

但後來想想又不對，警方怎麼只帶走一個林風就够了？這是不可能的事。

現在越想就越覺得問題嚴重。只有何老大才知道，林風並非只是他的手下那麼簡單，而且還是十分心腹的。

當晚林風正在人叢中，因爲何老大要好好敎訓那些「混水摸魚」的人、林風事後因爲來不及離開現場，終於被帶走。

過去已有不少實例，犯聚賭罪，最多罰欵，所以何老大當時絕不緊張。

但現在回憶起來，對方既然不是警方的人，他們爲什麼偏偏揀中林風。

何老大在黑道中也有仇家，許多人一

定也知道林風是他的心腹助手之一。

因此看似平平無奇的事，內裏就極可能大有文章了。

連日以來，何老大巳派人明查暗訪，希望知道「冒警打刦」的究竟是何方神聖。但是至今仍無消息。

就在何老大百思不得其解之際，他案頭上的一盞小紅燈閃呀閃呀的亮了起來，夾雜着一陣陣「蟬鳴聲」！

這是何老大的秘密辦公室。知道他在這裏的人，只有少數心腹而巳！

辦公室上的燈號，並非緊急示警，只是他的一名心腹手下要求通話而巳。

於是何老大按下了按掣：「誰？」

「別針五號。」通話機中傳來的一個男子的聲音。

「密碼呢？」

「三六八一。」

何老大立刻扶了一下他的眼鏡，在辦公桌上的玻璃板底下，核對着一張表格。

那表格上，有他幾名心腹助手的暗語，代號和密碼。

核對過之後，都對了！

那塊玻璃底下壓着的表格上，其中一格寫着：——「郝智，別針五號，三六八一。……」

於是何老大才放心問道：「你是郝智嗎？」

「是的，老闆。」對方在儀器中說：「天氣很好。」

「什麼事？」

「餐室中來了一位貴賓。」

「誰？」

「AA三一五。」

「等一等。」何老大於是又迅速在玻璃壓住的桌面上再找答案。

那是另外一張列得精細的表格。上面寫着：——「賈仔，啇門內應，AA三一五。……」

何老大又問他手下：「賈仔帶來了什麼消息？」

「他在七號卡位，我巳安排妥當，你直接跟他談談好嗎？」他的手下說。

「好吧，把綫路接上來。」何老大終於同意了。

× × ×

這是一間看來不大爲人注意的中型餐室。

光顧過的「眞正客人」，一定不會再回頭，因爲這裏的飲品不甜不淡，食物更不可口。唯一最易入口的，就只有汽水啤酒。

然而汽水啤酒處處都可以購到，又何必跑到這兒來？

但是，許多人偏偏就是喜歡常常到這裏來聚集。爲什麼？

原來這是何老大的「架步」之一。

被何老大收買的綫人，許多時會悄悄跑到這兒來。

眼前這個被稱爲「賈仔」的人，就是某個部門的害羣之馬。

他按時從何老大這裏取得一筆秘密津貼，條件之一就是將有關部門的消息傳送給何老大知道。

現在賈仔就像一般食客一樣。被一名侍役帶到餐室一角的卡位中。

那些卡位很昏暗，椅背又高。

賈仔所坐的，是第七號卡座。

他很悠閒地，正在看報紙。

直至那名「侍役」領班親自捧了一杯啤酒端在他面前，他的視綫仍然是瞪住手中的報紙。

「侍役」領班正是何老大的一名心腹，也正是剛才與何老大連絡過的人。他一邊替賈仔斟啤酒，一邊低聲說道：「桌底伸手入去就可以摸到一個機掣，開了它就可以跟老闆交談。」

賈仔沒有回答。

但是他聽到了，只是沒有立即採取行動。

在外人眼中，根本就不易看出破綻，因爲侍役爲顧客服務乃理所當然的事，何況賈仔自始至終也未瞧那領班一眼。

待至領班去了。

賈仔用報紙掩飾，悄悄伸手桌底，果然摸到了一個燈掣似的開關。

他輕輕扳開了。

一陣十分輕微的電流聲响過了之後，他可以聽到有人聲傳出。

要不是細心觀察，很難察覺人聲原來正自桌邊靠牆的地方。

那牆上本來釘有一塊「食物價目表」，但那塑膠板却離牆約有二分左右。聲音正是由後面傳播出來。

那是何老大的聲音。

那聲音只有坐在卡座裏的人才可以聽到，即使站着亦未必聽到。隣座的人當然就更加聽不到了。

賈仔用報紙善爲遮掩，然後倚在椅角一邊，與何老大交談。

「何老闆，事情有點不妙。」

「聽到了什麼消息？」

「幾個部門同時接到局長的命令，短期內限令把你抓上法庭。」

「放心，他們抓不了我的。」

「那當然最好，不過，連日來他們正在明查暗訪你的下落。」

「這些我早巳知道了。」何老大又問：「還聽到一些什麼？」

「他們也要設法去找麥浪。」

「麥浪未死？」

「是的，他未死。」

「那麼，炸死的兩個人又是誰？」

「至令仍未找到答案。」

「有麥浪的消息麼？」

「沒有。如果有就値錢了。」

「你這話的意思——警方也出花紅找麥浪不成？」

「嗯——是情報組出的暗花是十萬大元。」賈仔說，「幾個部門的負責人都希望知道麥浪的消息和下落。」

「有我那名手下的消息麼？」

「林風？」

「對了。他被冒警的人帶走，我怕是我仇家所爲。」

「暫時未有。」

「坦白說，我担心林風此刻可能巳被殺死。」何老大道：「回去替我在你那班兄弟面前放消息，只要知道那晚是誰冒警行刦大檔，我給的花紅是三十萬元。」

「我們也正在追查這件事。」賈仔又担心地問：「何老闆，萬一你不幸出了事

，我這份津貼還會繼續嗎？」

「當然繼續，我的手下會按時送到你手中，只要你忠心爲我們的集團服務，我們怎會虧待你？何況我們的事業巳發展成多元化。非法的不能繼續，但合法的一定可以繼續下去！你放心好了！」

何老大最後又說：「你回去吧，有消息再來通知阿智。」

賈仔再也聽不到何老大的聲音。

坦白說，他最少還有一句話要說的，就是「錢」。要不是爲了錢，他何必冒這麼大的危險？萬一被查出，他那個鐵飯碗固然會打破，坐牢也有可能呢。

侍役領班郝智走了過來，故意問道：「先生，是否結賬？」

賈仔聽得出這是一種暗示，於是點點頭，付了一張十元鈔票給他。

郝智把鈔票帶到收銀處去了。

郝智十分機巧，他把賈仔那張鈔票放在一張賬單之下遮掩住。

賈仔本來可以不付賬，相信這裏的人也絕對不會稀罕。但是餐室到底是公衆地方，萬一有人見到他不付賬，好容易就會生疑。

所以每一次，賈仔一定像一般食客一樣，一定照付。

現在郝智回來了。

那個托盤之上，放了一張賬單和幾個硬幣。

郝智彎腰低語：「賬單下的信封，你帶回去吧！那是何老闆給你的賞錢。」

賈仔心裏暗喜，因爲他所期望得到的，也正是這些東西啊！

他望望餐室中，沒有任何可疑人物出現，便有如表演魔術一樣，把賬單連同下面壓着的信封也一併帶走！

賈仔當然不敢就地拆開那個小小的信封，但是他知道何老大一向出手是不會太低！

他用手伸入褲袋裏，摸了一下那個信封，不太厚也不算薄；太厚了，他會担心裏面放的全是十元面額的鈔票。

太薄呢，就可能只有一至二張百元面額的。但現在他想像到裏面可能有數百元之多。

事後證明他的估計不差。小小的信封之內，套着五百元。

賈仔很高興，因爲他正要一筆錢去找外圍數呢。

暗箭最難防

紀事報連日來銷路直綫上升！

街邊的報攤巳經紛紛「加紙」，加完了一次又一次，但仍然無法應付讀者的要求。每天未到中午，巳經銷售一空！

當地的報紙、雜誌種類繁多，競爭一向劇烈。尤其是年來通貨膨脹，報紙的售價亦同樣一加再加。

因此，市民他們以前每天習慣上茶樓最少起碼看三五份報紙的，現在只看一至二份而巳。

也正是由於讀者的揀擇，所以各報的決策人才在高度競爭中傷透了腦筋。內容稍欠，就好易被淘汰。

紀事報表面上看來也只是平平無奇而巳，爲什麼會成爲市民爭閱的對象？

毫無疑問，人們受了最近發生的一連串有關的新聞影响！

專欄作家麥浪一度傳出被炸至屍體不全，豈料翌日他親自執筆的內幕報導文章，又出現在紀事報之上。

麥浪不但未死，還爆出了何老大要收買他，以及企圖炸死他的經過情形，原原本本的刋了出來。

至此，麥浪的大名，更成爲市民茶餘飯後討論的對象。

市民們幾乎無人不識麥浪這名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更加仰慕此人。彷彿「麥浪」這二個字就代表了勇敢、正義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因此，紀事報的暢銷，並非沒有原因的。

然而自此之後，這家報館就好像多事了。

警方人員不但常常拜訪，就是行家們——別家報社的記者，也爲了查悉麥浪的下落，而常常到來訪問。

同時有關方面因爲紀事報巳成衆矢之的，不得不聘來大批職業護衛員，在報社內外，加緊保護各員工。

當然，這種種做法，只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撫，如果惡勢力眞的要對付他們，相信這班只穿上制服，連槍械也沒有的護衛員，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

何況俗語有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對方如果要暗算你，又何必一定要跑到報社來呢？

就在那天晚上。

范明下班的時候，已是凌晨時份。

以前范明只是由報社步行回家，因爲他住的地方距離報社很近。隔兩條街，步行也只須花十分鐘左右。

但自從「麥浪事件」發生了之後，社長爲安全計，叮囑各員工半夜下班時，到報社下層的停車場去，用汽車送他們返家去。

范明只怕面對警方人員，反而對自己的安全並不太過關心。

因爲警方人員每次前來，必然問及麥浪的下落，以及麥浪那篇稿的來源。

范明每次只是把實情告訴他們：稿件是麥浪在本市以郵寄方式寄到他手上的。每一次，范明除了出示郵寄的信封和原稿之外，還要解釋一番。

雖然報社方面早巳聘定了最好的律師，無奈警方每次也是有備而來。他們帶了司法部的文件，循正當手續而來。

現在范明又拖着疲累的身軀，步返家中。

他開了街門，正伸手到門後去，想把客廳的大燈首先按亮。

就在這刹那間，他突然感到不妙！

如果可能的話，他眞希望可以迅速退了出去。但不可能！

因爲當他發覺那人影閃動的刹那間，巳被一隻手，一支槍指住胸前：「不要作聲，也不要動！親愛的范大編輯。」

范明只好乖乖的，動也不動的，呆站在那裏，不敢再伸手去開燈了。

「你是什麼人？」范明在昏暗中，怔怔地問。

「一個生意人。」那人轉到了范明的背脊，「現在請你慢慢的，走到洗手間去開燈。」

范明這一驚非同小可。他看過不少電視片集，入屋的殺手最喜歡開滿一池水，把要謀殺的人的頭部，按進水中去。

結果會怎樣？

毫無疑問，必然是活活浸死！因爲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水中呼吸啊！

但是，范明却在手槍的要脅下，全無反抗的餘地！

因此，他只有依足那人的吩咐去做！開了洗手間的燈。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那槍手並未押他進洗手間裏面去。

相反，却把他押進了他的睡房中去。

這是什麼意思？

無論如何，眼前他的處境有如肉在俎上，惟有任由對方宰割！

「好了，你可以在安樂椅上坐下來！」槍手在後面對他說：「你要把雙手放在頭頂，千萬不要企圖反抗，否則你會後悔自己死得不值。因爲我本來就不是來取你的性命的，只是來談生意。」

范明在房間裏面的安樂椅坐了下來！平時午夜下班回來，他總會坐在這安樂椅上，收看深夜的電視節目。

但是現在，他却要把雙手放在頭上。而且，還要在黑暗中。

「你想怎麼樣？」范明不耐煩地問。

「剛才我說我是生意人，你可明白是什麼意思？」後面那名來歷不明的槍手，就站在安樂椅背的後面，以手槍槍管指住范明的後腦。

范明道：「你雖然是生意人，可惜我本人却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出賣。除了這條賤命之外！」

「如果我告訴你，一句話就可以賺取十萬元的代價，你可有興趣？」

「世間上那有這麼易賺的錢？」

「有的，只要你說出麥浪之所在，就保證你可以立刻得到十萬元的報酬！」

「別開玩笑了，我怎麼會知道麥浪那小子的下落呢？」

「但是，我們查過，你是他的好朋友，在所有人之中，只有你與他有連絡。」

「那只是想當然的事，何祇你這麼想，警方也與你有同一想法。」范明說道，「因此我也不勝其煩。假如我知道的話，我不怕坦白說句，我寧願出賣他，這樣總好過被警方人員疲勞轟炸式的查問。」

「別裝蒜了，如果你與他沒有連系，那麼，他的稿費又寄往何處？」

「一直以來，習慣了，由會計部代存入他的銀行戶口去。」

「嗯——你以爲這樣說，我們就會相信麼？坦白告訴你，我們已查得一清二楚，然後才會來找你。你不但是麥浪的老同學，老朋友，也是他最信任的人。現在我給你一點時間，讓你先去連絡好他，就說我們要見見他。事成後，你仍然可以得到那十萬元的報酬。」

范明想了想，終於忍不住問：「你到底是代表什麼人來找我的？」

「你以爲會有些什麼人希望見到麥浪？」槍手的語氣變得輕鬆了。

「何老大？」范明沖口而出！

「不！何老大只想殺死他，但我們却希望令到他發大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只要將我這番說話照實轉告麥浪，他自會明白。」

「好吧！我會等機會，想辦法去與他連絡。」范明又說：「但是，我知道那小子開罪不少人，你不說得清楚一點，只怕我連絡上他，還是沒有用的。他未必有胆見你們。」

「這樣好嗎？我你之間，先有個默契，以後我會設法與你連絡。兩天之內，你一定要找到麥浪，把我剛才那一番說話告訴他，你可以得到十萬大元代價，而麥浪最少可以獲得五十萬大元的利益。甚至可能不止這個數目。」

「嗯——十分吸引啊！」范明道：「坦白說句，如果我知他下落的話，恨不得立刻就有個結果。」

「不過我提醒你一件事。最好不要利用府上的電話與麥浪連絡。」

「爲什麼？」

「因爲警方說不定已經裝上了竊聽的儀器呢。」

「唔，謝謝你提醒了我。」

其實，范明早已知道了。

不但是家中的電話被人竊聽，他辦公室的電話亦同樣被人竊聽。

范明故意說道：「朋友，你既然明知警方如此嚴密監視我，你還敢來找我，難道你不怕落入警方的手裏麼？」

那槍手道：「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句說話你一定聽過了。我有胆到這兒來，當然清楚了全盤局勢。不錯，府上外面，可能一直有警探從中監視！所以剛才當你入了屋之後，第一件我叫你去做的事情，就是開了廁所燈。」

「我明白了。目的就是讓監視我的人，不致產生任何疑心。對吧？」

「你眞聰明！假如你入屋之後，一直沒有亮燈，外面正在監視你的人，勢必引起疑心，說不定會立即查究！但是現在，他們一定以爲你正在洗手間裏面。」

「果然是高手，像麥浪那種人，我深信他必然對閣下有興趣。」

「那就要靠你了。」

「爲了十萬大元，我會盡力而爲。不過我也希望閣下遵守諾言。」

「錢是街外的，我不會吝嗇，更不會騙你，放心好了。」

「問題是警方監視得這麼緊，如果有麥浪的消息，我們如何連絡？」

「辦法不能事先告訴你，不過我們每天都會設法與你連絡。」

槍手離開了那間房。

他回頭又說：「三分鐘後你才可以出來，切勿企圖出賣我。」

「放心吧！財神爺，這是個現實世界，沒有人嫌錢腥的。」范明瞪住他的背影在房門外消失。

除下僞裝的女人

一個看來最少也有四五十歲的婦人，穿得非常樸素。正匆匆走進一幢分層的住宅大廈之內。

她行色匆匆，態度神秘。

當她走近一個單位門前時，再三回顧，然後才放心伸手去按門鈴。

過了片刻，那單位的門開了。

婦人一閃而入。

門亦迅速關上了。

「怎麼啦？丹妮。」一個男子熱情地擁吻着她。

但是她却用手推開他：「別那麼不正經。」

「我足足等了你大半天，你還想我正經到什麼程度？」他摟住她不放。

「別這樣，我一身臭汗啊！」她終於掙脫他的糾纏。

她一邊走進了洗手間去，一邊說道：「你這條命越來越值錢了。」

他一邊跟進洗手間來，一邊問道：「你今天又在外面聽到了什麼消息？」

「已經有人出價三十萬大元，收買你這條人命。」她脫下了那些深色的樸素衣服。

出現在眼前的，是個豐滿的女人胴體。與剛才所見的年紀，顯得不符。

當然，她怎麼可能有四五十歲呢？他只不過爲了掩人耳目而化了裝。

與姚丹妮在一起的男人，當然就是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專欄作家麥浪。

麥浪表現得一派輕狂，好像完全沒有聽到姚丹妮說了一些什麼。

他走過去毛手毛脚的，這裏摸一把，那兒又吻了一下，弄得姚丹妮防不勝防。

姚丹妮一邊除下面部的僞裝以及假髮罩，一邊說道：「你到底有沒有聽到我的話？」

「我早已聽你回來講過了，有人出價十萬大元，收購我的消息。」麥浪站在她那赤裸的身體後面，摟住她的腰，撫摸着她那豐滿迷人的部位，吻她的頸項。

姚丹妮道：「不是十萬元，今天消息傳來，有人出到三十萬元呢。」

「我發夢也想不到，原來我這條命竟然會這麼值錢！」

「何祇你這條命值錢，也帶了一份財氣給你的好朋友。」

「范明？」

麥浪好像觸了電一樣，立刻把視綫放進了那個大鏡之內。

他不但放開了丹妮，也定了神：「范明有什麼對你說？」

丹妮對住鏡子瞪了他一眼：「早知提起范明你就放我，我一進門就應該說出這件事。」

「范明到底怎麼說？快些告訴我。」

「他說，有個槍手偷進他的寓所去要脅他，原來目的是爲了你。」丹妮跳進了浴缸中，一邊洗澡，一邊說道：「那槍手願意給十萬元給范明，只要見到你，然後又保證你可以得到起碼五十萬元的收益。」

麥浪沉着臉，想得呆了：「他們到底你可想到其中奥妙？」

丹妮也忍不住覺得好笑：「剎那間，你好像變成了金鑽。」

「何老大落網了沒有？」

「還是逍遙法外。他一向神通廣大，相信警方不易捉到他。」

「那傢伙也太過沒有道義，跟我談得好好的，爲什麼却要炸死我？還好我够機警，否則現在已到閻王府報到了。」

「你猜猜是誰出到三十萬大元收買你的性命？」丹妮問。

「難道又是何老大？」

丹妮點點頭：「正是。」

「嗯，看來我必須將這件事重新檢討一次。」麥浪抓抓後腦。

「千不該萬不該，就是因爲你太過愛管別人的閒事。」

麥浪瞪住赤裸裸地躺在浴缸中的丹妮，忍不住又俯首吻她。

「若非如此這般，我又怎麼認識到一個如此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如果我們早些認識多好呢，也許連這種事情也不會發生呢。」

警員衝入豪華賭檔「山檔」，賭客們鷄飛狗走，秩序大亂。

「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後悔。」麥浪說道，「那並非單祇為了認識你，而是我們這些日子以來的相處，的確令我十分感動。」

「我担心，你感動！」丹妮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種日子不知道還要挨多久呢！」

「別担心，親愛的！」麥浪柔情萬種地吻她，「只要找出關鍵之所在，危機很快就會過去了。」

「但是連你自己也一頭霧水，叫我們從何處想起？」

「首先讓我們回憶一下，我跟你初相識那天的情形好嗎？」麥浪一邊拉過一件雪白色的浴袍，加在丹妮身上，一邊說道：「第一批來找我的那二個自稱是警探的人，當然是假的。目的不外乎騙取一個地址——何老大那個大檔的正確地址。」

「嗯——」丹妮說，「這班人，我們就把他們稱之為第一幫。這樣才不致於混亂！」

「第一幫，毫無疑問，他們的眞正企圖，就是為了黑吃黑。」

「對啊！此事已經證明了，『第一幫』起了何老大的尾注。」

麥浪道：「坦白說，這件事似乎有些講不通。起了何老大的尾注，也只不過數目有限，如何值得冒這麼大的危險？」

「但是你不要忘記，事前他們絕未想到那晚何老大的大檔正在演戲。也許他們事前估計，像那麼一個大檔，少說也有三二十萬元的現鈔，加上富家太太的首飾，說不定有過百萬收獲。」

「不過你也不要忘記，假如他們是職業刦匪集團，又何必冒警向我騙取大檔的正確地址？」麥浪道。

「就憑這點，我們假設『第一幫』是業餘刦匪。他們可能從你的內幕報導中觸發了靈感而已。」

「第二幫，亦即被炸死的二名替死鬼，他們曾聲言要捉我回去，但未得手便死得不明不白。他們又是何方神聖？」

「看來你的仇家似乎太多了。」丹妮又嘆了一口氣，「我看，不如試試我的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首先不妨由你自己去回憶一下，看看最近爆過一些什麼有價值的內幕。」

麥浪抓抓後腦，道：「坦白說，我爆過的內幕，有時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

「你眞糊塗！」丹妮瞪他一眼，「你到底是作小說，還是有根有據？」

「如果是小說，人家最多當我發開口夢，又何必千方百計阻嚇我寫下去？」

「嗯，既是有根有據，一定有個印象，然後才寫得出來。想想吧，會不會是你筆下寫過什麼有關財富的內幕？」

「嗯——」麥浪很認眞地想了一會，還是苦笑搖頭！「我的記憶力委實太差勁了。」

「好了，這辦法失敗，那麼就試用另一個。」丹妮又說：「設法叫范明，將你所有專欄特稿都剪了出來，報社一定有存底。」

「這辦法倒不錯，假如讓我翻閱一下，也許會找出一些綫索來。」麥浪忽然又說，「但是，范明可能一直被警方秘密監視，他又如何能見我？」

「這點讓我安排。」丹妮道，「雖然警方為了你，勢必秘密監視他，但是，我今天買通了一位阿嬸，冒充潔淨女工混入報社去，發覺范明並不像我們想像般失去了自由。他還是在編輯部忙他自己的，因此我有機會偷偷跟他談了一陣。」

「丹妮。」麥浪感激地吻她，「你眞令我感動，為了我，你竟犧牲了一切。」

「這也是上天的安排，誰叫我命該如此？不遲也不早，偏偏在這個時候結識你。」丹妮嘆口氣道，「不過無論如何，我不會埋怨，也不會後悔！」

麥浪雖然心事重重，也得拋開一陣，溫柔鄉既是如此多采多姿，他又怎肯放棄權利？

麥浪有時也會問自己：到底他憑什麼吸引丹妮？說他還年靑倒可以，因為他今年已是二十有八，但說他英俊麼，又不見得。

瘦削的身形，再加上一副近視眼鏡，典型的書獃子，又如何談得上英俊瀟洒？

唯一的解釋：除了緣份之外，相信就是那專欄作家的名氣。

正如姚丹妮自己所說：她是他的忠實讀者。

那麼，姚丹妮應該記得他寫過的內幕文章。最少也會記得一部份啊！

麥浪已經決定不去想，先享受一陣溫柔再說，無奈他的思想却無法控制，終於又不由自主地去想：想起了一連串的問題，幾乎連丹妮這迷人的胴體，差點兒也擱置起來。

也許就是因為他的分心。

也許正是由於他想得太多，因此可能出現了幻想！

「卡察」一聲！

好像有人開門入來！

麥浪神經質地跳將起來。

丹妮也平空給他嚇了一跳：「有什麼事？」

「我好像聽到了一點聲响！」麥浪望向大門那邊。

「神經病！」丹妮含嗔地瞪了他一眼，「那怎麼可能？大門已經拴上了。」

麥浪還是担心地問：「會不會你回來時被人跟踪？」

「不可能。」丹妮道，「我已經非常小心。」

「那麼，可能是我的幻覺！」

他們又擁抱着，熱吻起來！

就在這刹那間，又彷彿聽到一陣脚步聲。

這一次，連丹妮也聽到了。

突然之間，一支冷冰冰的槍管，伸到了兩個咀巴之間。於是他們被迫分開。

「哦？好風流啊！」一個男子的冷峻聲音。

麥浪和丹妮彷彿由噩夢中驚醒。他們不約而同地，望向窗口那邊。

窗門不知何時被人打開了。

麥浪果然沒有聽錯，那「卡察」一聲，並非他的幻覺！

他們同時回顧近在眼前的男子。異口同聲地問：「你是誰？」

「猜猜吧！」那傢伙個子不高，雙目烱烱生光，令人望而生畏！「反正你有的是時間，只要你不作反，我也暫時不會開槍。」

「為錢而來吧？」麥浪問。

「不錯，你太聰明，難怪值上三十萬元那麼的多！」

「三十萬元？嗯——你是何老大派來的？」麥浪想起了丹妮的話。

男那子點頭微笑！「麥先生，為了你，我們已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應該感謝這位小姐。」

麥浪生氣地瞪住丹妮：「原來是你出賣我！」

「不！我怎會——」丹妮想解釋。

那男子已搶先說了：「並非她出賣你，只是我們看出了破綻，知道她是僞裝的女工；由她與你的好友范明秘密交談那一刻開始，我們已跟踪着她了！」

姚丹妮感到委屈地想哭。

麥浪急忙道歉：「對不起，我怪錯你了。丹妮。」

丹妮終於忍不住流出了眼淚。

她哽咽道：「我以為幫了你，却想不到反而害了你。」

「算了！」麥浪嘆了一口氣！「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慢慢地把衣服穿得齊整點，別失禮我的同事們。」

那持着手槍的男子，慢步後退，首先按亮了燈。

然後，他又用雙眼盯實麥浪和丹妮二人，用左手去把大門打開。

麥浪看見另外二名大漢入來，也知道大勢已去！惟有任由他們擺佈。

何老大的自白

「認得我嗎？老朋友。」何老大得意洋洋地瞪住麥浪在笑。

「最不够義氣的撈家，我怎會不記得你？」麥浪也在笑。

只不過是冷笑。

「有種！眞有種！」何老大並不生氣，反而讚麥浪：「難怪你有這許多讀者喜歡你，可惜這世界有骨氣也未必有用，最現實的還是鈔票啊。」

「三十萬元，的確是大手筆！」麥浪根本沒把「死」字看得太重要，所以本着「拚死無大害」的心理，一切也不怕了。「不過，最怕你這三十萬元花得寃枉。」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意思？」何老大怔了一怔！面上的笑容亦告消失！

「你想知道，為什麼不去問問我那位姓姚的女朋友？」

「她是什麼人？」

「坦白說，我認識她才不久。」麥浪又問：「你們如何處置她？」

「關在另一處地方。」

「你們最好不要傷害她，因為我覺得她對我過份熱心；坦白說，我懷疑她是警方派來的女偵探。」

「小子你眞好艷福啊！」何老大拍拍麥浪的肩膊！「不過，要證明她的身份一點也不困難。但目前我們要談的並非這些。」

「你想談些什麼？」麥浪冷笑道，「難道又跟我談義氣麼？」

「你對爆炸的事，仍耿耿於懷？」何老大苦笑一下，「其實你也是個有頭腦的人，從任何角度看，我也無須殺你。情形一如當日我們談過的，我只想收買你。」

「用强烈的炸藥收買我？」

「老弟，你有沒有看報紙？」

「天天都看。」

「那麼，一定也看到警方的現場報告，那一箱鈔票全是眞的。如果我有心殺你，大可以省回那筆錢。」

「是的，我也想過了，為什麼你挾持我的時候，不可以在郊外下手？那樣不是更加乾手淨脚麼？」

「嗯——聰明。」

「後來我終於想到了，當你的手下押我上了你的汽車一刹那，可能被人見到。」麥浪分析道，「如此一來，你萬一眞的把我棄屍郊野，事後可能留下破綻。」

「但是，事後我用手提箱載滿了眞鈔，裏面還有一份名單，更派我的一位親信手下送上門給你，這個破綻豈不是更大了麼？」

「嗯——」麥浪怔住了。

「老弟，別自作聰明了！」何老大笑了笑，「我的錢是來得輕易，去得爽快！千萬別以為我對錢會太過認眞。」

「當然，假如你是個吝嗇的人，也决不會再花三十萬元抓我回來。」

「提到這件事，又是我另一明證；證明我無心殺你！」何老大道，「因為如果我要殺你，他們可以將你就地正法！何必千辛萬苦，遮遮掩掩的將你帶回來？」

「有些人為了滿足自大狂，喜歡目睹自己的仇人被虐待或處死。」

「可惜我不是那種人。」何老大忽然又嘆了一口氣！「信不信由你，至今為止，我對爆炸事件，仍然感到撲朔迷離。」

「眞的是大撈家本色，至今為止我才明白你的名氣從何而來，你的演技確屬一流！」麥浪冷冷地說。

「在你面前，我現在大可以以勝利者姿態出現，何必向你解釋什麼？不過我講的正是事實。」何老大道說，「或者可以這樣說，我花三十萬元代價，無非希望找出眞正的答案。因為我以為你可以提供一下。」

「提供什麼？」

「除了我之外，還有些什麼仇家想殺死你？」何老大道。

「你這人不但狡猾，也會演戲。明明是你派人暗算我，竟然要我提供另一批人！可惜我已經沒有這種機會，否則——」

「否則你會揍我一頓，是不？」何老大苦笑搖頭：「老弟，你眞是死硬派。」

「不！我除了想揍你之外，眞希望為你執筆寫一本『何老大傳』，憑你的滑頭，相信『厚黑學』也會為之失色。」

「目前這階段，我也明知無法令你相信我這番說話的眞實性，除非我能奇跡地找回林風吧！他才是有力的人證。」

「林風是誰？」

「我的一名心腹。」

「難道就是送錢給我的人？」

「不錯。」何老大說道,「可惜他在我『導演』的一幕活劇之中,成了唯一的犧牲品。」何老大有點感觸地說道。「只怕當我再找到他的時候,只有一條屍體而已。」

麥浪若有所悟:「他可是被你的仇家抓去了?」

「坦白說,至今我仍不清楚我的敵人是誰。」何老大誠懇地瞪住麥浪:「老弟,我知道你見識廣,這些日子以來,你寫過不少關於黑道中的事物,既令本市驚震,也令黑道中人生氣。你可否替我想想,有誰跟我過不去?」

麥浪不覺有些好笑:「你不清楚,反而問我;我是本市的教父麼?」

「當局者迷,有關黑道中的來龍去脈,恩恩怨怨,相信也沒有誰比你更加清楚了。」

「太過獎啦。」

「你不說也算了,反正一切將成過去!」何老大突然又苦笑一下,伸出手來,緊握着麥浪的手:「老弟,希望你以後好好地做人。」

「還有以後?」麥浪絕望之中感到驚奇。

「當然有,你還年青。」何老大半開玩笑道,「不過我要提醒你,當你執筆寫我的自傳時,不要過份醜化我。」

麥浪幾乎不敢相信:「你花了三十萬元,就是為了這幾句話?」

「錢財是身外物,何必太認眞?」何老大召來一名大漢:「先帶麥先生去見他女朋友,回頭再將他們一齊放走。」

麥浪於是被帶離何老大的辦公室。

× × ×

「怎麼,你們決定了沒有?」何老大在電話中問道。

當麥浪被帶走之後,何老大就把辦公室的門關上,匆匆撥出了這個電話。

「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

「只有我少數手下知道此事。」

「嗯!你眞的肯把麥浪那小子交給我們?」對方是個男子。

「你也知道我的為人,我們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何必多問。」

「條件呢?」

「第一,放我一馬。第二,萬一找到了我的手下心腹林風,請你立刻把他交給我。」

「第二個條件不成問題,但第一個就要讓我跟我的同事們交換一下意見。」

何老大道:「請你順便告訴各位老朋友,我已決定收山了。也就是說,以後也不會讓你們感到麻煩。假如你的同事們沒有意見,我會捐一筆七位數目字的欵項,作為我們多年知交的一點心事。」

「嗯,七位數字的第一個是什麼?」

「一字如何?」

「不!起碼也是三字,你也知道,我們是公司制啊!」

「請你先看看各位的意思,數目反而不成問題。你也了解我的為人。」

「好吧!你等我消息,今晚我們就開會決定你的命運。」

何老大聽了心中有數,他滿意地掛了綫。

「大公司」集團

這是紅燈區。一系列酒吧的二樓,本來是一間桌球室,還設有角子遊戲機。

但是這一晚,桌球室的入口處,貼出了一張告示,上面寫着:——

「本桌球室因裝修,今晚暫停營業。明天請早!」

表面上看來並無可疑之處,但心水清的酒吧中人,都知道「大公司」又在開「股東會議」!

因為每次出現的情形都是差不多的。首先是一些地位特殊的人,到附近各酒吧喝酒談天。當時間一到,他們就紛紛離開酒吧,跑上二樓桌球室去。

知道是另一回事,從來沒有誰敢過問。就是有這樣的呆子,也不會有人够胆回答他們。

現在竟然就有這麼一個呆子,出現在一間酒吧之內。他竟然傻頭傻腦地,與一名酒保交談,他顯然沒有留意到他身邊的另一名酒客。

那呆子是個呆得十分可愛的年青人。

「喂!」他故作神秘地,俯首向前,對櫃圍內的酒保說,「那班隊長級的人呢?你可知道他們現在何處?」

「我不知你說什麼。」

酒保知道另一名酒客的身份,於是借故走開了。

年青人仍不知機,轉身去問身邊的酒客:「兄弟,你可知道大公司的股東們正在開會?」

「你說什麼?」那酒客乘機搭住他的肩膊:「朋友,你一定是喝多了酒。」

「不!我比你還清醒,最少我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

「我送你回去好嗎?」

「也好!」

於是二名身份不同的酒客,一齊走出了那一間酒吧。

酒保搖搖頭。因為只有他才明白,年青人這次有難了。

果然,就當年青人與那名酒客經過一處梯間時立刻被人强行推進了那處樓梯。

年青人吃驚地問:「你是什麼人?」

「他媽的!」剛才那名作老友狀的酒客,粗野地打了他兩拳!「你還裝蒜?告訴你,我是警探。現在我懷疑你身上藏有海洛英,我要搜查你!」

「哦!原來你是警探!」年青人有點恍然大悟!「怪不得你不高興我談論你的上司們了!」

「小子,少講廢話!快些把雙手扒在牆上,雙脚分開!」

那名警探先伸手到自己的口袋裏一探,取出了一小包東西,可惜那可憐的年青小子,這時正被迫面壁,什麼也看不見!

警探再探手年青人的褲袋:「咦!這是什麼?瞧吧!」

年青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是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年青人,當然明白什麼叫做「砌生豬肉」!

「寃枉啊!」年青人急得揚聲大叫了起來,「打刧啊!……」

警探又驚又生氣!舉起拳頭,又想揍

他!」

但是,就在這時候,樓梯上端有人叫了下來:「發生了什麼事?」

警探當初還以為是樓上住客,正想罵對方「多事」。

但當他看清楚對方原來是他的上司之後,他才嚇了一跳。

眞該死!這傢伙明知年青人在酒吧中所提的是事實——「大公司」的「股東」正在開會。

那班「股東」全是他的上司們,所以這警探才自作聰明地靈機一觸,先讓年青人吃點苦頭,然後才拉他回去「落案」。

他深信他的上司一定十分欣賞他的做法,尤其是當他的上司知道這年青人「這麼多事」之後,說不定還會升他。

但是他竟然不知道「大公司的股東會議」會場就在這兒二樓。

他見到的,是「掃黑大隊長」岑柏。他當堂嚇得雙足發軟,急忙行禮。

但是岑柏却沒有理睬他,只是一邊打量着那名年青人,一邊由梯級下來。

年青人整理一下衣襟,竟然對住岑柏這位隊長級警官笑了。

那名失魂落魄的警探,仍然不知道他中了別人的圈套。

直至那名高級警官岑柏,走到了年青人的面前,警探以為邀功,不停地交代。

「住口!」岑柏生氣地喝止了,然後出奇地瞪住年青人:「大學生,你在這裏幹什麼?」

年青人竟然得意洋洋地指指馬路那邊一輛車子:「拍電影啊!」

岑柏跟住他的視綫望向對面馬路,當堂面色大變。

那是一輛有升降設備的攝影汽車。

那名作威作福的警探,在這刹那間,當然什麼都明白了。

他只差在不知道:為什麼他的上司也會認識這「呆小子」?

「他媽的!」岑柏舉起手掌,「拍」的一聲,重重地摑了那警探一下:「你這害羣之馬,難怪大學生們不斷公園開會抨擊我們,現在我才明白有了你這班傢伙,有什麼辦法不令到警隊的聲譽蒙污!」

剛好有一名探長,帶了幾名探員經過,岑柏於是把他們召來。

然後很認眞地吩咐那位探長:「繳去這敗類的配槍,回去叫他寫一份詳詳細細的報告給我!這傢伙公然侮辱學生領袖呂志平先生。」

原來他們的認識,只是在公園的羣衆集會中。眼前這裝蒜的「呆小子」正是當時警方最感到頭痛的學生首領。

岑柏因為他和同僚們正在上面開會,不想多生枝節。

他以為如此這般,呂志平一定心平氣和。

但是呂志平却說道:「警官先生,你的下屬不但當街毆打我,而且還砌我生豬肉……」

他又指指警探仍握在手中的一小包海洛英,道:「我根本從未見過這東西!」

岑柏乘機對那位探長說:「送呂先生到醫院去驗傷,把這傢伙落案起訴!」

探長答應了一聲,就要把二人帶走。

岑柏這急才用得合時!他「一石二鳥」的辦法,滿以為可以解決眼前的僵局!既可順水推舟地打發呂志平離去,亦可以表示自己的大公無私。

可惜,呂志平却突然之間把岑柏拉過一旁,低語道:「警官先生,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跟你們談談。」

「你們」是指兩個以上。

於是岑柏望望左,又看看右。

呂志平一邊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一邊指指樓上:「趁你的同事們正在開會,你可以先上去徵求他們的意見,我保證大家都有興趣!」

岑柏也明知道這番他們遇上了麻煩,也明知對方是有備而來。

他就是不知道呂志平要說些什麼。

呂志平故作神秘地說:「我有二宗交易跟你們談談。」

「可否先說來聽聽?」

「第一宗,就是剛才我那班同學拍下來的實地紀錄片。」

「嗯,可是閣下被那害羣之馬砌生豬肉的菲林?」

「對了。」

岑柏笑道:「好兄弟,你為了將來自己在法庭上的利益,何不將底片一併交到法庭去作證?那是最佳證據!」

「嗯!對了,多謝你提醒我!」呂志平又說道:「我打算印多一個副本,寄到祖家去,你沒有意見吧?」

岑柏面色一沉:「這是什麼意思?」

「菲林底片共有兩卷,其一是股東大會實況,附有原聲帶。其二才是我被砌生豬肉的紀錄片。」

岑柏至此才明白對方另有所指!於是他的面色又由青變白。

時間只是黃昏過後。

岑柏望過去,發覺呂志平所指的那輛有升降機的拍攝汽車,已經不知在什麼時候開車了。

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

所謂「大公司」,當然不會是指賣鮮奶的,而是岑柏也有「股份」的大貪污集團。

至此,他已完全軟化下來。

岑柏對呂志平道:「請跟我到梯間去稍候片刻,三分鐘後我就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呂志平滿懷信心地笑了。

大石壓死蟹

所有在市區的巡邏車都接到了一項緊急命令:他們奉命四出兜截一輛「可疑汽車」。

初步報告只知道那車子是配有升降設備的攝影汽車。

由於外型比較特別,所以一輛警車很快已經在東區一處路口截停它。

由於命令親自由副局長艾力發佈,所以警員們萬二分緊張。

起初警員們還以為是一輛被刧匪利用的偽裝外景車。因此當警員們紛紛跳下警車時,立刻拔槍相向。

但是,車內首先出現的,却是一名女學生的面孔。

她杏眼圓睜地問：「你們幹什麼？我們既不是闖紅燈，又不是交通違例，爲什麼還出到手槍？」

另一名男生却是開車的司機：「我從未見過你們這麼威風凜凜地去捉賊！就是違反交通條例也不必用到槍！」

這時候，車子後面的攝影人員也紛紛提出了指責。

二名警員在戒備中。

一名去向司機討駕駛執照。

至於那位警長，則要求所有車上的大學生們落車。

途人們以爲眞的給警方截了一輛匪車，紛紛圍觀。

另一方面，警方的無綫電台因爲接到報告，於是立即設法轉知親自發佈命令的副局長艾力。

但是，艾力這時候却不在警局裏。

艾力是「大公司」的董事長。在這班人之中，他的職位最高。

他正在主持緊急召開的一次「股東大會」。他知道已截獲那輛車子之後，立即又下達了一道命令！

「將那違例的車子押回紅燈區出事現場——孖蒸酒吧門前。叫警員們對車上的人客氣些，切莫開罪他們！」

副局長的命令，誰敢不聽？

就是很少人知道這件事牽連重大；同時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呂志平，此刻正在面對所有「大公司」的「股東們」！

呂志平單刀赴會，不但沒有人敢欺負他，還有人不斷的向他求情。

奇怪嗎？假如這兒是公園，假如「集會」的主角反過來是呂志平，警官們還可以栽他一個「非法集會」的罪名。

但是現在，情形剛好相反。

集會的是警官們，要來「硬干涉」的，却是一位大學生。

呂志平剛才已向「全體股東」提出了以下兩件事：——

第一，他們已利用特殊設備和儀器，偷拍了這一次的「股東大會」實況，還偷錄了各「股東」先後發言的原聲帶。

第二，他們手上有一名「黑人物」，準備「割價出售」。

前者已十分之明顯，車子也截獲了，就差在看他們怎樣做。

後者似欠明朗。

於是有人問呂志平：「既然你已證明他是黑人物，爲什麼不把他交給反黑大隊處理？」

呂志平輕輕一笑：「問題正是因爲他擁有數重身份，既是黑人物，又是殺人兇手，更是黑社會急於要找的人。」

「他叫什麼名字？」

「林風！」

呂志平此語一出，席上已有若干人在交換眼色。

呂志平當然看得明白。他此番既是有備而來，自然胆正命平。

艾力道：「林風與我們何干？」

「關係可大了。」呂志平道，「林風已在我們面前招認，他曾接受你們的金錢，背着他的老闆何老大，把一箱準備送上門給麥浪的鈔票，裝上了自動引爆裝置。結果炸不死麥浪先生，却炸死了二名不明身份的人。如果你們不要此人，我們也當然另有用處！」

幾名高級警官，呆住了一陣。

他們投鼠忌器，暫時也不敢觸怒呂志平。

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故意用了「拖」字訣，故意提也不提那車子的事。

岑柏向副局長艾力說出了事情經過之後，艾力也只是跑到一間設有電話的房間去，致電總部電台而已。

所以現在就是呂志平也不知道車子已被押返門前！

出乎意料之外

「你們不久之前，是否在此拍外景？」一名軍裝督察，早已奉了「密令」，在此恭候大學生的攝影卡車。

但是車上數名男女大學生一致否認其事。

「你們既不是電影公司的外景車，又沒有警方的批准，就是犯法！」

「我們根本什麼也沒有拍過，如何算犯法？」大學生反駁道：「難道開着這種車子從街上經過也是犯法？」

「但是我們警方接到這兒一些店東投訴，指你們不久之前，未經他們同意，便在這兒亂拍一通。」

「是那一些店東？」

「那一列酒吧的東主。」

「你們怎可聽一面之詞？」

「所以我們爲表公平，才把你們連人帶車，押回這兒來，當衆搜查一下。」督察心中有數，「假如各位並未拍到什麼，當然不必怕，對嗎？」

說着，他又親自攀上攝影卡車去。

「等一等！」一名大學生道，「我們從不喜歡你們辦事的態度。等會兒假如你們找不到證據，是否願意帶我上去見你警司？」

「上去？」督察故意問道：「上那兒去？」

大學生指指對面馬路，那列酒吧的二樓。

但衆人的視綫集中到該處時，二樓的窗口都落了簾。

督察知道這班大學生不易對付，但上司吩咐下來，惟有硬住頭皮。

「好吧！」督察道，「但我也有一點聲明，就是等會兒看過架設在車上的攝影機之內，如果有底片，亦即證明東主們的指責是有根據的。坦白說，我們也不想麻煩，將菲林片拉出來，讓它們自動曝光算了。反正東主們只不過不想他們的尊容被你們偷拍而已。」

大學生們暗自好笑。

這督察口口聲聲「東主」，大概也有個別酒吧的東主是他們自己人吧！其實那裏會有什麼東主投訴？

有的一定是他們的「大公司股東」，亦即他們的上司而已。

但是大學生們却沒有當堂揭穿他。

於是那位準備「立功」的督察，就向二部攝影機動手，打算把菲林拆出來。

還好他在這方面也曾研究過，否則上司臨時交下這任務，也够他頭痛。

大學生們一邊監視那位督察，一邊却望上對面二樓。

可惜他們始終只見窗簾下垂，却見不到他們的學生首領呂志平。

於是大學生們打了一個眼色給司機同學。

那司機立刻會意，按響了車號。

「你們幹什麼？」一名警員問。

司機道：「這兒又不是『寂靜地帶』，無意中按響喇叭，不會有罪吧！」

大學生們沒有理會那警員，紛紛望上對面二樓去。

二樓窗簾果然在這時候被揭開了。窗後出現幾個人影，大學生們認得其中一個正是呂志平。

呂志平居高臨下，與他們互相揮手示意，表示無恙。

「響號」這一招果然聰明！大學生們知道他們的領袖人物無恙，也讓呂志平及時知道了這車上的情形。

這時候，那位督察已先後檢查過那二部攝影機。

裏面根本就沒有菲林底片。

於是督察利用通訊機向樓上正在瞭望的上司報告。

岑柏冷然一笑，就對呂志平道：「我們對你如此尊重，想不到頭來也會開空頭支票！如果是賭沙蟹，就叫做偷鷄！」

艾力加一句：「你不担心偷鷄不到，反蝕了一把米麼？」

在場的高級警官們，都在舒了一口氣之後，輕鬆地笑了。

他們最担心的，無非是「股東大會實況」被拍攝和錄音。因爲他們一時疏忽，開會時，的確有個窗口被打開，少許窗簾被擱起，假如當時有人存心要偷拍他們，只要儀器齊備，實在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現在既然那名督察已證明二部攝影機內固然沒有菲林，就是整輛卡車之內，搜遍了也找不出一吋底片。

因此，他們面對這位「抛浪頭」的學生領袖呂志平，就忍不住冷諷熱嘲。

反觀呂志平，却是氣定神閒，冷冷地還以顏色：「像你們這輩，既腐化，又沒思想，試問靠你們又如何能攪好治安？」

「你到底在罵誰？」艾力生氣了。

「我怎敢罵你？只是以事論事而已！」呂志平道，「我們早已料到你們會用『大石壓死蟹』的方法，欺負我們這班手無寸鐵的小市民，因此，在整個計劃中，我忘記了交代一件事，就是那輛急急離開了現場的電單車！」

「電單車與我們又有何關係？」警官之中竟然也有人問。

「一名鐵騎士，在我們拍攝和偷錄工作完畢之後，首先已把菲林盒和聲帶載到一個秘密地點去！」

呂志平此語一出，現場上所有人又呆了半晌！

他們有如鬥敗了的公鷄，剛才的氣燄，剎那間又不知何處去了。

呂志平却冷冷地反問：「各位想不想知道我剛才所說的秘密地點在何處？」

「……」沒有人答他。

因爲所有人都以爲他志在賣關子，他決不會說出眞相。

呂志平偏偏就道：「那輛電單車此刻可能到了帝王谷大酒店一間總統套房。」

艾力彷彿給電了一下：「什麼？」

「我當然不會跟你說英語！」呂志平不屑地瞪了他一眼，「你可知道目前誰住在帝王谷大酒店？」

「一位正在本市進行官式訪問的朝廷大官——」艾力幾乎沒有勇氣再說下去，軟綿綿地說：「朋友，我們還是和和氣氣的談談好嗎？」

呂志平道：「可以。不過由於你們假公濟私，公然濫用權力來對付我們，現在條件有改了。」

「我們願意洗耳恭聽！」

「第一，把下面我那幾位朋友一併請上來，讓我們開一次『交易會議』。第二，立刻通知何老大，把專欄作家麥浪送到這裏來。」呂志平指揮若定地說。

警官中有人問：「何老大是什麼人？又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呂志平指指「掃賭大隊長」霍士達，道：「問問爛仔達，因爲據我所知，他們是好朋友。」

警界中許多人都明知霍士達有個綽號叫「爛仔達」，但從來就未有人敢當面這麼稱呼過他！

呂志平不但敢，而且還當住他的上司和這許多同僚的面前。

所以霍士達很生氣，頓足拍枱道：「我要控告你！」

「好極！歡迎之至！」呂志平笑了笑，「其實在座各位都是半個法律專家，動

輒可以在我頭上加十項八項罪名，再不够麼，給我袋入幾包海洛英吧！」

艾力也明知這番遇上了强手，下令各人不得再吵。

「好吧！」艾力最後才對呂志平道，「我們都答應你提出的條件，現在就開始吧！」

丹妮的身份

在何老大的秘窟內。

麥浪正與姚丹妮在黑暗中哭相思！

何老大已經「很大方」地答允釋放他們，但他們半信半疑。

姚丹妮較早時只有一個人被獨自囚禁在這間房間裏。

看守住她的一名男子，想乘機揩揩油，爲了博取丹妮的歡心，竟然悄悄把一個聽來的秘密告訴了丹妮。

原來這名何老大的手下以爲麥浪很快就「過戶」，決不會有機會和丹妮見面，以爲做個「順水人情」又何妨？

想不到何老大爲了與他的「交易對手」討價還價，又想令麥浪情緒平伏，於是叫人讓他們見了面。

丹妮現在就把她聽到的「秘密」，悄悄向麥浪說了。

何老大原來早已跟某方面一些有權勢的人仕明來暗往。

他們表面上只是朋友，骨子裏却爲了雙方的利益而互相勾結。

何老大本來就是個八面玲瓏的大撈家，在多方面都十分吃得開，加上他暗中重金收買的臥底幾人，例如「賈仔」之流，所以，何老大也眞的可以稱得上「消息靈通」。

這些年來，何老大在他的非法事業方面，總算一帆風順！

他爲人老謀深算，因而往往「洞悉先機」！

他知道「物極必反」的原理，看看這個都市實在烏烟瘴氣！太不像樣了，換市長只是遲早問題。

於是何老大很聰明，逐步把非法賺到的金錢，循正當途徑去經營正行生意。

但是，錢不會有人嫌多的，所以另一方面，他仍抱住「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的心理，繼續做一些非法勾當！例如販毒，開賭等等，都是最賺大錢的！

本來憑住何老大的手段，最少還有幾年好時光；直至換市長爲止，他才決定收手！

不幸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因爲麥浪的那個專欄專爆社會黑幕，到頭來就連何老大這邊也燒到了。

這還不打緊，因爲何老大反正也準備「急流湧退」啊！

問題却是麥浪在他的內幕報導中，口誅筆伐；對當地的貪官汚吏，大加鞭撻！如此一來當然會令到有關方面十分尷尬。

尤其是「大公司」各股東，更加對麥浪這傢伙恨之刺骨，無奈他們都是「公差」，在「言論自由」的大前題下，又怎敢動？

這個貪汚集團的成員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假公濟私」。

於是他們表面上顯得「非常盡責」，每見麥浪爆一次內幕，就借題發揮派人去查問一番，總之務求令到麥浪不勝其煩！

偏偏遇上像麥浪這種人又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知無不寫，寫無不盡！終於這一次就踏着了「大撈家」何老大的痛脚！

在一次秘密見面中，何老大和霍仕達談及他打算逐步結束非法事業，目的無非向「大公司」交代一下，否則將來的「稅收」又如何交？

霍仕達的腦筋動得眞快，他想起自己身爲「掃賭大隊長」，但爲了個人利益，他的表現實在問心有愧！

現在何老大這位老友記要「收檔」了，何不「益一下自己」？

於是霍仕達就教何老大一個妙計：巧妙地利用最有影响力的專欄作家麥浪。

何老大一方面爲了帮帮老朋友，希望他藉此立功升官，另一方面也爲他自己將來在正行生意中，獲得便利，希望麥浪對他筆下留情，不要攻擊他！

因此，他親自出馬，把麥浪帶上車內，軟硬兼施地，對他暗示了一番。希望他對他筆下留情。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聽了霍仕達的擺計，表面上提供一份「何氏管轄下的非法架步名單」，讓麥浪參考，實際上他們也明知麥浪「知無不寫」的性格。

也就是說，霍仕達希望麥浪逐個逐個架步，天天在紀事報他的專欄內寫了出來，屆時他就可以「逐個逐個加以搗破」！既可向輿論交代，也可向上司局長邀功。

因此，附在鈔票內的「名單」是眞的。不過，可惜麥浪根本看不清楚，已被炸至粉碎，隻字不全！

爲什麼會這樣？何老大那一箱鈔票本來就沒有炸彈的。

問題全出在何老太的一名心腹助手的身上。那助手正是林風。

林風本身是一名有過案底的黑人物，偏偏在送鈔票給麥浪的途中，遇上了反黑大隊長岑柏。

岑柏明知林風是何老大的手下，當然不會麻煩他。

但是，岑柏靈機一觸，却想出了一條「借刀殺人」之計。

他把林風押回去見艾力，艾力也同意用這方法剷除麥浪這口「眼中釘」！

於是一枚自動引爆的炸彈，就此巧妙地放入那個滿載鈔票的箱子裏。

此事本來只有三個人知道：就是艾力、岑柏和林風。

林風受了岑柏的金錢收買和恫嚇，所以事後守口如瓶，不敢對何老大提及。但是事後他才知道，麥浪根本未死，但麥浪却機巧地取去了部份鈔票。事後竟然還一五一十的在專欄中寫了出來。

林風在送那箱鈔票上門時，其實也只是以胆搏胆而已！

他當時口頭上大大方方的，叫麥浪「點數」，但當麥浪萬一不够大方，眞的要當面點核鈔票的數目時，他又會以另一番說話阻止他！所以無論如何，林風也不會做「陪葬品」！

另一件令林風發夢也想不到的事，就是在那晚被「冒牌警隊」到架步「冚賭」

時抓去！

當時林風也只以爲這是艾力他們的主意，藉此召他進警局交代爆炸的事而已。後來才知道那班年青人原來是一班不滿現實的知識份子們。

也就是說，那天冒警去向麥浪討取地下賭場詳細地址的人，也正是由呂志平率領的「青年軍」。

他們並非正式黑社會，也不是職業刦匪集團，所以要「做世界」，惟有借「麥浪專欄」做「盲公竹」。

呂志平他們既然就是當日第一批冒警去找麥浪的人，那麼，最後一批進入現場被炸死的二名替死鬼又是誰？

× × ×

姚丹妮首先把聽來的告訴麥浪：「何老大準備用你做一次買賣！」

丹妮又解釋：爆炸案發生後，警方各部門大受壓力！

局長親下令，要想辦法找到你，以便向輿論交代。

另一方面，也要把何老大送上法庭。

但是，「大公司」成員經過開會後，一致認爲：假如一旦何老大送上法庭，只怕何老大反感，萬一反咬他們一口，如何是好？因此，他們早已決定放過何老大。可惜他未知道。

姚丹妮現在也只知道：何老大要把麥浪「過戶」，交到警官們的手上，却不知道局長的主意，還在担心「大公司」那班貪官要好好對付麥浪呢。所以也就難怪麥浪也感到忐忑不安了。

姚丹妮又在飲泣！

麥浪很難過：「對不起，說起來，還是我害苦了你。」

「不！不關你事。」姚丹妮哽咽道：「只是我咎由自取。其實，我對你另有目的：我住到你隔隣，也是另有圖謀。」

麥浪呆了一陣：「這是什麼意思？」

「記得你寫過一篇有關一名大賊的遺言嗎？」

麥浪的腦幕上一掠，依稀記得，他的確曾經千方百計地求得當局的批准，進入重刑犯的獄中訪問過一名行將垂死的老犯人。那名老犯人姓辛，叫辛子棟。

若干年前，辛子棟夥同其他人等，打刦一間大銀行，刦去現欵七百萬元。該案不久即被警方偵破，辛子棟等人贓並獲。

但事後警方公佈，只尋回半數失欵，不足四百萬元。

不過，根據麥浪從辛子棟死前的口供，當時帶隊去捉他的警官，正是岑柏，他的同黨則被艾力等人抓住。由於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埋賍」和花錢，七百萬元全數被起回。

但是，當他們落網時，有人警告過他們，上法庭時小心說話，否則就會死在獄中。

麥浪訪問完畢辛子棟後不久，辛子棟已死去，爲了法律問題，麥浪只能作暗示式的描寫，但丹妮却也看得明白了。

「本來我姓辛，正是辛子棟的女兒，我一度離開他到外地去，想不到回來後就出了事。」妮丹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你不早些坦白對我說？」

「誰願認賊作父？」

「那你究竟想知道一些什麼？」

「你那些文章含沙射影，寫得十分模糊，結識你之前，想到府上搜你收存的訪問原稿，相信一定比刋出的眞實而且詳細。」丹妮又說，「但偷入府上幾次都沒有結果，只有借故去認識你，希望成爲親密朋友之後，找機會向你問個明白。」

「照你父親遺言，岑柏和艾力等人，的確假公濟私地侵吞了一半賍欵。」麥浪道：「這件事不可能寫得太過明白，尤其是你父死後，已無人證，萬一被告上法庭，我就大罪！」

「我倒也明白，所以我才一直跟住你，一方面希望知得更多，另一方面在我們變成知交之後，看在戀人份上，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丹妮流着眼淚。

麥浪把她擁入懷抱中，吻她！

「別担心，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我們有機會出去，我一定會設法揭開此事的謎底。」

丹妮道：「這件事最令我不甘心的，就是法官判案時，認爲我父親故意不交出全部賍欵！因而重判。」

「冤有頭，債有主，相信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因果吧！」

「卡察」一聲！

黑暗中露出了一綫光！

有人入來，分別把麥浪和丹妮二人雙雙地押走！

他們都以爲凶多吉少，可惜偏偏又無力反抗。

桌球室二樓。

這兒的氣氛一直十分緊張。

「大公司」的成員們，分佈內外，如臨大敵似的！

年青人也不示弱！

他們隨身携有無綫電通話機，聲明警官們如果對他們不利，一切證據立即會落入一名比市長還要高幾級的朝廷大官的手上。

出動軍隊包圍

「大公司」的成員一向橫行無忌，想不到這一次却動彈不得。

警官們甚至明知這班年青人就是「黑吃黑」——械刦地下賭場的「冒警者」，也不敢對付他們。相反，反而在呂志平等年青人的要求之下，把麥浪送來。

與此同時，何老大也因爲及時知道警官們只爲了向局長交代才要求得到麥浪，那等於說：麥浪很快就可以獲得了自由。

何老大知道麥浪這次出去，又會在他的專欄裏大爆內幕。

爲了換取他的好印象，何老大實行「買一送一」，把丹妮也送給「大公司」！

當麥浪與丹妮雙雙被送到桌球室二樓來的時候，丹妮看見艾力和岑柏，就恨不得殺了他們，替父報仇。

但麥浪却制止了她！

呂志平這班不滿現實的年青人，當麥浪是他們的偶象，所以知道他們落入何老大手中之後，就千方百計，把他們救了出來。另一方面，呂志平等人又爲了實踐諾言，一邊通知他們的同伴把林風送來，一邊又以無綫電通話機，知會那名鐵騎士，把非林和聲帶一併送回來。

可惜一切已經太遲了。

原來那名鐵騎士決心要認眞對付「大公司」的人，竟然不顧一切的，帶了非林底片和聲帶，去求見那位高官。

高官來自祖家，知道對方的來意，又是大學生，全無架子，立即接見他。

非林還待沖晒，但聲帶却可以立即就聽出內容來，只須一架錄音機即可。

祖家派來的這位高官，本來就負有特殊使命，可能是他們收到的投訴太多，所以在未換市長之前，高官先來了解實況。

既然現在因利乘便，高官性急，立刻要知眞相。

另一方面，那位鐵騎士在陪同高官聽聲帶時才接到呂志平的命令，他知道不能把實情報上，否則，警官們會對呂等不利，所以又用了「拖」字訣！

鐵騎士聽完聲帶後，將「大公司」的人挾持呂志平等人的事說出，高官十分震怒，隨即電召市長和三軍司令。

市長這邊向高官道歉，三軍司令那邊已調來大批人馬，把「大公司」的人重重圍困。

高官因事態嚴重，不但連局長也不信任，連市長也不信。

其實「大公司」集團的成員，只佔警隊中的少數壞份子，但在高官的心目中，却把所有一切政府官員一視同仁。

原來高官抵埗後，已派出不少親信，明查暗訪，所得結果，也的確令人洩氣！

當時正是六十年代末期，貪污成風，官僚作風令人反胃！

高官雖然與手下們住在高級酒店，却不時到民間私訪。他們不斷把消息傳回祖家，所以祖家早已決定換市長！

現在這任市長既然自認無能，高官乘機叫他辭職！

三軍司令爲了表示對高官的尊敬，親臨指揮。結果，「大公司」集團的成員們，雖然有不少有槍在身，但看見大勢已去，也不敢反抗，紛紛繳械投降。

三軍司令下令把他們扣押起來，帶到高官面前問話。

呂志平和麥浪等人，喜獲自由之餘，也知道當地即將進行大改革！這輩熱心的年青人，自然高興不已！他們互相祝賀！

雖然他們也要到三軍司令部接受問話，但結果反而受到高官的鼓勵。

後來呂志平告訴麥浪，他們過去只是因爲不滿現實，才四出作反！

麥浪也是個不滿現實的青年人，所不同的，就是他用筆去揭發社會上不合理的事；而呂志平等人則用另一種方式表達。

至於最後進入麥浪住所的二名「替死鬼」，警方經過頗長時日的偵查，才知道有人用重金由泰國請他們回來，目的是殺死麥浪。

那是一個販毒集團所爲。

麥浪寫得太多，因此觸怒了販毒集團，還好邪不勝正，麥浪終於吉人天相，神推鬼拉的，竟然有人做了他的替死鬼！

雖然驚險重重，也吃盡苦頭，但麥浪却認爲値得。

因爲經此一役後，不但市長換了，局長換了，好像所有一切都煥然一新！

「大公司」貪污集團瓦解，此後反貪污大隊也經高官建議後，變成一個獨立部門，不受警局管，自然亦變得更加公正！

像呂志平這輩年青人，也紛紛參加社會重建工作。

麥浪以後要寫的，不再是以前「專揭瘡疤」，而是有建設性的文章。

至於那班「大公司」成員，紛紛因貪污有據，而分別被判入獄。

本來要令「大公司」的人個個入罪，也不是一件易事。因爲他們辦事一向小心，從來不留痕跡，但是，不幸的是：何老大因爲勢色不對而企圖逃出本市，結果却被人認出廬山眞面目而落網。

此外還有林風。

林風知得更多，他不但知道何老大的罪行，也知道「大公司」成員的陰謀詭計，例如謀殺麥浪等等。

結果林風在獲得當局「有條件赦免」後，出庭力證何老大和「大公司」成員，再加上其他人證物證，這班壞人幾乎無一倖免！

辛丹妮還了心願。因爲她要找的人，都先後判了重刑。麥浪向丹妮道喜。

最後的交代

本故事發生的時間，在六十年代後期，但今天已是八十年代的初期了。

經過了十多年的日子，一切都在改變，希望一切都變得更好！

故事雖屬虛構，但此中人物，你我都似曾相識！是不？

（全文完）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同室操戈

馬騰·文
黃耀基·圖

負冤含屈

威震大江南北，勢力龐大，聲望與當今武林五大門派——少林、武當、崑崙、峨嵋、華山齊名的千鶴門，在五日之前，發生了一宗震動武林的慘變。

千鶴門掌門，外號「千鶴齊舞」的柳千鶴，竟然伏屍在千鶴門內他自己的寢室地上。

而殺他的人，任誰也想不到，竟是他最寵愛的關門弟子狄長平！

而狄長平在弑師之後，如鴻飛冥冥，失了踪。

發現這宗大逆不道，弑師慘案的，是千鶴門的掌門大弟子，亦即是弑師兇手狄長平的大師兄，外號「電劍」的宗杰。

發現柳千鶴被殺的時間，是在晚上。

當時宗杰於練劍中，練到其中一招「一鶴獨舞」時，發現與下一招「鶴翔於天」啣接上有些微的破綻，練了幾遍，仍然想不出一個補救的辦法，遂去向師傅柳千鶴請教。

當時柳千鶴的寢室內，仍有燈光透出，所以宗杰才敢敲門。

那知寢室內却沒有反應，宗杰只好再次敲門。

寢室內依然沒有反應。

這一來，宗杰就覺得奇怪了。

以柳千鶴的一身修爲，十丈之內，就算是葉落花飄，也逃不過他敏銳的聽覺，那麼，在正常的情況下，在宗杰接近寢室門外時，在室內的柳千鶴，必然已知覺有人接近，如今門敲兩次，却聽不到柳千鶴有何動靜，這就奇怪之極了。

亡命江湖

莫非師父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是宗杰很自然產生的第一個念頭。

於是他狐疑地舉起手，第三次敲門。

這一次比前兩次敲得重一些。

沉實的敲門聲，就連一個不懂武功的常人，也能夠清楚地聽到。

但室內却依然全無反應。

此時宗杰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絲不祥的感覺。

「師父！」他語聲比平時略大地叫了一聲。

寢室內沉寂如故。

這一來，宗杰再也沉不住氣，抬手一推兩扇緊閉的室門。

「呀」然聲中，兩扇寢室的門應手而開。

室門原來沒有上栓。

室門開處，宗杰不敢貿然進入，眼光却望了進去。

一望之下，他的心不由一緊。

師父柳千鶴竟然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宗杰這驚非同小可，脫口一聲：「師父——」一步跨進室內。

伏在地上的柳千鶴一點反應也沒有。

宗杰一脚跨入室內，如遭雷殛般，神情劇震，臉色大變，雙目睜得大大的，張口呆站住，目光驚駭地注視着地上的柳千

鶴。

伏在地上的柳千鶴，背上衣衫赫然有個血洞，血漬殷然，衣衫濕了一大片。

而側貼在地上的一張臉，可以看到他一張臉蒼白灰敗，雙眼有如死魚眼一樣，定定的，暴瞪着。

宗杰於驚駭中，省悟到發生了什麼事，全身猛烈一抖。嘶吼一聲：「師父——」猛然撲前，蹲下來察看柳千鶴的情形。

× × ×

柳千鶴死了。

忽然間好端端地暴斃了。

而突然暴斃的原因，是被人在心臟要害處準確地刺了一劍，穿透背後而亡的。

這是宗杰初步察看柳千鶴的屍體後的推斷。

至於是什麼人殺害柳千鶴，暫時仍是個謎。

以柳千鶴的一身精純修爲及高絕的身手，殺他的人若不是身手修爲比他還要高明，那必定是在猝不及防之下遇襲，否則，柳千鶴不會不聲不响地被殺。

宗杰一聲嘶吼聲，驚動了門中的值夜弟子，急驟的步足聲中，已有四名年輕的弟子闖進寢室中。

當他們一眼看見地上柳千鶴的屍體時，俱不由震驚駭呆。

悲怒驚痛的宗杰一見四名弟子衝進來，忙悲澀地呼道：「快去通知所有人！」

一名門人悲痛地應了一聲，返身奔出寢室。

不一會，急而响的鐘聲震動了整座佔地極廣的宅院。

千鶴門的所有門人弟子，均被那陣鐘聲驚動了。

× × ×

「千鶴齊舞」柳千鶴的屍體才被宗杰及三名輩份低一級的三名弟子抬放在床上，七條漢子已像一陣風般，自外面衝了進來。

這七人身後就跟着那名敲鐘的弟子。

而寢室門外的空地前，黑壓壓站滿了人，都是千鶴門中的門人弟子。

那七條漢子像一陣風般衝進室內。十四道目光才接觸到已被放在床上的柳千鶴屍體，立刻驚駭得臉色大變，身形抖顫，悲呼出聲：「師父——」先後撲向床前。

× × ×

「千鶴齊舞」柳千鶴以一套獨創的「千鶴齊舞」劍法馳譽江湖武林，成爲一代劍術宗師，創立千鶴門。

柳千鶴一共收了九位弟子。

這九位弟子，在武林中，名號亦很响亮。

他們順序是：

大弟子「電劍」宗杰。

二弟子「一劍雷動」趙武。

三弟子「飛劍」齊東城。

四弟子「驚天劍」雷不同。

五弟子「斷腸劍」仇百仞。

六弟子「斬虎劍」卞勇夫。

七弟子「忍劍」莊超仁。

八弟子「絕劍」封萬里。

九弟子「劍鶴同舞」狄長平。

這九名弟子，已盡得柳千鶴眞傳，皆是已擠身於武林高手之列！

而九名弟子之中，以關門弟子狄長平資質最好，極得柳千鶴鍾愛。雖然入門最遲，但却成就最高。

× × ×

如今室內只有八名弟子，柳千鶴平時最寵愛的弟子狄長平，却不知怎的，不見趕來。

當時八名弟子由於悲痛哀驚於師父之遇害身亡，所以皆沒有發覺九師弟狄長平沒有趕來。

「師父是怎樣死的？」悲痛欲絕的趙武抖顫着一把緊執着宗杰的手臂，泣聲問道。

宗杰悲痛哀憤地嘶聲說道：「你們看吧，師父是被兇徒以利劍刺穿心臟而死的！」

七人一聽，個個睜大了眼睛，視察仰躺在床上的柳千鶴屍體。

他們都看到了柳千鶴胸脯心臟部位的那個致命血洞。

他們眼見師父的慘死，皆悲憤莫名。

「師父，是誰殺害你老人家？」六弟子卞勇夫嘶聲大叫，眦裂血出。

「殺害師父的兇手，我趕到時早巳逃逸，可惜師父他老人家又不會告訴我們，但無論怎樣，也要找出這兇手，爲師父報仇！」宗杰切齒有聲，雙拳緊握，將發現師父被殺害的經過，向師弟們說出來。

七人悲憤靜默地聽完，個個目中閃射出一片凌厲的煞芒。

這時候，室外的門人弟子俱知悉了掌門人的噩耗，莫不驚痛悲憤，羣情洶湧。

宗杰忙着二師弟趙武出外，曉喻門人弟子暫時保持平靜，免至亂了方寸。

趙武急步走出室門。

而這時，宗杰才注意到，九師弟狄長平竟然不在。

「三師弟，爲何不見九師弟？」宗杰有點意外地問。

「大師兄，我也不知道。」齊東城目光一掃，顯得有點疑訝地說道：「九師弟怎會不在的？」

「大師兄，別是九師弟也出了事吧？」七弟子莊超仁有點担心地急聲說。

各人一聽，俱是心頭一緊。

師父尚且被兇手殺害，那麼，九師弟出了事，亦是極有可能的，否則，在聽聞警鐘大鳴之後，斷不會不趕來的。

宗杰一念及此，急聲朝八師弟封萬里說道：「八師弟，你立刻帶同幾名門人趕到九師弟的寢處察看一下，如發生意外，立刻發出告急訊號！」

「絕劍」封萬里應了一聲，急掠出門，招手帶了四名聚集在門外的四名門人，趕往狄長平的寢處。

× × ×

「大師兄：快來看看，地上好像有字！」五師弟仇百仞突然呼叫出聲。

各人一聽，俱不由心神爲之一震。

若是地上的字跡指示出兇手的綫索，那就可以盡早報却殺師大仇了！

這是各人不約而同的想法。

宗杰與各師弟順着仇百仞手指處，一齊趨前察看。

仇百仞就站在柳千鶴伏屍地上的一灘血旁邊，半蹲着俯身注視着手指處。

宗杰與各師弟皆緊張地注視察看着仇百仞所指處。

——在一灘濃濃的血漬旁邊，果然有幾個不很顯眼，痕跡模糊的字樣。

宗杰蹲下來，經過一番仔細的察看與辨認，才依稀看出地上那幾個字痕跡淺淺的字——狄長平——殺！

× × ×

從狄長平三個字跡斷續模糊的字去推斷，這三個字是柳千鶴臨咽氣前，以殘存的氣力，以指勁在地上劃出來的！

這個發現，不但令不到宗杰各人感到有半絲興奮，反而心頭沉重不巳。

因爲若照地上那幾個字來分析，意思很明顯，殺害師父的兇手，是九師弟狄長平。這是令到宗杰各人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的事。

因爲狄長平平時最得柳千鶴歡心，若說是他殺害了師父，眞難令人相信。

而若是眞的，那麼，狄長平就犯了弒師大罪，這是瀰天大罪，他們爲了維護武林戒律，只好同室操戈了。

× × ×

地上那幾個字，雖然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但却令到宗杰各人一時間怔住了。

直到八師弟「絕劍」封萬里一聲：「大師兄，九師弟不知怎的，失了踪，不在他的寢處。」

宗杰各人才從震驚駭呆中覺醒過來。

「大師兄，又發生了事？」封萬里察覺到各人的神色都有點不對。

「你自己看看吧。」宗杰指一指地上的字跡，語聲沉澀地說。

封萬里蹲下來仔細察看了地上的字跡之後，臉色陡然一變，霍地站起來，切齒痛恨地厲聲道：「怪不得九師弟忽然無端失踪，原來師父是他所殺的！」

宗杰疾聲喝道：「八師弟，暫時不可妄下判斷。不能謹憑那幾個語焉不詳的字，就指認九師弟是弒師兇手。」

宗杰不愧是掌門大弟子，雖在驚變之中，思想仍然冷靜而周密。

「大師兄，地上那幾個字明明意思明顯，如今九師弟這時失了踪，不是他，還有誰？」五師弟仇百仞平時巳暗中妒忌狄長平深得師父寵愛，懷恨在心，如今乘機落井下石。

「五師弟不要胡說！」宗杰沉喝一聲。「九師弟或許在師父遇害時，恰巧發現了兇手的踪跡，追踪兇手，故而不在也說不定。」

封萬里恨恨道：「雖然有這種可能，但根據師父臨死時劃在地上的那幾個字，九師弟的嫌疑仍是最大！」

宗杰雖然不大相信狄長平是弒師兇手，但地上的字跡却是對他不利。同時也覺得封萬里的話說得有點道理，所以一時亦無話可說。

其餘衆師兄弟皆默然不語。

衆師兄弟的態度，雖然沒有表明，但明顯地表示贊成封萬里的話。

氣氛刹那顯得沉悶凝寂。

室外聚集的衆門人弟子早巳聽到室內各人的說話聲，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與議論。

趙武也聽到了，忍不住返身入內。「大師兄，師父臨死的留字，是否說九師弟是殺害他老人家的兇手？」

宗杰收口氣，沉重地道：「你自己判斷吧。」伸手指一指地上的字跡。

趙武很仔細地察看辨認地上那模糊的字跡。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臉色異常凝重悲憤，睜着雙眼，凝聲道：「大師兄，各位師弟，若照地上的字跡來判斷，九師弟的嫌疑最大，不然，很難再有其他解釋。」

除了宗杰之外，所有的人皆默然點了一下頭。

宗杰掃了各人一眼，語聲沉澀地道：「雖然九師弟的嫌疑最大，但咱們還要聽聽他的解釋，好嗎？」

卞勇夫悲激地說道：「大師兄說得對，在未得九師弟親口解釋之前，確是不宜妄下斷語，以免寃杜了九師弟，再說，師父的留字，亦可能有另一種解釋，所以咱們不可因一時之悲痛衝動，而令親者痛，仇者快。」

宗杰、趙武、雷不同、莊超仁、齊東城均讚同地點點頭，獨有仇百仞與封萬里不以爲然。

「但萬一九師弟他不再回來，那豈不是成了一宗懸案？師父的血仇也永遠不用報了？」

封萬里點頭表示讚同仇百仞的話。「大師兄，咱們總要確定一個期限，在這期限內，若九師弟不回來解釋清楚明白，咱們就確認他因殺害師父而畏罪潛逃，無論天涯海角，亦要將他擒殺，清理門戶告祭師父的亡靈。」

宗杰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趙武等人亦表示同意封萬里說的話。

衆師兄弟經過一番商議，遂決定以三日爲限，若在這三日之內，狄長平趕回來解釋清楚他何以在師父被殺害的那晚失踪的原因，他們認爲合理，那就重新找尋綫索，追查兇手，但若狄長平在三天期限之內不回來解說清楚，那就確定他爲大逆不道，是殺害師父的兇手，同時，傾本門之力量，追殺這大逆不道的殺師惡徒。

這是經過衆人議決的，所以，宗杰雖然不大讚同，但也不敢表示出來。

而衆師弟亦議決由他暫代掌門之位，主持師父之喪事。

宗杰只好懷着沉痛的心情，向室外的門人弟子宣佈了這兩項決定。

所有的門人弟子皆無異議。

宗杰於是以掌門人的身份，着手籌辦柳千鶴的喪事。

× × ×

由於師父柳千鶴是遭人襲殺而亡的，所以宗杰決定不將柳千鶴的死訊知會各門派，免得有損千鶴門的聲譽。

但喪事却辦得隆重而風光。

而宗杰亦有意將柳千鶴的葬禮安排在第四日。

他這樣安排，是有用意的。

他是希望狄長平能够在三日期限屆滿之前趕回來，能够見柳千鶴最後一面，並當着師父的遺體之前，解說他因何失踪的原因。

趙武等師兄弟當然明白宗杰的用意，他們亦有這個意思，所以默默加以讚成，

只有仇百仞封萬里兩人面有不豫之色，但也不敢出聲表示反對。

三日期限已屆滿，令衆人失望又痛心的是，狄長平沒有趕回來。

第四日，舉行一切禮儀，終於將柳千鶴的遺體安葬了。

而狄長平依然不見影踪。

這一來，就坐實了他弒師的罪行。

就連宗杰，也認爲狄長平有可能是弒師的逆徒。

趙武、雷不同、齊東城等師兄弟，無不對狄長平這個大逆不道的弒師兇徒，切齒痛恨。

仇百仞與封萬里更是悲憤塡胸，大聲疾呼，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將狄長平緝拿回來，剖心瀝血，祭奠柳千鶴亡靈。

而千鶴門的所有門人弟子，皆羣情洶湧，憤怒異常，對殺害掌門人的逆徒狄長平，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

在這樣的情形下，宗杰與各位師弟經過一番商議，議决狄長平爲千鶴門的罪人，本門所有弟子門人，不論在何時何地，皆可殺之！

另一項決議是，動員本門所有人手，追查狄長平的行踪下落，務必要將他捉拿回本門，處以本門最嚴峻的刑法。

而宗杰等八位師兄弟，則分成四路人馬，四個方向，追尋狄長平的行踪下落。

換言之，就是不惜一切，將弒師之徒狄長平捉拿或擊殺！

× × ×

狄長平恢復知覺的時候，已是距柳千鶴被殺害的五日之後。

所以，他對於自己成爲千鶴門的罪人——弒師兇徒這一罪名，一無所知。

而他更不知道，他已成了本門——千鶴門的追殺對象！

這時，他可以說處於危機四伏的境地中。

可惜他一點也不知道。

而他更不知道，他爲何會處身在這間破寺的房間內。

他迷惘地坐在木板床上，努力回憶他何以會處身在這裏的經過。

他終於記憶起來了，那一晚，他還未就寢，在房間內挑燈夜讀，驀地，他瞥眼間，看到一抹影子在窗前一叢花木後閃過，他不由心頭一跳，當下不加思索，倏然躍起，摘下掛在牆上的長劍，身形一縱，穿窗而出，向着影子閃沒的方向，飛掠過去。

他要查清楚，這深夜潛入本門的人，是何許人物，是惡意還是善意。

一路疾掠之下，都發現不到那夜行人的影子，狄長平身形一起，躍上了牆頭。

縱目朝牆外一掃，幸好今夜微有星光，所以他發現了距牆外大約十丈遠，還有一條人影，向前飛掠。

狄長平哼了一聲：「好賊子，看你逃得了！」身形一起，從牆頭掠起，身形如箭矢般，掠射向那條人影的身後。

前面那條人影的輕功身法不弱，在夜色中，有如魅影般，向前飛掠。

狄長平的輕功身法傳自柳千鶴，在衆師兄弟中，數他的輕功最高，而他亦施展出千鶴門的「鶴翔雲天」身法，一路疾追之下，只能接近到五丈距離，這令到他不得不驚異於夜行人的輕功造詣之高明。

那名夜行人在狄長平迫近身後五丈距離時，已有所覺，飛掠的身形不變，頭却倏然擰轉，一雙神光閃射的眸子，瞥視了緊追不捨的狄長平一眼。

狄長平却看不到那人的面目。

因爲那夜行人面上幪着一幅黑巾。

雖然狄長平看不到那夜行人的面目，但他却認爲，這夜行人夜闖千鶴門，必定不懷好意，否則，何須鬼鬼祟祟，而又用黑巾幪面，不敢顯露眞面目。

一路追逐之下，少說也追出了十里八里。

雙方的距離依舊是五丈左右。

這一來，激發了狄長平的好勝心，當下盡展身法，向前飛掠。

這一追，竟然將兩人的距離拉近了差不多一丈。

——五丈左右變成了四丈左右。

前面急掠的夜行人感覺到狄長平追近了，再次擰首回望。

狄長平依然只能見到夜行人那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

對於能追近夜行人，狄長平感到興奮不已，信心亦大增。

他繼續全速追馳。

又將距離拉近了一丈左右。

四丈左右變成了三丈左右。

夜行人這一次不但擰首回望，還說話了：「好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語聲怪怪的，尖銳急促，狄長平聽得汗毛也豎起來。

經過這一番追逐之後，這時，連狄長平也不知追出了多少里路。

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任他一再提氣追掠，那三丈左右的距離，始終無法再拉近。

但那夜行人奔掠的速度，看來却沒有增加，這令到狄長平大惑不解。

但他依然毫無懼意，緊追不捨。

又經過一番疾馳飛掠之後，前面的夜行人驀然自動停下來。

狄長平在全速飛掠之下，差點收勢不住，直撞向那夜行人，尙幸他還能及時刹住前奔的勢子，才沒有撞上那夜行人，身軀一傾一幌，在距離夜行人約一丈左右，煞停下來。

若夜行人在這時猝然向他出手，相信狄長平很難招架閃避，還好，那夜行人沒有向他出手，背負着雙手，面對着他。

狄長平不由震懾於夜行人的這一高明身法。

但他仍無絲毫懼意。

吐吸了口長氣，狄長平戒備地注視着夜行人，沉聲問：「閣下是誰？夜入本門，意欲何爲？」

夜行人一雙冷電似的目光，灼灼地射在狄長平臉上。依舊用那難聽的尖銳短促語聲說道：「我是誰你不用管，你也永不會知道，但我却知道你是誰！」

狄長平聽得一怔。

尖銳地笑了兩聲，夜行人說道：「你就是柳千鶴的關門弟子，人稱『鶴劍齊舞』的狄長平。」

狄長平聽了夜行人的話後，脫口道：

「你怎麼會認識我的？莫非你是我認識的人？」

夜行人閃電似的目光陡地一亮。「狄長平，別瞎亂猜了，我不會告訴你。」

狄長平手按劍把，朗聲的說道：「但是我自會揭開你的幪面黑巾，識破你的身份！」

夜行人陡然發出一連串比夜梟還難聽的笑聲。「好狂的小子，憑你還不配！」

狄長平被夜行人的狂態激得怒氣上衝，長劍出鞘，就要動手。

但夜行人却及時說道：「小子，你不是想知道我夜入千鶴門的意圖嗎？」

長劍欲展未展的狄長平聽得心頭一跳，長劍一垂，靜待夜行人說下去。

夜行人得意地發出兩聲梟笑。「小子聽清楚了，我這一次夜入千鶴門，是殺柳千鶴！」

狄長平聽得渾身一震，脫口驚叫道：「你殺了我師尊？」

夜行人倏然爆露出一陣狠嗥似的大笑聲：「不錯，小子眞聰明，我已將柳千鶴一劍穿胸，殺死了他！」

狄長平聞言，腦袋「轟」的一響，恍如在腦袋頂上響了一記悶雷，手足一冷，整個人驚呆了。

而夜行人也就在這時，閃電般欺前，向狄長平出了手。

他沒有下殺手殺死狄長平，只點了狄長平身上五處大穴。

由於夜行人是在狄長平驚怔發呆的刹那出手，所以狄長平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就受制於夜行人的手下。

他於驚痛憤怒之下，出了一身冷汗。

他是想到，由於自己的實力不够，加上經驗不足，至令到自己受制於夜行人，而夜行人所說的是眞的，那麼，自己不但不能手刄殺師仇人，還將喪命在對方手下，而師兄們更失去了追查這兇手的綫索。

他剛想開口痛罵夜行人，突然頭一垂，失去了所有知覺，昏迷過去。

這是夜行人出手點了他昏厥穴，令到他如此的。

照說，夜行人若眞的殺害了柳千鶴，則斷無理由不將已受制，全無反抗的狄長平殺死之理？但事實却出乎意料，夜行人一把將狄長平的身軀扶抱起，展開身形，向一側急掠而去。

到那夜行人再出現時，已在一間破敗的寺廟內，他將狄長平放在一間尚算完好的雲房床上，從身上取出一個瓷瓶，倒出一顆藥丸，然後揑開他的牙關，將那粒藥丸投入他口內。

發出一聲鴉鳴似的低笑聲，夜行人返身出了房間，掠出破寺，消失在夜色中。

× × ×

狄長平從床上一躍下地，發覺自己的一身功力不但沒有消失，而且感到內力充沛，不禁感到驚奇，又迷惑。

事實上他現在實在弄不明白，他何以沒有被夜行人殺死，還被安置在這間破寺內。

到底這夜行人安的是什麼心，玩的是什麼把戲？

他想不明白，所以他感到迷惑。

而他怎會忽然間內力比以前充沛，更加令到他摸不着頭腦，百思不得其解，驚奇不已。

而他更不知他躺在破寺的雲房內，昏睡了五日，在他的感覺中只是睡了一覺。

他更加不知道，他已成了千鶴門必欲擒殺的罪人。

他在剛醒來時，還以爲自己身在地獄，後來弄清楚了，自己安然無恙，還活着，才放心地吁了口氣。

雖然肚子餓得咕咕作響，他也顧不了，離開了破寺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環境，陌生得很，不知身在何處，但他惦記着夜行人的說話，不知師父柳千鶴是否眞的遭了毒手，他要盡速趕回去，弄個清楚明白，略一分辨方向之後他立刻展開身形，急掠而去。

× × ×

千鶴門的所有人手已經全部動員，像漁翁撒網一樣，追尋探查狄長平的踪跡下落。

仇百仞與雷不同一組，率領六名門人，往西方追查下去。

雖然已是立秋過後，但秋老虎仍然很猛，他們這一行人一路搜尋下來，早已又熱又累又渴，只想找個蔭凉的地方歇下來，最好有茶或酒解渴。

抹去臉上的汗水，仇百仞陡然目光一亮，指着左側一個土崗下的一個樹林子，乾澀地叫道：「四師兄，那邊樹林子邊有個茶寮，咱們去歇歇解解渴好嗎？」

雷不同早已喝得喉乾舌燥，聞言那有不讚成的道理。

於是一行人加快脚步，奔向那座樹林子。

樹林子的樹木雖然不高大，但却枝葉茂盛，人往樹蔭下一站，頓覺暑熱漸消，加上清風陣陣，眞是清凉無比。

賣茶的是兩個年約四十歲的中年漢子，殷勤地爲雷不同等人斟了一大瓦碗濃茶，然後自得其樂地倚坐在一棵樹根下，哼其小調。

雷不同等人或坐或站，倚在樹下，捧着茶碗，慢慢地喝起來。

濃茶入口苦澀，但下喉之後，却甘凉無比，端的是好茶。

這種茶最能够解渴，所以深爲途人喜愛。

但這時，却只得他們八個茶客，沒有其他的客人。

但忽然間，又有一人來光顧這間茶寮了。

來人是個年約二十二三歲的青年人。

這年青人腰間有劍。

那不用說，是個武林人了。

所以，立刻引起雷不同，仇百仞八人的注意。

而那年青人亦發現了他們。

「四師兄，五師兄，你們怎會在這裏歇脚？」那青年人以驚喜的語聲呼叫。

在那年青人叫喚的同時，雷不同仇百仞八人也認出了年青人是誰。

那正是他們的九師弟——大逆不道，弒師逆徒狄長平！

八人同時臉色一厲，殺氣騰騰地霍然從樹下站起來，怒視着狄長平。

「九師弟，終於找到你了！」仇百仞

切齒恨聲說道。

而不知所以的狄長平却臉露欣喜興奮之色，迎上前去，却終於發現到四師兄五師兄神色有點不對，但仍不以爲意，歡聲道：「四師兄五師兄，你們特地出來找小弟的嗎？」

雷不同目中像要噴出火來一樣，狠狠地說道：「當然是出來找尋你，不然，在這毒日頭下，出來活受罪嗎？尙幸師父有靈，指引咱們找到了你！」

就是再蠢的人，在聽了這番話之後，也感覺出來意不善，狄長平生性聰慧，那會聽不出，他有點疑訝地說道：「兩位師兄，爲何對小弟語氣這樣重，師父他老人家怎樣了？」

在這說話間，六名千鶴門人已散開移動，將狄長平包圍起來。

「哼，還裝蒜！」仇百仞陰恨地說道：「你自己幹的事，你自己知！」

狄長平發現了已被同門中人包圍，他雖然感到驚疑，却不懼怕。「小弟沒有做什麼事，不過去追踪一個幪面人，但却不幸受制，正想趕回去，將遭遇告知師父他老人家。」

「好個大逆不道的弑師兇徒，竟然還敢胡言亂語！」仇百仞鐵青着臉，大喝起來。

狄長平一聽，如遭雷殛，神情震驚，呆了一呆，脫口失聲道：「什麼，師父他老人家死了？」

「師父他老人家正是被你這兇殘的逆徒殺死的！」雷不同滿臉悲憤之色。

狄長平一聽，渾身如墜冰窟，整個人冰冷僵木了好一會，才惶急地大聲道：「四師兄，你怎會這樣說的，小弟怎會無端端殺害師父他老人家。」

「可惡，還想狡辯？證據確鑿，任你再奸狡，也抵賴不了，四師兄，不用與這逆徒多說，先動手將他擒下來，解回本門，處以極刑！」仇百仞說話間，已亮出了長劍。

「五師弟說得對，」雷不同亮出了長劍，「逆徒，你是束手受縛，還是要咱們動手！」

狄長平這時已大略猜想到，師父果然被那夜行人殺害了，而很可能嫁禍與他，在師父被害的現場，佈下了一些不利他的綫索，而令到衆師兄認定他爲弑師兇徒，這一來，事態就嚴重了，他若揹上這個弑師的罪名，那麼，他就難逃一死了。

而他一死不打緊，却讓眞正的兇手逍遙法外，師父在天之靈，也不會安樂。

狄長平一念及此，知道這時候是解釋不了的，若想洗脫自己的罪名，必須找到那夜行人，若跟他們回到本門，則在悲怒痛憤的同門師兄的先入爲主的見解下，他一定沒有解釋的機會，徒自犧牲一命。

但他回心一想，若不跟他們回去解說清楚，則變成了畏罪而逃，那就坐實了弑師的罪名，就算傾盡黃河之水，也洗脫不清了，他權衡利害之後，決定冒險跟他們回去，希望穩重明理的大師兄，能給他一個解釋辯白的機會。

「四師兄五師兄，小弟願跟你們回去，解釋辯白這不白之寃。」

雷不同仇百仞臉上神色一緩，朝六名門人叱喝道：「將他拿下細綁。」

六名千鶴門人齊應一聲，向狄長平迫近，準備動手。

狄長平苦笑一聲，束手待縛。

但就在這時，突變驟生。

那六名捋袖拿索的門人，突然悶哼一聲，紛紛倒地不動。

雷不同仇百仞同時臉色一變，驚呼出聲。

狄長平亦是臉色猝變。六名倒地的門人，皆是背心中了一枚暗器，氣絕身亡。

這是雷不同仇百仞兩人始料不及的。

狄長平同樣萬萬想不到。

「逆徒，你好陰險的安排，原來你還有同黨！」仇百仞目眦欲裂，神色兇厲！

雷不同亦是神情激厲憤怒。「現在你怎樣解說？今日不殺你這兇徒，愧對恩師在天之靈！」

狄長平暗中叫聲苦也，正欲開口解說，雷、仇兩人已展動長劍，一齊往狄長平身上招呼。

兩人一動手就施展出千鶴門的絕招殺着：「鶴立鷄羣」，「一鶴衝天」兩式。

兩柄長劍，一指狄長平咽喉，一刺其心胸。

狄長平只要中上其中一劍，死定了。

狄長平雖然不懼一死，但死得要有價値，若這樣糊裏糊塗死了，不但毫無價値，而且揹上了一個弑師的惡名，所以他不想就這樣死去，他要找出眞兇，告慰師父在天之靈。

所以，他雖然沒有出劍，但却堪堪閃開了那兩劍。

他用的是千鶴門的輕功身法，「鶴隨風去」這一式。

雷不同仇百仞見狄長平閃避開他們兩劍，俱憤怒得脹紅了臉，同時暴喝一聲，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刹那間，但見劍光亂閃，成百成千，如鶴之狂舞，將狄長平的身形捲入了千百縷劍光中。

狄長平依然沒有拔劍，仗着本門身法，在劍光中遊閃騰避。

他們本是師兄弟，習的是同一種劍法，所以狄長平能够應付兩人的攻擊。

但五十招一過，狄長平就顯得狼狽萬分了。

因爲他們雖然是師兄弟，彼此熟悉對方的劍路，但以狄長平的修爲，還不足以抗拒兩位師兄的聯手夾攻。

所以，他的肩頭終於被仇百仞刺了一劍。

雖然刺得不深，但也血流如注。

跟着，大腿又被雷不同削去了一塊皮肉。

這一來，狄長平更加危殆了，險象環生。

雷不同、仇百仞兩人發出了狠厲的冷笑聲。

兩人同時攻出了一劍。

這一劍，將狄長平所有退路封死，狄長平若再不亮劍封擋，必然閃避不了。

這兩招是必殺的殺着。

因爲雷、仇兩人對狄長平的修爲功力清楚得很，以他現在的功力，斷斷不能封擋得了兩人的這一招殺着。

而狄長平不想就這樣揹着弑師的惡名死去，他必須要活着，才能找到眞兇，洗脫罪名，所以他終於拔出了長劍，傾力封擋那兩劍。

雷、仇兩人那一劍直攻過去。在他們的估計中，狄長平斷斷封擋不了兩劍。

但怪事却發生了。

狄長平揮出的一劍，不但封擋了雷、仇兩人的一劍，還將兩人的長劍震飛，更令兩人意料不到的是，狄長平的長劍竟然在震飛了兩人的長劍之後，去勢不變，劍尖如駭電劃空般，劃破了兩人的咽喉！

這一個變化，不但令到雷、仇兩人送了一命，也令到狄長平驚駭不已，像個木頭人一樣呆站着，弄不明白自己爲何會在忽然間，功力陡增。

雷、仇兩人咽喉流血，却還未咽氣，兩人雙睛怒突，一臉駭異不相信的神色，咀唇嗡動着，喉嚨咕嚕作响，就是發不出聲音，身軀搖幌了幾下，終於咕咚地摔跌在地上，斷了氣。

這前後不過一盞熱茶間所發生的驚人變化，現在就只剩下狄長平一人，對着一地死屍。

而這些死屍，皆是他的同門師兄。

至於那位賣茶的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溜跑了，連茶寮也不要。

狄長平終於從震駭中回過神來，面對着一地屍體，身軀不禁簌簌發抖。

他竟然殺了兩位同門師兄，這一個事實令他不能不接受，亦令到他震驚不已。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他不接受也不可能。

望着一地的屍體，他雖然思緒紛亂，但却清楚地知道，事情弄到這個地步，他已再無辯白的機會，就算有，也辯白不了，從今後，他將揹上弑師的惡名，亡命江湖，除非他能够找出那夜行人——殺害師父的兇手。

他想到自剔，一死了之，但想到恩師平日對自己的關愛及栽培，自己雖然一死之後，一了百了，但師仇不共戴天，豈可讓眞兇逍遙，恩師杜死，咬一咬牙，他暗自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將眞兇找出來，爲恩師報仇，洗脫自己的罪名。

他跪在雷不同、仇百仞的屍體前，低聲禱告一番，正想動手掩埋掉八人的屍體，驀然間却似有所覺，像隻受驚的兔子般，急掠入樹林子內。

迭遭追殺　真相大白

狄長平弑師的罪名，已在江湖武林中傳播開來。

那是宗杰決定這樣做的。

令到他決定向武林中宣佈狄長平是弑師兇徒，是由於在發現了雷不同及仇百仞的屍體時，其中六名中了暗器身亡的門人中，竟有一人還未咽氣，而且看見了狄長平擊殺雷、仇兩人的情形，斷斷續續地向宗杰等人說出來後，終於亦傷重死去。

這一來，令到宗杰不得不相信狄長平是殺害恩師柳千鶴的兇手了。

而狄長平揹了這個罪名，成了武林罪人，人人得而誅之，江湖之大，只怕已無容身之地。

× × ×

而事實上，狄長平亦成了喪家之犬，短短兩日不到已遭到四處武林人的追殺。

尙幸他發現得早，盡速逃去，不然，只怕他也難脫身。

經過這幾次遭遇之後，他已不敢貿然在通衢大道上行走，專揀一些荒僻的小路行走。他雖然知道自己已不容於武林，但他仍不氣餒沮喪，誓要追尋那眞兇，爲自己洗脫不白之寃。

他在傾力追查眞兇，而他亦遭到四面八方的追殺，這就增加了他追查眞兇的困難。

× × ×

眞兇還未追查到半點綫索，他又再遭遇到一起人的追殺了！

所謂寃家路狹，狄長平萬萬料不到會在這個荒僻的小市集上，遇到同門師兄。

那不用說，在這小市集相遇，必是尋踪覓跡，來追殺他的了。

追踪到這小市集的，正是趙武與卞勇夫。

隨同兩人的，還有六名門人。

這是衆寡懸殊的一場遭遇戰。

狄長平已躱避不及，只好面對着昔日的同門師兄弟。

趙武與卞勇夫指揮六名隨來的門人將狄長平圍起來。

狄長平心裏嘆息一聲，抱拳向兩人見禮。「小弟見過兩位師兄。」

趙武與卞勇夫皆臉露肅殺憎恨之色，目射冷芒，冷冷地說道：「弑師惡徒！不許你再稱咱們師兄，你已被逐出本門，並成爲本門之大罪人，咱們今日是來取你狗命，祭奠先師在天之靈！」

狄長平聽了兩人的一番話，有如當胸被扎了一刀，心裏一陣疼痛，差點沒有昏了過去。

呻吟一聲，他忍着一口氣說道：「兩位師兄，可否聽小弟解說一下？」

卞勇夫暴吼如雷道：「惡賊，不許你再稱咱們爲師兄，你弑師及殺害同門師兄的罪證已確鑿，多說無益，咱們也不會聽你狡辯，而你今天再也難逃公道！」

狄長平聽得窒了窒。

趙武目光如兩把刀子般盯在狄長平臉上，悲憤地道：「想不到你這弑師惡賊不但殺害了師父，竟然兇惡到殘害同門，你敢說雷、仇兩師弟不是你殺害的嗎？」

狄長平被說得一時間無詞以對，臉上陣青陣白，好一會，才澀聲道：「我不是存心殺害他們的，不過——」

卞勇夫吼叫如雷，截斷了狄長平的話。「二師兄，別聽那小子胡說了，咱們動手吧！」

卞勇夫生性暴躁，直性而執拗，他認定了一件事情，很難令他改變看法，他在說完話的刹那，便一連向狄長平劈斬了七劍。

卞勇夫外號「斬虎劍」，劍勢剛猛沉勁，七劍斬出，劍風嘶空，劍未到，劍風砭體生痛。

狄長平深知這位六師兄臂力雄渾，斷不能與他硬碰硬，遂展動身形，一連避過七劍。

卞勇夫見狄長平竟然能從容避過他七劍，不由暴吼連連，劍勢一變，左三右六，一共削斬出九劍！

這九劍不但勁道剛勁，而且將狄長平的所有退路封死了。

狄長平若不再出劍，必定會傷在卞勇夫的劍下，而且很可能會送掉一命。

所以他只有出劍封擋。

由於他深知卞勇夫的臂力雄渾，所以他全力揮劍迎擋。

「鏗」然大震聲中，星火飛濺中，一截劍光也飛上了半空！

同時間，響起卞勇夫的一聲慘烈的狂嚎聲！

趙武在旁掠陣，對於這猝然發生的變化，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也被眼前的情景驚得呆住了。

他實在不敢相信，狄長平的勁力，竟然比卞勇夫還强勁！

但事實擺在眼前，卞勇夫的長劍不但被狄長平的長劍擊斷，而餘力竟將卞勇夫的腰腹部削開，差點沒有削斬爲兩段！

對於狄長平的功力，趙武是很清楚的，應該是卞勇夫擊斷他的長劍，而不是他將卞勇夫的劍擊斷才對。

但現在却出現了相反的情形。

素以臂力稱雄的卞勇夫，竟然劍折人亡！

狄長平也被眼前的結果驚呆了，情形與上一次一樣，他忽然間不知怎的會內勁陡增，像殺死雷不同仇百仞一樣，殺死了六師兄卞勇夫！

說起來，他雖然甚得柳千鶴鍾愛，盡得其眞傳，但在內勁招法的熟練方面，遠不及卞勇夫及其餘的師兄，比拚之下，雖不至很快落敗，但也斷不是他的對手。

而如今卞勇夫竟然不是他一招之敵。

他又殺了一名師兄。

× × ×

趙武終於從震驚錯愕中回過神來，以恨毒的目光盯着狄長平，咬着牙齒，一字字道：「你這兇殘的惡賊，竟然又下毒手殺了六師弟，你有何話說？」

狄長平垂劍黯然痛悔地說道：「我……我也不知怎的，會殺死他……」

趙武一振長劍，憤然斷喝道：「這就是你的解釋？一句『不知怎的』就能推卸罪責？」

狄長平咬一咬牙，大聲道：「二師兄，我承認一時失手，殺了六師兄，但恩師他老人家，確不是……」

趙武眼見狄長平殺了卞勇夫，早已悲怒攻心，那裏還肯聽他解釋，怒喝一聲，打斷了他的說話。「惡賊，你既然承認了，還有甚麼好說？殺！」

他鑑於卞勇夫被狄長平一招斬殺，心中有了戒意，決定不顧身份，喝令隨來六人一起上。

「殺」聲中，趙武長劍如風雷驟發，以雷霆萬鈞之勢，連續攻上了十一劍！

與此同時，六名門人亦拔劍攻上，剎那間，狄長平被些如網般的劍光罩住了。

狄長平眼見趙武連一個解釋的機會也不給他，知道別無選擇，他若不想含冤而死，就只有動手一途，心裏嘆了口氣，迎着罩臉的劍光，揮出一劍。

趙武與六名門人佈下的劍網，立刻斷裂，散開。

狄長平不禁又呆了一呆。

因爲他揮出的這一劍，有鑑於卞勇夫之死，所以沒有用全力只用了五成功力。

但仍然出乎他意料之外，六名門人仍被震得四散跌開，趙武由於功力不弱，也被震退二步。

本來，狄長平可以在這時乘機溜走，而他亦有這個意思，可惜他從怔呆中回過神來之後，趙武已赤紅着一雙眼，瘋了般又再仗劍衝上，劍出雷動聲中，又將他圈入一片劍光中。

狄長平只好出劍招架，以求自保。

而那六名門人亦紛紛從地上躍起來，飛身加入戰圈，圍攻狄長平。

狄長平不敢再施重手，而且招式盡是防守，但趙武等七人却招招殺着，劍劍指向他的身上要害，所以，二十招不到，狄長平就陷入險境中。

三十招不到，他的身上已掛了三處彩，雖然傷得很輕，但再這樣下去，只怕他難逃一死！

趙武等七人的攻勢更加凌厲，狄長平已感到左支右絀，情形危殆萬分。

嗤的一聲，趙武又在他腿上刺了一劍，透肉入骨，痛得他不禁大吼一聲。

大吼聲中，他已痛得忘了一切，而腹中有一股熱力陡然升起，令到他整個人像要爆炸一樣。

他終於反攻了一劍！

這一劍，頓時令到風雲爲之變色。

也令到趙武七人喪命當場。

這一劍威力之大，不但將趙武七人的長劍震飛擊斷，强勁的劍勢亦將七人揮爲十四段！

劍光雖然消散，但血光却暴現，腸臟流了一地。

趙武七人死狀之慘，有如人間地獄。

狄長平雖然是個武林人，但很少在江湖走動，所以很少見過慘烈的場面，如今眼見自己一手造成的慘酷場面，慘不忍睹，他全身戰抖不已，呻吟一聲，掉頭飛馳而去。

× × ×

宗杰由於暫代掌門之職，所以坐鎭在千鶴門中，沒有出外參與追殺狄長平的行動。

但對於追殺狄長平的行動，他了如指掌。

今日，他就接到一個壞消息。

這個消息令他震驚悲痛不已。

——二師弟趙武，六師弟卞勇夫暨六名門人，皆在一次追殺行動中，在一個小市集上，被狄長平悉數慘殺殆盡，死狀之慘，令人不忍卒睹。

宗杰聽完這個消息後，呆坐在椅子上，一時間思潮紛起。

他實在不敢相信，以狄長平的功力，竟然能够一擧擊殺趙武卞勇夫等八人。

他實在不明白，狄長平何以會在短短的十數日間，功力大增。

而對於趙武卞勇夫之慘死，他感到悲痛不已。

現在，連他也深信狄長平是殺害柳千鶴的兇手了。

因爲若不是他殺死柳千鶴，斷不會連下毒手，先後殺死四位同門師兄弟。

但有一點令宗杰始終想不明白的，就是狄長平何以會殺害師尊。

一個人每做一件事，必有其動機，那麼，狄長平殺害柳千鶴其動機是什麼呢？

想不明白就要弄清楚，而鑑於已死了四位師弟，宗杰決定親自到外面走走，找尋狄長平，弄個清楚明白。

× × ×

狄長平匿藏在這間破草寮內已有兩日了。

他身負數傷，尤其以大腿上的傷勢最嚴重，深可見骨，令到他不得不躲在這草寮內養傷。

幸好他隨身携帶了師門療傷聖藥，敷治之後，傷勢已有好轉。

這兩日來，他只好啃些預先買備的乾糧。

躺在乾草堆上，他不禁想起這十數日來所發生的一切，令他心寒不已。

這十數日來變化之鉅大，令到他差點承受不了。

從一個無憂無慮的年青小伙子，變成一個不容於武林的罪人，其間之變化，令到他有一種置身於噩夢中的感覺。

每當他想起先後殺死了四位同門師兄，便令他不寒而慄，恨不得一死以贖罪。

而尤令他心驚胆寒不已的是，他想爆了腦袋，也不明白何以會忽然間功力大增，以致失手殺死了四位師兄。

他雖然想不明白，但由此他猜想到，必是那夜行人在他昏迷後，在他身上做了手脚，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由此，他又想到了那位夜行人。

他斷定，那位夜行人必是殺害他師父的兇手，至於爲何要嫁禍於他，他就想不明白了。

而他若想洗脫弑師的罪名，則非要找到那位夜行人不可。

他想清楚了這些問題後，決定待傷勢稍癒後，無論如何也要找到那名夜行人。

同時他亦決定，盡量逃避追殺他的師兄們，免致動手時，又失手殺死他們。

× × ×

「飛劍」齊東城，「忍劍」莊超仁，率領六名門人，在江湖上四處追尋狄長平的行踪下落。

關於二師兄趙武，六師弟卞勇夫的死訊，他們已接到本門用飛鴿送來的消息。

對於狄長平又施辣手，殘殺了趙武卞勇夫，齊東城莊超仁俱感到悲痛憤怒，對狄長平切齒痛恨。

但兩人皆是穩重的人，由狄長平能先後殺死四位同門師兄弟這一點，猜測狄長平已今非昔比，若不是有同謀，就是功力陡然增加了。所以他們雖然極想找尋到狄長平，手刃他以報恩師及四位師兄的血仇，同時亦深具戒心，決定不惜用一切手段，將他殲殺！

× × ×

可謂皇天不負苦心人，「飛劍」齊東城，「忍劍」莊超仁，終於追尋到狄長平的踪跡下落。

他們是遇到一位不相識的老者——看來亦是一位武林人的相告，知悉狄長平的落脚點的。

可憐狄長平却懵然不知。

他身上的傷勢已好得七七八八，正準備在這兩三日內離開這藏身的草寮，但却已被忽然出現在草寮四周的齊東城莊超仁及六名門人包圍了。

在狄長平尚未發覺之前，齊東城及莊超仁決定用火攻。

在這之前，他們已探淸楚了，那老者相告的消息很正確，狄長平確實躲在草寮內養傷。

——難怪他們一直找不到他的踪跡。

有鑑着四位同門師兄弟先後被狄長平殺害，齊東城莊超仁決定不聲不響地用火攻，將這弑師的惡賊燒死。

若燒他不死，則八人聯手，合力將他擊殺！

爲了達到擊殺他們心目中認爲的弑師惡賊，他們已不惜用任何手段。

× × ×

躺在草堆上的狄長平，腦中思潮迭起，所以不曾發覺到已有人包圍了草寮。

直到一陣破空聲傳來，草寮驀然火頭四起，才驚覺到陷入包圍中。

由於事起倉促，他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更由於他不清楚包圍草寮，欲將他燒死的人，是何許人物，所以他沒有立刻衝出草寮外。

但火頭四起的草寮，火勢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霎眼間，狄長平已置身在一片火海中。

而隱伏在草寮四周的齊東城莊超仁及六名門人，眼見草寮火起，瞬即火光熊熊，仍不見狄長平衝出來，俱不由暗暗高興不已，認爲狄長平一定是傷重之下，行動不便，以致不能衝出來。

若是如此，狄長平就不難被燒死。

他們雖然心中高興不已，但却緊張地注視着火海也似的草寮，隨時準備一發現有人衝出來，立刻衝上前去，攻他個措手不及，將狄長平一擧擊殺！

這是他們打的如意算盤。

身陷火海的狄長平終於忍耐不住了，灼熱的火舌像毒蛇一樣向他身上噬撲，濃烟嗆得他猛咳，簡直透不過氣，差點窒息，若不再衝出火海，就算不被燒死，也會被焗死。

所以他不再猶豫，仗劍長嘯聲中，朝外猛衝，勢若奔牛。

他衝出去時，雙目已被烟火熏得淚水直流，目難視物。

這情形對他極之不利，但他已別無選擇。

伏在草寮四周的齊東城莊超仁，一見火海中衝出一條身上沾着火星的身形，握劍的手俱不由一緊。

及至一眼瞧清楚了，衝出來的人正是必欲得之而甘心的弑師惡賊狄長平，立時衝動得不顧一切，像兩條猛虎般，從伏着的地方彈縱起，箭矢一樣掠向狄長平。

狄長平鼈着一口氣，才衝出火海，剛想換氣，已然聽到兵刃嘶風之聲，襲臨身前。

由於他雙目被烟火熏得淚水直流，目難視物，所以他並不知道偷襲他的是何許

人。

而情形亦不容許他稍有猶豫，因爲兩股尖風，已襲臨他身上。

在這生死一髮的危急關頭，爲了保命，他只好運勁揮出一劍，封擋那襲臨身體的兩股兵刄。

齊東城外號「飛劍」，劍勢如龍騰鳳飛，夭矯靈捷，又恍若天外飛虹，長劍已不可思議的速度，一下子刺在狄長平的腰上。

而莊超仁外號「忍劍」，這時候也忍不住了！正所謂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亦是全力撲擊向狄長平，長劍比齊東城的劍只慢了那麼一髮，刺在狄長平的左胸。

兩人俱不由一振，臂上勁力陡增，長劍全力推送刺出！

但就在眼看能够將狄長平刺殺的瞬間，一道劍光自狄長平手上展現，兩人還未看清楚，長劍已折，同時驀覺一股銳勁的勁風如電光般觸體而過。

這就是兩人這一生中最後的感覺。

因爲他們已被攔腰削斬爲四截。

連一聲呼咳也來不及發出，就死了！

血雨與腸臟隨着兩人四截屍體倒在地上，洒滿了一地！

兩個人驚怖的臉上，怒瞪的雙眼盡是惶怖之色。

而那隨同齊東城莊超仁圍殺狄長平的六名門人，眼見兩人死狀之慘，俱不由臉色大變，一時間，誰也不敢出手。

狄長平透了口氣，雙目陡然一睜，驀然看到地上慘怖的四截屍身，一時間還分辨不出死者是他的兩位同門師兄！

及至他拭去淚水，瞧清楚並認出被他削斬爲兩截的死者，原來是他的三師兄及七師兄，不由驚悔得手足一陣冰冷。

——他又殺死了兩位同門師兄。

合共起來，已有六位同門師兄死在他劍下。

他心中滴血，却欲哭無淚。

驀地，一陣瘋狂的喊殺聲將他驚得回過神來。

那陣喊殺聲是那六名門人發出。

此刻，六名門人像瘋子般，個個赤紅了雙眼，奮不顧身地衝殺向狄長平。

他們心中已無懼怕！只有仇恨與憤怒——誓要將這弒師殘殺同門的惡賊殲殺！

狄長平臉上神色微變，遲疑了一下，不戰而逃。

——他不是怕了這六人，而是不想在交手時，再有殺傷，他們畢竟都是他的同門。

× × ×

弒師的仇人未找尋到，却先後殺了六位同門師兄弟，狄長平痛心悔恨得眞不想再活下去了。

但爲了洗脫罪名，找尋眞兇，他又勉强支持着，決定在找到殺師的眞兇後，一死以謝死去的六位師兄。

渾渾噩噩地在荒野上踽踽獨行了一夜半日，狄長平容顏憔悴，終於再也支持不住，倒在一塊大石上，昏睡過去。

待到他醒轉時，已是日頭西墜。

他驀然感到餓得難受。

站起來，打量一下四周的環境，瞥見到一處山脚後，有縷縷炊烟升起，他於是抖擻精神，整理一下身上衣衫，朝那處山脚走去。

× × ×

這是一條只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呈現一片安寧祥和的氣氛。

村莊雖然不大，但却有一家小酒舖。

狄長平立刻進入小酒舖中，一迭聲催促店家，將食物送上。

店家立刻送上幾樣食物。

狄長平飢不擇食，他立刻狠吞虎咽起來。

吃飽之後，他才要了一壺酒，慢慢喝起來。

喝了半壺酒，他已被這小村莊那種溫馨安寧的氣氛感染了。

他不由羨慕起這條小村莊的人來。

他們與世無爭，不爲名，不爲利，默默地、勤懇地，過着簡樸的生活，自得其樂。

狄長平眞想變成他們的一份子，安穩地生活下去。

但是，他這簡單的夢想，被一聲驀然傳來的呼喝聲驚破了。

他心頭一震，神色驟變。

他從那一聲呼喝聲，已聽出是他的八師兄「絕劍」封萬里發出的。

他循聲望去，果然看到了封萬里。

與封萬里一同向小酒舖奔過來的，還有大師兄宗杰，及跟隨在身後的十二名門人。

他知道逃避不了，只好硬着頭皮，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出酒舖。

宗杰封萬里與十二名門人，就在酒舖門前，將狄長平圍堵起來。

店家一見奔來的這批人殺氣騰騰，嚇得手脚也軟了，急忙躲入裏間。

在村中走動的大人小孩，見勢色不對，也匆忙走避，躲回家中。

宗杰封萬里與十二位門人，俱用憎恨憤怒的目光，盯視着狄長平。

狄長平在衆同門這種足可以殺人的目光盯視下，一顆心直往下沉。

但他還是抱拳施禮道：「小弟見過大師兄八師兄。」

封萬里重重地哼了一聲，怨毒地說道：「惡賊，咱們不是你的師兄，咱們也沒有你這麼一位心狠手辣，大逆不道的弒師惡賊！」

狄長平被封萬里說得心在滴血，無可奈何地說道：「大師兄，小弟實在是寃枉的，請聽小弟一言好嗎？」

宗杰陰沉着一張臉，緊抿着的雙唇迸出語聲：「你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已親眼見到三師弟與七師弟的屍體，你竟然這般心狠手辣，不但弒師，且殘害同門！」

狄長平煞白着一張臉，惶聲道：「大師兄，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錯手殺死他們的，但恩師他老人家確不是我殺害的，兇手另有其人。」

「大師兄，休再聽這惡賊狡辯，殺了這惡賊，割下他的首級，祭奠恩師及死去的六位師兄！」封萬里外號「絕劍」，人也很狠絕，話未說完，已一劍刺向狄長平的咽喉。

封萬里這一劍如毒蛇噬人，惡毒至極，欲置狄長平於死地。

宗杰聽了狄長平的話，有點心動，見封萬里猝然出手欲阻不及，只好站着不言不動。

狄長平剛張口叫了聲：「八師兄……」封萬里的長劍已閃電般刺到咽喉，他只好吞回下面的話，身形半轉，頭一昂，避過那刺來的一劍！

封萬里怒笑一聲，長劍一轉一挑，飛刺狄長平眉心。

狄長平只好仰身倒拗，又閃避過封萬里那惡毒的一劍。

那知封萬里這一招乃是虛招，劍到半途，倏地手腕一沉，劍光乍閃中，削斬下去。

這一劍狄長平若閃避不了，必被開膛破肚。

而事實上，狄長平由於大出意料之外，確實閃避不了。

他只好出劍封擋。

兩劍交擊之下，狄長平藉那一擋之力，雙足一蹬，倒竄出去。

而封萬里却被震退了一步。

這是大出封萬里意料之外的。

在同門衆目睽睽之下，竟然被師弟一劍震退，這是何等的羞辱？他一張臉脹得血紅，暴喝一聲，飛撲向狄長平。

宗杰看得雙眉皺攏，臉色沉凝，張口欲言，但始終沒有說出話。

而在這剎那間，狄長平與封萬里已再度交手，展開猛烈兇險的搏殺！

由於兩人是同門師兄弟，彼此皆修練同一種身法劍術，所以兩人的戰況雖然猛烈，却銖両悉稱，誰也奈何不了誰。

封萬里生性陰妒，平時就對狄長平之深得師父鍾愛而心懷妒恨，這一次，他是公報私仇，所以出手就是殺着，恨不得將狄長平斬殺在劍下！

可惜他却心有餘而力不足。

因爲狄長平這時功力陡增，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激戰下來，封萬里不但沒有佔到絲毫上風，反而處於劣勢。

封萬里不由又羞又怒，咬牙切齒，目中殺機畢露，竭力展開反攻。

終於讓他覷到一個機會。

他一劍迫開狄長平的劍鋒，左掌疾出，擊向狄長平的心窩。

狄長平在情急之下，他只好亦出掌相迎。

兩掌剎那擊實。

「啪」的掌擊聲中，竟然夾雜着一陣骨碎聲，隨之响起封萬里的一聲狂吼聲。

宗杰一看兩人雙掌相擊，初時還不以爲意，繼之心頭一動，猛省起狄長平那莫名其妙陡增的功力，不由心頭一懍，疾忙飛身撲掠向兩人。

但一切已太遲了。

狄長平又殺了封萬里。

封萬里不但手骨盡碎，口鼻眼耳也溢出血來，身軀朝後就倒。

他已被狄長平那股陡增的奇異內勁，震得內腑盡碎，不死才怪！

宗杰只來得及將封萬里仰跌的身軀扶住。

封萬里還未咽氣，咀唇噏動着，却吐不出聲音，吐出的却是血！

但他的一雙眼，却恨毒至深地瞪視着發呆的狄長平。

終於，封萬里不甘不願地咽了氣。

狄長平發夢也想不到，一掌擊殺了封萬里，他這時的感覺，恍如死的不是封萬里，而是他自己。

宗杰眼見封萬里被狄長平擊殺，這是他親眼目睹的，七位師弟先後死在他的手上，不由令他對狄長平恨之入骨。

招來兩位門人，將封萬里的屍體移開，宗杰一雙眼像要噴出火來般，切齒有聲地說道：「狄長平，你這個惡毒兇殘之徒，今日不殺你，何以對恩師及死去的同門師兄弟！」

長劍一挺，就欲動手。

十二名門人亦自磨拳擦掌，一副躍躍欲動的樣子。

狄長平却忽然「噹」地一聲，鬆掉手中長劍，而且倏地跪下來，淚流滿臉。

「大師兄，你殺了我吧。」

宗杰一怔，長劍欲動不動，厲聲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這惡賊？」

狄長平咽聲道：「大師兄，我承認一時錯手，殺死了七位師兄，但師父他老人家確不是我殺的，你若殺我，我死而無怨，但却死不瞑目。」

宗杰吸口氣，口氣放緩了點。「到這時候，你還想狡賴？」

狄長平惶急地道：「小弟沒有狡賴，恩師他老人家確不是小弟殺的，兇手另有其人，小弟在恩師遇害那夜，就是因爲發現了那兇手的踪跡，追踪下去，却不幸被其所制，至令師兄們生出這種誤會，若師兄不聽小弟辯白，那就下手殺了小弟吧。不過，却讓眞兇逍遙，小弟亦蒙寃而死，恩師的大仇不能報，大師兄，你忍心這樣做嗎？」

宗杰聽了狄長平這番話，不由思忖起來，一會，半信半疑地說道：「你說兇手另有其人，你且將當晚發現那兇手的經過說來聽聽。」

此時狄長平見大師兄肯聽他的辯白，悲喜地急聲說道：「多謝大師兄給我辯白的機會。」

接將那晚發現夜行人，追踪下去，及至被制，醒來後發現自己在破廟中，並意外覺得自己勁力陡增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述說給宗杰聽。

宗杰凝神靜聽，臉上神色不動，心內却震驚不已。

蓋因爲他從狄長平的述說中，發覺到他不是揑造出來的，而是有根有據，令到他不能不信。

若狄長平說的是眞的，那麼，兇手就眞的另有其人了。

但恩師臨死時在地上那幾個字跡，又怎樣解釋呢？

宗杰這一刻，心裏矛盾得很，委决不下。

狄長平見大師兄一副爲難的樣子，知他面對這樣重大的決定，實在是很難下判斷，遂大聲道：「大師兄，小弟知道你很難相信小弟所說的話，但小弟說的句句實言，你不相信，小弟也不會怪你，唯是小弟有個希望，就是讓小弟找到眞兇，爲師父報却大仇後，小弟自會一死以報衆位師

兄在天之靈。萬望大師兄允准。」

宗杰見狄長平說得情詞懇切，思量了一下之後，遂下定決心地道：「好，我就暫時相信你所說的，不立刻取你性命，但若你在一個月期限之內，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證明你是寃枉的，或追查不到那兇手，到時，就不再容情了。」

狄長平一聽，喜得抱拳連揖道：「多謝大師兄，小弟沒齒難忘。」

宗杰見狄長平還跪在地上，皺了皺眉頭，伸手攙扶道：「快站起來吧。」

狄長平精神一振，從地上躍站起來。

「大師兄，你可否說說師父他老人家被殺害後的情形？」

宗杰頷首道：「可以。」

遂將發現柳千鶴被殺害的經過，對狄長平細說一遍。

狄長平默默地聽完，一聲不發。

宗杰看了狄長平一眼，語聲深沉地說道：「師父伏屍處地上留下的幾個字跡，實在令人難以解釋。」

狄長平咬着牙道：「大師兄，這或許是那兇手佈下的嫁禍小弟之計。」

宗杰想了想，不由點點頭道：「聽你這一說，這可能性很大。」

接說道：「若照你所說的看來，那位將你制服的夜行人，身手比你我都要高明，咱們就算發現他的踪跡，只怕也很難將他制服擒殺。」

狄長平點點頭，道：「小弟也正憂慮這點。」

「還有，你根本未見過那位夜行人的面貌，當然認不出他是什麼人，現在一點綫索也沒有，怎樣追查呢？」宗杰目注着狄長平。

狄長平聽得一呆，繼之苦笑道：「若不是大師兄提醒，小弟眞想不到這一點，看來，小弟若要洗脫罪嫌，捉拿到眞兇，只怕比登天還難！」

但接着又握拳道：「但無論如何，小弟也要將這兇手擒捉，爲恩師他老人家報仇！」

宗杰出言安慰道：「若殺害師父的眞的另有其人，那麼不論他幹得如何巧妙隱密，總有破綻露出來的。」

狄長平吁了口氣，感激地說道：「多謝大師兄對小弟的鼓勵。」

宗杰看看天色，說道：「天巳全黑，咱們還是乘夜趕路，趕到十里外的鎮集住宿吧，這小村莊看來沒有地方可供咱們這麼多人留宿。」

狄長平說道：「小弟聽從大師兄的吩咐。」

宗杰於是招呼隨來的十二名門人，扛抬着封萬里的屍體，向村外急奔而去。

× × ×

登上一個小土崗，可以遙望到遠處那一簇簇的燈火，那就是宗杰狄長平一行人欲趕往投宿的鎮集。

狄長平一行人這時正好奔上土崗。

而意外也就在這時發生。

宗杰狄長平正放步奔下土崗，身後却驀然響起隨在身後的十二名弟子的慘呼聲及倒地聲。

兩人聞聲大驚，立即回頭，一瞧之下，俱被眼前的慘怖情景驚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今夜月明星燦，憑着他們銳利的目光，十丈之內，皆可以清楚地看到景物，所以，那十二名躺倒在地的門人，他們全看到了。

——十二名門人皆背上中了暗器，直沒入體，氣絕身亡！

而封萬里的屍體，亦因爲扛抬的兩名門人遇襲身亡而被拋跌在地上。

狄長平一看到十二名弟子的死狀，不由打了個冷顫。

——他記起了在樹林子茶寮前，遇到雷不同仇百仞時，那六名門人猝然遇襲，身中暗器而亡的情景，那六名門人的死法，與眼前這十二人一模一樣。

那麼，這是同一個兇手所爲的了。

他頓時緊張起來，因爲他想到，這發出暗器襲殺十二名門人的人，可能就是那位夜行人。

他不敢大意，倏然抽出了長劍。「大師兄，出手襲殺他們的人，可能就是那位夜行人！」

宗杰聽得心頭一凜，連忙亦拔出了長劍。

兩人持劍戒備着，運目搜索着小土崗周圍，希望能够發現那偸襲的兇手。

他們終於發現了。

× × ×

狄長平一眼發現了土崗左下側一棵樹旁立着的人影後，神情劇震，脫口低叫道：「大師兄，正是他！」

此時宗杰也發現了那人影，却不大明白狄長平的意思，遂低聲問：「你認識這人？」

狄長平急忙解釋道：「我不認識他，但却認出這人就是那夜將小弟引出本門的夜行人！」

宗杰聽得雙目精光陡亮。「師弟，你沒有認錯人吧？」

「他沒有認錯人，我確是那夜將他引出千鶴門的夜行人！」那樹下的人影在說話間，倏忽來到兩人二丈不到的地方站下來。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狄長平面對着這個極有可能是殺害師父柳千鶴，並嫁禍與他的夜行人，心頭一陣激動，一時間不知說什麼好，只是緊握着雙拳。

宗杰却憤恨地大聲喝叫道：「你是誰？爲何以黑巾幪面？」

原來這夜行人用黑巾幪着臉的。

「哈哈哈……」夜行人發出一陣令人聽了爲之毛骨悚然的笑聲，然後尖銳地說道：「你想知道我是誰？等會自會告訴你，我之所以用黑布幪着臉，是怕你們以爲見了鬼。」

狄長平長劍一伸，指着那夜行人，冷叱道：「奸賊，你到底是誰？」

「我就是你們的師父柳千鶴！」夜行人一字字說出來。

宗杰狄長平一聽，不由驚疑地怔怔注視着那夜行人。

——那夜行人的語聲忽然變得像極了柳千鶴。

宗杰口氣有點震顫地道：「你……你

胡說，你不是咱們師父，咱們師父可能就是你殺害的！」

夜行人倏然發出一陣狂笑聲，狂笑聲中，伸手一把扯下了幪面巾！「爲師讓你們看個清楚明白！」

夜行人扯下黑巾後，在清明的夜色下，清楚地顯露出他的眞面貌。

正是柳千鶴！

宗杰狄長平簡直如遭雷殛般，被這不可能、而又詭異的事實驚呆了。

人死斷不可能復生，但眼前的夜行人，却千眞萬確是他們的師父柳千鶴！

狄長平呻吟出聲：「這到底是眞還是假？」

柳千鶴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得意地說道：「死去的柳千鶴是假，眞的柳千鶴就是爲師！」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宗杰激動地大聲問。

柳千鶴陰陰一笑，說道：「這全部是爲師一手擺佈出來的，那死去的柳千鶴，只不過是爲師的替身，而爲師一直暗中活着。」

狄長平聽着，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全身冰冷，道：「師父，你爲何要這樣做？」

柳千鶴又爆發出一陣狂笑聲：「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你們互相殘殺！」

宗杰聽得全身劇震不巳。「地上那幾個不利於九師弟的字跡，是你故意留下的嗎？」

「不錯，確是爲師故意留下的，令你們去懷疑他，以至同門相殘，我的目的果然達到了！」柳千鶴又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

狄長平這一刻巳經明白了一切，但是他仍問：「那麼，將弟子引出外，並將弟子制服，安置在破寺的夜行人，也就是你了？」

柳千鶴頷首道：「不錯，那正是爲師，爲師這樣做，是令到你的師兄們深信你是弑師兇手，而展開對你的追殺，這樣才能令到你們互相殘殺！」

「你在弟子身上弄了手脚？」狄長平想到他莫名其妙增加的功力。

「不錯，爲師確在你昏迷時，做了手脚。」柳千鶴陰聲道：「爲師讓你吞服了一種『百日功』藥丸，這種藥丸可以令一個人功力陡增一倍有多，而在百日之後，自然消散，不然你怎會這樣輕易就擊殺七位師兄？」

宗杰狄長平這時全明白了一切，但是還不明白一點，那就是柳千鶴爲何要這樣做。

他們忍不住又向柳千鶴提出了這個問題。

柳千鶴怨毒地掃視了兩人一眼，恨恨地道：「哼！爲師這樣做，當然是爲了報仇！」

宗杰狄長平一聽，不由失聲道：「咱們是你的仇人？」

柳千鶴怨毒地搖搖頭，又點點頭：「你們雖然不是我的仇人，却是仇人的後人！三十年前，你們的父母爲了搶奪爲師的一本武林秘笈，不惜聯合起來，偸襲爲師，至令到爲師妻死子亡，但爲師也將他們全部殺死，而你們均是他們的孩子，於是爲師就收養了你們，爲了替我被你們父母殺死的兒子報仇，我佈下這個局，讓你們互相殘殺，讓你們的父母也絕後，你們明白了嗎！」

兩人聽了這番話，才明白到柳千鶴這樣做，原來是有一段仇怨在內的。

但是兩人却不齒柳千鶴用這種陰險奸詐的手段來報仇，尤其狄長平，更是受害最深，當下狄長平憤然道：「你雖然教養了我十多年，但你這樣做，等於斷絕了師徒之情，而你這樣陷害我，令我負上不仁不義之名，今晚，就是死，也要向你討還公道！」

宗杰亦憤激地道：「柳千鶴，你不是人，竟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我也要向你討一個公道！」

飛身直撲向柳千鶴！

柳千鶴厲笑道：「我本來不想出手殺你們，但你們自巳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們吧！」

閃身避過宗杰刺來的一劍，一掌截向宗杰的頸脖！

宗杰是柳千鶴的弟子，是他一手教導出來的，故對於宗杰的斤兩，知得很清楚，而他這一掌截斬出，算準了宗杰閃躲不了。

宗杰果然閃避不了。

「砉」的一下骨折聲響起，宗杰的頸骨被柳千鶴一掌斬截斷。

但宗杰在中掌的刹那，忽然踢出了一脚。

這一脚大出柳千鶴意料之外。

所以柳千鶴雖然劈死了宗杰，小腹也挨了一脚。

這一脚踢得他內腑震動，血氣翻湧，疼痛不巳。

而就在這時，狄長平嘶吼一聲，竟然棄劍不用，雙掌齊出，像瘋虎一樣撲向柳千鶴。

柳千鶴小腹受傷，正欲運氣調息，猛見狄長平撲到，雙掌劈向自己胸膛，百忙中只好亦出雙掌迎拒。

四隻手掌實實在在地重擊在一起，發出兩聲沉實的悶響聲。

而掌擊聲響起的同時，亦響起柳千鶴的一聲厲叫聲。

而柳千鶴的身形，被擊得飛出丈外，跌在地上，掙扎了幾下，口鼻溢血，終於死去。

狄長平想不到一掌擊殺了柳千鶴，他不知道柳千鶴受傷在先，眞氣受到阻滯，所以發出的內勁只有平時的六成，而他的功力却因吃了那「百日功」藥丸，增加一倍有多，相對之下，比柳千鶴强了三四成，所以能輕易擊殺了柳千鶴。

柳千鶴至死也想不到，竟然會死在狄長平掌下。

這正是有因必有果！

狄長平呆呆地站着，仰首天望，好一會，才將目光收回，掃了一眼地上宗杰封萬里及十二位門人的屍體一眼，喃喃自語道：「衆位師兄，黃泉路上，請等一等小弟。」

反手一掌擊在自己的天靈蓋上，倒地氣絕而亡。

（完）

短篇武俠故事／秦紅·文 ·黃耀基·圖

綠林宴

勝者爲王　爭奪副座

好豐盛的一桌酒席！

桌上的每一道菜，都是平時難得嚐到的山珍海味，酒則是陳年的女兒紅，再加上嶄新的象牙筷子，嶄新的杯盤，以及重新佈置的房間，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是新的、名貴的……

早在三天前，名滿開封的「鹿鳴宴」酒樓就開始爲今天的這一桌酒席而忙得不可開交，因爲準備在此宴客的主人來頭很大，而他所要請的客人來頭更大，賓主雙方都得罪不得，怠慢不得，若是一不小心出個小差錯，他們「鹿鳴宴」就只好關門大吉了。

晌午時分，宴客的主人已先到達。

他們一共是五個人，有的乘車而至，有的騎馬而至，個個都穿得整齊光鮮，態度恭謹，好像他們要請的是一位王爺，極之鄭重其事。

「鹿鳴宴」的老店東親自迎接他們上樓進入宴客的房間，看他態度之恭敬小心，就連店夥計們看了也暗暗納悶，不解其故。

只有老店東和「鹿鳴宴」的兩個大廚師知道他們五人的來歷，知道他們是目前綠林道上最著名的五位凶神惡煞——北五省五個佔山爲寨的大寨主！

他們是：天龍寨主「三爪奪命孫老九」、地虎寨主「鐵掌開山樊計榮」、狠山寨主「青背狠應彪」、雲海寨主「金翅鵬馬上飛」、以及黑嶺寨寨主「矮脚虎胡二郞」！

這五位綠林巨寇公然在開封城中宴客，自然不能讓太多的人知道，因此只有老店東和兩個廚師知悉他們的來歷，但這已經够了——由老店東親自指揮安排酒席，誰敢等閒視之呢！

現在，五位寨主已在房間坐下，爲首的「天龍寨主三爪奪命孫老九」看過桌上的酒菜，表示滿意的點了點頭道：「張老板，辛苦你了。」

老店東得到讚許，高興得好像發了財，眉開眼笑，不住的拱手謙遜道：「那裏，應該的！應該的！」

孫老九道：「我們的客人等一會才會到達，你且下去吧。」

「是。」

老店東如奉綸音，一下都不敢停留，歛手歛脚的倒退了出去。

然後，孫老九望了望窗外的天色，自言自語道：「大概還要一刻時……」

座中的黑嶺寨主「矮脚虎胡二郞」立刻開口道：「孫大哥，你葫蘆裏到底賣甚麼藥呀？」

看樣子，他竟然也不知今天所要宴請的「貴客」是誰，才有如此一問。

孫老九以權威的姿態微微一笑道：「小胡，咱們今天要請的客人，只怕你絞盡腦汁也想不到，他是咱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

矮脚虎胡二郎聽得不由一怔道：「二

十年前？」

孫老九道：「不錯，咱們與他已有二十年沒見面了！」

那地虎寨主「鐵掌開山樊計榮」、狠山寨主「青背狠應彪」、雲海寨主「金翅鵬馬上飛」三人聽了這話，面上也流露出驚詫之色，敢情今天他們五人雖然都是主人，却只有孫老九一人知道要請的客人是誰。

矮脚虎胡二郎啞笑道：「好了，孫大哥，不要再賣關子了好不好？」

孫老九笑着道：「其實，我這樣一說，你們應該立刻猜出他是誰才對。二十年前，他對咱們五人十分的照顧，咱們五人能有今天這個小小的局面，全是他直接間接——」

狠山寨主「青背狠應彪」突然神色一振，霍地站起，驚喜的問道：「你說的是咱們北五省的總瓢把子魏大哥？」

孫老九點頭道：「正是他！」

鐵掌開山樊計榮、金翅鵬馬上飛也驚喜的站起，齊聲問道：「魏大哥不是死了麼？」

孫老九表情轉爲嚴肅，沉聲道：「沒有，他等一下就可來到此處。」

樊、應、馬、胡四人聽了非常激動，就好像聽到失踪已久的親人的消息，興奮得面孔都脹紅了。

矮脚虎胡二郎不覺手舞足蹈，笑不攏嘴道：「太好了！太好了！原來總瓢把子還活在世上，小弟一直以爲他……哈哈，這眞是天大的好消息！想當年，咱們總瓢把子統治北五省三十六寨的時候，他皺一皺眉風雲變色，頓一頓足地動山搖，那是何等的風光！何等的不可一世！唉……想不到後來陰溝裏翻了船，竟被官兵逮個正着，判了個終生監禁！曲指算來，竟已過了二十個年頭——孫大哥，總瓢把子是幾時出來的？」

孫老九道：「就在今天！」

青背狠應彪急問道：「他怎麼能够出來呢？」

孫老九道：「上個月，當今皇上登基大寶，大赦天下，我們魏大哥已坐了二十年的牢，符合特赦之例，我前些日子派人下山打聽，得知魏大哥將在今天中午釋放出獄，因此才邀請你們四人到此，準備爲他慶賀一下，要是沒有意外，這時候可能已放出來了。」

金翅鵬馬上飛大喜道：「好極了，咱們這就去接他過來！」

說着，便欲出房下樓去。

三爪奪命孫老九搖手道：「不，咱們五人不宜現身，我已派了兩個小頭目去接魏大哥出獄，少時便可到達。」

語聲一頓，又換上嚴肅的表情道：「乘着魏大哥尚未到達之前，我想跟你們商量一下，當年魏大哥對咱們五人十分的照顧，大丈夫有恩報恩，因此我想：魏大哥這次出獄，咱們應該助他東山再起，還叫他坐上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交椅，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馬上飛聽了，一拍手道：「對，正該如此！」

應彪道：「魏大哥被捕下獄那年是五十七歲，如今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但不知他的身骨子是否還硬朗？」

孫老九道：「這個你放心，二十年鐵窗生活雖然漫長，能將一個人活活折磨至死，但我們魏大哥絕對不會有問題。他的功力深厚無比，他的意志和定力也是常人所不及的，我敢保證他的身體不但健壯如故，而且內功修爲必然更爲精進！」

矮脚虎胡二郎道：「對，我胡二郎願意獻出我的黑嶺山寨，做爲我們魏大哥東山再起的根基地！」

鐵掌開山樊計榮嘿嘿一笑道：「若說要協助魏大哥重掌北五省三十六寨，我的地虎寨地點最爲理想，我手下的兄弟也最多！」

青背狠應彪笑道：「不錯，但眞正理想的地點應該是我的狠山，我的狠山地處險惡，過去數十年官兵屢攻不破，最是安全可靠！」

孫老九聽了哈哈笑道：「慢着，慢着，這件事我孫老九早有定案，並且已經付諸行動，改天你們到我的天龍寨一看便知，我的天龍寨已在改建之中，我相信魏大哥看了一定很滿意！」

應彪有些不悅，乾笑一聲道：「孫大哥，魏大哥是咱們五人的大哥，他不是你的禁臠，也不是我的禁臠，因此我認爲魏大哥要在何處重建基業，應該由大家來商量做決定才是。」

孫老九冷笑道：「你看看，這叫人心不足蛇吞象！這次要不是我孫老九通知你們，我把魏大哥接到我的天龍寨，你們都還蒙在鼓裏，如今居然跟我爭奪起來，這算甚麼啊？」

應彪聳聳肩說道：「話不是這麼說，魏大哥這次出獄，以他當年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威名，要想東山再起自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是……但是……嘿嘿，他當然需要一個得力的副手來輔佐，而這個副手的人選非常重要，絕不能是個不得人緣——」

「砰！」

孫老九用力一拍桌子，怒叱道：「姓應的，你說我孫老九不得人緣？」

應彪毫不示弱，悍然與他四目相對，冷冷一笑道：「孫兄用不着發這麼大的脾氣，你若想當魏大哥的副手，還得拿出一些本事叫人心服才成！」

孫老九突然縱聲哈哈大笑道：「這還不簡單，誰不服氣，眼下我孫老九人就在此——」

矮脚虎胡二郎一看他們雙方越說越僵，眼看就要反目成仇，連忙站起，雙手連搖道：「別急！別急！咱們魏大哥人還沒到，你們先就吵翻了臉，這若是傳到江湖上去，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呢！」

孫老九滿面憤怒道：「你們聽着！給我仔仔細細的聽着！我決定將魏大哥接回我的天龍寨，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

應彪悍笑道：「我還是剛才那句話，你想利用魏大哥坐定北五省三十六寨副總瓢把子的交椅，得拿出一些本事來給大家看看！」

孫老九大怒，雙目一瞪，挽起袖子道：「好，你不服氣，我這裏等着你，你來啊！」

應彪站起道：「孫兄既然這麼說，那

我應彪不自量力——」

才說到這裏，樓梯響動，有人上樓來了。

馬上飛忙道：「不要吵架，魏大哥到了！」

說着，快步迎了出去。

孫、樊、應、胡四人立刻爭先恐後的衝出房間，趕向樓梯口，却見上樓而來的老店東和孫老九手下的一個小頭目，並不見魏大哥到達，孫老九不禁一呆道：「怎麼回事？」

那小頭目上了二樓，向他施禮稟告道：「啓稟大當家，那位魏老前輩尚未出來，小的多方打聽，據說還有一些事情沒有辦好，最快也要今天下午才能出獄，小的怕大當家的久等，故先來報告。」

孫老九聞言甚是失望，快快然道：「甚麼事情還沒辦好？」

那小頭目答道：「小的不知，他們只說今天一定會釋放，只是要遲些時候。」

孫老九道：「小丁呢？」

那小頭目道：「還在那裏守着。」

孫老九沉思有頃，道：「好，你們回那邊去，看見他老人家出來，立刻接他到此，不得有誤！」

「是！」

那小頭目掉頭跑下樓去了。

孫老九接着向老店東問道：「張老板，桌上那一些菜，下午再熱一熱會不會變味？」

老店東道：「不會，不會，老漢叫他們廚師細心弄一弄，保證味道不變。」

孫老九道：「那好，我們要出去一下，個把時辰便回來，你吩咐廚師好好的把酒菜熱一熱，自有重賞！」

老店東連聲應是。

孫老九吩咐過後，便轉對應彪四人冷笑道：「咱們正好利用這段時間去城外談談，走吧！」

×　×　×

雙方一南一北相對而立，準備訴諸武力了。

這是綠林好漢的作風，雙方意見不合，便以武力解決，誰的拳頭有力，誰就有理。

三爪奪命孫老九雙掌交叉豎於胸前，十指曲如龍爪，滿面獰笑道：「姓應的，你進招吧！」

應彪笑笑道：「孫兄想當北五省的副總瓢把子，兄弟我當然要領敎領敎，只是話先說在前頭，咱們倆不論誰勝誰敗，打過了還是朋友，魏大哥也還是咱們五人的魏大哥，這一點你孫兄做得到做不到？」

孫老九喝道：「就這麼辦，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我若勝了，你們須得同意我爲副總瓢把子！」

應彪道：「要是我勝了呢？」

孫老九道：「那我也同意你當上副總瓢把子！」

應彪道：「一言爲定——接招！」

「招」字一出口，左手食中二指已槍刺一般，倏然點近孫老九的雙目，一開始便是辣着，好像孫老九是他「殺父、奪妻」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

孫老九見他出手無情，全然不顧相交二十多年的情誼，登時心中大怒，激起了滿腔殺氣，當下舌綻焦雷大吼一聲，一個擰身錯步避開點到的二指，隨之雙掌猛出，十指如爪，猛可便是二招厲害無比的鷹爪掌，同時攻向應彪的面門和胸前一處大穴！

他號稱「三爪奪命」；其在指爪上自有驚人造詣，這時抓出的二掌，十指堅如鋼爪，力道之強，足可破敵之胸，掏敵之心！

應彪識得厲害，不敢去硬接，趕緊倒退一步，繼之身形往下一伏，來個橫腿環掃……

他們五人今天入城宴客，爲避免引起官府注意，故均未携帶兵器，但這時雖是赤手對搏，打來仍極劇烈，令得一旁觀戰的鐵掌開山樊計榮、金翅鵬馬上飛、矮脚虎胡二郎三人也不禁爲之心驚肉跳。

胡二郎搖頭嘆氣道：「荒唐！荒唐！魏大哥人都還不知在何處，就爲了一個副總瓢把子的虛名而打得你死我活，太不值得了。」

樊計榮道：「小胡，你對副總瓢把子這個寶座有沒有興趣？」

胡二郎連續搖了七八個頭說道：「我胡二郎有自知之明；小人無大志，不敢妄想！」

樊計榮轉對馬上飛問道：「馬寨主，你呢？」

馬上飛冷笑道：「我馬上飛一向想都沒想到『副總瓢把子』這個頭銜，但如果說孫老九和應彪有資格坐上『副總瓢把子』這個寶座的話，那我馬上飛就更有資格了！」

樊計榮乾笑一聲，道：「正是，眞正配當『副總瓢把子』的，應該不出你我二人。」

馬上飛一怔道：「你也有意？」

樊計榮一笑道：「是啊！我樊計榮出道最早，麾下兄弟最多，而且若論武功，我鐵掌開山——」

「去你的，你算老幾？」

馬上飛一拳打向他面門！

樊計榮早有防備，左手一抬，架住他的拳頭，右掌出如砍刀，倏然切向他脖子，大笑道：「好啊！咱倆也來鬧個明白，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於是，他們也動上手了。

四個人捉對兒拚門，掌來拳往，兔起鶻落，好像四條野狗搶吃一根骨頭，殺得昏天黑地。

胡二郎大叫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們想當『副總瓢子』，那麼你們四位統統是『副總瓢把子』好了，我胡二郎只當小嘍囉……」

忽然，孫老九和應彪的拚門有了結果，先是應彪踢中了孫老九一脚，孫老九乘機抓住他的脚，猛力一掄，應彪登時成了紙鳶！

「服不服？」

「不服！」

孫老九大怒，抓着他雙脚掄舞不休，一口氣掄舞了十幾圈，又喝問道：「服不服？」

應彪厲聲道：「服你個屁！」

孫老九氣炸了肺，吼叫道：「狗娘養的，老子摜死你！」

正要猛力往地上摜的時候，驀聞「崩」的一聲，從應彪的袖中射出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左胸口！

他大叫一聲，鋼爪般的十指使勁一抓，應彪的雙脚登時鮮血飛迸，結果兩人都受了傷，同時摔倒在地……

馬上飛和樊計榮的惡鬥，也於此時分出勝負，樊計榮鼻樑上中了一拳，血流如注，但馬上飛胸口中了一掌，當場口噴血箭，倒了下去！

胡二郎叫道：「好了！孫寨主和應寨主兩敗俱傷，你們都不配當『副總瓢把子』！至於馬寨主和樊寨主，獲勝的應是樊寨主——我這個判決公平不公平？」

樊計榮右手掩着下陷的鼻樑，發出鼻塞的聲音道：「公平！」

胡二郎一拍手，大笑道：「那麼，只要你能再打敗我胡二郎，你就是『副總瓢把子』啦！」

樊計榮大吃一驚道：「你……你不是宣佈退出競爭麼？」

胡二郎詭笑道：「誰說的，接招！」

身形一騰，就是個凌空飛踢！

他叫「矮脚虎」，雙脚奇短，可是他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這雙短脚，曾經踢死過幾條牛。樊計榮鼻子受傷，正痛得難過，已無餘力再戰，一見他飛身踢來，不敢招架，連忙頓足退避。

胡二郞笑道：「那裏走！」

身形起落如燕，一連幾次凌空飛踢，最後終於「砰！」的踢中樊計榮的胸部，將他踢得倒地直滾！

至此，五人之中，孫老九爲袖箭所傷，應彪雙脚血肉模糊，馬上飛內傷吐血，樊計榮除了鼻樑下陷之外，內傷也不輕，就只胡二郎沒事。

他見孫、應、馬、樊四人東倒西歪的躺在地上，口中發出「嘿嘿嘿」一陣惡笑，忽然從腰上抽出一柄匕首，道：「現在誰是『副總瓢把子』？」

馬上飛呻吟道：「是你……」

胡二郎笑道：「孫寨主，你說呢？」

孫老九嘆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姓孫的沒話說啦！」

胡二郎道：「應寨主和樊寨主意下如何？」

應彪和樊計榮見他手上握着匕首，只好點頭表示服輸。

胡二郎笑道：「既然你們同意我做魏大哥的副手，那麼我便是『副總瓢把子』，你們四人先向我行個禮，然後咱們一起去見魏大哥。」

孫、應、馬、樊勉强起身行禮。

胡二郎哈哈大笑道：「等下見到魏大哥，你們四人須在他面前公推我爲『副總瓢把子』，否則別怪我胡二郎無情——現在咱們回城去吧！」

五人回到城中「鹿鳴宴」酒樓時，已是黃昏時分，老店東看見他們四人帶傷回來，大爲驚異道：「你們四位怎麼啦？」

胡二郎含笑道：「張老板，我們魏大哥到了吧？」

老店東連連點頭道：「到了！到了！此刻正在樓上房間……」

胡二郎大喜，飛步上樓。

孫、應、馬、樊四人雖然傷勢不輕，這時一聽魏大哥已到，頓時精神一振，又爭先恐後的搶上樓——他們的希望雖已破滅，但昔日的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魏中天這個綠林巨人，仍是他們敬如神明的人物，只要能在他的身邊站一站，往後的日子就好過了。

樓上，孫老九麾下的四個小頭目，雁翅般分立在房門口，雄糾糾氣昂昂，好像四個黃門官！

「魏大哥！」

「魏大哥！」

五人衝刺而入。

一看，那位昔年北五省三十六寨總瓢把子魏中天正居中坐在酒席上，臉上掛着一片笑容！他是個古稀老人，滿頭白髮，面孔消瘦，兩顆大泡眼流出目屎，擱在桌上的兩隻手其瘦如柴，雖然看出他在力持鎭靜，但雙手却在微微發抖！

胡二郎呆了呆道：「你是誰？」

老人笑眯眯道：「我……嘻嘻，我就是魏中天，你們的魏大哥呀！」

胡二郎上前仔細的端詳他一番，點頭道：「不錯，你是我們的魏大哥！」

魏中天笑道：「小胡，難得你們還記得我魏大哥這個人！我……我很高興！來來，大家坐下好說話，孫老九，應彪，馬上飛，樊……樊……對了，你是樊計榮，你們都坐下呀！」

五人慢慢的挨過去，慢慢的坐下來。

魏中天發現他們十隻眼睛都釘着自己發抖的雙手，趕緊把雙手縮到桌下，哈哈笑道：「二十年沒見面，你們都好吧？」

胡二郎表情僵硬的答道：「還好。」

魏中天道：「我……我決定東山再起！我……我自信有這個能力！我……對了，我的老妻，她現在何處？」

胡二郎道：「聽說住在霧溪。」

魏中天「嗯！」了一聲，轉對馬上飛笑問道：「應彪，你的兒子如今已長大成人了吧？記得我入牢那年，你妻子——」

馬上飛尷尬道：「我是馬上飛！」

魏中天一敲腦袋道：「對！對！你是馬上飛！那年我入牢的時候，你曾經叫你妻子去探牢——」

孫老九冷冷道：「你又錯了，去探牢的是我妻子紅狐！」

魏中天仰頭哈哈大笑道：「不錯！是你妻子紅狐！我被關了二十年，那是唯一去看我的一人，所以我很感動，我決定提拔你樊計榮爲北五省三十六寨的副總瓢子，誰要是不服，我一掌把他劈了！」

孫老九嘆口氣道：「我是孫老九！」

魏中天爲之愕然，發呆了好半响，才又打起精神道：「二十年眞是太長了，不過我有信心恢復昔日雄風！只是……只是我想先回霧溪見老妻一面，你們誰肯借我幾兩銀子？不要太多，只要有個十兩就够了，好不好？」

孫老九冷笑道：「十兩銀子？沒問題，我們這位胡副總瓢把子會借給你的！」

他的手指向矮脚虎胡二郎。

胡二郎嚇了一跳，跳了起來道：「借錢？你開甚麼玩笑？」

大袖一拂，掉頭出房而去。

孫、應、馬、樊四人哈哈大笑，在笑聲中一個一個起身離座……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上文說到和尚金魚武功却在銀剪之上，沈勝衣力戰之下才打倒他，被白玉樓的劍補上刺死。司馬王朝的金銀雙使，亦雙雙死於非命，只有雙嬌十二金釵的紅梅深明大義，跟着白玉樓一行七人，離開冷香院。三天內司馬王朝接獲信鴿信息，大批人馬便趕到冷香院搜查，知道出了事故。分析原因並向各方面調查，查出七人之中有粉侯白玉樓在內，一行人於是遠赴大理王朝救被刦去的太平公主，因此定下良策；第一目的是救回自己人，第二待白玉樓救出太平公主之後，才將人搶過來，作彼此交換人質的條件。

我計勝你計 火攻勝圍攻

「不錯——」司馬如龍冷笑。「在他們成功將人救出之後，一定會鬆弛下來，那是我們動手的最好機會。」

「好啊—」司馬雙城叫起來，忽然發覺杜筠三人相顧一眼，齊皆沉下了臉，不由問道：「又有什麼不妥?」

杜筠道：「幽冥闖入大內寶庫一事，我們事先一些消息也沒有……」

「也許他是要事後讓我們高興一下，」司馬雙城仍然替幽冥公子分辯。

杜筠淡然道：「也許是的，但倘若他眞的已背棄我們……」

「不會的。」司馬雙城立即搖頭。

「萬一眞的是，我們應該怎 做?」

司馬雙城回答不出，杜筠接道：「截刦太平公主，是一條大罪，即使能將幽冥換回來，我們也休想再在中原立足了。」

「我們居住的地方不是很秘密?」

「那只是因爲此前我們開罪的人都沒有足够的人力去將我們找出來，白玉樓却是有的。」杜筠沉聲道：「你要考慮清楚了。」

司馬雙城沉吟了一會。「娘若是怕危險不想去，女兒一個去就是。」

杜筠歎息道：「痴兒，娘活到這個年紀還有什麼畏懼。」

「我們兩塊老骨頭也是，」司馬如龍感慨道：「司馬王朝沉寂到現在，也應該有所作爲的了。」

司馬騰空只是笑並沒有表示什麼，杜筠看看他們，再看看司馬雙城，終於站起了身子，司馬雙城不由自主上前摻扶着。

陰悽的燈光下，一行人走出了這個殿堂，誰都沒有再說話。

司馬王朝的命運也就在這一刻決定。

× × ×

車馬在山區小鎭停下，再前行便進入大理王國，這個小鎭僻處一隅，只有十來戶獵戶，在白玉樓他們進入之前，那些獵戶都被遷出，由官府中人喬裝頂替。

白玉樓也就在這個小鎭留下車馬，徒步繼續趕路，走進荒山野嶺之內。

給他們帶路的是一個叫做林羣的守備，與及四個軍士，原都是這附近的人，對於附近的環境當然非常熟悉。

林羣五人都是獵戶出身，山林間健步如飛，而道路也不太難走，沈勝衣白玉樓等都是高手，當然難不倒他們。

只有一個翁天義，比較痲煩，他有一雙巧手，也有一個精細的腦袋，輕功却並不太好，內功也不深，坐在馬車裏倒還不覺，一進入山野便自現形。

他一向嘴皮刻薄，這時候却靜下來，白玉樓最後決定，由石虎將他背着。

他們這一次的行動實在不能缺少這個人。

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翁天義本來千萬個不肯，到柳百刀建議將他在山野中放下，才不能不同意。

石虎倒不在乎，他氣力大，何況翁天義瘦得像只剩骨頭，沒有多少斤重。

荒山野嶺中不少蛇虫猛獸，並沒有給他們多大的阻碍，經過三天的趕路，他們上了一個挺拔的山峯。

居高臨下，他們看到遠處的大理皇城，附近的市鎭亦一一在目，那些屋子細小得只有指頭大小，人根本分辨不出。

在皇城後面不遠的一個天塹中，隱約看見一座山峯拔起來，頂端是一座城堡，雖然距離那麼遠，又看得不甚清楚，但仍然不難發現那座城堡的險固，白玉樓看了一會，不由得一聲歎息。

沈勝衣目光轉向白玉樓面上，道：「那就是天鵬堡?」

白玉樓道：「沒有第二個地方是那樣的了。」

語聲甫落，翁天義已然叫起來。「那樣的鬼地方，我們怎能進去。」

白玉樓道：「那是人爲的地方，我們也都只是人。」

翁天義搖頭。「那是拿性命開玩笑，你們去吧，恕我不奉陪。」

白玉樓只是問：「眞的。」

「假的——」翁天義歎了一口氣：「遠看已經是這般令人心寒，走近去，那還不嚇得胆落魂飛。」

柳百刀冷笑。「你的胆子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小。」

「現在。」翁天義冷笑。「你心裏難道不吃驚，說良心話！」

柳百刀閉上嘴巴，林羣一旁揷口道：「我們現在要動身的了，否則很難在日落之前走完這座山峯。」

白玉樓看看天色，點點頭，林羣領先開路，走得並不快。

下山不錯比上山容易，但這座山峯非常陡峭，一步走錯，不難粉身碎骨。

連沈勝衣也不敢大意，翁天義更就聽話得很，只恐驚擾了石虎，兩個人一齊墮下山峯。

距離日落仍然有一個時辰，他們整整費了一個時辰才走到山脚。

眼前是一片山林，走出這一片山林，夜色已濃如潑墨。

最後的一段路，他們不能不亮着火摺子，但距離市鎭仍遠，倒也不要緊。

他們繼續趕路，月色很好，既可以確定方向，又能够照明，所以在黎明之前，他們便已經穿過山野，來到皇城外的一個小市鎭。

這個小市鎭與中土的並無多大不同，幾戶大戶人家的簷前都掛着燈籠，只是形狀有些怪異。

在進入市鎭之前，白玉樓打開了一卷羊皮地圖，細看了一遍，然後領先偷偷摸摸的走了進去。

他在一戶大戶人家之前停下，看見左面那盞燈籠後張貼着一只金紙剪成的蝙蝠，才吁了一口氣，隨即拔起來，將那只金蝙蝠拿下，再推門。

門一推即開，一個老蒼頭立在門後，就像是一個殭屍也似。

白玉樓嚇了一跳，那老殭屍比他更吃驚，一會才吞吞吐吐的道：「白大人—」

白玉樓將金蝙蝠往老殭屍右手一放，再一握，閃身走進去，沈勝衣等人跟着忙進入。他們的行動都非常迅速小心，就像是一羣幽靈，老殭屍忙將大門掩上。

白玉樓這才問：「你就是段九城?」

老殭屍道：「本來姓陶。」

白玉樓四顧一眼。「這裏說話可否方便?」

段九城道：「地方雖然大，只有我們夫婦，兩個兒子與及媳婦六人，另外四個婢僕都是跟了我們多年的人，全都來自中土，可以放心。」

白玉樓道：「你在這兒做生意沒有僱用這兒的土人?」

「有，那都留在店子裏。」段九城搖頭。「也許我固執，不知怎的總是不喜歡讓他們留在家裏。」

白玉樓道：「很好。」

「快天亮的了，白大人總算及時趕到來，方才老朽已急得要命。」

白玉樓笑笑。「家裏的其他人呢?」

「都在內堂，還準備了一些酒菜。」

段九城欠身。「請——」

「我們最需要的只是一個可以好好睡一覺的地方。」白玉樓儘管這樣說，並沒有推卸段九城的好意，荒野之中吃了幾天的乾糧，能够有一頓豐富的酒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 × ×

酒菜事實也很豐富，色香俱全。

「老夫本以爲白大人子夜必到，所以子夜之前已經開始準備，到現在難免已冷了。」這是段九城最感抱歉的一點。

他的四個兒媳都侍候一旁，恭恭敬敬，平日家教的嚴厲不難想像。

白玉樓約略打量了段九城兩個兒子一

眼，目光轉回酒菜上，道：「不要緊。」

段九城笑道：「白大人若是不慣，可以拿去溫一溫。」

白玉樓搖頭。「吃了這幾天乾糧，還有什麼不習慣。」

「不錯——」翁天義那邊已經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一把抓起了一壺酒。

白玉樓伸手按住道：「我們是客。」

翁天義冷笑。「那有這許多規矩。」

白玉樓將酒壺取過，道：「入鄉隨俗，怎能如此無禮？」

翁天義瞪着白玉樓，一聲不發。

段九城一旁陪笑道：「白大人太客氣了。」

白玉樓目光轉向段九城年紀看來較長的那個兒子。「這位大概就是段兄的大公子了？」

段九城一怔，點頭道：「白大人言重了。」

白玉樓道：「令郎右唇上的黑痣什麼時候脫掉的？」

段九城又是一怔，乾笑道：「好幾年的了。」

白玉樓笑笑，取過一隻酒杯，斟了滿滿的一杯道：「段兄這一次鼎力相助，白某人無以爲謝，只請段兄乾了這一杯。」

段九城面色一變，白玉樓接將杯遞前去，段九城不能不接下，白玉樓接一聲：「段兄請——」

段九城連退兩步，面色慘白，杯突然脫手，碎裂在地上，沈勝衣等早已知道是什麼回事，同時據守在有利的方位。

酒在地上濺開，並無異樣，芬芳誘人，柳百刀鼻子忽一皺，道：「好像是百日醉。」

語聲未已，在他旁邊的一個段九城的兒子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連人帶劍，向他飛撲過來！

柳百刀看也不看，手一翻，一柄飛刀射出，正中那個女人的咽喉，那個女人連哼也沒有一聲，如遭電殛，凌空墮下，濺血身亡。

柳百刀從容走過去，將那柄飛刀拔出來，尙未將血拭乾，段九城的人亦只剩下他本人一個。

白玉樓沒有出手，可是那位段九城的大公子才撲近，便已吃了沈勝衣一劍。

沈勝衣以劍點穴，連封住了段九城兩個兒子的穴道，紅梅與之同時，亦將段九城另一個兒子制服，封了穴道扔在一旁。

柳百刀看在眼內，一面收刀一面道：「想不到我們這邊的人這麼仁慈，看來這一次，眞的是凶多吉少的了。」

白玉樓笑笑。「這些人殺與不殺，其實並無多大的關係。」再問段九城。「到底是什麼回事？」

段九城又退一步，翁天義那邊冷笑。「還用問，他已經出賣了我們。」

柳百刀冷冷的道：「你有沒有將酒喝下，其實也沒有關係，反正都是要人背着走。」

翁天義恨恨的瞪了柳百刀一眼，閉上了嘴巴，白玉樓這才道：「現在不是抬槓的時候。」目光却沒有離開段九城。「你不是已經答應了帮助我們，爲什麼突然又改變初衷？」

段九城嘶啞着道：「因爲我突然想到已經在這裏長了根。」

「根？」白玉樓沉聲道：「你的根是長在中土……」

段九城道：「本來是的，但是我離開中土，已經三十年，我的兒孫都是在這裏長大，他們回到中土未必能够適應，而我開的店子，亦只能在這兒。」

白玉樓冷冷道：「沒有人要你離開這裏。」

段九城道：「可是我最後一定要離開這裏，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而且在太平公主回去之後，你們再沒有顧慮，一定會攻打大理。」

「沒有這種事。」白玉樓搖頭。

「騙不倒我的，我活到這把年紀，經驗已不少，這種情形就像買賣一樣。」

白玉樓不由一怔，段九城接叫道：「我已經想清楚，只有太平公主留在這裏才可以確保大理安全，我的生意才能够繼續做下去，那我就一定要破壞你們。」

白玉樓沒有作聲，他知道要說服這個頑固的老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在現在，也已經太遲。

這片刻之間，內堂周圍的窗紙都已經被燈火照亮，無數人影亦出現在窗紙上。

段九城倒退着退到門旁，沈勝衣即時道：「我若是你，一定不會出去。」

「難道留在這裏讓你們將我殺掉？」

沈勝衣淡然道：「我們要殺你易如反掌。」目光轉向柳百刀。「這位柳五公子，飛刀百步穿楊，你以爲能走進得出多少步？」

柳百刀手中仍把玩着那柄飛刀，段九城看看倒在飛刀下的那個女人，看看柳百刀，又倒退一步，背貼在門上。

沈勝衣歎息接道：「你本就不是他們的人，何況你現在已經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

段九城一咬牙，還是拉門衝了出去，一面大叫：「是我，段九城！」

回答他的是一排弩箭，迅速將段九城射成了一個刺蝟。

段九城慘呼聲中倒下，混身浴血，燈光下觸目驚心。

沈勝衣目光一轉，看着白玉樓，翁天義一旁叫起來。「這怎麼是好。」

他的面色非常難看，一個身子已顫抖起來，白玉樓目光轉向他，笑笑道：「你胆子這麼小，怎敢覬覦大內的藏珍？」

翁天義苦笑。「那一次誰都認爲萬無一失，可是我們現在却隨時都有可能被射成刺蝟一樣。」

白玉樓道：「放心，他們是不會殺我們的。」

翁天義又一聲苦笑。「你們當然不會，我們就難說了。」

柳百刀同意道：「我們與段九城並無分別，不像白大人，舉足輕重。」

白玉樓淡然一笑。「白某人也可以說是一個江湖人，大家若是活不了，白某人也會一樣。」

雷方一直很少說話，這時候忽然道：「追隨那個人，就應該信賴那個人，環境惡劣，再存私心，必死無救。」

柳百刀冷然看了雷方一眼，沉默了下

去。

白玉樓一聲歎息。「看來一開始我就已經錯了。」

沈勝衣道：「你是說不應該依賴一個老人？」

白玉樓頷首。「老人的顧慮較多，而且缺乏必死的勇氣。」

沈勝衣道：「現在我們還是看清楚形勢，設法突圍。」

語聲未落，一個沉重的聲音已從門外傳來。說道：「白玉樓，你應該出來答話了。」

白玉樓看了沈勝衣一眼。「你聽到了什麼？」

沈勝衣道：「這是一個高手，內功的造詣只怕不在前大理國師風入松之下。」

「難道就是現在國師段無極？」白玉樓劍眉輕蹙。

沈勝衣移步到門旁往外望了一眼，道：「也許就是了。」

他雖然沒有看見過段無極，却見過風入松，知道大理國師是怎樣的裝束。

現在對門花徑上坐着的那個人正是那種裝束。

那個人看來比風入松稍爲年輕，鬚髮亦蒼白，神態極冷傲，左手握着一支帶鞘的長劍，長逾四尺，點綴着七色寶石。

在他的左右，侍候着少年男女各六人，一個個神采飛揚。

四個古銅臉膛的彪形大漢肅立在他的身後，他坐的那張虎皮太師椅，絕無疑問就是這四個大漢抬來。

他們的兩旁盡是大理武士，一排一排的，也不知幾千百人，前一排手執刀盾，接一排手持鋼矛，這兩排大理武士都半蹲地上，在他們後面兩排則是弓箭手，張弓搭箭，然後又是一排刀盾，一排鋼矛。

這麼多人擁進來，並沒有發出多大聲响，可見平日訓練的嚴格。

無數篝火已點燃起來，火焰在急風中獵獵的飛揚，耀人眼目。

白玉樓走到沈勝衣身旁，亦往外望了一眼，雙眉皺得更深，嘟喃道：「他們是準備將這地方闢作戰場？」

沈勝衣居然還笑得出來。「我們得準備以一擋百了。」

白玉樓捋着鬍子，沒有笑，好像他們這樣鎮定的人只怕還不多。

那個國師裝束的老人即時又道：「白玉樓，躲着可不是辦法。」

「那應該怎樣？」白玉樓笑應，看了沈勝衣一眼，舉步走出去，沈勝衣劍隱肘後，緊護着白玉樓。

輝煌的燈火照耀下，白玉樓身子標槍般挺直，氣宇軒昂，沈勝衣玉樹臨風，一樣惹人注目。

沒有箭向他們射到，所有的目光却箭一樣集中在二人身上。

老人也不例外，對於沈勝衣似乎更感興趣，多看了一眼，在他背後的一個武士忽然上前，輕聲對他說了一句話，他的目光立時一亮，盯穩了沈勝衣。

「好——」他隨即一笑。「書劍雙絕，粉侯白玉樓，再加一個沈勝衣，難怪如此目中無人。」

白玉樓笑顧沈勝衣。「你給認出來了。」一頓轉回老人那邊。「說話的可是大理國段無極老先生？」

「正是！」老人傲然應道：「想不到白大人也知道段某人。」

白玉樓却道：「我只是知道前任大理國師風入松穿的也是這種衣服。」

段無極面色一沉，道：「白大人眼中就只有一個風入松？」

白玉樓道：「風兄文武雙全，最難得的是，深明大義，知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該做。」

段無極大笑。「這是罵我了，白大人身居高位，氣勢果然是非凡，若換是別人，現在相信只有顫抖的份兒了。」

白玉樓道：「與我們同來的幾位朋友好像都沒有顫抖。」

段無極道：「白大人瞧得上眼的，當然都是中土了不起的豪傑。」

白玉樓轉問：「老先生好像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段無極道：「我的意思，白大人當然最好是束手就縛，免致無謂損傷。」

白玉樓只是笑笑。「段老先生認爲我們只有束手就縛的份兒了。」

「大理以武立國，現在包圍這附近的五千軍兵，更是百中選一的好手，白大人又是身在大理國境之內，並無外援。」段無極又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

白玉樓悠然問道：「段老先生不知道有沒有考慮到後果？」

段無極笑容一歛，道：「在刦奪太平公主之前我們已經考慮清楚，白大人在朝廷中的重要絕不在太平公主之下，白大人若是落在我們手上，對我們來說，只有百利而無一害。」

白玉樓微喟。「我眞的希望你們已經考慮清楚。」

段無極一揮手。「事情到這個地步，要說的都已經說清楚，是戰是降，你們立即答覆。」

白玉樓道：「我們只有幾個人，雙方實力懸殊……」

段無極眉毛一揚。「你是要降了？」

「還是要考慮一下，而且我也得問問我這些朋友的意見。」白玉樓目光一轉。「老先生應該知道，他們都是江湖人，對於生死一向都看得很淡。」

段無極道：「在戰場上，江湖人與一般人並無分別。」

「可惜這裏並不是眞的戰場，他們雖然未必衝得出去，但一個殺上百來個貴國的戰士，大概還不成問題。」

段無極大笑應道：「我們的武士，每一個都受過嚴格的訓練。」

白玉樓笑道：「也許我們都應該露一手。」這句話並不是對沈勝衣說，而是對才從門內走出來的柳百刀。

柳百刀那柄飛刀仍在手，應聲手一揚，刀射出，「颼」的飛射向段無極右側一個少年劍手。

那個少年的反應也不能說慢的了，偏身急閃，刀從他身旁飛過，「叮」的飛射在他後面一個武士胸前的護心銅鏡上。

那個銅鏡當中裂開，刀尖嵌入一寸，穩嵌在銅鏡上。

武士一呆，一張臉立時蒼白起來，段

無極眼角瞥見，面色更寒。

柳百刀面露譏誚之色，盯着那個少年道：「我要擲的不是你。」

少年怒形於色，躍躍欲動，柳百刀接道：「目的也只是那面護心鏡，否則地上現在已多了一個死人。」

段無極道：「這麼精采的飛刀，怎麼不送一柄給老夫?」

話聲甫落，一柄飛刀已射向他的面門，他抬手一夾，便將刀夾在二指之間，一抖，「叮」的那柄飛刀竟齊柄斷去。

柳百刀的臉沉下來，段無極傲然接道：「這些廢銅爛鐵，少來賣弄。」

柳百刀冷笑，方待再出手，却給白玉樓按住，白玉樓隨即道：「我這位朋友身上帶刀百柄，老先生的手下却只怕沒有多少人能够躲得開他的飛刀一擊。」

段無極沒有作聲，不能不默認這是事實，白玉樓目光轉向沈勝衣。「至於我這位沈老弟，要擊倒貴國武士百來人，大概亦不成問題。」

「我們大理武士可不怕死。」段無極目光一掃。「兒郎們，你們說是不是?」

衆武士轟然齊應，一個個挺開胸膛。

應聲驚天動地，翁天義正準備走出來，給這一嚇，又縮回去。

白玉樓若無其事，淡然一笑道：「老先生若是寧願拚着失去七百條人命，也不肯讓我們好好的商量一下，白某人亦無可奈何。」

段無極一皺眉，這若是傳出去，對於他這個國師的地位的確不無影響。

他考慮了一下，終於道：「不錯，我們要的只是你，他們如果要離開，現在仍然來得及。」

白玉樓又笑了。「老先生雖然武功高强，經驗到底還沒有風入松的足够，若是風入松就絕不會說出這種話。」

段無極怒道：「少廢話了，我給你半盞茶時候，到時候你們仍然不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那就莫怪我心狠手辣，格殺無赦。」

白玉樓拈鬚微笑。「半盞茶時候已經够了，若是我不能說服他們，那麼半盞茶之後，老先生請準備我們會隨時突圍。」

段無極冷笑道。「這附近一帶已經被重重包圍起來，就是武功怎樣高强的人，也休想脫身出去。」

白玉樓微笑轉身，柳百刀沈勝衣相繼走了進去，從容不迫的將門掩上。

段無極看着門掩閉，壓着嗓子吩咐。「傳我命令，一有異動，亂箭射殺!」

他的命令迅速傳開去，本來已經在戒備狀態之中的武士隨即作好攻擊準備。那看在眼內，段無極冷笑着嘟喃接道：「白玉樓，倒要看你們商量出什麼來。」

× × ×

將門掩上，白玉樓目光從沈勝衣，柳百刀，雷方，紅梅，石虎，翁天義幾人掠過，最後停留在林羣五人面上。

林羣立即道：「白大人請不要以我們五人爲念。」

白玉樓搖頭，目光轉回沈勝衣。「事情非常不順利，而且比我意料中還糟。」

沈勝衣道：「段無極並沒有說謊!這地方已經被重重包圍起來。」

石虎揮拳道：「我可不害怕，看我衝出去，將他們殺一個落花流水。」

白玉樓搖頭道：「他們準備了强弓硬弩，你雖然力氣大，到底血肉之軀。」

石虎方待說什麼，白玉樓又道：「而且後面還有一排排刀盾，那些武士顯然又一個個都視死如歸。」

柳百刀截道：「我可不相信他們全不怕死。」

白玉樓道：「有一點你不可不知，他們都認爲不將我們拿下來，就會引起滅國的厄運，在這種壓力之下，他們不能不拚命。」

「一夫拚命，萬夫莫敵。」翁天義苦笑。「我們看來是完定了，除非……」

白玉樓笑道：「我願意束手就縛。」

翁天義又一聲苦笑。「可惜我們這一來雖然保住了性命，我們的家人却是免不了一死，我們本就是爲了家人才來冒這個險。」

白玉樓道：「你好像忘記了，主要還是爲了自己。」

翁天義垂下頭去，白玉樓接道：「現在我們大概只有三條路可以選擇。」

每一個人都在凝神靜聽，白玉樓接道：「最簡單，最易走的一條當然就是束手就縛，我却是深信我們之中，沒有人願意選擇這一條路。」

翁天義道：「也許是的。」

白玉樓沒有理會他，繼續道：「其次就是拚命殺出重圍，這下來，我們之中大概有兩三個人有希望活下來，偸襲天鵬堡的計劃當然是不用說了。」

翁天義又道：「那兩三個人一定不包括我在內。」

柳百刀忍不住冷笑道：「想不到這時候你仍然這麼多廢話。」

翁天義道：「有話這時候不說等什麼時候。」

白玉樓自顧接道：「第三條路也是闖出去——」

柳百刀翁天義一齊閉上了嘴巴，白玉樓繼續道：「這當然闖得要有計劃。」目光轉向林羣五人。「在我們往外闖之際，你們五人留在這裏，在大理武士追我們而去之後，立即把握機會，離開。」

林羣道：「倒不如由我們引開那些大理武士……」

白玉樓搖頭道：「段無極是不會上當的。」

林羣道：「那你們先行，我們五人斷後。」

白玉樓笑拍林羣肩膀。「你們都是好漢子，只是目前還沒有這個需要。」

翁天義插口道：「這對我們的突圍却只有好處，並無壞處。」

白玉樓終於道：「若是石虎也這樣想，你只怕活不到現在。」

翁天義一怔，靜下來，沈勝衣道：「我們要採取行動，現在是時候了。」

白玉樓道：「不錯，一等天亮我們更難脫身，林羣他們同樣危險。」語聲一頓，轉顧雷方。「雷老弟，要看你的了。」

雷方笑笑道：「我這兒有幾種火器本是留作撤退時應用的，現在用當然亦無不可。」

白玉樓目光一掃。「大家準備了。」

各人無言頷首，迅速的檢視了一遍身上的兵器與及必須携帶的東西。

白玉樓稍待把手一揮，隨即道：「滅去燈火!」

沈勝衣柳百刀身形齊動，眨眼之間將內堂所有的燈火滅去，周圍迅速陷入一片黑暗中。

× × ×

燈火一滅，段無極霍地長身而起，大喝一聲：「弓箭侍候!」

喝聲甫落，一面窗戶打開，耀目的一道火光「嗤」的從堂內射出來，那赫然是一條龍，長只一尺，却分成九節，銀光閃閃，也不知用什麼打就。

那條銀龍每一節都火花迸射，飛舞着向那些大理武士落下。

那些武士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刀槍鐵盾並擧，齊聲吶喊!

也就在吶喊聲中，那條銀龍一節節爆開，一股股濃烟四射，一股股辛辣的氣味同時蘊斥空氣之中，首當其衝的武士一口吸入立時不由得眼淚迸流，陣勢也動亂。

另外兩條銀龍相繼飛出來，一一爆開，不過片刻，內堂外面已盡在濃烟籠罩之下。

段無極大感意外，嘶聲暴喝，叫道：「放箭!」

濃烟中弓弦聲急响，破空之聲大作，段無極再喝道：「堅守崗位不可離開!」

喝聲未已，他亦陷身在濃烟中，三道銀芒接向他射來，急勁非常。

段無極手急眼快，雙手亂抓，左一右二將那三道銀芒抄在手中，竟是三枚四寸長的銀針。

濃霧中呼喝聲，兵器交擊聲接起，那些呼喝聲竟似完全都是發自那些大理武士，段無極急怒如焚，一聲長嘯，身形便待拔起，濃霧中火光一閃，「霹靂」一聲巨震緊接傳來!

段無極欲起的身形給這一震當場停頓，那邊緊接一陣驚叫。

「沒用的東西!」段無極怒罵一聲，雙臂一振，一隻大鵬鳥也似衝天拔起，衝破了那股濃霧。

居高臨下，他看得清楚，東面牆壁崩塌了一個老大的缺口，一羣人正在向那個方向迅速移動，迅速又被一股濃烟掩蔽。

段無極身形急落在滴水飛簷上，大喝道：「東面，追!」第一個追了出去。

越過了那道崩塌的牆壁，段無極繞過濃烟，繼續前追，再一個起落，落在大門飛簷上。

外望長街，燈火迷離，濃烟迷漫，十多個大理武士東倒西側，有些策馬在團團打轉，亂成一片!

段無極怒極反笑，縱身向一騎撲去，鞍上的大理武士應聲抬首，擧刀便要斬去，見是段無極，不禁一呆，脫口一聲：「國師——」

段無極一巴掌將那個武士打翻，偏身一滾，正好上了鞍，一面呼喝追向東面，一面飛騎奔出!

濃烟中大理武士聽得呼喝，都轉向東面追出，但仍然一片混亂。

段無極一路策騎飛奔，撞倒了七八騎，才衝出濃烟之外，到了長街鎭東入口。二三十騎緊隨在他身後，無不淚流披面，甚爲狼狽。

長街左右倒着十來個武士，沒有倒下的看見段無極奔來，急忙稟告道：「那些人奪了馬匹往東去了。」

段無極一勒坐騎，極目東望，冷笑道：「天鵬堡，我若是讓你們這麼容易闖進去，這個國師也就枉做了。」一頓厲聲吩咐道：「發訊號，叫天鵬堡的人將吊橋收起，小心戒備!」

一紅一白兩支烟花火箭瞬息射出，在半空中炸開，更多的武士同時奔來，段無極左右十二劍手也到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段無極的面上。

這位大理國師頓感面目無光，無聲一揮手，率衆往東奔去。

× × ×

東面天際這時候已出現了魚肚白色。

天色逐漸大亮，七騎快馬奔馳在林中的道路上，白玉樓一騎當先，沈勝衣在最後。

將到出口，白玉樓突然將坐騎勒住，回轉身來，道：「我們在這裏歇一歇。」

後面六騎次第停下，翁天義仰首一望，道：「我們看來該往西面走。」

白玉樓冷冷的說道：「天鵬堡是在東面。」

翁天義苦笑。「所有的大理武士現在相信都在搜索追尋我們，天鵬堡那邊是必亦有了防備，我們這是去送羊進虎口。」

白玉樓沒有理會，接說道：「我們必須在段無極趕到之前闖入天鵬堡將人救出來。」

石虎大笑，說道：「姓段的看來不難應付。」

白玉樓道：「這個人心高氣傲，性情急燥，所以才會上我們這個當，但有過一次經驗，我們再落在他的包圍中，只怕沒有這麼容易闖出來的了。」

石虎收住了笑臉，紅梅插口道：「只怕時間不足够。」

白玉樓笑笑。「天鵬堡是天險，我們若是沒有時間闖出來，無妨就據險而守，反正過了期限不回，我們的兵馬必定會進攻大理。」

紅梅歎息道：「看來我們還是把握時間，闖出來的好。」

「那最低限度，可以減少許多無謂的傷亡，大理以武立國，要攻進去並不容易，但假以時日一定能够攻進去，而這個古國只怕沒有多少人能够活下來。」白玉樓慨嘆。「希望段南山段無極都明白，不要將事情弄得太壞。」

沈勝衣道：「我們一路闖出來，沒有殺過一個人，段無極應該很明白的了。」

白玉樓道：「這個人頑固而偏激，脾氣極大，所以我們抓住他這個弱點，這麼容易衝出重圍，關於他盛怒之下，會不會完全喪失理智，不顧一切的要將我們擊殺才肯罷休，却是很難說。」

沈勝衣點頭道：「這要看我們的運氣了。」

語聲甫落，急風吹來了一陣雜亂的馬蹄聲，白玉樓立即道：「我們退進林中，暫且迴避。」

翁天義第一個勒轉馬頭，往林子裏奔入。

× × ×

馬蹄聲是從前面順風傳來，當先進入沈勝衣他們視綫的却是從後面追上的數十騎。

前面百數十騎也迅速趕至，兩下在路口相遇，那從後面追上來的一夥，一個少年統領立即問：「你們在路上有沒有遇上可疑的人？」

「一個也沒有。」

少年隨取出一塊竹筒一揮。「國師有命，遇上可疑的漢人立即將之拘捕，如有反抗，格殺勿論！」

白玉樓聽得淸楚，對身旁沈勝衣，苦笑了一下。

那些大理武士隨即合成一股，往前奔去，等到他們完全去遠，白玉樓才歎息道：「段無極果然給我們氣瘋了。」

沈勝衣沉吟道：「前面是必已關卡林立，我們必須棄騎走小路。」

白玉樓道：「那麼段無極一定會趕到我們前面到達天鵬堡，有他坐鎭，救人是必更加困難。」

沈勝衣道：「唯一的辦法就是將他引開。」

白玉樓道：「這個人必須武功高强，在完成工作之後又要趕上與我們會合。」

柳百刀道：「交給我。」

白玉樓道：「你的輕功不足以擺脫段無極。」

柳百刀不能不承認，白玉樓目光回到沈勝衣面上。「只有你了。」

沈勝衣道：「好，你們現在往左面深入，那邊有一條小徑，我則在這裏等段無極到來。」

紅梅插口道：「沈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沈勝衣搖頭道：「一個人比較方便行事。」

紅梅垂下頭，沒有再作聲，白玉樓一按沈勝衣肩膀：「老弟，辛苦你了。」

沈勝衣笑道：「你却來跟我說這些客氣話。」

白玉樓哈哈一笑，道：「你眞的已經將那幅地圖穩起在心才好，否則流落大理，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沈勝衣帶笑策馬奔出林子，往另一邊林子奔去，紅梅以目相送，欲言又止，白玉樓笑道：「你放心，這個小子記性一向都不錯，不會迷路的。」

紅梅臉一紅，點點頭，白玉樓隨即策馬繼續向林中深入，衆人默默的跟着他，誰都沒有作聲。

× × ×

半個時辰也不到，段無極率領一大羣大理武士，浩浩蕩蕩從後面趕來，他披着金紅色的披風，坐在一騎駿馬上，比坐在椅上看來更加英武！

他面上仍然充滿自信，事實過了這片林子，前面關卡林立，白玉樓他們一定要繞道而行，他絕對可以搶在他們之前趕到天鵬堡。

前頭數十個武士已出了林子，一聲馬嘶突然在右側林子裏响起來。

段無極立即有反應，不假思索，一聲：「停！」同時將坐騎勒住！

馬嘶聲過後，一隻飛鳥從林中掠出，眼看便要從段無極頭上飛過，段無極手一探，那隻飛鳥去勢一頓，竟落向段無極掌心。

「林裏的是什麼人，給我滾出來！」段無極接喝問，他的聲音並不大，但每一個字都淸楚送出老遠。

林子內沒有任何反應，段無極等了一會，道：「志傑，志高，飛鳳，飛霞，你們四人進去看看。」

在他後面四個弟子應聲策馬上前，衝進林子內，兵器迅速撤在手中。

段無極接着又吩咐：「小心周圍的情形。」

那些武士齊都緊扣韁繩，蓄勢待發。

× × ×

馬嘶聲其實不高，入林數十丈，段志傑四人才看見那匹馬。

段飛鳳隨即道：「那是我們的馬。」

段志傑沉吟道：「怎會走來這裏，莫非是白玉樓一夥昨夜搶去的？」

語聲未巳，在他頭頂一株大樹的枝葉一分，沈勝衣當中出現，凌空落下。

段志傑第一個發覺，一劍尙未刺出，沈勝衣巳凌空從他頭上翻過，順手封住了他的穴道。

段飛鳳那邊立即連人帶劍離鞍飛刺過來，段志高也同時採取行動。

段飛霞却叫起來：「他們在這裏！」

這一叫正合沈勝衣心意，他雙掌一拍，將飛鳳那支劍夾在雙掌之間，半身一施，便將飛鳳擋在自己身前，段志高忙將劍勢收住。

沈勝衣把握機會，連環踢出三脚，踢飛了段志高的劍，再將他兩處穴道封住。

飛鳳身形巳落下，與沈勝衣緊挨在一起，空出的左掌本待一掌劈去，與沈勝衣目光接觸，不知怎的竟一呆。

沈勝衣一笑，接以飛鳳的劍擋住了飛霞刺來的一劍，雙掌一鬆，身形飛掠，從飛霞劍上翻過，雙掌一沉，封住了飛霞雙肩穴道。

飛鳳那刹那一陣茫然若失，拿着劍雙呆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又一笑：「再見——」雙臂一震，飛掠向那株高樹，飛鳳以目相送。

「這個人在笑什麼？」她想不透，只覺得這個人笑起來很親切一些也不難看。

段無極即時急風般掠至，喝問：「人在那兒？」

飛鳳不由自主抬手指着沈勝衣離開的方向，段無極身形循指飛出，分開枝葉，眨眼間不見。

那些大理武士亦紛紛向這邊奔來。

× × ×

段無極立足樹梢，就看見沈勝衣立在前面不遠的一株松梢上，輕嘯一聲，飛掠前去。

沈勝衣沒有動，冷靜的看着段無極掠來，一眨也不一眨，暗地在推算段無極的輕功巳練到那一個階段。

段無極身形在沈勝衣前面三丈的一株樹木橫枝上停下。劍雖然沒有出鞘，目光巳如劍一樣彷彿要刺進沈勝衣的心坎，冷笑一聲，道：「中原第一劍客，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很客氣的應一聲：「過獎。」

段無極道：「希望你莫要忘記現在是身在大理國境。」

沈勝衣道：「晚輩穩記在心。」

段無極接道：「你一劍橫掃中原，未必也能够稱雄大理。」

沈勝衣笑笑道：「晚輩完全沒有這個念頭，老前輩言重了。」

段無極試探着問：「只是你一個在這個林子內？」

沈勝衣目光一閃，道：「不錯。」

段無極盯穩了沈勝衣，突然大笑：「你不會是走失了的吧？」

沈勝衣道：「慌亂中這也是無可避免之事。」

段無極搖頭。「你這樣一個高手，怎會有這種錯誤？」一頓，厲聲道：「你們一夥因爲前面關卡林立，只有暫躱在這裏，到夜間再採取行動，却不料一聲馬嘶，將你們的秘密暴露出來。」

沈勝衣沒有作聲，段無極更得意。「那是我們大理養的馬，對大理當然亦忠心一片。」

沈勝衣無可奈何的道：「這的確在我們意料之外。」

段無極道：「這附近遍地蹄印，你們也沒有時間將之淸除。」

沈勝衣苦笑了一下，這個大理國師果然沒有令他失望，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

若不是如此，也不會上沈勝衣這個當，雖然只得一匹馬，在那段時間之內，巳可以替沈勝衣在附近踩出很多蹄印的了。

段無極隨即搖搖頭。「聽說你是一個很够朋友的人，這一次當然是你自願留下來的了。」

沈勝衣道：「大槪也沒有人能够强迫我做我不願意做的事。」

「不錯。」段無極把頭一搖。「可惜你只得一個人，縱然能够將我截下，對於我那些屬下，却有心無力。」

沈勝衣拔劍出鞘，段無極即時大喝：「兒郞們，搜！一個也不要讓他們留在大理國境內，將他們趕返中原。」

樹林中大理武士齊應一聲，脚步聲，馬嘶聲，樹木被利刀刺斷聲，亂成一片。

沈勝衣沉聲道：「到現在爲止，我們都沒有殺人。」

段無極道：「我們也沒有，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束，當然最好不過，可惜你們絕不會就此離開，我們也一樣不會讓你們將人救出大理天鵬堡，所以這一戰，到頭來還是避免不了的。」

沈勝衣說道：「事情本是你們做的不對！」

段無極道：「到這個地步，誰對誰錯都沒有多大分別的了。」手一沉，抓住劍柄。「閣下在中原劍稱第一，我早就有意領敎一下。」

沈勝衣道：「晚輩希望能够避免。」

段無極道：「你害怕倒在我劍下？」

沈勝衣搖頭，尙未答話，段無極說話巳接上。「那是担心我倒在你劍下了？」

他的臉同時沉下，劍突然出鞘，「嗡」的震出了一聲龍吟。

沈勝衣微喟，身形倒掠開去，段無極一聲冷笑。「要走？那有這麼容易？」

這句話還未說完，他巳立足在沈勝衣方才立足的地方，身形再一起，緊追在沈勝衣身後。

沈勝衣一轉身，去勢更迅速，在樹梢上起落，靈活準確，段無極看在眼內，身形亦加快，他本來就是一個好勝的人，現在更心切與沈勝衣一較高下。

樹梢上毫無阻碍，兩人的身形俱都可以放盡，衣袂迎風獵獵的作响，所過之處，無數飛鳥被驚得飛起來，啁啾不絕。

片刻間兩人巳掠出里外，眼前仍然是無盡的樹梢，偶然一兩株參天古樹，彷彿要伸入靑天外，白雲裏。

開始的時候，兩人之間相距三丈，現在也仍然是三丈，段無極心急如焚，眞氣連運，却始終不能追及沈勝衣。

再前半里，一座石山從林中冒出，沈勝衣在一方石上停下，霍地轉身，劍勢一挽，迎向段無極。

段無極的反應也不慢，也就在三丈外的一條橫枝上停下，眞氣暗運了一遍，劍一引，人劍有如一道飛虹般凌空射向沈勝衣。

破空聲急响，一隻飛鳥才驚起，又被劍氣摧落，羽毛紛飛。

沈勝衣沒有閃避，一劍迎去。

劍尖在半空交擊，閃出了一蓬火星，兩人的身形一齊拔起來，雙劍又交擊了十次，陡然一分，各落在一塊巨石上。

段無極連挽三個劍花，道：「果然不錯！」劍一探，又向沈勝衣刺去。

沈勝衣接一劍還一劍，兩人的手臂竟都像沒有骨頭也似，也不見怎樣動，一道道寒芒便從手中飛出去。

劍擊百三十六下，沈勝衣開始後退，倒退向山下，段無極大喝道：「未分勝負，走去那裏？」

沈勝衣不答，一弓身，倒掠上旁邊一株大樹的樹梢，猛一閃，巳到了樹後。

樹幹上刹那多了三個劍洞，段無極三劍落空，身形轉過，只見沈勝衣飛鳥般向樹林中落下。

一進樹林，以沈勝衣的身形輕捷，要追更加困難，段無極身形一面往下飛投，一面大喝道：「是好漢的不要走。」

沈勝衣充耳不聞，身形落下，一閃不見。

段無極緊接落下，放目望去，到處都是一條條粗大的樹幹，而地上積滿落葉，立足其上，軟綿綿的，那種感覺說不出的怪異。

這附近當然絕少人會到來，可幸樹木並不濃密，陽光仍然照得到，所以也不怎樣的潮濕。

段無極一身輕功卓絕，但着足落葉上，仍不免發出聲响，他隨即凝神傾聽，希望能够發現沈勝衣的所在。

周圍一片靜寂，段無極傾聽了好一會，才勉强聽到一些聲响，那竟是從他的頭上傳來。

他的面上突然露出了疑惑之色，猛抬頭，一劍疾削了出去！

劍光過處，一條奇大的蟒蛇齊頸被斬斷，蛇頭曳血飛出，那截蛇身「吧」的落在地上，仍然不停在翻騰。

（未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粉盒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南宮血衣向楊睟風談及神劍門血劍門創始人齊白劍和霍小玉是夫婦。邱子奇是神劍門首徒，因惹事生非對百花宮弟子趙小燕始亂終棄。楊睟風和沈翠鳳同去百花宮打聽邱子奇下落，孤男寡女，在旅途中攪出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二人來到漢水河溯江到青山港百花宮，知道趙小燕因邱子奇將她母子推下懸崖，兒子跌死，她幸好生還，因受到刺激而瘋癲了。恰碰上這次邱子奇又來百花宮搶走易容藥物，將羅葉——藥王也打死，而楊睟風帶來粉盒袋的易容藥膏，是百花宮製的，羅藥王已死，能否找到誰是兇手？……更是一個謎了！

鏢頭遭殺害 再訪百花宮

牡丹要把她抱入房內，楊曉風道：「且慢！」他右掌附在她背後的「靈台穴」上，隨即解開她的昏穴，接着在她脈門「百滙穴」上輕輕一擊，右掌內力源源自「靈台穴」注入。

趙小燕身子一震，目光瘋狂之色登時不見，代之的是一片迷濛。

「趙小燕！你昨夜在那裏見過邱子奇？」楊曉風沉聲發問，「快告訴我！」

趙小燕眉頭深鎖，像在沉思，半晌才道：「就在這裏。」

「他來找你？」

「不是，他從這裏經過，轉向宮外跑去？」

「你認出了他，還是他認出了你？」

「他一身黑衣黑褲，臉上還幪着一塊黑布，我看不到他，他也沒見到我。」

楊曉風驚訝地道：「那你又怎知道是他呢？」

「我在他越牆過去的身法認出了他，他們神劍門的輕身功夫，獨步武林，外人學不得。」

楊曉風身子一震，看了牡丹一眼，只見她臉上也是一片驚悸之色，昨日蓮花不在，由她暫攝一切，却讓人出入如常，如入無人之境，她這個代宮主自有責任。

楊曉風內力再一吐，道：「他什麼時候入來的你可知道？」

趙小燕喃喃地道：「我不知道，他……他不是來找我，沒良心的東西……我，我好睏，」倏地打了個呵欠，眼神又再散亂。

楊曉風左手一落，又點了她的昏穴，輕嘆道：「麻煩二姐抱她進去！」

× × ×

蓮花聽了楊曉風的轉述，臉色倏地一變，回頭對牡丹道：「你昨夜去了那裏？」

牡丹嬌軀一震，嚅嚅地道：「小妹一直都在宮中。」

「可是外人進入宮內，你怎會不知道？」

牡丹霍地跪下，低頭不語，楊曉風忙

代她求情道：「也許是趙小燕的胡言亂語，宮主豈能當眞？」

蓮花臉色一凝，沉聲道：「須知瘋人絕不會騙人，趙小燕在那個時候說的話絕對是眞的，牡丹，你可知罪？」

「小妹甘願領罰！」

「你暫且回去，明早本座再鳴鐘上堂，召集百花大會，徵求大家的意見再行發落。」

牡丹低着頭退下，楊曉風及沈翠鳳都不便再言。

× × ×

次日，楊曉風及沈翠鳳便辭別了蓮花，離開百花宮東出襄樊。

秋天，楓葉鮮紅如火，天高雲淡，神清氣爽，楊曉風想起蘇振堂之約，便與沈翠鳳聯袂下襄樊。

離襄樊尚有五十里的一條官道上，突見一個小廝攔住楊曉風的馬頭。「請問公子可是楊曉風？」

楊曉風覺得這人十分陌生，訝道：「在下正是楊曉風，閣下有何指教？」

小廝忙道：「小的乃是魏記布莊的下人，敝少爺有信要交與公子過目。」說罷自懷中取出一封封漆的信封遞與楊曉風。

楊曉風撕開一看，信箋上只寥寥寫着幾個字：

「小風：請即來襄陽一晤，弟高立頓首。」

「令公子已到襄陽？」

「是，還有許三城許公子及柯小俠兩位。」

「如此甚佳，請帶路。」

清水河畔早泊了一艘不小的船，楊曉風及沈翠鳳牽馬上船，梢公便解纜啓碇。

到了襄陽，小廝把楊曉風及沈翠鳳帶到一家客棧，魏高立包下了一座小院，此際他與許三城及柯展翅正在玩骰寶，楊曉風一到，柯展翅忙道：「小風來了四個人一齊來更妙！」

許三城道：「跟他賭包你十手要賭九手！」

魏高立忙把賭具收了起來，楊曉風一笑，隨即替沈翠鳳他們互作介紹。

魏高立看了她一眼，心中想道：「這女人眞不錯，以前把小柳迷倒，現在看來小風也迷上了她，說不得咱就快有喜酒吃了。」

柯展翅道：「小風你怎地此時才到，莫非一路上四處勾留沾花惹草乎？」

許三城輕輕踩了他一脚，接口道：「小風不會又碰上那個南宮血衣吧？」

楊曉風道：「正是碰上了他，還跟他打了一架。」

柯展翅咀快：「誰贏了？」

魏高立道：「當然是小風啦，否則他還會坐在這裏麼？」

楊曉風道：「這一仗只打了一半，還是不分勝負。」

「爲何不繼續打下去？」柯展翅道：「莫非打了一半南宮血衣又跑了？」

「不是他跑了，是有人來了，使得咱們不得不停下手。」

「這人是誰，連你也要聽他的？」

「是震天帮的人『七星劍』常伴湖！」楊曉風便把別後的經過說了一遍，直說至掌燈時分才說個清楚。

店小二把酒菜捧了上來，五人邊喝邊談，沈翠鳳落落大方，一頓飯便與魏高立等人混熟。

楊曉風道：「今夕才八月十八，蘇振堂的約會是八月廿日，咱難道坐在這裏枯候？」

柯展翅口沒遮攔。「你現時有美作伴，又不能與咱等去風流快活，何必爲這個而煩惱？」

沈翠鳳臉色微紅，道：「柯小俠是怕小妹會阻攔小風麼？不要緊，他是他我是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妹跟他之交也是淡如水！」

柯展翅怪叫道：「這種女人少見。」

楊曉風嘻嘻一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先到襄樊一趟，你們去是不去？」

魏高立接道：「咱還要等黃披霞，然後才一道過河赴約。」

黃披霞外號「金刀公子」，與「抱劍公子」魏高立，「神彈公子」許三城，「雙槍公子」江濤同被稱爲武林四公子。

這四人都是一般的富家子弟，仗着父兄餘蔭，游手好閑，好管閒事。

許三城問道：「小風，你打算幾時去呢？」

「明早去，下午回來。」

這席酒直吃至半夜才散去，楊曉風以爲沈翠鳳害羞才說那番話，不料這晚仍然與他同宿一房，心中十分狐疑，其他人更加暗暗呼奇不已。

次日，楊曉風獨自一人過河去襄樊。

今日雖非什麼節令，但城中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楊曉風見街邊站着一個老頭，看衣着及模樣料是本城人氏，便趨前問道：「老丈，借問一聲，四方鏢局在那裏？」

那老頭像怕毒蛇噬了一口般，扭頭走開，頻呼倒楣。

楊曉風十分詫異，只好信步而行，走了一會，突聽有人叫他，楊曉風大奇，扭頭一望，只見一個身穿白衣的少女臉帶笑容，排衆而出，定睛一看，却是柳如眉。

「喂，我叫你這多聲你才聽見呀，我看你神魂不屬，又不知在想那個漂亮的姑娘啦！」

楊曉風對她這樣說頗覺頭痛，苦笑道：「世上那有什麼標緻的姑娘值得我神魂不屬的。」

柳如眉小咀一撇，輕聲道：「我就不信你的眼角這麼高，別臭美！」左臂勾住了楊曉風的右臂，「走，咱去吃點東西，餓死我啦，你知不知道，這幾天我都在城中逛，走得脚都快跛啦！」

「姑娘這麼好興緻，莫非在使什麼輕身功夫麼？」

柳如眉「噗嗤」一笑，如鮮花綻開，今日她一身素色打扮，另有一番風韻，楊曉風禁不住多看了一眼。

柳如眉臉上微微升上一團紅暈。「人家那裏是在練輕功，人家找你嘛！」

楊曉風心頭一跳。「找我幹什麼？少爺若是不愛來的，千人的大轎也扛不了我來？」

「你就會氣我，明明已來了還說這種

話。嗯，咱在這裏吃點東西吧，這裏的糕點弄得還不錯。」

楊曉風無可無不可，跟她入去，那裏的夥計對柳如眉十分熟悉，柳小姐柳姑娘呼個不停，又說她今天穿白衣好看，柳如眉登時笑靨如花，剛才吃楊曉風的氣巳消了大半。

楊曉風不願拂她好意，吃了一件酥餅，問道：「你姐夫在家嗎?」

柳如眉兩眼睜得圓大，訝道：「什麼?你……你還不知道呀!」

「知道什麼?」

「姑娘我爲何會穿白衣。」

「少爺又不是姑娘你肚子裏的蛔虫，怎會知道?」

「笨蛋!姐夫他，他被人殺死了，你不知道嗎?」

這回輪到楊曉風吃了一驚。「什麼?你姐夫被人殺死?兇手是誰?咦，難道是彭七爺的女婿。」

「不是，聽董叔叔說對方是一個叫什麼震天帮的幪面人。」

「震天帮?」楊曉風心頭一跳，「此事是何時發生的?」

「上月下旬，現在都巳下葬了，我還以爲你知道了。」

「我要是知道還來幹什麼?你要是以爲我巳知道了又何必滿城跑地找我?」

柳如眉眼圈兒一紅，嗔道：「你就是笨!連這個也不曉得，枉稱風流?」

楊曉風心頭又是一跳，深深後悔那夜在小廟裏對她的態度，要是自己兇一點又豈會惹來這段煩惱。

怔了一陣，才道：「吃飽了沒有?你帶路吧。」

「去那裏?」柳如眉沒好氣地道：「早知你會這樣，我也不叫你了!」

「去你家看看，楊某既然來了，好歹也得到你姐夫靈前上一炷香。」楊曉風扳起臉孔，一本正經地道：「楊某是個臭名昭著的人，你還是少跟我在一起的好。」

柳如眉突然跳了起來，叫道：「你去死吧，誰愛跟你在一起，臭美!」說着推開店門衝了出去。

楊曉風連忙抛下一塊碎銀追了出去。

柳如眉跑得快，他追得急，追了一回，漸到城郊，楊曉風一看勢色不對，忙呼道：「柳姑娘你要去那裏?」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跟着姑娘幹什麼?死皮活臉的!」柳如眉脚步更加急。

楊曉風猛提一口氣，飛越柳如眉頭頂，落在她前面，伸開雙手一攔。

柳如眉一擰腰自旁跑過去，楊曉風比她更快，又把她攔住了。柳如眉幾番衝不過去，淚水急得直淌下。

楊曉風只好拉下臉，道：「姑娘，你就讓我跟你一次吧!」

「姑娘要去解手，你敢跟?」

楊曉風一怔之後，隨即知道她氣頭未消，笑嘻嘻地道：「姑娘解手，在下替你把風!」

柳如眉再也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一笑之後，又再扳起面孔，粉拳在楊曉風身上一陣亂擂。

楊曉風忙道：「好了吧，算我說錯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才對。」

柳如眉這才轉嗔爲喜，嗔道：「你這張嘴確實不是東西，叫人怎能相信你!」

楊曉風嘆道：「我可沒有叫姑娘相信我?」

柳如眉哼了一聲，鼓着香腮，往來路走去。到了城內，她連拐幾個彎，來到一條不太小的巷子裏。

楊曉風抬頭望去，巷內一棟院子門口高懸着兩盞白色的紙燈籠，燈籠之間有塊牌匾，上書四方鏢局四個金漆大字，心想這裏遠僻，難怪自己找不着。

月夜掘屍

到了門口，柳如眉立即收起笑容，引着楊曉風入門。後門是一個院子，裏面放了一些刀槍劍戟及石鎖石担的東西。

院子的兩旁各有幾間廂房，正中對着大門的是一座大廳，蘇振堂的靈堂就設在廳上。此刻廳上只有一個趟子手的模樣的中年人坐在那裏發呆。

柳如眉輕聲道：「你且坐一會兒。」

那趟子手忙去倒茶，楊曉風點着了幾柱香，然後插上香爐，又拜了幾拜。

恰在此時，柳如眉扶着一個年近三十的女人出來，道：「姐姐，這位便是楊大俠，天下最大之大俠!」說着朝楊曉風送了個含笑的眼色。

楊曉風忙道：「不敢，在下楊曉風，這位大概便是柳夫人了!」

柳如月向他還了一禮，道：「楊大俠不辭千里前來弔祭，未亡人感激不盡。家內沒有長者，禮數不周之處尙請見諒!」

「夫人不必客氣，在下一介浪子，四處爲家，所到之處都是汚穢之所，所交也都是些三教九流之人，更加不懂禮數。」

柳如月想不到楊曉風說得如此坦誠，反而一怔。「楊大俠言重了，像楊大俠這種人，許多所謂正人君都不如也。外子新喪，未便設盛宴，請楊大俠在此吃頓粗飯如何?」

楊曉風尙未曾回答，柳如眉巳搶先道：「他最喜歡吃粗飯，姐姐這句話可正對了他的胃口!」

柳如月忙吩咐下人準備，楊曉風暗暗叫苦。他生性放蕩，對着一個初次見面的未亡人，大感頭痛，只得硬着頭皮問道：「蘇總鏢頭遇害之經過如何，未知蘇夫人能否略告一二否?」

柳如月眼光低垂，喃喃地道：「外子慘遭人殺害，連兇手的樣貌也不知道，只知是震天帮派來的。」

楊曉風訝道：「這些事夫人怎地得知?莫非當時夫人在塲?」

「非也，外子慘遭不幸時，只有董總管一人在塲，連屍體也是董總管請人運回來的。」

「董總管可是董雄否?」

「正是，楊大俠與他認識。」

楊曉風點點頭。「可否把他請來一見?在下想問他幾句話，因爲在下亦曾被震天帮追殺。」

柳如月姐妹互望一眼。「有這回事?這震天帮到底是什麼來頭?」

「在下也是不知，所以才想問問董雄

。」楊曉風道。

柳如眉忙道：「待小妹去找他。」說罷翩翩出門，她甫轉出巷口，迎面便碰着董雄。

董雄見到楊曉風先是一怔，繼而一喜道：「原來是楊小俠駕臨，恕老朽失迎之罪。」

楊曉風道：「董總管不必客氣，楊某想向總管打探一點事情，希望總管能如實相告。」

「楊小俠乃老朽之救命恩人，有話但請問，老朽知無不言。」

「楊某想請總管把蘇鏢頭當時遇害的經過再詳述一遍。」

「那天老朽跟總鏢頭自開封南下回來準備結束的業務，到了舞陽附近，正要在入夜之前趕入城中，不料就在城外遇着一個幪面的男子攔路。」董雄緩緩地講述。「那幪面人毫不講理，揮劍便殺，蘇鏢頭只好拔刀應戰，過了六七十招，老朽見對方武藝高强便上前相助，不料那人的武功的確十分强横，剛滿一百招之後便把總鏢頭殺了，又卸下了老朽一隻左臂!」

說到這裏，董雄揭開外衣，果見左臂斷了一大截，傷口尙紮住綳帶，他喘了一口氣，臉色突然蒼白了起來。「那人臨走時自言是震天帮的人，並謂一月之後登門造訪，如果四方鏢局尙未關門，則……」

柳如月吃了一驚，急聲問道：「則什麼?」

「則殺個鷄犬不留!」

柳如眉道：「這幾句話叔叔當日爲什麼不說?」

董雄嘆了一口氣，道：「反正未至一月之期，老朽不想過早說出來，免得夫人及柳姑娘担憂!」

楊曉風道：「此刻離一月之期尙有多久?」

董雄屈指一數道：「尙有十二天。」

「那還來得及。明天貴局大可依照原計劃宣佈解散鏢局不就行了?」

董雄嘆息一聲道：「老朽現在怕的是對方來個不認帳，把咱殺盡以絕後患，豈非……」

柳如眉急道：「依董叔叔之見咱又該怎麼辦?」

「老朽武功低微能有什麼辦法?只好請楊少俠襄助矣!」

楊曉風道：「在下能有什麼可以襄助的?」

「請楊少俠長住於此保護柳姑娘及夫人。」

楊曉風道：「這個……」

柳如月截口道：「這樣可不行，不要說楊大俠與咱非親非故，即使是至親好友也未能寸步不離地守着咱們!」

董雄道：「那只有請夫人及柳姑娘暫時避一避開!」

柳如月急道：「振堂七七之期尙未過，未亡人豈能離矣!」

「這樣老朽便沒辦法了。」董雄苦笑道：「幸而尙有十二天時間可作安排。」

說着下人巳把飯菜送了上來。飯間楊曉風又問董雄：「總管可否看出殺害總鏢頭的幪面人使的是何家何派的劍法?」

董雄赧然一笑。「老朽本事低微，看不出來，總之他的劍使得又快又詭異，老朽在此之前從未見過。」

「這倒難了。」楊曉風一邊吃一邊想着心事，他決定回去跟魏高立等人商量一下，心念翻動間巳想出了一個辦法，但却沒有說出來。

飯後他便辭別柳如月，揚言上洛陽，並叫她們作好準備以防震天帮的人突然偸襲。

× × ×

回到襄陽客棧，剛好魏高立及沈翠鳳他們都在，一見楊曉風臉上都露出喜悅之色。「小風，黃老四來了!」

「在那裏?」

「正在房裏更衣，咱又多了一個伴兒了。」

楊曉風道：「我正愁人手不足，他來得正好!」

許三城訝道：「發生了什麼事?」

柯展翅喜道：「必是有架可打，咱正好舒舒筋骨!」

說着黃披霞巳更好衣服走出廳裏，他年紀很輕，只有二十歲左右，生得唇紅齒白，頗有點脂粉味。

楊曉風便把蘇振堂也被震天帮所殺的事說了一遍，衆人皆十分驚訝。「後天你們裝作不知其事仍到四方鏢局赴約，事後你們替我……」說到這裏他的聲浪突然降低。

× × ×

八月廿日，到達四方鏢局的賓客寥寥可數，而且大部份在弔祭了蘇振堂的靈位之後便紛紛離開，畢竟蘇振堂只是一個小鏢局的總鏢頭。

剩下來的也只够兩席人數，楊曉風並沒有出席，只魏高立及許三城二人赴約而巳。

酒席也匆匆而散，魏高立悄悄在柳如眉耳畔說了一番話，柳如眉頻頻點頭，臉上露出一絲笑容。

入夜之後，楊曉風却悄悄過了漢水河，在城郊跟柳如眉見面。

柳如眉笑臉如花，眼波如烟，神態有點忸怩。「你，你找我……」

楊曉風笑道：「我是怕你被震天帮所害，所以……」

柳如眉截口道：「所以要把我帶走是不是?」

楊曉風搖搖頭。

柳如眉急道：「你來陪我?」

楊曉風嘆息道：「難道我陪你便沒有危險麼?而且還有你姐姐。我是來勸你找個地方躲一下，以免有不測之厄!」

柳如眉跺脚嗔道：「要姑娘藏躲起來?躲多久?一輩子?躲到那裏去?你家裏?」她一口氣問了好幾個問題，像連珠彈般急驟。

楊曉風又嘆息道：「這些問題似乎應該由你自己解答!聽我的話，明天立即離開!」

「可是我姐姐說過不離開家，除非過了七七四十九天，讓她盡了做妻子應做的事!」

「你姐姐年紀還輕，怎地會有這種迂腐的想法?」

柳如眉聳聳肩，低頭不語。楊曉風道

：「好啊，話我已說了，做不做由得你，咱後會有期！」

柳如眉忙道：「等等，姑娘想起一個地方來啦，不過不知安全否？」

「哦？那是什麼地方？」

「在我家的廚房底下有個密室，出口十分隱秘，但……」

「這不是上佳的藏身之所麼？而且令姐也無須因爲未過七七便須離開而感到心中不安。」

「但咱即使肯在密室裏作較長時間的停留，也得有人供應食物及食水給姑娘啊，否則若要咱出去採購食物，豈非徒勞無功？你是天下最大的大俠，你肯爲姑娘効勞，替咱送食物麼？」

楊曉風不禁猶疑起來，半晌才道：「你們可先儲藏幾天食物，這樣……」

「幾天？這個天時東西能放多久？頂多不過三五天罷了，但過了三五天之後又怎樣？」

「這個你們大可以托董雄代辦嘛，或是找個可靠的人代辦！」

「那麼你呢？你要去那裏？」

楊曉風苦道：「我另有事要辦，未便久留，就這樣吧！五天後你們便開始躲在密室裏！切記！」他怕柳如眉又纏住他，說罷便展開輕功馳去！

柳如眉望着他的背影，跺腳怒道：「姑娘爲什麼要聽你的！」

× ×

楊曉風回到襄陽客棧，把經過說了一遍，便決定明早起程離開。

次日一早他們一行六人便結伴而行，走了兩天，又再折向東行，到了傍晚便又乘船過漢水，第二日卻在岸邊附近的一座農莊住了一天，然後再東行。

日落之後已至襄樊城外，他們兵分兩路，三個入城，另三個人卻停在城外。

月亮漸漸升高，只見柯展翅自城內出來，揹了一大堆東西回來。

四人便在郊野吃起乾糧，又喝了不少的酒。

深夜了，四人整裝而發，專挑小路而行，一直到了一座墳場才停下來。

四人分開兩組在墳場內找尋起來，不一忽，便聽柯翅展叫道：「找到了，在那裏！」

聲音驚醒了宿在樹上的夜梟，「呱」地叫了一聲，令人毛髮直豎。

楊曉風輕叱道：「輕一點？」隨即與許三城趕過去。

柯展翅指一指面前的那座墳墓道：「這便是了！」

楊曉風借着月光一望，墓碑上刻着蘇振堂之墓五個字，楊曉風目光在四處一掃，道：「動手吧！」

柯展翅立即自布袋中取出幾把鏟子來，他一言不發，一鏟直插而落，挖開了一個土洞，餘人亦紛紛動手。

由於墳墓建立時日不久，沙土依然很鬆，不一會，地穴中已露出了一副棺材。

柯展翅胆子大，首先躍了下去，用麻繩把它綑紮起來。楊曉風，許三城及黃披霞三人立即便動把棺材舁了上來。

秋夜涼風陣陣，風吹草動，沙沙而響，墳場裏時不時飛起一兩盞鬼火，綠幽幽的令人心悸。

柯展翅道：「把蓋子揭開吧！」又自袋子裏取出小鎚子及鑿子動起手來。

鎚子擊在鑿子上，棺材咚咚而響，這聲音在這個時刻，又在這個環境下，傳到衆人耳中都不禁背後冒寒。

「呱——」又是一聲夜梟的怪叫聲，聲音慘厲恐怖，饒得柯展翅胆子大，此刻也忍不住一鎚落空擊在手腕上，痛得他怪叫一聲。

聲音驚動了附近的宿鳥，一齊展翅高飛。翅膀拍風之聲在深夜聽來竟然是如此難聽。

黃披霞禁不住催促道：「老柯，快點吧！」

柯展翅一氣，索性拋下鎚子道：「你來吧！老柯做事是比你慢一點！」

楊曉風忙道：「噤聲！提防附近有鬼呀。」

「鬼？」黃披霞忽然跳了起來，「在那裏？」

楊曉風嘆息道：「那裏有鬼？我是指可能有人在暗中窺伺？」

許三城噓了一口氣：「此時此地實在不可提及此一物！」

柯展翅道：「釘子都弄鬆啦，來，小風你助我一臂之力，把它揭開來看看！」

他站在棺材之頭部，雙手在蓋子與棺材之間的縫子中插了入去。

楊曉風立時站在他對面，同樣雙臂用力，輕喝道：「起！」

棺蓋一揭即開，可是自棺中衝出的一股屍臭之異味，立即充盈空間，這種味道使人作嘔，許三城首先忍不住，「哇」地一聲，把剛才吃下的酒菜一股嘔了出來。

楊曉風及柯展翅首當其衝，更加忍受不住，連忙飄身退開！

柯展翅三扒兩撥在布袋中取出兩三扎薰香出來，敲着刀石把香點燃，過了一盞茶功夫，那種異味才沒有剛才那般難受！

但楊曉風及柯展翅還是不敢魯莽從事，他們跑到較遠的地方，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再奔至棺材之旁！

楊畤風恐怕月光尚不及光亮還點燃了火熠子，目光落在蘇振堂臉上，只見那張臉龐有地方的肌肉已開始潰爛了，最難辨認的是臉上亂七八糟的佈滿了劍痕，有些皮肉自裏向外翻了出來，十分難看，但看臉龐還有幾分像蘇振堂。

楊畤風伸手翻動壽衣，檢認了一下，身上只有胸口有道劍傷看來這是致命傷。

楊畤風目光再落在蘇振堂的臉上，眼中神采連閃，連忙示意柯展翅再把棺蓋覆好。然後又把它舁下地穴內。

弄好了一切，已是五更過外，四人拍拍手，拂去衣上的沙土便離開。

× ×

月亮剛過牆外的樹梢，魏高立及沈翠鳳便已匿在廚房裏的樑上及柴堆中。

過了半晌便聽見一陣脚步聲傳來，聽聲音有三個人。

沈翠鳳輕輕推開一塊柴木，使自己的視野能較廣闊。

脚步聲漸近，接着投來一團燈光。走在前頭的是柳如眉，次爲柳如月，最後那個是董雄，他們三人的手上都捧着一包包

的東西，料必是些乾糧及日常必需品。

三人直走至灶爐才停下，柳如月把東西放在地上，然後拿開灶上的一口大鐵鍋，接着又伸手入灶膛裏翻動。

沈翠鳳不知她在弄什麼，不禁十分納悶，只聽一聲金屬之聲過後，柳如月突然躍入灶膛內，柳如眉立即把東西遞給她，柳如月的身形立即消失在灶膛內。

沈翠鳳心中暗道：「這個密室的入口果然十分隱蔽。虧蘇振堂想得出來。」

心念未已，柳如月兩姐妹都隱在灶膛內，董雄蓋好入口的鐵蓋，然後又再把大鐵鍋放上去，一切恢復原狀，若非知道內情人眞的看不出絲毫破綻。

董雄左看右看了一回，狀甚得意，呵呵輕笑一陣，這才伸手揑熄燈盞上的燈蕊草。

廚房裏又恢復了黑暗，董雄的脚步聲漸漸遠去，終至低不可聞。

魏高立學貓兒叫了一聲，沈翠鳳立即輕輕推開了遮擋在身體四周的柴枝，站了起來。魏高立亦自樑上躍了下來，輕聲道：「沈姑娘，咱走吧！」

沈翠鳳推開一扇窗子，縱身躍出，魏高立緊接其後離去。

× × ×

魏高立與沈翠鳳剛離開不久，廚房外又閃入了一條黑影，此人脚步十分沉重，不久又聽到一陣輕輕的金屬碰觸聲音。

足足過了兩三盞茶的功夫，那道人影才離開，他離開時，脚步却十分輕鬆，輕得像九泉之下的幽靈。

× × ×

魏高立及沈翠鳳趕到城西三十里處，天剛麻麻亮，兩人在一座樹林中歇了好一陣才見楊曉風等人趕來。

沈翠鳳問道：「怎樣？可有什麼發現麼？」

楊曉風苦笑一聲道：「看不出什麼，咱先回襄陽吧！」

此刻天已大亮，路上不時有行人經過，過了漢水河趕回襄陽客棧，剛好趕及午飯時分。

甫一入客棧，只見魏記布莊的那個小厮急道：「少爺，開封那裏有信來。」

「到房間來！」魏高立急步入內院，那小厮隨即把信交與魏高立，魏高立急不及待把信拆開，信上只寫着幾行字：「少爺：開封彭七爺的府邸被人購下，購買的人沒人知其底細。又，近日有人見到南宮血衣及一干紅衣劍客在城中出現過，不知所爲何事，順告。」

信末畫了一隻展翅高飛的鴿子，寥寥數筆，頗具神韻。原來此乃魏家的暗記。

魏高立看後把信遞與楊曉風等人觀看，楊曉風看後把信交與他，道：「你們準備去那裏？」

魏高立反問道：「你呢？我們正想問你的動向。」

楊曉風嘆息道：「小柳的事看來不是一天兩夕便可以解決的，你們不如先回去吧！」

許三城道：「你準備去那裏？不如一齊到開封走一趟，說不得那個購下彭七爺的府邸的人與震天帮有關！」

「我準備再去一趟百花宮，說不得趙小燕最近精神有點恢復，希望她能告訴我多些關於邱子奇的事，說什麼他也是我的師兄，雖說他已被家師逐出師門，但我對他却一無所知豈非可笑？」

魏高立道：「你若去百花宮咱可就難以聯絡了，小弟家裏的信鴿可飛不到那裏去。」

楊曉風目注沈翠鳳，道：「小翠你暫且留在這裏好麼？」

沈翠鳳點頭答允，楊曉風續道：「小魏，你若要找我，可把消息告訴小翠，此地與百花宮相距並不遠，她就算再轉告於我也不太躭擱時間！」

「這樣安排也好，南宮血衣那裏……」

楊曉風截口道：「不要與他爲敵，小弟實在不想跟他反臉，其實此人除了比較兇悍一點之外，其他方面都不錯，只是他事業心重，對名利看得較重，與咱這些吊兒郎當的朋友有點格格不入！」

一宿無話，次日楊曉風獨自一人騎馬西行，魏高立等即北上。

楊曉風心急趕路，一日已走了百五里。此刻離百花宮已不太遠，但他仍然漏夜趕路。

到了半夜，那馬兒雖然神駿，也有點吃不消，楊曉風無奈只好躍下馬鞍，自讓馬兒去吃草及歇宿，他見路旁有座小樹林便選了一棵枝大葉茂的大樹，作爲調息之用。

走了三個周天，精神已恢復了大半，夜風熠熠，四周靜悄悄，楊曉風不想召喚馬匹再度上路，突然聽見兩聲夜梟叫聲。

楊曉風也沒在意，飛身飄下大樹，剎那，第三聲叫聲又再傳來，這次楊曉風却聽出一點蹊蹺，這聲音雖然頗似夜梟，但却是發自人的喉嚨。

楊曉風心頭一跳，心想莫非有人在此約會？深更半夜尚有何人來此？必是武林中人！

楊曉風想到這裏，立即飛回樹上，藏在一叢樹葉之後。

不久，又傳來兩聲咕咕的鳥叫聲，隨即響起沙沙的脚步聲，一個男人的聲音叫道：「在天願作比翼鳥！」

一個女的隨即答道：「在地願爲連理枝！」

男的隨即露出歡欣的語言：「珠妹果然守信諾，依時趕來。」

女的道：「小妹的心至今你尚有懷疑麼？」

「愚兄豈敢不信珠妹，只是那個日子即將到來，未免會患得患失，心中顧慮良多而已！」

女的嘆息道：「小妹何嘗不是如此！唉，時候不早，快拿來吧！」

月亮剛被天上的烏雲遮蓋，楊曉風一直想看看這兩人的廬山眞面目，可惜都未能如願。

隨之是一陣衣袂的悉悉聲，男的道：「珠妹，你拿好，忽忘記了，事成後愚兄在老地方等你！」話音剛落，又聞「啜」地一聲，料是男的在女的額上香了一下。

那女人聲音有點嬌羞地道：「別這樣，來日方長嘛，老是沒正經！」

男的笑嘻嘻地道：「這種事乍能說不正經，將來咱們還要生孩子哩！」

女的輕啐一聲，嗔道：「好啦別再亂纏，趕不及天亮回去讓姐姐有了疑心，咱的一切好事可就成空啦！」說着便展開身法向林外掠去！

女的去了之後，男的驀地嘿嘿冷笑兩聲，也相繼離開。

楊晓風心潮起伏，猜測不出這兩人是誰，也不知他們的約會是為什麼而訂，想着想着心頭一片茫然。

「呱！」一聲淒厲的夜梟叫聲傳來，楊晓風倏地打了個寒噤，他由這個聲音而想起蘇振堂的屍體，又由屍體想起了一個問題。

「蘇振堂的臉上為什麼有這麼多道劍痕？依道理推測蘇振堂未死之前絕對沒有可能會被對方傷成這個樣子！」

他又想道：「一般人毀人之容都有其目的，但震天帮以殺蘇振堂來震懾四方鏢局的人，則沒有理由把其容貌毀去，如此，這些傷痕豈不是在蘇振堂中了那劍穿心劍之後被人加上去的？」

「這是誰加上去的？為什麼？」

「那個把蘇振堂的容貌毀了的人有何目的？」

想到這裏，楊晓風突然對董雄產生了疑心。

「董雄為什麼沒有提及此事？他還隱瞞了些什麼？」

驀地又有一個念頭闖上心頭：「一月之期即屆，震天帮會否派人到四方鏢局探聽消息，如此，我若藏在四方鏢局之內，豈非可以把那人捉下，從而把震天帮的底細揭發出來？哎，我怎地沒有想到這一點，現在才醒起，不是白白走了一大段冤枉路！」

他再也按捺不住，飛身下樹，發嘯召喚馬匹，那馬兒的確神駿，略為休息一陣已恢復了體力，聽見主人的召喚，立即奔來。

驚變

次日黃昏，楊晓風四下裏樊，他把馬匹寄放在城外一家農舍處，又換了一套皂衣才悄悄入城。

他在城中兜了一圈，沒有發覺有什麼扎眼的人，在一爿小飯店吃了晚飯，這才慢慢踱去四方鏢局。

他不在前門入去，卻在後牆翻入。此刻鏢局之內沒有人住，有點荒凉，屋內又黑又靜，楊晓風藝高人胆大，輕輕推開各個房門查視一遍，沒有發覺疑點，便飛身躍上大廳上面的一塊牌匾後。

這牌匾頗大，釘得又穩，楊晓風藏身匾後，不虞被人發覺。

深秋夜風吹得頗急，院子裏的落葉不斷飄起捲動，時間一點點地消逝，楊晓風運起「天通耳」神功，凝神靜聽，不敢稍為大意。

天色漸亮，楊晓風心想對方絕不會在此刻到來，便躍下牌匾，拍掉身上的灰塵，抬步走向廚房。

廚房木門虛掩，一推便開。楊晓風自沈翠鳳口中得知地下密室的入口在灶膛中，他毫不猶疑擧起那口鐵鍋，目光一落，不覺吃了一驚。

只見灶膛內的空間如今只剩下一點點，裏面有些白灰看得出是新加上去的。

楊晓風一怔之下，連忙把鐵鍋拋掉，接着到外面找來一把鏟子在灶膛裏挖掘起來。

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白灰挖開，下面是一些石塊，石塊與石塊之間又搽有泥土白灰，十分堅固。

楊晓風一顆心登時一沉，封住這灶膛的人，用心十分之毒，存心把柳如月姐妹困死在密室之內。

搬開了石塊，下面露出一片鐵蓋，鐵蓋上面有把大鐵鎖，楊晓風用力一拉，扯不斷，心頭更急，他用鏟子在鐵蓋上面猛撞幾下，然後凝神靜聽，下面幾乎全沒動靜，亦沒有任何聲音訊號傳了上來。

楊晓風心頭再次一沉，雙手拇指及食指齊揑在鐵鎖上運勁於臂，猛吸一口氣，輕喝一聲，盡力一扯，不料鐵鎖及鐵蓋都造得十分堅固，絲毫不動！

楊晓風急切之中，只好抽出緬鐵軟劍慢慢在鐵鎖臂上拉動，弄了好一陣子，太陽經已老高，才鋸斷了一半，他再度運勁於指臂上，使力扭動。

「拍！」鐵鎖這次應聲而斷，楊晓風得把鐵蓋揭開，入目是一條斜伸的石級，他收了劍躍入灶膛，沿着石級面下，石級大約有十來級，便到地底。

底下高一丈，長三丈，寬一丈，只見柳如月姐妹斜臥於牆角，楊晓風急竄一步，伸手在她兩人鼻端一探，所幸尚有氣息，他一顆心才稍稍定下！

因恐震天帮的人猝然而到，此刻在地下密室內十分不利，楊晓風立即把柳如月姐妹抱了出來，然後推開內室的一個房門，把她倆放在床上。

楊晓風雙掌分抵在柳如月及柳如眉的後背，一股內力源源輸出，隔了盞茶功夫，兩人的呼吸漸漸粗重起來，不久柳如眉首先醒來，星目半開，便張開乾燥爆裂的咀唇道：「水……水……」

接着柳如月也醒來了，也是夢囈般呼叫要水。

楊晓風拖着疲乏的身體走向廚房，在水缸裏勺了一壳水，又用銀針試過沒有毒，這才拿回房中餵柳如月姐妹喝。

喝了水兩人又再昏昏沉沉地睡去，楊晓風把一把柳如眉的脈搏，發覺脈搏跳動緩慢無力，想了一回，猜想可能是因為缺水吃不下乾糧，飢渴交迫所致，只得去賣幾碗湯麵。

他自己用籃子把麵提了回來，幸而在他離開的這段時間內並沒有任何變化。

柳如月及柳如眉吃了湯麵精神才漸漸恢復，柳如眉見到楊晓風心中的窩囊氣巳消去大半，輕咬着咀唇道：「姑娘早知道你會來找我！」

楊晓風苦笑一聲，道：「是誰把灶膛內的出口用磚石封住，還加上了一把大鐵鎖！」

柳如月道：「咱們不知道，幸而楊大哥及時趕到，否則後果眞的不堪設想！」

「你們進入地下密室有誰知道！」

柳如眉接腔道：「只有董叔叔一人知道！」

柳如月道：「他也是那天才知道的，事實上，那個地下密室的存在除了拙夫及未亡人之外，沒人知道，那天董叔叔說及震天帮曾揚言一月之後上門尋衅，未亡人才告訴舍妹的！」

楊晓風想了一回，道：「厨師也不知道？」

「未亡人很少出鏢，拙夫出去時，也都是由未亡人主理局內事務，通常也都是由未亡人兼任厨師，雖有其他人作副手，但我相信他們絕不知道這個秘密，因為鐵蓋之上，平日尚舖有一層紅磚作掩護。」

楊晓風讚道：「尊夫這個設計眞稱得上是巧奪天工，未知通氣孔設於何處？」

「灶邊那座烟囱便是地下密室的通氣孔。烟囱高過屋頂七尺，不知內情的人很難發覺！」

楊晓風嘆道：「妙，妙，可惜還是被人識破，否則怎會加上鐵鎖又用磚石封住呢？」

柳如眉接口道：「那個人不會便是董叔叔？」

柳如月却道：「董總管對拙夫十分忠心，拙夫生前對他亦十分倚重及尊重，他有什麼行兇的道理，若說要奪產，拙夫生前對朋友及下屬十分豪綽，也沒有什麼錢留下來！」

「董雄是否經常跟總鏢頭出去？」

「是的，幾乎每次都是。」

「尊夫大概多久出一趟鏢？」

「他出得很密，稍為大一點的鏢都親自押解，一年十二個月倒有九個月至十月在外頭。」

「董雄可有什麼親人？」

「據他所說他沒有家人，其他的遠親未亡人則不知道，也許拙夫會知道，可惜，可惜……」

楊晓風略一沉吟。「尊夫屍體運到此地時，臉上是否已有劍傷？」

柳如月眼圈兒一紅，低下螓首，柳如眉接道：「當然巳有了，難道是咱加上去的？」

「對方把蘇總鏢頭的臉弄成這樣，用意何在？」

柳如月姐妹臉上相覷，半晌，柳如月才道：「當日未亡人也曾以此詢問董叔叔，他說震天帮那人劍法十分高强，拙去未敗之時，臉上已中了好幾劍……」

楊晓風自言自語般地道：「這就有點令人費思慮了，按說對方既然為了恫嚇貴局，那只有用更殘酷的手段加之於蘇鏢頭身上而巳，豈會毀容！」頓了一頓，又道：「那具屍體的確是蘇總鏢頭的麼？」

柳如月臉色一變，訝道：「楊大俠此言何意？」

楊晓風忙道：「在下只是懷疑夫人等是否是詳細檢視過足？因為一個人的臉上中了這許多劍，面目早巳全非，在下在城中打探過，見過的人都說臉目難辨！」

柳如月嘆息道：「未亡人與他做了十餘年夫妻，豈有認不出來之理？他臉上長了顆小肉瘤，這可假不了的！」

「哦？」楊晓風忙道：「那是在下疑心過重了，夫人，此地巳不能久留，依在下之見你倆還是早日離開，免再遭到什麼不測！」

柳如月姐妹臉上都升上一絲驚恐之色，楊晓風續道：「對方既然巳施下了毒計——把你倆困于密室，則接續而來的毒計將更加令人防不勝防，此刻局內又再沒有其他人，只你們兩人實在太危險！」

柳如眉問道：「你準備呢？你要去那裏？」

楊晓風一板面孔，道：「我自己有事要辦，豈能長期照顧你們！」

柳如眉咬唇道：「我知道你又是為女人而忙！」

柳如月輕叱一聲：「如眉，這種話虧你一個黃花閨女也說得出口！」轉首對楊晓風道：「大俠儘管放心，未亡人立即携妹回娘家暫時避避風頭，不敢勞煩大俠担憂！」

楊晓風頷首道：「如此甚佳，事不宜遲，現在便收拾一下行裝上路吧！」

柳如眉忙道：「你若要找咱，可來太原！」

楊晓風連聲應好，一拱手便退了出去。他並沒有立即離開，躲在一旁，直至目送柳如月兩姐妹上路，才悄然到城外取馬重登西路。

× × ×

次日掌燈時分便到了百花宮外，只見宮門重鎖，四周靜寂，楊晓風伸掌在門上擊扣起來。

半晌，宮門依然未開，楊晓風只得運氣傳音：「在下楊晓風特來拜訪宮主，請開門賜見。」

再過了兩盞熱茶的功夫，宮門才慢慢拉開，一個少女探頭出來張望，楊晓風眼尖認出她便是當日在漢水河上迎接他的兩個使者之一。

他忙道：「姑娘，宮主可在否？」

使者忽然向他丢了個眼色，楊晓風訝道：「宮主難道不在宮內？」

使者輕咳一聲，道：「在。公子請。」說罷把宮門拉開，楊晓風並沒有發覺她聲音中的異常，坦言抬步入內。

使者跟在他背後慢慢而行，只聽宮門被人重重地關閉，發出一聲沉重响亮聲音，刹那廣場四周湧出不少持械的少女來。

楊晓風一愕，回頭要問使者何故，那使者却巳不知去向，只聽一個沙啞的聲音喝道：「死活不論，全力搏殺，刺他一劍的賞銀百兩，取他首級的賞金一百……」

楊晓風猛吃一驚，目光一掃，急道：「在下與貴宮主素沒仇恨，姑娘等為何以武相對？」話音剛落，巳有二口長劍，一把柳葉刀迫近身前。

楊晓風輕喝一聲，偏身一閃，同時際出纏在腰上的軟劍，這刹那，包圍圈經巳形成，那些女人把楊晓風團團圍住，刀劍軟鞭齊施，十分兇悍。

楊晓風不欲下殺手，又急於覓見蓮花，輕喝一聲拔空而起，自少女們頭上越過！冷不防「畢啪」一聲，一條軟鞭如毒蛇捲至，接着只見兩道黃影斜刺裏飛起，刀劍齊施，向他砍到！

楊晓風剛擰腰避過那條軟鞭的偷襲，刀離身巳不足半尺，他軟劍架開柳葉刀，長劍又悄沒聲息刺至他後腰，楊晓風輕咳一聲，身子只有落下！

可是下面的人早巳蓄勢以侍，白光閃處，幾件兵刃向他足踝招呼過去！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來的大漢就是關侯，不打不相識，季伯玉、水飄香與之共結金蘭。東行至楊柳店，關侯和盟弟妹分手，約定在虎林會合，季伯玉水飄香趕至虎林，季伯玉瞥見武林第一家剩下斷壁殘垣，正向隔隣藥房老板易慕凡查詢特，門外來的黑大漢金日昇是太湖路不平湖主的手下，派來殺季伯玉。水飄香武功卓絕護衛季伯玉殺了金日昇，還到江邊殺死太湖黑旗堂黑旗令使朱牧山，季伯玉知道師父已死葬在城外黃土崗，師弟也沒有找到。這次厮殺暗中有一位身着灰衫枯瘦如柴的老者帮助，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猜的是關大哥的朋友？是不是……。

飄香情義切　宮主性狠烈

此人的長像十分特出，三角眼，掃帚眉，兩個朝天大鼻洞，配上一張血盆大口，這已經夠瞧的了，偏偏他還將鬍鬚編成一個辮子，在頷下幌來幌去的，實在滑稽已極。

最使人一瞧就會噴飯的是他的表情，像他這等長相必然是一種小丑型的人物，他偏偏繃緊着臉，表現得一本正經，但他却不自覺的揩揩鼻子，摸摸屁股，那等怪模樣怎能不叫人笑得噴飯？

他沒有理會水飄香的大笑，却冷冰冰的哼了一聲道：「小丫頭！把話說明白一點，老夫怎樣沒有忠人之事了？」

水飄香笑着道：「你是不是我大哥的朋友？」

灰衫老者道：「不錯。」

水飄香道：「是不是我大哥託你來帮咱們的？」

灰衫老者道：「廢話，除了關侯還沒有人請得動我。」

水飄香道：「這就是了，你既然是來帮咱們的，咱們在捨死忘生的搏殺，你却躲在松林裏面瞧熱鬧，這也算是忠人之事麼？」

灰衫老者道：「小丫頭！妳可不能不講理，適才的那些倒楣鬼，就算再多幾個也難不倒你們，何須老夫動手？」

他說這幾句話之間，掀了三次鼻子，摸了兩次臀部，如非水飄香極力忍耐，早已笑出聲來了。

季伯玉爲免水飄香開罪這位武林前輩，急忙雙拳一抱道：「救命之恩，不敢言謝，舍妹言語不週之處，希望前輩不要見怪。」

季伯玉是尊敬，是感激，對這位武林前輩，並沒有絲毫失禮，誰知他竟然不領這個情，兩眼一翻，道：「吹牛拍馬的人我瞧得多了，少跟我來這一套，甚麼前輩晚輩的！」

他說話之際，沒有忘了摸臀部，掀鼻子，然後兩眼瞧天，一副不屑一顧神態。

季伯玉絕未想到這武林前輩的脾氣如

此怪異，一時呆在當地，半晌作聲不得。

水飄香可就不吃他這一套，纖足一跺，冷冷道：「你神氣甚麼？我二哥只不過瞧你可憐兮兮的，才說幾句好聽的，讓你嚐嚐甜頭，哼，給你四兩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來了，識相的趕快交出來，否則我絕不饒你！」

這回該輪到灰衫老者發呆了，他沒有想到水姑娘竟是如此蠻不講理。

說來也有點奇怪，講理的季伯玉挨了他一頓排頭，不講理的水姑娘他却目瞪口呆，一點威風也使不出來了。

敢情這位武林前輩欺善怕惡，碰到不講理的他就一點法子也沒有了。

水飄香得理不饒人，撇撇嘴道：「你到底交不交出來？說呀。」

灰衫老者道：「咳，小丫頭，妳不要無中生有，要我交甚麼出來？」

水飄香道：「看你裝得倒蠻像的，那沒有用，今天你如果不交出我二哥的小師弟，咱們就沒完沒了。」

灰衫老者急道：「小丫頭！妳別胡亂的栽贓嫁禍，妳二哥的小師弟是誰？我根本毫無所知，打那兒弄來交給妳？」

水飄香道：「不是你救了他？」

灰衫老者道：「我來虎林比你們還晚，武林第一家早已遭到慘禍了，我怎麼能夠救他？」

水飄香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灰衫老者苦笑一聲道：「我是關侯託我來照顧你們的，我怎麼會騙妳？」

季伯玉道：「請問……」

灰衫老者道：「老夫木林森，有人叫我木老二，也有人稱我木二先生，你隨便怎麼叫都可以，只是不可叫前輩。」

季伯玉道：「原來是木二先生，久仰，在下的大哥呢？他爲甚麼不來？」

木二先生道：「關侯的師門有要事找他，他已經趕回九華山去了，不過你們放心，有木老二跟着你們，沒有人敢動你們一根汗毛。」

木二先生雖是遊戲風塵，玩世不恭，一身武功却深不可測，有了這樣一個好帮手，自然天下都可去得。

但季伯玉却婉言拒絕道：「不敢勞動大駕，二先生如果別無他事，愚兄妹想就此告辭。」

木二先生雙目一瞪道：「甚麼，你想甩掉我？那可不成，除非關侯來了，休想我離開你們一步。」

這位木二先生看起來是在吹鬍子瞪眼，其實完全出自善意，季伯玉不傻，心裏當然明白。

只不過男子漢，大丈夫，竟然處處要別人保護，這樣活着豈不太過窩囊！

季伯玉雖是本性敦厚，却也有點固執，如果惹上他的倔脾氣，只怕九條牛也拉他不過。

木二先生爲友奔波，熱情感人，但他說話太直率了一點，使季伯玉不願接受他的蔭庇。

水飄香很欣賞季伯玉的這股倔勁，也不願接受木二先生的好意，不過小姑娘能言善道，說的話既好聽也叫人無從反駁。

「老哥哥！你是咱們大哥的朋友，小妹這樣稱呼你，你應不會反對吧？」

「啊，小妹，老哥哥跟關侯是道義之交，你們原本就該叫我老哥哥，我怎麼會反對呢？」

「那咱們是自己人，小妹說錯了話老哥哥可不能生氣的。」

「我不生氣，妳說。」

「我大哥的師門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老哥哥知不知道？」

「不知道，不過看情形頗爲重要。」

「既然如此，老哥哥就該立即到九華山去瞧瞧，如果我大哥需要老哥哥的帮助，你沒有去豈不會遺恨終身！」

「啊，小妹，妳這麼說，該不會是危言聳聽吧？」

「我大哥也可說神明英武，應該不會有事，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一個成了名的人物，更不能掉以輕心，你說對麼？老哥哥。」

「對，對極了，可是你們却叫我放心不下，這樣吧，咱們一道去九華山，帮妳大哥了斷師門的事，再一道同闖江湖，妳看怎樣？」

「不，老哥哥，咱們去了不只是帮不上忙，還可能使大哥分心，所以還是不去的好。」

「那你們準備去那裏？」

「咱們想去太湖……」

「太湖你們就不必去了，路不平也去了九華山。」

「當眞麼？老哥哥，這消息可靠？」

木二先生嘆息一聲道：「此事發生在武林第一家遭到刦難之後，老哥哥也是不久以前才知道，聽說前往九華山的，不只太湖一個門派。」

季伯玉道：「老哥哥可知道各派齊集九華山，究竟爲了甚麼？」

木二先生道：「爲了神龍令？」

季伯玉面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武林第一家已經烟飛火滅，他們還要爭奪神龍令？」

木二先生道：「這個……也許有人要當第二個武林第一家吧，哦，小兄弟，路不平及神龍令都在九華山，你還去太湖做甚麼？」

季伯玉道：「如果小弟的師弟是被路不平所擄，他必然是關在太湖那裏，路不平去了九華山，豈不是援救小師弟的最好時機。」

木二先生道：「如此說來，咱們只好分道揚鑣了，希望你們儘快來九華山地藏殿，免得關侯替你們担心。」

季伯玉道：「小弟記下了，告辭。」

木二先生道：「慢點，小兄弟，老哥哥送你一點東西！算是見面禮吧！」

他取出一個薄薄的小錦囊，交給季伯玉道：「這是一個製作極端精巧的人皮面具，是老哥哥無意中獲得的，它太美了，老哥哥這張臉配它不上，你留着吧，必要時也許可以派上用場。」

季伯玉道：「多謝老哥哥。」

木二先生道：「你們先走吧，我要用化骨粉處理一下這些屍體再去九華山？」

季水二人道了一聲謝，抱拳一拱，雙雙聯袂急馳而去。

× × ×

太湖三萬八千頃，四週羣山羅列，但

見幽谷曲隈，峯巒百重，江南山川靈秀之氣，似乎都集中於此地了。

這天傍晚時分，季伯玉與水飄香聯袂抵達胥口，由於時間已晚，他們先找客棧歇了下來。

胥口只是一個湖濱小鎭，但遊湖者多半先歇在這裏，再僱舟出發。

其實遊湖者主要的目標是遊山，因爲湖中的東西洞庭山，是聞名宇內的洞天勝地。

季水二人訂了房間，略作清洗，就要了一點酒菜相與對酌。

此時一名年約四旬的短裝漢子走了過來，道：「兩位客官是來遊湖的？」

季伯玉道：「不錯，咱們是慕名而來，請問閣下是……」

短裝漢子道：「小的呂三，是駛船的，客官要遊湖，小的可以送你們去。」

季伯玉道：「那好，咱們先遊東山，再往西山，一天多少船費可按日計算。」

船夫呂三搖搖頭道：「兩位來得不巧，現在只能遊湖，不能遊山！」

水飄香道：「爲甚麼不能遊山？」

呂三道：「小的也不知道爲了甚麼！這是湖主的命令。」

水飄香道：「路不平，莫非太湖是他的私產？」

呂三面色一沉道：「客官說話要當心一點，希望妳不要自討苦吃！」

水飄香淡淡道：「我說話已經够小心了！連他是强盜頭兒都不敢說啊。」

呂三嘿嘿一陣狂笑道：「這麼說兩位是存心來太湖找碴的了，好好……」

他連續退了幾步，嘴角同時向身旁一挑，兩名勁裝大漢立即向季水二人撲來。

撲向水飄香的大漢是以右掌猛扣她的酥肩，出招輕捷威猛！掌上功力頗有幾分造詣。

可惜他抓錯了地方，手掌居然碰到水飄香食用的筷子上去了。

也許他盡力過於兇猛！筷子竟至截穿手掌，由手心通了過去。

俗語說「十指連心」，因爲手掌及十指是筋骨最多的地方，只要弄傷一點，就會痛到心裏，現在這名大漢筷子穿過掌心，他還能不像殺豬一般的大聲哀嚎！

另一個撲向季伯玉的大漢運氣似乎好一點，他只是肩頭上挨了一掌。

不過這一掌却也使他滾出幾尺，哼哈半响，才勉力爬了起來。

這是一個小接觸，應該算不得甚麼，但呂三却面色大變，道：「兩位好身手，請留下字號以便派人接待。」

水飄香撇撇嘴道：「咱們不是盜匪，那裏來的字號？要麼你去告訴路不平，就說白氏兄妹要遊山，行不行早點給咱們一個信兒。」

呂三道：「好，你們在這裏等着，咱們走。」語音一落，帶着兩名負傷的同伴奔出店去。

這間客棧的生意原是不錯的，經這一鬧，許多怕事的客人遷走了，立刻顯得一片清冷。

店老闆苦着臉走過來道：「客官這是何苦，依小的相勸，兩位還是走吧。」

水飄香道：「怎麼！你撵咱們？」

店老闆道：「不敢，小的只是爲兩位着想，强龍不壓地頭蛇！他們人多勢衆，兩位鬥不過的。」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咱們住店給店錢，其他的你就不必管了。」

店老闆知道這兩位年輕人也不好惹，勸不聽只好不管這檔子閒事！至於影响生意麼，那也無可奈何。

他正待轉身離開，季伯玉道：「慢點，掌櫃的，適才那個呂三是做什麼的？」

店老闆道：「這個……小的也不太明白！」

水飄香揮揮手道：「好啦，你去吧，咱們也該歇息了。」

她知道店老闆不敢說，那又何必强人所難？其實呂三分明也是太湖水盜，適才傷了他們兩個，遲早會找上門來的。

她沒有猜錯，翌晨天色剛剛破曉，他們就被一片喧囂之聲吵醒。

水飄香一面起身結束，同時敲着牆板，道：「二哥，快起來，只怕是生意上門了。」

季伯玉道：「我聽到了，咱們走。」

他們剛剛走出房外，店老闆已經慌慌張張迎面奔來。

季伯玉道：「不要慌，掌櫃的，此事咱們自會了斷，住店的錢你先拿去。」

他交給店老闆一塊銀子，然後打開店門，與水飄香併肩而出。

門外明燈執杖，擁立着近四十名黑衣大漢，領頭的是一名面貌獰惡的彪形漢子，懷中抱着一柄九環大刀。他向季伯玉及水飄香流目一瞥道：「傷人的是你們？」

季伯玉道：「不錯，是咱們，閣下必然是來自太湖了，請教……」

使九環刀的漢子道：「在下李矩，現任太湖黑旂堂主，朋友是那位高人？」

季伯玉道：「原來是李堂主，久仰，咱們兄妹白玉白香，是慕名來遊太湖的，貴門下言語迫人，因而發生一點誤會。」

李矩冷哼一聲道：「誤會就出手傷人麼？朋友太瞧不起太湖了。」

水飄香撇撇嘴道：「做强盜的也要人瞧得起，豈不是天大的笑話，老實告訴你，咱們要逛洞庭山，誰要故意刁難，咱們就要他好看！」

李矩陰沉沉的哼道：「有種，上。」

他自己後退丈外，他身後八名腰纏紅帶的抱刀武士却撲了上來，在太湖黑旗堂，這八人稱爲護堂八衞，也有人稱他們爲黑衫紅帶，是黑旗堂中除了堂主外，功力最高的人物。

在江湖道上，黑衫紅帶與紅衫紅帶，及白衫紅帶齊名，他們只要有一二人出現江湖，就會被認爲是一件大事。

以他們如此崇高的身份，對付一雙名不見經傳的少年，自然不能倚多爲勝，因此，他們雖是八人齊出，出場挑戰的却只有兩個。

「出招！」

這兩個陰森冰冷的單字，是其中一人吐出的，他們面無表情，但全身上下都圍繞着一片殺機。

季水二人互相瞧了一眼，然後緩步向前面走去。

他們明白眼前的敵手是兩名高人，而這樣的高人至少有八人之多，這場搏殺勝了並不樂觀，敗了的結局必然更慘。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未來的成敗利鈍，只好聽上蒼的安排了。

季伯玉內傷已愈，功力盡復，雖然武林第一家的武功並不如昔，但他所學的藝業，仍然稱得上是獨步江湖的絕藝，除非遇到絕頂高人，他是可以放手一搏的。

武林第一家的劍法是「九子連環」，又稱爲「三三劍法」，一發九劍，招招相連，在刹那之間，劍光籠罩敵人全身九大重穴，是當代武林最爲凌厲的劍法。

現在面對强敵，又是以少擊衆的局面，他就不得不全力一搏了。

雙拳一抱，道了一聲「有僭」，劍光輕輕一顫，一片寒芒急捲而出。

叮叮噹噹接連四响，顯示對方已晚接下他連綿不斷的快速四劍，但在四劍之後，接着是一聲慘呼，一條人影同時仆倒下去。

敢情這名黑衫紅帶，無力接下他的第五劍，劍光穿心而過，那裏還有命在。

另一邊的搏殺結束得也不慢，那名黑衫紅帶却死得更慘。

那是因爲水飄香使的是一雙短劍，兵刄多了一倍，而且這位姑娘只要出手就不會留情，她以巧妙絕倫的身法，欺近敵人的身前，短劍一分一合，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插進敵人的左右脅門，脅下開了兩個大洞，這名敵人自然活不成了。

他們這兩場搏殺結束得太快了，幾乎是眨眼之間，兩位名噪江湖的黑衫紅帶就將生命擱在這裏。

這項結果是太湖幫衆所沒有想到的，他們呆了一呆，在李矩一聲暴吼之後，一場駭人的屠殺也跟着展開。

喊殺之聲驚天動地，殘肢斷股四處飛洒，這座湖邊小鎭變成一個殺人的屠場了。最後這場兇狠的搏殺終於結束了！遍街橫屍，鮮血片片，一幅人間地獄的慘狀。

季伯玉不安的道：「小妹，咱們是不是太殘忍了一點？」

水飄香撇撇嘴道：「別存婦人之仁，二哥，他們是無惡不作的强盜，原就該死，再說他們毀滅武林第一家，可沒有半點慈悲心腸。」

季伯玉道：「小妹說的是，現在呢，咱們怎麼辦？」

水飄香道：「敵人逃走了六個，黑旗堂主李矩是其中之一，咱們如果不趕緊犂庭掃穴，直搗洞庭山，要是被他們將你的師弟移走，再找就麻煩了。」

季伯玉道：「好，咱們去找船。」

他先掏出二十兩銀子，請客棧老闆代爲僱人處理鬥場的善後，然後揹着包裹，與水飄香直奔碼頭。

此地原有許多遊舫，是專供客人遊湖用的，現在遊舫仍在，却沒有一個願意接受季水二人這一對遊客。

水飄香失望之後噘着嘴道：「這般人好可惡，給他們銀子都不肯。」

季伯玉道：「這不能怪他們，一般安善良民，怎麼敢開罪强盜？」

水飄香道：「那……咱們不去了！」

季伯玉道：「妳瞧，有一條漁船來了！咱們再去試試。」

他們是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去跟漁船的老闆洽談，想不到一拍即合，居然談成功了。

漁船之上只有一對父子，他們姓舒，聽口音是本地人氏。

季水二人上船之後立即開航，此地距離東洞庭山有四十里航程，遇到順風不須一個時辰就可到達。

待航行一半，東洞庭山已經遙遙在望，來路却已烟水茫茫，瞧不到他們昨晚寄宿的市鎭了。

季伯玉與水飄香坐在船頭的艙板之上，他們一面欣賞太湖上烟波浩渺的景色，一面商討登岸之後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

商討還未獲得結論！後梢忽然傳來噗通兩聲水响，水飄香扭頭一瞥，船家父子已然踪影全無。

莫非舒氏父子失足落水。

這是不可能的，一個長日在水上討生活的人，在風平浪靜之際，絕不會失足落水，就算不小心發生了意外，也不會父子二人一起掉下水去。

她心頭一動，急忙彈身躍到後梢，纖掌抓起雙槳，將漁船推得快速急走，逕向東洞庭山飛駛而去。

季伯玉不解的道：「小妹，那兩名船家……」

水飄香道：「這是一艘賊船，舒氏父子必然都是太湖帮的，二哥當心一點，賊人只怕要鑿船底！」

季伯玉大吃一驚，急忙掏出兩hh銅板，準備應付意外，同時流目四顧，查看水中的動靜。

漁船由原先的位置駛出五丈之後，舒氏父子在船尾兩丈之處冒了起來，他們的手中執着鐵錐鐵鎚，果然企圖鑿穿船底。

他們的計劃不能算錯，只是沒有想到水飄香的反應之快，幾乎是立即瞧穿了他們的用心，而且迅速決定了應付之策。

他們更沒有料到水飄香駛船會如此熟練，雙臂貫勁，運槳如飛，刹那之間就將漁舟駛出五丈，使他們有點措手不及。

此時水飄香如此繼續運槳划舟，舒氏父子必然追趕不上，她却心念一轉，又想出了一條妙計。

她停止了划槳，使舒氏父子能够向漁舟接近，她却以傳音對季伯玉道：「二哥，以飛星子招呼他們，但要留下活口。」

季伯玉道：「好的。」

待舒氏父子相距一丈遠近，季伯玉揚掌一揮，兩點寒星分別激射而出。

飛星子名震天下，舒氏父子自然逃不過它的襲擊，在兩聲悶哼之後，他們就動彈不得了。

水飄香以右腕運槳向後一推，將船頭轉一個方向，再用力划了兩下，就將漁舟停在舒氏父子的載浮載沉之處。

他們將舒氏父子撈起，丢在船頭艙板之上，水飄香口中冷冷一哼道：「沒有想到吧？舒老頭，你這點三脚貓的水上功夫，居然敢在咱們兄妹的眼前獻醜，現在該怎麼說？」

舒老頭道：「妳贏了，殺剮聽便，還有甚麼好說的？」

水飄香道：「怎麼沒有好說的？譬如咱們在你的面前消遣你的兒子……」

舒老頭面色一變道：「妳敢！」

水飄香撇撇嘴道：「我爲甚麼不敢？黑旗堂都被咱們殺得棄甲丟盔，多殺兩個又算得了甚麼？不過我不會讓你們痛快一死的，二哥，先剁掉那小子一根手指。」

季伯玉應了一聲，長劍一揮，舒老頭的兒子立即揚起一聲慘嚎，這一劍既快又準，舒老頭來不及出聲阻止，他兒子已經少了一根指頭。

十指連心，沒有人能够忍受那種錐心蝕骨的痛苦，舒老頭似乎比他的兒子還要難過，不待季伯玉下一個動作，他已經連聲的哀求起來。

「請少俠高抬貴手，老朽認栽。」

水飄香撇撇嘴道：「你早就栽了，一定要賠上你兒子的一根指頭才認？」

舒老頭嘆息一聲道：「敝帮規戒森嚴，老朽……咳，今後只得亡命天涯……」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天下如此之大，那兒不可以活命，莫非你們有做強盜的癮？」

舒老頭面色一紅道：「姑娘說的是，請問……」

水飄香道：「武林第一家是不是你們暗算的？」

舒老頭道：「是，但咱們父子並未參加。」

季伯玉道：「你們有沒有擄來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

舒老頭道：「沒有。」

水飄香道：「你並未參加，怎能知道沒有？」

舒老頭道：「襲擊武林第一家的帮衆是老朽接運回山的，老朽當然知道。」

水飄香道：「就用你這艘小漁船？」

舒老頭道：「不，本帮另有船隊，全由老朽指揮，當晚老朽爲了安排乘船的班次，曾經清點人數，的確沒有瞧到任何一個孩子。」

舒老頭的兒子可能已經不疼痛了，因而接口道：「爹！孩兒聽說武林第一家商大俠的兒子逃了，帮主曾經留下一批人在虎林尋找。」

舒老頭道：「這我也聽說過，兩位，咱們父子說的是實話，趁湖主不在，你們趕快走吧。」

季伯玉向水飄香點點頭，他相信舒氏父子的確沒有騙他，那麼就不必在此地浪費時日了。

水飄香遙遙拍出兩掌，震開舒氏父子的穴道，柳眉一揚，道：「便宜你們了，快送咱們到宜興。」

舒老頭道：「老朽遵命。」

這對父子不敢再起歹念，乖乖的將季水二人送往西岸，然後掉舟飛駛而去。

水飄香瞅着舒氏父子逐漸遠去的漁舟道：「這一趟又白跑了，二哥，你說，現在去那裏？」

季伯玉道：「時間已晚，咱們先去宜興落店，明天就去九華山找大哥，然後再作商議。」

水飄香道：「好吧。」

他們在宜興停留了一晚，翌晨聯袂奔向金陵，但走出不足十里，一騎怒馬忽然由身後狂馳而來。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咱們不想多事，居然有人前來找死！」

她以爲是太湖的強盜前來找碴，及扭頭一瞥，來人原來是年老爹。

水飄香大感意外，急忙迎上前去道：「老爹，你怎麼找來了，我娘呢？」

年老爹躍下坐騎道：「夫人很好，小姐不必担心，只是老朽這一路追趕你們，幾乎把兩條老腿跑斷了。」

水飄香道：「是我娘找我？」

年老爹道：「是的，夫人在杭州等候小姐，請立刻跟老朽上道。」

水飄香噘着嘴道：「娘有甚麼事？老爹……」

年老爹道：「這個……老朽也不明白，不過小姐已經將季公子送到虎林，咱們的責任已了，快走吧，小姐，否則夫人會担心的。」

季伯玉道：「去吧，小妹，咱們來日方長……」

水飄香道：「不，不，我不回去，老爹，季公子身負師門的血海深仇，我要帮他。」

年老爹道：「妳錯了，小姐，無論季公子身負何等奇寃，他都不會要你帮助的，不信妳就問問他吧。」

水飄香一怔道：「爲甚麼？二哥，你眞的不要我帮你？」

年老爹不待季伯玉答言，逕自接口道：「一個大男人，怎能託庇於一個女孩子，這樣豈不讓天下人恥笑！」

季伯玉估不到年老爹會說出此等侮蔑的話來，不由面色一變。

水飄香嬌叱一聲道：「老爹，你是我娘身邊的老人，所以我才尊重你，你再要對我結拜的二哥出言侮辱，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年老爹啊了一聲道：「對不起，季公子，老朽語出無心，希望你不要見怪。」

季伯玉淡淡道：「老爹沒有錯，這是在下的疏忽，去吧，小妹，妳不去伯母會不安的。」

水飄香道：「可是，二哥……」

季伯玉道：「小妹，二哥仍有自保之能，何況還有大哥，妳就不必担心了。」

水飄香雖是不願，但她瞧得出季伯玉的態度十分堅決，這是年老爹惹出來的，她有着深深的恨意，却又無可奈何。季伯玉不願水飄香違抗母命，也不想使年老爹爲難，因而雙拳一抱道：「小妹珍重，愚兄告辭。」身形一轉，逕自急馳而去。

×　×　×

離開水飄香之後，季伯玉當晚歇在溧陽，此時他不只是無精打彩，而且處處都感到彆扭。

他是一個秉性敦厚，極富熱情的少年，由成都至虎林，與水飄香聯袂萬里，甘苦與共，雙方的感情，當得是乳水交融牢不可破了，現在忽然分離，他怎能不無精打彩？

再說這一路之上，都是水飄香照顧他，事無大小，不必要他費半點心神，如今事事都得自己來，叫他如何不感到彆扭？

他正在懊喪之際，忽然瞧到兩名神色驃悍的大漢，擁着一名金袍長髯老者跨進店門，他心頭一懍，暗道一聲不好。

來人是王爺，一個不易招惹的武林高

人。

他跟王爺沒有過節，雙方也是素昧平生，只不過王爺的新婚夫人是洗劍宮主俞涵梅，這個女人必然會放他不過。

他瞧到門外還有四名婢女擁着一頂軟轎，軟轎之內自然就是洗劍宮主俞涵梅了，好漢不吃眼前虧，趨吉避凶才是上策。

趁衆人混亂之際，他悄悄退回客房，眼前的危機是渡過去了，但去留問題還得作一番考慮。

留下來麼，如果被俞涵梅發現了怎麼辦？去呢，此時天色已晚，很難找到住處，就算能够找到，也不能眞的解決，因爲王爺必然是去九華山，雙方既然同路，遲早都會碰頭的。

忽然他心頭一動道：「有了，木二先生不是送了我一張人皮面具麼，此時豈不正好派上用場？」

他掏出那只薄薄的錦袋，取出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十分小心的戴在頭上。

房裏沒有鏡子，他瞧不出自己變做何種模樣，不過他並不担心美醜，這只是權宜之計，只待看到關侯就不必怕了。

當經平安無事的渡過，次日待他起床，王爺一行已經走了。

他暫時放下心事，到櫃枱算好店錢，揹起包裹逕向官道奔去。

出城約莫五里，迎面遇着兩名奇醜無比的大漢，其實他們有鼻子有眼，一切配件跟常人沒有甚麼兩樣，只是那些配件擺的不太規則，有的擠在一起，有的離得太遠，試想，如果鼻子擠在兩眼的中間，豈不成了一個怪物？

這兩名大漢正是這樣，他們的鼻子偏偏擠在兩眼的中央，簡直醜怪無比，好在現在是大白天，否則季伯玉不被駭一大跳才怪。

別看他們長相不好，在江湖道上可是兩個名人，只要提起勾漏二醜，任何人都會讓他們三分。

功力高，是原因之一，主要的是爲了他們赤胆忠心，全心全意的護衛他們的主人。

爲主人，他們可以奮不顧身，上刀山，下油鍋，絕不會皺一下眉頭，在波譎雲詭的江湖之中，此種人實在不易多見。

季伯玉很少行走江湖，見聞自然不多，勾漏二醜雖是名噪江湖，他却一個都不認識。

他不認識勾魂二醜，他們却一聲悲呼，雙雙向他撲了過來，他方自神色一呆，二醜已經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辛大辛二拜見主人……」

季伯玉愕然道：「兩位這是做甚麼？快起來。」

勾漏二醜應聲立起，醜臉上雖是掛着兩行淚水，那等眉飛色舞的歡愉之情，却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掩蔽的。

大醜辛大接着報告道：「主人的內傷還沒有好吧？這回不要緊了，小的兄弟已經求得一瓶專治走火入魔的百草再生丹，主人的內傷一定可以藥到病除。」

季伯玉道：「辛大，你認爲我是你的主人？」

辛大神色惶恐的道：「別這麼說，主人，咱們兄弟追隨主人將近十年，你自然是咱們的主人了。」

現在季伯玉明白了，辛大兄弟誤認主人，必然是所戴的人皮面具作怪。

天下面貌相似的不是沒有，如果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除了孿生兄弟，不可能連追隨十年的僕人都無法分辨。

何況人皮面具畢竟與眞人有別，除非這副面具是從辛氏兄弟的主人面上剝下來的，而且還要身材舉止大致相同才難以辨別。

這就難了，天下雖大，要找一個像這樣諸般巧合的不敢說絕對沒有，只怕也是百年難遇。

也許辛氏兄弟是粗人，只要面貌相同，就認定是他們的主人，其他的一切就不必管了。

季伯玉心念一轉，道：「你們在那裏弄來的百草再生丹？」

辛大道：「稟主人，是神醫乙無路，小的兄弟跑遍了秦嶺，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將他找到。」

季伯玉道：「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辛二道：「是的，主人，咱們獲得百草再生丹已經三年了，聽說乙無路最近忽然被人害死。」

季伯玉道：「是他的妻子桑一娘害的，哦，百草再生丹煉製不易，乙無路倒是大方得很。」

辛二道：「別人也許不行，但勾漏山主名震八荒，小的二人既然將他找到，他就不得不忍痛送給咱們一瓶。」

辛大道：「回勾漏去吧，主人，只要主人內傷痊癒，咱們又可以叱咤江湖，重振當年的雄風了。」

季伯玉暗忖：「自己身負師門血海深仇，却沒有洗雪仇恨的能力，到勾漏去閉關潛修，未嘗不是一項可行之計，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己如非力不如人，怎會被年老爹言語侮辱？」

想到這些，遂點點頭道：「好，咱們回去。」

辛大雀躍道：「老二，我陪主人慢慢走，你快到城裏買幾匹坐騎來。」

辛二應了一聲，彈身一躍，去勢若電，眨眼之間，便已消失在視綫之外了。

季伯玉瞧得心頭暗懍，由辛二這身輕功推想，他這兩名僕人的功力，必然具有一流的身手，他這位主人如非曾經走火入魔，這齣戲就唱不下去了。

他們慢慢的走，季伯玉在有一搭沒一搭的跟辛大閒聊，他既然是勾漏山主，總得對勾漏山有所明瞭。

辛大對主人敬若神明，絕未想到他是別有用心，這一陣閒聊季伯玉自然獲益不少。

他們走出約莫三里，辛二已經帶着三匹駿馬急馳而來，季伯玉在兩名忠僕的簇擁下，終於抵達勾漏山區。

勾漏山在廣西省的北流縣境，因岩穴皆勾曲穿漏，所以取名勾漏。

在勾漏洞口，辛大辛二每人由懷裏掏出一顆光芒四射的明珠，然後魚貫入洞，進入一間石室。

這間石室頗爲廣大，有丹灶石床，相傳爲晉代葛洪煉丹之處。

經過石室前進約莫半里，但見一泓清

水，波光粼粼，人們到達此處，除非具有登萍渡水的功力，就無法前進了，好在涯邊備有小舟，他們終於渡過彼岸。

登岸不遠，由石罅可見日光之處躡梯而上，再經過太陰洞就可穿出山腹。

但辛氏兄弟却在太陽洞中停下脚步，辛大趨至一片山壁之處，以右掌貼着石壁緩緩一推，壁上忽然現出一道暗門。

季伯玉暗暗稱奇，想不到這勾漏洞中竟然別有洞天。

進洞後迎面是一塊石屛，上面以明珠綴成「勾漏仙府」四個擘窠大字，屛風之後是一條長約三丈的甬道，通過甬道就是一所大廳了。

此間石室頗多，陳設也富麗堂皇，稱它爲仙府是可當之無愧。

辛氏兄弟將季伯玉送到一間書房道：「主人請歇息一下，小的去準備點心。」

季伯玉點點頭，待辛氏兄弟退出，他才縱目瞧看這間書室。

壁洞掛有不少歷代名人墨寶，當眞是美不勝收，裏間一張書桌，陳列着不少書籍，及文房四寶。

他信手翻閱一下，發現除了六經詩賦等文學書籍，還有周易、易傳、文言、繫辭，以及說卦、序卦、雜卦等書，可見勾漏山主不只是一位飽學之士，對八卦五行必然也有很深的造詣。

他坐上桌前的虎皮交椅，再拉開桌下的抽屜，目光所及，不禁爲之一怔。

敢情抽屜之中，還有一瓶百草再生丹，及一本題爲「神燕秘寶」的武功秘笈。

他讀過乙無路的手抄醫道秘本，知道百草再生丹不僅可治內傷，也可治療走火入魔，他一路上治療內傷，就是參照百草再生丹而下的處方，只是幾樣主藥難求，因而他雖是內傷已愈，但還不能根除，現在有了這項丹藥，自然再好不過。

及翻開神燕秘寶一瞧，他的精神不由爲之一振。

這也是一個手抄本，署名爲「燕然」二字，那麼勾漏山主是姓燕名然了！

它的內容共分五章，飛燕掌、飛燕劍法，乳燕掠波輕功，神燕心法，及奇門術數等。

掌劍輕功，固屬一代絕學，最使他震動的，還是最後二章。

武林第一家的「天機神功」，是一種冠蓋寰宇的無雙絕藝，但由於神功秘笈被火燒毀，其中幾句歌訣竟至無法理解，這就是武林第一家日趨沒落的原因。

及參詳神燕心法，他終於有點明白，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看來他是不虛此行了。

此後他是不出洞，朝夕苦練，將全部心力都投注在練功之上。

辛氏兄弟雖然長像醜陋，實際上却是一對十分可愛的忠僕，他們除了在起居生活上對季伯玉全力照顧，從來沒有半點干擾。

良好的環境，適當的照顧，使季伯玉心無旁騖，以全力去研鑽高深的武學，就這樣，三年的時光一幌就過去了。

這天午餐之後他正待調息，辛大忽然匆匆奔了進來，說道：「稟主人，兪宮主她……」

季伯玉一怔道：「兪宮主？」

辛大道：「她每年都來一次，這是第三次了，頭兩次因爲主人運功正勤，小的不敢通報，現在主人已經大功告成，她又賴着不肯走，所以小的才來請示。」

辛大沒有錯，季伯玉可就爲了難了。

兪宮主是誰？她跟勾漏山主燕然有些甚麼淵源？這些是最起碼應該知道的條件，他却一點都不明白。

還有，兪宮主既是一再來找燕然，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能極不尋常，如果兪宮主提出某種要求，他該如何應付？

再者，女人的心或比較細密，任何一點細小的動作，都可能被她瞧出破綻，一旦揭穿身份，善後就難以處理了。

當然，他現在身具兩家之長，還不致將兪宮主及辛氏兄弟放在心上，但他忍得下心去傷害那對忠僕麼？

最可怕的是誤會，他戴着勾漏山主燕然的人皮面具，就難脫謀害燕然的嫌疑，辛氏兄弟如果要爲主報仇，必然是除死方休，像這等尷尬的處境，叫他如何應付？

他在沉吟不語，辛大却說了話了：「主人，依小的看應該讓兪宮主進來。」

季伯玉道：「哦……」

辛大道：「當年兪宮主與主人原是一對神仙眷屬，後來主人走火入魔，她並沒有嫌棄主人，是你將她攆下山去的，咱們就不能怪她另嫁別人了。」

聽到兪宮主已經另嫁，季伯玉悄悄吁出一口大氣，現在他畏怯之心減輕了，對付一個琵琶別抱的女人，似乎用不着有太多的顧慮。

於是他淡淡道：「好吧，你去叫她進來。」

辛大道：「是，主人。」

一股淡淡的香風，送來一個眉目如畫，滿身翠綠的女人，季伯玉抬頭向她瞧了一眼，心頭竟然暗暗的一震。

她的確是兪宮主，而且是洗劍宮主兪涵梅。

這個女人他在成都見過，當時是在擎天劍沈振山的家裏，她跟湖海豪客易三招一搭一唱，曾經對他出過不少難題。

想不到寃家路窄，在這勾漏山府之中又見到這個他不願見到的女人。

一聲冷哼，季伯玉吐出了幾個不帶絲毫感情，甚至有着恨意的音符，道：「原來是王夫人，稀客。」

兪涵梅原是低着頭，目光瞧着脚尖的，此時忽然螓首一抬，以顫抖的語聲道：「原諒我，燕然，是王南騙了我……」

季伯玉道：「哦，他怎麼騙妳了？」

兪涵梅道：「他說你跳了江，屍骨無存！」

季伯玉道：「妳就相信了？」

兪涵梅幽幽道：「他說當時他正在船上，因爲相距過遠，搶救不及，只拾得一張手帕……」

季伯玉道：「妳一定是瞧到那張手帕了？」

兪涵梅道：「是的，手帕上的玉燕雙飛是我親手所繡的，所以……」

季伯玉哼了一聲道：「妳爲甚麼不懷疑是他害我？再說，就憑一張手帕妳就移情別戀？請吧，王夫人，妳是有夫之婦，

咱們這兒不便留妳，辛大，送客。」

辛氏兄弟原本就在房外伺候，自然也聽到了他們的交談，季伯玉叫聲未落，辛大便已現身門外。

兪涵梅道：「燕然，請你顧念咱們往日的情份，不要攆我。」

季伯玉冷冷道：「感情不是施捨，王夫人，就算施捨吧，也輪不到妳這個有夫之婦！」

兪涵梅忽然銀牙一挫道：「燕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當年你到處留情，玩盡天下的美女，我還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怨言，就算我偶失婦德，你也不該如此絕情寡義！」

季伯玉道：「是妳移情別嫁，這妳怎能怨我？其實王爺名滿江湖，人材武功均屬上上之選，妳能夠嫁得這麼一個丈夫，應該滿足了……」

季伯玉語音甫落，辛二忽然奔來道：「稟主人：王爺在外面叫駡……」

兪涵梅呆了一呆，她那滿佈淚水的嬌靨，竟然現出一片歡欣鼓舞之色，道：「辛二，去告訴姓王的，我原是你主人的妻子，原是你們的主母，現在乳燕歸巢，夫婦重聚，叫他不要前來打擾。」

兪涵梅沒有說錯，她原是勾漏山主燕然的妻子，原是辛氏兄弟的主母，只不過那是往事，有許多往事是不堪回首的。

辛二也知道這些往事，他自然不敢按照兪涵梅的話去回復王爺，目光瞧着季伯玉，在等候他的指示。

季伯玉道：「辛大辛二快去拾奪一下，咱們該到江湖上逛逛了。」

辛氏兄弟一聲歡呼，立即分別開始拾奪，辛大收拾主人的，辛二收拾他們兄弟倆的，只不過片刻，他們就奔了出來，他們每人一隻包裹，一柄長刀，辛大多揹了一柄長劍，那是替主人揹的。

季伯玉向他們瞥了一眼道：「辛二前頭走，咱們去會會王爺。」

辛二應了一聲，領頭向後洞奔去，後洞有一條秘道，是他們主僕日常出入的道路。

季伯玉沒有理會兪涵梅，她雖是有點訕訕的，却一步也不放鬆的跟在後面，看來這是一個痲煩，要甩掉她只怕十分不容易。

出口在一塊大石之後，位置頗爲隱秘，在出口的左後方是一片平坦的山坡，王爺正在那兒大聲喝駡，及瞧到季伯玉，他神色愕然道：「你居然沒有死？」

季伯玉冷冷道：「很失望，是麼？」

王爺哼了一聲道：「你的生死不關我的事，我只要我的妻子。」

季伯玉道：「你的妻子？莫非你不知道兪涵梅原是我的老婆？」

王爺面現愧色道：「你不能怪我，我親眼見你跳了江，並且等待兩年之後，才託武林第一家的主人向兪宮主提親……」

季伯玉心頭一震道：「誰是武林第一家的主人？」

王爺哈哈一笑道：「估不到勾漏山主如此孤陋寡聞，使人覺得好生失望！」

兪涵梅原是羞紅滿面，默默不語的，此時忽然抬起頭來道：「他三年不出洞府，自然不知道沈振山當上武林第一家的主人了。」

季伯玉神情激動的道：「沈振山憑甚麼當上武林第一家的主人？」

兪涵梅道：「沈老爺子技壓羣倫，衆望所歸，他又獲得神龍令，自然成爲武林第一家的主人了。」

季伯玉緩緩吸進一口長氣，將激動的心情穩了下來，道：「王爺，兪涵梅送給你，辛大辛二，咱們走。」身形一轉，逕向山下奔去。

王爺微微一怔道：「不，燕大俠，兪宮主原是你的妻子，在下不能奪人所好，兪宮主，咱們情緣已盡，妳跟他去吧。」

王爺說完話就帶着部屬如飛而去，他跟兪涵梅當眞情緣已斷，三年多的夫妻了，臨走之時連再瞧她一眼都沒有。

兪涵梅撇撇嘴道：「好得很，你以爲老娘會對你有甚麼留戀？哼。」

哼了一聲再回過頭來，她那美艷無雙的粉頰，忽然湧起一片殺機。

原來季伯玉並沒有接受王爺的好意，已經走得踪影全無。

洗劍宮主兪涵梅，在當今武林擁有一代妖姬的尊號，妖姬多半就是美人，無鹽嫫姆絕對不會稱爲妖姬。

而且她武功不凡，富甲一方，因而養成一種驕狂任性，目無餘子的性格，那些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青年才俊，沒有一個獲得她青眼一顧。

直待標梅已過，依然嫁杳無期，春花秋月等閒渡，芳心之中難免生出一股寂寞的感覺。

就在此時，她遇到了勾漏山主燕然。

燕然長像英俊，舉止洒脫，原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最使女人動心的還是他的長像，無論他的一顰一笑，都會使女人着迷，芳心寂寞的兪涵梅自然難逃他的魔掌了。

這些甜蜜的回味，敵不過殘酷的現實，她曾經擁有兩個名震當代的男人，但這兩個男人竟然都捨之而去，她是玩物，是棄婦，是被男人丟掉的一隻破鞋子，雖然他還年輕，還美麗，也不過是一隻綉花破鞋罷了。

她恨極了拋棄她的兩個男人，也痛恨天下的男子，她要報復，要使拋棄的男人家敗人亡，死無葬身之地。

於是，她抹乾了淚水，恨恨的一跺纖足，然後向山下急馳而去。

× × ×

桂林城裏緊靠東門有一間「還珠酒樓」，此時晌午已過，離晚餐的時間尚遠，因而客人不多。

在臨街靠窗之處，坐着主僕三人，主人是勾漏山主燕然「季伯玉」，僕人自然是辛大辛二了。

季伯玉要去九華山找他的大哥關侯，今日午間剛剛趕到桂林。

天下的名山勝水，無出桂林之右，所謂桂林山水甲天下，他想就便遊歷一番。

距離他們的食桌不遠之處，另有兩個人正在對酌，一人文士打扮，約莫四旬上下，另一個身着勁裝，只有三十出頭。

此時他們乾了一杯，文士打扮的咳了一聲道：「封兄，咱們好像一年不見了吧，你還在當鏢師？」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　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

（第二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個蒙面客，都是敗於「武林街長」手中，被迫派來鬼莊內打鬥，被金糊塗等捉下來的。金糊塗說服他們起來反抗「武林街長」，除活見鬼被金相打死之外其餘四人都答應協助金糊塗等攻打「武林一條街」，金糊塗用美人計叫屠狗聖手將尙宮尙儀尙工尙食四人用馬車送到城隍廟由姓易的廟祝再護送去，金糊塗等暗裏跟踪馬車開入南城一座巨宅中。再折回城隍廟見易姓廟祝盤問他們四人，知道美人計又落空了！連忙將廟祝打死，五人直奔南門與花將等會合，逕到巨宅找「武林街長」，只有霍一龍出來接待……。

街長是連體　羣俠探原因

金糊塗一呆，一時說不上話來。

朱五絕知已瞞不過，便破口大罵道：「霍一龍，你這個兔崽子，那次在大理，你們兄弟溜得快，被你們逃過一死，你他媽的你自以爲是甚麼？告訴你，老子們今天是來拚命的！」

霍一龍竟不生氣，仍是滿面笑容道：「你是第四號店小二，見到本總管竟敢如此無禮，該當何罪？」

朱五絕罵道：「扯你娘的蛋，你是甚麼狗屁總管，跟我提鞋都不配！」

霍一龍笑道：「你這樣不客氣，我不替你通報了。」

朱五絕把臉一抹道：「通報？去你的吧！你叫你們那個混蛋街長滾出來見我，要不然老子就打進去了！」

霍一龍正要回答，忽聽那廳中傳出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道：「霍總管，你請他們進來吧！本街長要跟他們談談……」

「是。」

霍一龍連忙收斂輕浮之態，向金糊塗四人說道：「街長有令，你們入廳與他相見吧！」

語畢，側身站去一邊，要金糊塗四人入廳去。

金糊塗怕廳中有機關埋伏，不敢進去，說道：「這廳外地方大，空氣新鮮，你叫他出來在這外面解決好了。」

廳內，又傳出「武林街長」細聲細氣的聲音：「金糊塗，這廳中沒有機關埋伏，你放心進來好了。」

金糊塗大聲道：「既無機關埋伏，你何不出來與我們相見？」

「武林街長」的聲音突然變了，變成粗暴的怒叱：「叫你進來你就進來，你敢不聽，本街長馬上下令處死你的女兒！」

金糊塗又呆住了。

花相花將第一次聽到「武林街長」的聲音，聽他聲音突然由柔細一變爲粗暴，簡直判若兩人，不禁大奇道：「咦，這人是誰？」

金糊塗嗒然道：「他仍是『武林街長』，他有兩種不同的嗓門……」

花將嘖嘖稱奇道：「眞怪，同樣一個人，怎麼會有這樣截然不同的嗓門？」

在她說話間，那粗暴的聲音又從廳內傳了出來：「金糊塗，你進不進來？」

語氣充滿威脅！

金糊塗寧願自己死掉也不願見女兒受到傷害，長嘆一聲，舉步走了進去。

朱五絕、王紀南和花相花將自無讓他單獨涉險之理，故立刻隨在他後面入廳。

富麗堂皇的客廳上，黑白二大護法大師像門神那樣巍立於兩邊，而客廳的正中有一張龍案，其後是一道厚厚的布幔，那「武林街長」顯然坐在布幔後面，只是看不見罷了。

那龍案上放着一個金色香爐，從裏面嫋嫋升起一縷香烟，香氣充滿整個廳中，氣氛極是邪氣神秘！

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和花相花將在廳上的龍案前站定，四人凝神蓄氣，準備應付任何意外的變化。

「武林街長」的聲音從布幔後面透出，恢復那柔細的聲音道：「五絕，你原已送來兩個姑娘，爲何爲德不卒，又跟本街長作對了呢？」

朱五絕冷冷道：「那是傷天害理的事，我不想再幹了。」

武林街長笑道：「怎麼說是傷天害理的事呢？」

朱五絕道：「你要十二美女，可想而知不幹好事，我朱五絕何等之人，豈能助桀爲虐！」

武林街長道：「你錯了，到今天爲止，你送來的那位姑娘還好好的，本街長沒有傷害她一根汗毛，只不過她不太聽話，本街長暫時將她軟禁起來，正在派人開導她罷了。」

朱五絕問道：「剛剛送來的那四位姑娘呢？」

武林街長道：「本街長正將她們安置在密室之中，還沒工夫跟她們交談。」

朱五絕道：「你說的話，我一概不信，除非你帶她們出來讓我們見見面。」

武林街長道：「要見面很簡單，只是你們太頑劣不馴，今天本街長要跟你們好好談個明白，尤其是金糊塗你……」

語聲微頓，又道：「你們三人是目前武林中最傑出的青年，武功和機智均甚出色，因此本街長希望你們爲得力部下，好好的重用你們，不想你們太不知好歹，屢次陽奉陰違，尤其是林歌，至今行踪不明，完全沒有把本街長的命令當作一回事，實在太可惡了，難道你們不要那兩個小孩活下去了麼？」

金糊塗道：「你只要釋放我女兒和林歌的兒子，我便服從你。」

武林街長笑道：「現今兩個小孩在本街長手中，你們都不肯服從我，若是放了兩個孩子，你們不是更無顧忌了麼？」

金糊塗道：「不是這樣說，孩子在你手中，我們怎能放心得下？」

武林街長道：「如果我讓你見到孩子，你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金糊塗點頭道：「可以。」

武林街長道：「眞的麼？」

金糊塗道：「眞的。」

武林街長道：「口說無憑，叫本街長如何相信？」

金糊塗道：「你要怎樣才肯相信？」

武林街長沉吟道：「這個……我曾經命你去取少林掌門人的首級，可是你沒有辦到，如果你辦到的話，本街長就可以信任你了。」

金糊塗道：「這種殺人的勾當，我不幹！」

武林街長道：「那麼，我們之間就沒有妥協的餘地了。」

朱五絕插口道：「你只要不叫我們傷害好人，才有商量的餘地。」

武林街長道：「本街長要在中原武林立足，就必須有非常措施，凡是名門大派，都在消滅之列，此爲已定之策！」

金糊塗忽然長嘆一聲道：「有一句話，不知你聽過沒有？」

武林街長道：「甚麼話？」

金糊塗道：「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武林街長笑道：「我要征服的是中原武林，對付武林中人，要靠拳頭才成，懷柔不管用。」

說到這裏，他的嗓門又變爲沉濁粗暴，道：「如今閒話少說，你們究竟服不服本街長？」

金糊塗道：「要是不服呢？」

武林街長狂笑一聲道：「若是不服，那麼那兩個小孩要死，你們也要死！」

金糊塗面部起了強烈的抽搐，他活了三十多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憤怒，他一生行止無虧，所爲莫非俠義，不料今天竟陷入這種困境，自己既不能昧着良心去殺人爲惡，如今只有犧牲自己的女兒了。想到親生女兒見都不曾見過一眼就要慘死魔手，心中之悲痛憤慨那裏壓抑得住？

他仰起了頭，努力不使眼淚掉下來，但終於還是忍不住掉了下來，道：「五絕，咱們拚了吧！」

朱五絕沒有回答，也沒有動。

金糊塗轉望他道：「五絕，你……」

朱五絕苦笑道：「咱們上當了！」

金糊塗微愕道：「你說甚麼？」

朱五絕舉手一指那龍案上的香爐，道：「那香烟有毒。」

話聲甫落，人已似一團軟泥萎靡倒了下去。

金糊塗大驚失色，正想衝入布幔拚命，腦門一暈，全身登時沒有一絲力氣，連站都站不住，也倒地不起了！

緊接着，王紀南和花相花將也中了毒氣，身軀一軟，紛紛倒在廳上。

武林街長哈哈大笑道：「你們看，想跟本街長作對，門都沒有！」

原來，那香爐裏冒出來的烟是一種迷藥，金糊塗四人不察，嗅入甚多，終於着了道兒。

不過，他們雖然全身力氣盡失，神智仍極清醒。

武林街長狂笑了一陣後，才又說道：「現在只剩下一個林歌了，那小子精靈狡猾，至今不見踪影，不過他也別想逃出本街長的手掌！」

語至此，喝道：「霍總管！」

霍一龍應聲上前。

武林街長道：「把他們收監，等逮到

林歌，一起處決！」

「是！」

霍一龍答應一聲，接着大聲道：「來人！」

「在！」

兩人應聲快步進入客廳。

一個是文質彬彬的中年人，一個是相貌威武的五旬老者，金糊塗和朱五絕認得他們是那天同去困龍谷應考，而獲得「一品武士」銜頭的「雲中虎拜天義」和「綠林一條龍莊鵬」，心裏暗暗驚詫，心想同時獲得「一品武士」，何以這兩人已得到「武林街長」的信任，竟已進入「武林一條街」的核心聽差了？

霍一龍向他們一打手勢道：「將這兩個姑娘押入一號地牢，將金、朱、王三人押入死牢！」

雲中虎拜天義恭聲應是，一手一個，將花相花將攙起，出廳而去。

接着，綠林一條龍也將金糊塗三人帶走了。

× × ×

在開封府郊外的「及人善堂」中——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仍是日日坐困愁城，整天以淚洗面……

這天，當水蜜桃送中飯進入地窖給南仙吃時，南仙一反常態，以吃驚的表情望着她，問道：「妳是誰？」

水蜜桃呆了。

這個神志喪失的南仙，自於數月前被千手將軍帶到「及人善堂」之後，就沒有一刻清醒過，水蜜桃天天送飯下來給他吃，他見過她不知多少次了，今天怎麼忽然問她「是誰」呢？

水蜜桃呆了片刻，終於明白過來了，心中大喜，立刻大叫道：「金嫂子，妳快來！」

凌波仙子正在井邊洗衣服，聽到水蜜桃在地窖裏喊叫，心知有異，趕忙起身入屋，跑下地窖問道：「甚麼事呀？」

水蜜桃驚喜的指着南仙道：「他……他清醒過來了！」

南仙眞的清醒過來了。

他望着眼前這兩位婦人，覺得又熟悉又陌生，忙又問道：「妳們是……」

水蜜桃道：「我叫水蜜桃，是林歌的妻子！她叫凌波仙子，是金劍葫蘆客的妻子！」

南仙「噢！」了一聲，道：「我怎麼在這裏？」

凌波仙子搶着問道：「你知道你是誰麼？」

南仙道：「我是南仙啊！」

凌波仙子道：「地瓶谷主？」

南仙點頭道：「是啊！」

凌波仙子透了口氣道：「謝天謝地，你終於清醒過來了！」

南仙似也明白自己的狀況，慚愧的低下頭，道：「我……我好像有病……」

水蜜桃道：「南仙，你知道你的病害了多少人麼？」

南仙惶然道：「我……我害了甚麼人？」

水蜜桃道：「我丈夫說你是南荒武林的一位奇人，不但武功高強，而且滿腹學問，你的病不發作的時候，倒是個通情達理的人……」

南仙嘆口氣道：「過承謬譽，愧不敢當。」

水蜜桃道：「你今天既然清醒了，我索性把一切告訴你，你年輕的時候，娶大理一位老土司的女兒鐵山蘭爲妻，生了個女兒叫南紅鳳，是麼？」

「是啊。」

「後來你和鐵山蘭感情破裂……」

「哼，那女人嫁給我，完全是爲了我一身武功，她太陰險太可惡了！」

「因此你便把她攆走，另娶梅花仙子爲妻？」

「正是，她才是我理想中的好妻子，她對我溫柔體貼，我們過了幾年幸福的日子，誰知……誰知後來……那個陰險毒辣的鐵山蘭竟把她害死了！」

「梅花仙子一死，你悲痛逾恒，結果生了病，你一直把梅花仙子的遺體放在你房中床上，一直不承認她已死了。」

「唔……是的。」

「後來，你的病情越來越沉重，白天你是南仙，夜裏你便自以爲是梅花仙子，替她做許多她生前喜歡做的事情，包括建造一座『武林一條街』！」

「……」

「這些事情，你知道麼？」

「我……我一直以爲那是夢境……」

「你化身爲梅花仙子主持『武林一條街』，以各種手段控制武林人替『妳』效命，收買許多高手的武功，攪得大家鷄犬不寧，後來『妳』的『武林一條街』爲我丈夫林歌所破，當天晚上『妳』逃離了地瓶谷，這些你知道麼？」

「我……我一直認爲那是夢境啊！」

「在逃離地瓶谷之前，『妳』曾說已在中原建造一座規模甚大的『武林一條街』，替『妳』主其事者是霍一龍和霍二龍兄弟……」

「哦？」

「你想起來了沒有？」

「是的，彷彿有那麼一回事，可是……我……我攪不大清楚……」

「你以『梅花仙子』的意識來到了中原，結果霍氏兄弟背叛了『妳』，他們另立別人爲『武林街長』，那天當千手將軍把你送到此處時你已神志不清，不過我們從你口中得知『妳』被人打傷，是麼？」

南仙聽到這裏，面上突露駭異之色，兩眼發直，好像陷入回憶之中，過了好一會，才喃喃說道：「不錯，不錯，我好像遇上一個妖怪，被那妖怪打傷了！」

水蜜桃道：「你說的那妖怪，可能就是目前的『武林街長』吧？」

南仙茫然道：「是麼？」

水蜜桃道：「那新的『武林街長』爲了要控制我丈夫林歌和金糊塗爲其所用，派人刦走了我兒子和金糊塗的女兒，還搶走了我們所有的財物，如今我丈夫和金糊塗爲了救那兩個孩子，至今還在四處奔波尋覓——南仙，你闖的禍可眞不小呀！」

南仙低頭不語。

凌波仙子插口道：「南仙，我們很同情你的遭遇，所以我們不怪你，但是你應該協助我們救回孩子！」

南仙仍然低頭不語，不知在想甚麼，

面上忽而迷惑忽而驚悸。

凌波仙子又道：「目前，我們已查出『武林一條街』設在洛陽城中，但詳細地點還不知道，我們這裏的一位尙服姑娘已於五天前再趕去洛陽探聽消息。」

語聲一頓，又道：「你如肯協助我們救回孩子，我們會很感激你的。」

南仙慢慢抬起頭，滿面驚疑道：「可是，我……我想不起『武林一條街』在洛陽的甚麼地方。還有，我……我還弄不清那是怎麼回事，尤其是那個妖怪……」

水蜜桃問道：「那新武林街長是個妖怪麼？」

南仙點頭道：「是的，他是個非常非常可怕的妖怪！」

水蜜桃追問道：「怎麼說呢？」

南仙怔怔的呆想了一會，忽然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世上絕不可能有那樣的妖怪，那必是我做的惡夢，絕不是眞實的！」

水蜜桃道：「那妖怪究竟生的甚麼模樣，你說給我聽聽吧！」

南仙連忙搖頭道：「不，不，那絕不是眞的，那是我自己做的惡夢，說出來會把人笑死的。」

水蜜桃道：「就算是惡夢，說說又有何妨？」

南仙不肯，他低頭看看自己的雙脚，那脚上繫着一副沉重的脚鐐——那是林歌怕他在發瘋的時候傷害人而給他加上去的——他長嘆一聲道：「我…我罪孽深重，活着也很痛苦，你們不如把我殺了吧！」

水蜜桃道：「我們殺你幹麼？剛才金嫂子說了：我們很同情你的遭遇，你愛你妻子梅花仙子愛到如此刻骨銘心，實是世間少有。我丈夫林歌就不是這樣，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我身邊的日子還不到一百天，唉！那個混帳東西！人家金糊塗和朱五絕都有消息，唯獨他不知所終……」

凌波仙子道：「南仙，如果我們帶你去洛陽，你能找到『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麼？」

南仙道：「也許能，也許不能，總之以前的一切在我腦中一片模糊……不過，我願意試試。」

凌波仙子轉對水蜜桃道：「小嫂子，咱們把『及人善堂』的孩子給王媽看管幾天，妳我帶着南仙去洛陽試試如何？」

水蜜桃想了想點頭道：「好吧！林歌那混帳東西這回表現得太差勁，這回老娘要親自出馬，我就不相信——」剛說到這裏，忽聽地窖外有個姑娘叫道：「林嫂子！金嫂子！小妹回來了，妳們在哪裏？」

凌波仙子一聽大喜道：「是尙服姑娘從洛陽回來了！」

說着，轉身奔上石級，衝出地窖。

原來，廣寒谷的「六尙」姑娘中，尙服姑娘一直負責連繫的工作，經常往來奔跑，將「及人善堂」的情況告訴金糊塗一干人；也將他們搶救的進展轉告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五天前她又奔赴洛陽了解情況，今天又趕回「及人善堂」來了！

凌波仙子衝出地窖口，迎面便見尙服姑娘走過來，忙扯住她急問道：「那邊的情況怎麼樣了？」

這時，水蜜桃也從地窖裏跑上來，也急急的發問道：「得手了沒有？」

尙服姑娘神色沮喪道：「還沒有，情況不大好……」

凌波仙子臉色大變道：「到底怎麼了？妳快說！」

尙服姑娘便將金糊塗等數人在「鬼莊」設計引誘「武林一條街」的人，以至與屠狗聖手四人聯合，由他們將尙宮、尙儀、尙工、尙食四女「刦」入「武林一條街」，經暗中尾隨，發現「武林一條街」其實只是一座巨宅，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和花相花將乃攻入那巨宅——

「後來，屠狗聖手趕回通知看顧雲英姑娘的尙寢四妹，小妹剛好到達，始知金大俠五人進入那巨宅後，不知怎的，竟似泥牛入海，一去無回！」

凌波仙子這一次沒有暈倒，她表現得異乎尋常的堅强鎭靜，聽尙服姑娘說完之後，很冷靜的問道：「這是哪天的事？」

尙服姑娘道：「三天前的事，小妹一聽這消息，立刻就趕回來。」

凌波仙子道：「雲英的情況如何？」

尙服姑娘道：「尙未清醒過來。」

凌波仙子問道：「那王紀南、屠狗聖手、十八叮噹，百鳥神叟四人可靠麼？」

尙服姑娘道：「應該可靠，否則小妹也回不來了。」

凌波仙子道：「現在有沒有人繼續監視那座巨宅？」

尙服姑娘道：「屠狗聖手說十八叮噹和百鳥神叟在監視，但他們三人都被新武林街長下了蠱，新武林街長若要他們死，只要唸動咒語，他們就沒命了。」

凌波仙子轉對水蜜桃道：「林嫂子，看樣子咱們非親自出馬不可了！」

水蜜桃道：「好，我去跟王媽囑咐一下，咱們馬上動身上！」

× × ×

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被囚禁在巨宅地下的一間黑暗的地牢中，三人的脚上均被笨重的脚鐐繫着，雖然神智早已恢復，却已全無反抗的能力。

這已是他們被擒的第六天了，他們自知無法脫困，故情緒沮喪已極。

這天，雲中虎拜天義把一大盤食物送入地牢，當他們見到那些食物時，不由得心頭一沉，相視苦笑。

那盤食物很豐盛，有肉有魚，還有一壺酒！

此爲他們被囚禁六天以來最好的一餐，因此他們立刻猜測到這是「最後的一餐」，是臨刑之前給他們的「打牙祭」！

朱五絕嘆了口氣，問道：「喂，姓拜的，我們的時候到了是不是？」

雲中虎拜天義點點頭，冷冷道：「是的，我們街長認爲此宅已不能居住，決定遷移他處，我們不能將你們帶走，所以……你們好好享受一下吧！」

朱五絕問道：「準備怎麼處死我們三人？」

雲中虎拜天義道：「砍頭。」

朱五絕又問道：「誰當劊子手？」

拜天義道：「區區在下。」

朱五絕道：「奇怪，你跟我們同時加入『武林一條街』，爲甚麼你這麼快就受『武林街長』如此信任器重？」

拜天義道：「因爲我完滿達成了街長交給我的使命。」

「他交給你甚麼使命？」

「他要十二個壯男我如數辦到了。」

「他要十二個壯男幹麼？」

「老實說，我也攪不清楚——朱大俠，你死到臨頭，幹麼還這麼好奇？」

「死，沒甚麼大不了的，不過我沒能見過『武林街長』一面，深感遺憾也。」

「我也沒見過。」

「我們吃了這一餐，就要被推出斬首了？」

「不錯。」

「那幾位姑娘呢？」

「她們不會死。」

「她們有沒有受到傷害？」

「到目前爲止，沒有。」

「這還好。」

「午時三刻將至，你們快吃吧！」

雲中虎拜天義說完了這話，隨即退出地牢，將鐵門下了鎖，走了。

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面面相覷了一會，最後金糊塗打破沉默，笑了笑道：「閻王註定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不吃白不吃，咱們吃啊！」

於是，三人聚在一起大快朵頤。

王紀南沒有金糊塗的豁達，他有些食不下嚥，看着脚上的脚鐐，恨恨地道：「要是脚下沒有這東西，老夫拚也要拚他一下……」

金糊塗道：「算了，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我唯一後悔的是不該跟凌波仙子結爲夫妻……我害慘她了。」

朱五絕道：「我最感莫名其妙的是林歌，這傢伙不够朋友，躲得不見人影！」

三人喝光了那一壺酒的時候，地牢的鐵門已响起開鎖的聲音，接着鐵門推開，雲中虎拜天義和綠林一條龍莊鵬仗刀而入，說道：「三位，走吧！」

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一齊起身，隨着他們走出地牢。

出了地牢，來到一間佈置精美的地下室，只見這間地下室其大無比，形如大殿，四下燈火通明，但裏面仍只有三個人：霍一龍和黑白護法大師！

殿上也有一張龍案，其後也有一道布幔，情況就與地面上的客廳相同，所不相同的是更華麗更堂皇而已。

拜天義和莊鵬將金、朱、王三人推入殿上，便向龍案後面的布幔行了一禮，恭聲道：「啓禀街長，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三人帶到了！」

布幔後面，透出武林街長粗暴的聲音：「金糊塗，本街長原打算等逮到林歌之後，再將你們四人一起處死，但因此處已爲你們的人所偵知，本街長決定遷往他處，所以只好提前行刑，你們有沒有話要說的？」

金糊塗問道：「放不放我女兒和林歌的兒子？」

武林街長道：「你一死，你女兒便可送還給你的妻子，但林歌的兒子還不能釋放。」

金糊塗道：「只要放回我女兒，你殺我一千次，我也不怨恨。」

武林街長道：「朱五絕，你有沒有遺言？」

朱五絕笑笑道：「沒有，只有一個希望。」

武林街長道：「你希望甚麼？」

朱五絕道：「雲英姑娘見到你時，嚇得神智錯亂，我想不通你的相貌到底難看到甚麼地步，希望你能讓我一開眼界。」

武林街長忽然又變爲細聲細氣，吃吃輕笑道：「好，本街長答應你便了。不過，本街長還有兩件事要告訴你們：頭一件是：是本街長乃係天上的牛郎織女下凡投胎的，目的是統治中原武林，此乃天命，誰也不可反抗，凡是反抗本街長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條！數日前背叛本街長的屠狗聖手、十八叮噹、百鳥神叟三人，已被本街長的法力所處死了！」

朱五絕呆了呆道：「你說甚麼？你是天上的牛郎織女下凡投胎的？」

武林街長道：「不錯！」

朱五絕道：「怪不得你會發出一男一女的聲音——你要告訴我們的第二件事情是甚麼？」

武林街長道：「第二件：本街長要說的是處死你們的方法，你們三人將被斬首，屍體將投入蟒宮餵我雄雌神蟒！」

朱五絕道：「人死如燈滅，你就是把我投入油鍋，我也不在乎！」

武林街長又吃吃笑道：「那雄雌神蟒與衆不同，牠是一條雙頭巨蟒！」

朱五絕心頭一動道：「你……你莫非是個雙頭妖人。」

武林街長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向霍一龍說道：「霍總管，啓開蟒宮！」

「是！」

霍一龍應了一聲，走去右邊牆下，那牆上掛着一幅畫，他推開那幅畫，在那牆上按了一下，便聽一陣軋軋聲响，那堵牆壁竟然慢慢向上升起，出現了一條地道的入口。

地道似乎很長，裏面黑漆漆的，甚麼也看不見。

武林街長又發出粗暴的聲音，嘿嘿惡笑道：「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你們三人即將葬身蟒腹，現在本街長就讓你們見見吧！」話聲一落，龍案後面的布幔慢慢的從中間分開——

霎時，一個可怕的「怪人」呈現在眼前了！

饒是金糊塗三人見多識廣，在江湖上經歷過千奇百怪的事，這時一見之下，也不禁驚得「啊啊啊」的叫了起來。

原來，武林街長是個連體人！

是一男一女的連體怪物！

他們的背部相連在一起，此刻坐在一張特製的椅子上，就像一個「北」字！

男的，相貌粗獷威武，滿面鬍子。

女的，貌美如花。

那張特製的椅子可以轉動，這時它就在慢慢旋轉，一下子男的面對衆人，一下子女的面對衆人，看上去非常滑稽可笑！

但是，金糊塗三人笑不出來，他們就像見到可怕的妖怪一樣，面色發白，背脊一陣一陣發寒，全身毛骨悚然。

他們聽都不曾聽過世上竟有這種連體怪人，而且又是一男一女！

怪不得雲英姑娘會嚇得神智錯亂，這樣的「妖人」若在街上出現，不把人嚇死才怪……

雲中虎拜天義和綠林一條龍莊鵬也是第一次見到這「兩個」武林街長，一時也驚得呆了。

這時，那男的武林街長發出嘿嘿惡笑，道：「現在看清楚了沒有？我是牛郎投胎轉世的，我妹妹是織女投胎轉世的！我倆爲了長相厮守，私自逃下凡間，原想投胎爲人，結爲恩愛夫妻，不料一不小心竟同時投入一個母胎中……」

那女的武林街長接口笑道：「雖然我們投錯了胎，不能結爲夫妻，但以前我們一年只能相會一次，而現在我們可以日夜在一起，總算解了相思之苦！」

男的又笑道：「由於過去我們在天上太苦了，如今下凡來到人間，我們必須盡情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貴，我們除了要統治天下武林之外，還要享受男女之歡，所以我要十二個如花似玉的美人！」

女的也笑道：「我哥哥既然需要十二個美人，我自然也需要十二個英俊的男人了。」

男的忽然有些不高興，冷哼一聲道：「我妹妹的十二個俊男已經有了，可是我要的十二美人到今天才只有七個，還差五個——朱五絕，你原答應爲我搜尋十二美人，結果只弄來兩個就不幹了，你躭誤了我們兄妹的佳期，你說你該不該死？」

朱五絕目瞪口呆，僵立不動。

金糊塗和王紀南也是一樣，呆若木鷄地怔立着。

男的冷笑道：「朱五絕，你說呀！」

朱五絕開口了，結結巴巴的道：「你們……你們兄妹是……是哪地方人？」

男的道：「告訴你也不妨，我們是在野人山生長的，霍一龍和霍二龍是我們兄妹的姪兒！」

朱五絕吸了口氣，又問道：「霍氏兄弟原是南仙——也就是假『梅花仙子』——的手下，這樣看來，當霍氏兄弟在大理那座『武林一條街』爲假梅花仙子效力時，他們便暗中將『武林一條街』所收集的各家武學偸偸送給了你們兄妹，是麼？」

男的道：「不錯！」

女的接口笑道：「我們兄妹因是仙人下凡，智慧自是異於常人，在武功方面，我們能見一知十，因此不到三年時間，我們已練成了『武林一條街』所收集的所有武術，然後我們輕易的打敗了南仙，哈哈哈……」

男的又道：「本來，本街長有意收你們三人爲心腹，使你們名垂千古，誰知你們太不識好歹，不但違抗命令，而且竟敢與本街長爲敵，如今說不得只好送你們入蟒宮，讓我們的雄雌神蟒受用受用了！」

女的吃吃笑道：「說起我們的雄雌神蟒，那也是世間獨一無二的靈蟒，牠跟我們兄妹一樣，是一公一母的雙頭神蟒，是我們從野人山帶來的，牠食量很大，每隔十天就要吞食兩個人。」

男的道：「今天正好又到了餵食之日，所以只好拿你們兩個送給牠吃，至於王紀南……」

女的道：「哥哥，我們的神蟒食量大，多吃一個也不會撑死的啊！」

男的道：「好好，就一起送入蟒宮便了。」

兄妹倆就像唱戲一般，你一句我一句，看着金糊塗三人面如土色，便一齊嘿嘿哈哈的大笑起來。

金糊塗忽然開口道：「我可以提出一個要求麼？」

男的道：「要求免死？」

金糊塗道：「不是，我還沒有見過我女兒一面，希望在死前見她一見，你叫人抱出來讓我見見好麼？」

男的道：「哼，本街長爲甚麼要答應你這個要求？」

金糊塗黯然道：「那就算了，不過我希望你們不要傷害她，我死之後，請派人送小女和林歌的兒子去『及人善堂』交給拙荊。」

語聲微頓，長嘆一聲道：「這個要求你們若不答應，我死後將變厲鬼找你們索命！」

女的道：「哥哥，答應了他吧。」

男的道：「要放人，也得等逮到林歌後，那小子最可惡，我非處死他不可！」

這時，朱五絕的驚嚇已漸漸消失，雖知快要被處死了，但他生性風趣，這時忍不住笑問道：「你們兄妹背部連在一起，睡覺怎麼辦？」

男的兩眼一瞪，怒道：「你問這個幹麼？」

朱五絕笑道：「好奇嘛，像你們這樣的連體怪人，我朱五絕活了這把年紀，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

男的怒道：「住口，我不回答你這個問題！」

金糊塗雖爲女兒的生死而憂心如焚，因知自己死亡已不可避免，便也瀟洒起來，笑道：「五絕，這個問題其實簡單，他們可以側臥而睡呀！」

朱五絕道：「碰到一個要撒尿，一個不想撒尿的時候……」

金糊塗道：「那只好互相遷就了。」

朱五絕道：「洗澡的時候……」

金糊塗道：「那當然有些尷尬，不過習慣就好了，反正誰也看不見誰。」

朱五絕道：「還有，他們如何過夫婦生活？」

金糊塗笑道：「你是說……」

朱五絕笑道：「是呀！」

金糊塗笑嘆道：「這就很難想像了，好在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隨你去猜想好了。」

男的聽了大怒道：「該死的東西，竟敢對本街長無禮，你們想看看是不是？好，本街長馬上叫你們開開眼界——白護法大師！」

白護法大師躬身道：「街長吩咐。」

男的道：「去將那名叫『嫦娥』的姑娘拖來！」

朱五絕大吃一驚，忙道：「且慢！」

男的冷笑道：「怎麼呢？」

朱五絕陪笑道：「街長在此，聽小的一言，你一向表現得很斯文，我一聽就知你讀過不少聖賢之書，對不對？」

男的面有得色道：「不錯，本街長飽覽羣籍，讀過的書可不比南仙少！」

（下期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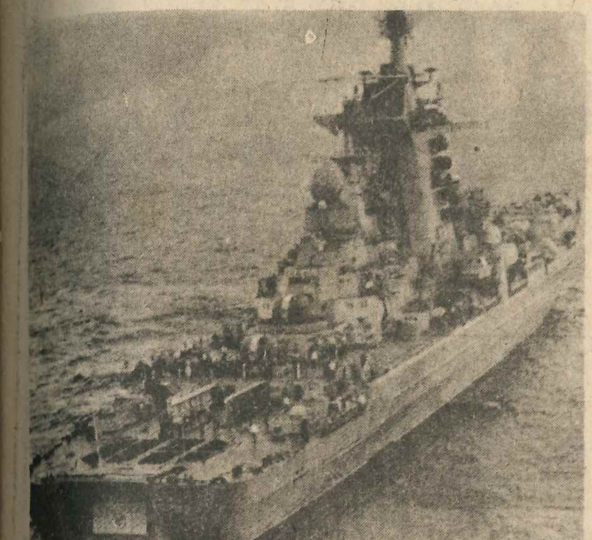
波羅的海戰艦

蘇聯波羅的海耀武揚威

「基洛夫」號威風八面

·刀戈·

「基洛夫」號的出現，毫無疑義，蘇聯海軍不只重點發展彈道導彈核潛艇，而其他水面艦艇部隊也在大力加强，提高遠洋作戰能力。





蘇聯「基洛夫」號導彈巡洋艦

蘇聯海軍皇牌之一「基洛夫」號

去年五月二十三日，波羅的海海面，有一艘巨型軍艦在試驗，由於它的特別，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到了九月二十八日，這艘軍艦更衝出丹麥海峽，沿着挪威海北上。經過衞星和飛機的偵察，才獲悉是一艘全新的導彈巡洋艦，不但噸位大，武器新，而結構更加奇特。它就是蘇聯新造的導彈巡洋艦「基洛夫」號。

「基洛夫」號的出現，毫無疑義，蘇聯海軍不只在重點發展彈道導彈核潛艇，而其他水面艦艇部隊也在大力加强，提高遠洋作戰能力。

由於遠洋作戰的需要，「基洛夫」號的出現，便不是偶然的了。

這裏不妨簡述一下蘇聯海軍的發展過程吧。它從一九三七年開始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中，便製訂了興辦海軍的計劃，內容包括全部海軍艦種，其中還有航空母艦。寫上這個年份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爲根據當時西班牙內戰的經驗，顯示一個國家如要進行在海外冒險，它就需要一支得力的海軍部隊。當時庫滋涅佐夫新任蘇聯海軍總司令，他一方面組織海軍的參謀和指揮系統，一方面進行造艦計劃。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德國的較量，蘇聯無論是艦隻或海軍人員，力量都減退了。戰後的蘇聯海軍是一支衰弱而外貌猥瑣的部隊，艦隊是拼湊而成，有按照盟軍租管法案而得來的艦艇，有作爲戰利品的德意軸心國的艦船，也有戰前蘇聯自造的軍艦。那時候，蘇聯海軍的任務，既要防衞自己的國家，又要保衞它因爲經過戰爭而有所擴大的海外利益。一九四五年的蘇聯海軍，吸收了西班牙內戰時的經驗，又增加了在六年大戰期中獲得的教訓。由於潛艇和軍機在大戰期間起過阻撓海上交通的作用，這兩種武器顯然成了蘇聯企圖加以發展的對象。

從四十年代後期起，蘇聯開始建造新的軍艦和飛機，它們的設計圖樣有許多是以德國的上述武器作爲藍本的。各種類型的艦艇和飛機——「斯維德洛夫」，「斯高里斯」，「WS」，「QS」，「ZS」，「軍徽」，「獵狗」先後離開船塢的滑道和工廠的生產綫而加入蘇聯海軍。到五十年代後期，蘇聯建立起一支像樣的海軍，其中包括近二百艘水面艦艇，二百五十艘左右的潛艇和四十架軍用飛機，它們開始從本國的基地出發，訪問其他歐洲國家，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國家。

這一時期，蘇聯對海軍的構想，時時諸多變化。赫魯曉夫是反對建造「大型艦艇」的，他把蘇聯建設海軍的重點，放在多造潛艇，提高艦艇速度和發展飛彈上面。負起創新艦隊任務的是戈爾什科夫海軍上將，十七年來，一直是他指導興建海軍事務。從這裏，我們就會想到美國軍事學家馬澳海軍上將於一八八九年寫下的一句名言。他說：「一個極權大國，出於所作的判斷和一貫的行動，會繼續不斷地建立起它的海上商務和一支輝煌的海軍力量，其露骨的程度，不是自由國家的那種慢吞吞行動所能比擬的。」如果不是一個極權的國家，它就不會委任一個年齡不够四十五歲的將領負起創辦一支輝煌的海軍的重責了。在這裏，我們同樣會理解到，只有一個極權國家，才會讓已經達到六十二歲高齡的戈爾什科夫繼續掌握蘇聯海軍的大權。蘇聯興辦海軍的過程，顯示它具有一貫的政策，不會由於黨在思想方面的變化和一些未經考驗的政客們的心血來潮而受到干擾。這種政策導致蘇聯在造艦方面和對海軍的構想方面能够穩定而有秩序地向前發展和演進。在戈爾什科夫掌握的整個時期，可以看出蘇聯具有一套設想周到的政策，它反映出蘇聯在它的向海外擴張的侵略性政策受到一些經驗教訓後，便在海軍建設方針上進行了配合。這個政策也多次遇到失敗，但這並不影响蘇聯的整個政策。

在一九五六年發生埃及收回蘇彝士運河，以及美軍於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登陸的時候，蘇聯還沒有力量介入當時的局勢。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危機中（指當時赫魯曉夫用貨船載運飛彈駛近古巴，因而造成美蘇之間的直接衝突），蘇聯受到猛烈還擊。蘇聯潛艇曾經在現場活動，但沒有眞正接觸，而且被美國迅速地發現行蹤，蘇聯海面艦艇則在這次事件中並未出現。

現在許多國家以蘇聯在上述事件中蒙受明顯的失敗爲理由，反對繼續增加對海軍的撥欵。可是蘇聯並沒有這樣。根據它的被洩露的一項計劃，規定由海軍充當重要角色。這個計劃認爲蘇聯有必要發展一項能够迅速地，野蠻地進行核攻擊的力量，藉以作爲阻遏任何可能成爲蘇聯敵人的對方，藉以保衞自己的國家，並且掩護蘇聯由於推行擴張改革而在外國和海上採取的干涉行動。

戈爾什科夫的任務在於保證蘇聯的海軍能够穩定地發展它的力量和效率。他做到了這一點。一九六〇年，蘇聯的第一艘核動力潛艇編入海軍行列，同裝備着早期的飛彈的艦艇一起進行海上活動。同時，新建的和經過改建的裝備着導彈的艦艇也開始出現了，可以停放直升飛機的巡洋艦也繪成了藍圖。蘇聯的裝有飛彈的新型艦艇構成對各國的威脅，從那時起的十年內，沒有別國的艦艇可以和它的匹敵。當西方國家開始了解到上述「威脅」的存在，正在計劃對付辦法的時候，蘇聯的艦隊又採取了一連串的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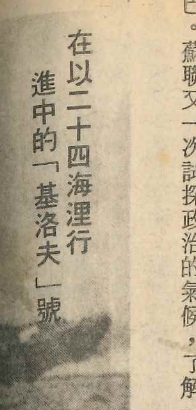
蘇聯海軍在這時期一方面進一步增强力量，另方面作出地理上的環球性活動。一九六四年，地中海成了蘇聯海軍經常性活動的場所。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島一向有問題發生的，如今蘇聯海軍就出現在它的周圍。一九六七年六月以阿戰爭爆發的時候，蘇聯艦艇在附近海面便大量的增加，從那時起，蘇聯海軍就一直在這一地區顯示它的力量。到六十年代後期，印度洋成了蘇聯海軍不斷地活動的場地。蘇聯海軍在太平洋上也作出了令人注意的展示力量的活動。與負有探測和研究任務的船隻經常出現在大西洋上的同時，蘇聯艦隊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開抵非洲西岸的幾內亞的科納克里港，作爲對塞古。杜爾總統的聲援。

看來，蘇聯對加勒比海地區的調查研究，獲得成果最大。在這個地區，蘇聯的海軍到達離美國本土最近的地點。蘇聯在遭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的挫折後，又在加勒比海進行活動。一九六二年以後，美國進行了數次大選，換了幾個總統，在此期間，美國給越南問題和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拖住了，美國人對現狀感到厭倦和不滿，暴行不斷發生，美國的社會道德和政治態度都發生了變化。趁此機會，蘇聯海軍在一九六九年再度闖入加勒比海。首先是兩艘蘇聯巡邏潛艇，偕同一艘潛艇供應艦和另一艘潛艇，在亞速爾島海面同蘇聯一支海面艦隊（包括一艘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兩艘補油船）會合，這支艦隊接着從七月中至八月中，在古巴海面進行演習。這是美國沿墨西哥灣各州的居民第一

次看到蘇聯艦隊出現在離各州海岸一百哩的海面上。

一九七〇年，蘇聯在古巴海面舉行了規模最大的、在華沙條件國以外的海軍演習。兩架偵察機四月中首先在古巴降落，接着一艘「克列斯塔一型」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潛水艇供應艦，一艘「E2型」核潛艇和兩艘巡邏潛水艇組成的蘇聯艦隊也開到了。

艦隊在附近海面演習，了解海面的情況，後來開到哈瓦那港和西恩富戈斯港進行訪問。一九七〇年九月，又一支蘇聯艦隊開到古巴，包括一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潛水艇供應艦和一艘「短鼻鱷級」登陸艇。這次的訪問，情況就和上次有所不同。有消息說，蘇聯的艦隊在古巴建造港口設備，並在西恩富戈斯港卸下幾艘給潛艇使用的躉船。這個消息引使美國人士的鼓噪，美國議員談論蘇聯是在「美國的大門口建造一個彈道導彈潛水艇的根據地」。這是不是潛水艇基地呢？只是兩只躉船和幾座建築物，不能構成這方面有力的證據。如果再有一艘具有相當規模的蘇聯浮塢開到，那才能證實上述的消息是有根據的。但是兩星期後，蘇聯的潛水艇供應艦開走了。蘇聯艦隊接着也全部離開古巴。蘇聯又一次試探政治的氣候，了解一下水的溫度，待到氣溫低降後，它就離開這個地區了。


在以二十四海浬行進中的「基洛夫」號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支蘇聯艦隊又訪問古巴，在航程中途曾經和幾艘巡邏潛艇會合。蘇聯又在古巴海面舉行演習，此次留下一艘潛艇在古巴，直到五月份才開走。是年十一月，蘇艦再度出現在古巴海面。一九七二年五月，一艘蘇聯「G2型」潛艇偕同一艘潛艇供應艦又訪古巴，如果只說美國總統肯尼廸在一九六二年同蘇聯達成的「諒解」已經過了時，這種說法是不適當的。「G2型」潛艇是用柴油發動的，但是從古巴北部發射的潛艇裝備飛彈，其射程至少可以達到美國南部的十一個州。

這次訪問消息經由美國報紙刊登後，並未引起美國的政治上反應，因為尼克遜總統正準備同蘇聯進行會談。

從長期的行動看來，蘇聯海軍的擴張，是勢所必然的，同時也是耀武揚威。前些日子，它的海軍已在波羅的海舉行演習了，並且宣佈在北太平洋試驗火箭，這麼一來，肯定這艘「基洛夫」號又威風八面了。

蘇聯發展水面艦艇的道路，和美國有所不同。美國水面艦艇部隊的核心突擊力量是多用途的航空母艦。多年來，重點發展一直祇放在這種艦種上，其他水面艦艇的建設，那是圍繞着為航空母艦護航這一目的而進行的。蘇聯則不同，它的水面艦艇部隊，從六十年代初期以來，即分兩路平均發展，即一方面發展導彈巡洋艦，一方面發展航空母艦。導彈巡洋艦不僅作為航空母艦的護衛兵力，也作為壹種主要突擊力量。導彈巡洋艦編隊和航空母艦同是主要水面突擊編隊。很明顯地，導彈巡洋艦「基洛夫」號的出現，固然與航空母艦的發展有關，也與導彈巡洋艦的發展有關了。

蘇聯的航空母艦已經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發展了「莫斯科」級直升機母艦，只能携載直升飛機，主要任務是在不與蘇聯毗連的隣海執行反潛作戰。第二階段發展了「基輔」級垂直起降飛機母艦，直升機與垂直起降飛機混載，主要任務仍是反潛，但有戰鬥機替編隊作空中掩護，可以進入大洋反潛。現已進入第三階段，即建造核動力攻擊航空母艦階段。新建造的核動力航空母艦排水量為六萬噸級，能携載戰鬥機，有在遠洋長期執行攻擊任務的能力。因此，相應地要求具有火力強，續航力大的巡洋艦替它護航。

在「基洛夫」號出現之前，蘇聯的導彈巡洋艦共發展了四級，即「肯達」級，「克列斯塔1」級，「克列斯塔Ⅱ」級，「卡拉」級。這些艦一般說來都是火力較強，速度較高，有一定的遠洋作戰能力，但續航力較小，對空防禦火力相對較弱，有的導彈武器系統已經落後，生活設備欠佳等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以上四級導彈巡洋艦的基礎上建造一級全新的艦便顯得十分必要了。

基於以上原因，於是「基洛夫」級便應運而生，首製艦「基洛夫」號於一九七五年開始建造，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下水，一九八〇年五月試航，同年九月駛往北方艦隊服役。

「基洛夫」號全長二四七·五米，最大寬度二七·五米，吃水十米。標準排水量二萬七千噸，滿載排水量三萬二千噸，它的長度，吃水和排水量都與「基輔」級航空母艦相接近，是一艘龐大的巡洋艦。主機十五萬馬力，最高航速三〇——三二節。

據一些資料報導，「基洛夫」號裝有兩座核反應堆和兩台蒸汽輪機，並有一——二座燃油鍋爐和跟它相適應的蒸汽輪機。究竟以那種動力為主，目前許多國家海軍界的看法都不一致。有的認為核動力是主要的動力系統，而燃油鍋爐系統是輔助動力，在加速或核動力發生故障時使用。有的認為燃油鍋爐系統是主要的動力，核動力只用於試驗，以便為核動力航空母艦安裝反應堆取得經驗。也還有另外一些說法，當前尚難作出肯定判斷，有待今後繼續觀察。

「基洛夫」號的外型與前四級導彈巡洋艦比較，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全艦可分為五大段。第一段係首樓甲板，短首樓的形狀和「伊凡·羅果夫」級登陸艦相似，這是以往的巡洋艦所沒有的。首樓甲板上裝有帆纜設備和反潛武器，艦首柱傾斜度較大，艦首呈小銳角，說明它有艦首聲納。第二段為前甲板，自上層建築至首樓，長度相當，用以集中配置各種導彈武器和部份小口徑火炮。第三段為上層建築，居於艦中部稍後地方，用於配置各種電子儀器的天綫和指揮部位。第四段為後甲板，配置兩座主炮。第五段為艦艉低部的後甲板，有直升飛機起降平台和飛機升降機，並有部份小口徑火炮。為了滿足飛機起降的需要，尾部甲板寬度較大。艦尾中央有一凹入處，並有一塊可以開閉的蓋板，用以容納可變深度聲納。該艦干舷較高，舷板在兩層甲板處有向內舷彎曲的折綫，以便甩開海浪，不致打到甲板上。

「基洛夫」號裝有多種導彈，火箭和火炮武器，並能携帶直升飛機。以導彈為主構成對艦，對潛，對空的攻防火力系統。該艦又安裝有魚雷發射器。

導彈武器的數量較之前四級大大增加，主要導彈的型號換了更新的，安裝部份相當集中。

反艦導彈為SSIN——一九，是繼SSIN——一二遠程飛航式導彈之後的又一型新的反艦導彈，最大射程為二五〇浬，是該艦的主要攻擊手段。導彈發射區在上層建築之前的甲板上，發射器從管狀改變為發射井，四行五列，共有二十個，其數量之多，為以往的導彈巡洋艦和航空母艦所沒有。根據發射器的安裝方法，該導彈應為垂直發射。飛航式導彈使用發射井垂直發射是一項新技術，它可以將導彈藏於甲板之下，避免海水侵蝕和戰鬥中的損傷。發射裝置所佔空間較小，導彈從不同的發射管連續發射，省去了再裝填的時間。

也有資料稱，該艦裝備的仍是SSIN——一二飛航式導彈，但SSIN——一二是的管式發射器傾斜發射。許多西方分析家們都認為「基洛夫」號的導彈是「新一代的艦艦導彈」，已不是五年前已經服役的SSIN——一二了。

對空導彈有遠程的SAIN——六和近程的SAIN——四兩種。SAIN——六安裝於前甲板SSIN——一九發射井的前方，也是利用發射井垂直發射的。發射井共十二個，右舷兩行，左舷一行，每行四個。SAIN——六是一種高速導彈，最大飛行速度可達六倍音速，最大射程五十四公里，用於遠程攔截飛機或飛航式導彈，兩座SAIN——四分別裝於艦橋兩側，發射架藏於圓形容器內，可以伸縮。最大射程一〇——一五公里，最大射高六千米，最小射高五十米，無綫電指令制導，用於攔截近程低空目標。

反潛導彈仍為SSIN——一四壹座，用於攻擊遠距離的潛艇，雙聯裝發射管位於首樓甲板的後部凹入處，最大射程二十五浬，飛行中可以進行無綫電指令制導。彈頭是一枚自導魚雷，入水後自動攻擊潛艇。

兩種火炮裝於「基洛夫」號上，兩門單管一〇〇毫米火炮裝於後甲板，中綫重疊配置，高中兩用，用於射擊海上，岸上和空中的目標。六管三〇毫米火炮共八門，前後甲板各四門，分別配置在兩舷，用於對付低空飛機和飛航式導彈。

首樓甲板上的阻浪板後面，有一座MBU——二五〇〇A型一二管火箭式深水炸彈發射器，後甲板的兩舷各有一座MBU——四五〇〇A型六管火箭式深水炸彈發射器，用於攻擊近距離的潛艇。

最初西方分析，「基洛夫」號上能携載直升飛機和垂直起降飛機四——五架。自從該艦出海以後，對它的各部份尺寸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如飛機升降機的長度現判定為一五米，而雅克——三六垂直起降飛機的長度為一六·二米，顯然是容納不下，故只能夠携載卡——二五直升飛機。其數量多少，也有待今後再作進一步的觀察。

「基洛夫」號上的電子設備相當齊全，而且隨着新式武器的裝艦，又出現了一些新型雷達。安裝的主要雷達有：「頂帆」三座標遠程對空搜索雷達一部；「大網」對空警戒雷達一部；「頂舵」對海對空搜索雷達一部，「頂罩」對空導彈制導雷達兩部，「眼窩」反潛導彈制導雷達兩部，「米化羣」對空導彈制導雷達兩部；「歪槳樹」火控雷達一部，「邊球」電子對抗雷達八部等。艦尾裝有可變深度聲納，艦首裝有首聲納。

「基洛夫」號作為一艘大型導彈巡洋艦通常不會單獨活動的，它可以參加航空母艦編隊，充當護衛兵力，為航空母艦護航，也可協同航空母艦上的對艦導彈，攻擊對方的航空母艦和其他大型艦船，也可以「基洛夫」號為核心，在其他導彈巡洋艦和導彈驅逐艦的護衛下組成導彈巡洋艦編隊。

這種編隊在破壞對方海上交通綫和攻擊對方戰鬥艦艇的作戰中，是主要水面突擊力量，在登陸作戰和保衛海上交通隊的作戰中，可以充當掩護兵力。

（取材自「軍備與戰略」及「NAVAL AND MERCHANT SHIPS」。）

2001年人類生活

超級大都市

金剛・文

二十一世紀推出「太空城」

到過紐約或芝加哥的遊客，都有這種感覺，它雖然係大都市，却凌亂不堪，空氣污染，兼且受到太冷或太熱的氣溫所擾，有汽車的人覺得交通擠逼，碰上了流行性感冒發作，很容易互相傳染，一旦發生戰爭，幾百萬居民不易疏散，且又不易得到糧食供應，凡此種種，反映出現時我們居住的大都市並非十分可靠，應該有進一步的改善。

本文附圖係美國國防部二十七個專家聯合設計打算在短期內興建的一座「超級大都市」，地點係美國德薩斯州，因爲該處特別闊大，且又土地堅實，可以向地面之下發展，連同地面，叫做「太空城」。

專家設計的太空城，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全城由塑膠以及玻璃混合製成的一個大殼罩住，所有吸塵殺菌避雨避風兼避霧的科學措施，都全部施展出來，使居民得到寧靜而健康的生活環境。

那座都市打算容納二千萬居民，故此它的入口認眞闊大，可以單排二十架汽車一直駛入去，入了大都市的拱形大堂，即時有蛛網形的地下鐵路，四通八達，極爲方便。

這座城市跟其他城市一樣，除了居民，還有工廠，不過，它的工廠却是自成一格的，新型的烟通頂上另有圓形物吸收烟霧，把它溶化，每隔一段時間，大城市頂上的蓋自動打開，讓毒質升空，隨風而逝，那就不會影响居民的健康了，儘管如此，居民的住宅區仍是跟外界隔絕，不會受到烟霧或噪音的干涉。

怎樣跟外界隔絕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地面之下發展，它的平頂可供居民散步，並且是空中巴士的停車場，下邊是機關的辦公廳以及百貨公司電影院之類，起碼需一百層，地面之下才是理想的住宅區。一個大都市可容三千萬人居住，有如一個國家。

由地面向下發展，起碼有五六十層，如果居民數目增加，還可以繼續掘下去，事實證明了向地面之下多掘一層容易過向高空發展，多築一層，不過，先決的條件仍是要那一處土地堅實，有如岩石。

許多人担心地面越掘越深就越難取得氧氣，這種憂慮是多餘的，將來大都市所需的氧氣由海水提煉出來，根本就不靠大自然的賜惠，故此不必担心它缺少氧氣供應。

人造的氧氣比較天然的氧氣可以增加一倍，現時我們每一口呼吸所吸進的空氣只有百份之二十是氧氣，其餘的是氮氣，吸進去也呼出來，人造的空氣含百份之四十氧氣，那些居民健康很多，活躍很多，兼且長壽。

在超級大都市有公立醫院，同時有許多種方法預防疾病蔓延，空氣本身含有抗菌的措施，任何可怖的病菌不會像今時今日那麼容易散播，一旦發現有流行性感冒出現，空氣就含有撲滅此種病菌的尅星，餘可類推。

新的都市沒有墳場，到時所有人死了一律要火葬，而且是在城外空地進行的，子孫捧着少許骨灰返家供仰，就算盡了孝道。

那時的居民將有新的人生觀念，認爲每個人都要在有生之年盡量尋求快樂，不會戀戀於過去，所有人都很易謀生，天下太平，故此旅遊業極端發達，空中巴士快過現有的噴射機三倍，到世界各地旅遊，易如反掌。

居民除了工作的時間，有許多種娛樂，包括閱讀在內，圖書館以及健身院非常之多，大人小孩齊齊玩。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一)

英雄堪羨亦堪憐

日薄西山，倦鴉投林。在一座遼闊的林邊草坪上，一名中年文士，正在俯身檢視着一具屍體。

地上那具屍體，雖然中鏢無算，但並非血肉之軀。這時，只見那文士緩緩直起身子，搖搖頭，嘆一口氣；接着便抬頭望去西方天際，對着那多彩多姿的晚霞，默默出起神來。

× × ×

七八年前，在豫南新野，武林中曾有過一場日月無光的大殺戮。

在是役中，天罡七煞同陣伏誅，海內四毒，無一漏網；五台天厭叟斷去一條左臂；揚州的水火雙姬，披髮落荒，僅以身免……

經過這一場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正邪大決戰後，武林中之魑魅魍魎，一時為之斂迹。

而在這場血戰中，督率孤軍，以寡敵衆，勇搏羣魔的天龍傳人，金筆大俠令狐玄；亦於這一夕之間，名滿天下，無形中成為天下黑白兩道公認之領袖——他，金筆大俠令狐玄，便是此刻草坪上的這名中年文士！

× × ×

不過，此刻浸浴在一片落日餘暉中的金筆大俠令狐玄，其所以怔怔出神，顯然並不是在回憶他上述這段輝煌的往事。

至於脚底下那具雕木人像，雖然上面每一支鋼鏢，皆未能打中指定之部位，無疑亦非金筆大俠此刻心情沉重之原因。

因為他對自己座下，各級弟子之資質，清楚異常。連對三名銅筆弟子，都未存此奢望，遑論剛才的這幾名鐵筆弟子。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金筆大俠面現苦笑，搖搖頭，又嘆了一口氣，然後，轉過身軀，走離草坪，順着一條小溪流，向一片綿延的莊宅緩步行去。

就在金筆大俠走過那座紅木小橋，身形於莊門中消失不久，迷濛暮靄中，突有兩條黑色人影，自樹林內，一閃而出！

兩名不速之客，躡步弓身，像狸貓般悄沒聲息地一下撲去那具彫木人像身邊。

在經過一番匆匆察看之後，其中一名黑衣人低聲問道：「馬兄以為如何？」

另一名黑衣人搖搖頭，啞聲道：「我看我們頭兒最好暫時死了這條心，人家是為了徒弟不爭氣，才顯得心事重重，落落寡歡，他却誤以為人家……」

像出現時一樣，兩名黑衣人四下裏略一張望，復於林中消失不見！

× × ×

金筆大俠在步向前廳時，前面大廳中，正有一陣笑語傳出，聽到這陣笑語，金筆大俠一雙濃眉，不禁緊緊皺起。

現在守候在廳中，等他共進晚餐的，正是當今武林中無人不知的「金筆四友」：「華山白衣俠」聶文衛，「金陵公子」胡逸平，「順天無常」祖達三，「流星趕月」郎星奇！

這四人，都是金筆大俠行道江湖時，所結交的金石益友，在今天以前，金筆大俠對這四位生死至交，一直視如手足，無分彼此，雖然四人並未參與當年的新野之役，但這一點，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情，因為當年事出倉猝，呼應無從，而且羣魔係針對他令狐玄一人而來，他也不願倚仗外來助力，不過，由於今日晨間之事件，他對四人不滿了！

金筆大俠發覺，他這四位好友，也許是太敬重他令狐某人的關係，他們對他，事事都得看他的眼色，完全不似「天龍六曹」當年對恩師「天龍老人」那樣，擇善固執，堅守友朋間忠諫之道！

他相信，今日晨間，「四友」假如換上「六曹」，那個叫俞人杰的少年，就不會不被錄取了！

終於，金筆大俠遲疑地停下脚步，他覺得今天心情實在太壞，故不欲以此感染別人。身後那名老家人不勝惑然道：「老爺……」

金筆大俠轉過身去道：「去請聶爺他們不必等了，就說我後面有點事，不克分身，等會兒另外煮碗麵，順便叫鄭師爺到書房裏來一趟！」

回到角院書房中，金筆大俠望着跳動的燈火，再度陷入沉思。

在這間書房中，到處留有恩師手澤，由恩師天龍老人，他不禁又勾起對天龍六曹的懷念。

當年新野那一役，魔方多至百餘人，他這一邊，除了他自己，便只有曾追隨恩師天龍老人，幾達一個甲子之久的「詩」「棋」「酒」「茶」「笛」「劍」等「天龍六曹」；結果，於是役中，天龍六曹，六折其四，僅活下一位「酒叟」徐適之，以及一位「劍叟」蕭振綱！

事後，他雖然將「詩」「棋」「茶」「笛」四人之家小，妥為安置，及將生還之「酒叟」和「劍叟」分別設莊供養，不再加以差遣，但是，無論對生對死，他始終都有着一份愧疚之感。

因為六人跟隨師父那樣久，都能安然無恙，但師父一死，到他手裏，他金筆大俠自己固然青出於藍，聲譽扶搖直上，然而，六人之中却有四人為此而永離人世！

而這種令人難安的自責之感，非常不幸的，今晨又出現一次！

自新野一役後，為發掘可造之材，俾天龍一脈，永興不衰，後繼有人；以及對那些逸去的魔頭們作防患未然計，每年今天，八月初五，也就是新野一役的紀念日，他都接近兩三名，經過嚴格初試的少年，由金筆四友陪同，作是否收錄為座下弟子之最後抉擇。

今天，獲得接見的少年，共有三名。

前面兩名，一個姓尤、一個姓申，均為衡山派所推薦。兩人氣質雖然還可以，惟根骨太差，顯然難望有所大成，故所以一上來，便為四友所一致否決。

第三名少年，姓俞，名人杰。

金筆大俠看清這少年的面目，不禁大為驚訝。他的第一個感覺是：當年，當恩師天龍老人，第一次見到他時，一定也有過這份類似的驚訝！

不但如此，金筆大俠在當時且還肯定地告訴自己，這名俞姓少年投入天龍門下之後，他如能將恩師當年加諸自己的，轉而加諸這名少年身上，此子來日之成就，勢必更在自己之上！

所以，當時的金筆大俠，心中便接着產生一種微妙的感覺：他如今才不過望五之年，正是一名武人，春秋鼎盛之期，他是否真的需要，急着培植一名少年人，再由那名少年人，在若干年之後，使自己相形失色？

這是一個可怕的念頭，可怕到近乎可恥！

當這個念頭升起時，金筆大俠自己，也不由得暗暗吃驚。

於是，金筆大俠的眉頭，不期而然的皺了那麼一下。在金筆大俠而言，他皺眉，乃屬一種自責。

那就是說：以他金筆大俠令狐某人，何以也會出現這種狹隘的自私之念？

可是，四友等人，顯然誤會了他的心意，衣袖一揮，一場甄試，就此草草提前結束！

等他回過神來，這名俞姓少年，業已去至莊門之外！

剛才在草坪上，他金筆大俠便是為此事而出神。一天下來，他在內心，曾不斷地盤問着自己：當他發覺俞姓少年離去後，再加追截，是否來得及？然而，他又何以沒有那樣做？

門口燈光一暗，走進一名長衣老者，來的正是本府那位鄭師爺。鄭師爺走進房中，當即拱袖一躬道：「老爺傳喚，不知有何吩咐？」

金筆大俠抬頭道：「馮、立、李、俞四家，近來都還安好嗎？」

鄭師爺恭應道：「托老爺的福，都還安好，月前張三經過義莊時，他們尚都帶信說，要老爺多多保重身體。」

金筆大俠點點頭，又問道：「徐蕭兩老兒那邊如何？」

鄭師爺臉上現出笑容道：「徐老兒據說整天仍在醉鄉之中，誰勸也是枉然；蕭老兒則在忙着起爐找薪材，說要為老爺鑄造一把好劍！」

金筆大俠訝然道：「為我鑄劍？我是不用劍的呀！」

鄭師爺微笑着道：「老兒說，他也知道這一點；不過，老兒仍認為，天龍府中沒有一把好劍，總覺不成話說。他又說老爺到時候不願佩在身上，就是掛在書房裏，當做裝飾，也是好的。」

金筆大俠失笑道：「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就隨他去吧！」

鄭師爺接着道：「老爺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金筆大俠沉吟了片刻道：「義莊那邊，以後每隔十天半月，就差張三回去看看，假如缺些什麼，儘管着人來討取。至於徐老兒那邊，過兩天，師爺不妨親自去一下，這個老兒嗜酒如命，要他一下戒絕，當然不可能，但少喝一點，總該可以。所以，在必要時，師爺無妨唬他一唬，就說是我的意思，他老兒若不稍為節制些，馬上要他搬來府中住，屆時將叫他點滴不得沾唇！」

鄭師爺欠身道：「老朽遵辦！」

鄭師爺退去後，老家人陳大送來一碗湯麵。金筆大俠草草用完，站起身來，繞室徘徊，他雖因適才的一番安排，心中稍感寬慰，但對早上那名少年的影子，則仍無法排遣。

最後，他輕輕一嘆，於心底告訴自己：事情既已成爲過去，還想它做什麼呢？相信我令狐某人，至少未來的二十年之內！風光尚可維繫。俗云：天涯十步有芳草。二十年，是個不短的日子，以後難道就再沒有像俞人杰這樣的少年出現？

× × ×

俞人杰走出天龍府，心情變得沮喪異常。

他並不埋怨任何人，金筆大俠乃當今武林中之泰山北斗，金筆四友，亦爲一時之俊彥，他們看他不中，必有原因；但他那位酒鬼徐爺爺，則不該騙他，說什麼只要他有勇氣登門，保他穩被錄取！

中午時候，俞人杰回到朱仙鎮，買了兩個饅頭，勉強塡飽肚皮，然後向鎮外的忠莊，沒精打彩的走去。

走進了莊子，從一排桑樹下，遙遙傳來一陣歌聲：

九里山前舊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烏江流水潺潺響，彷彿虞姬哭霸王……

往日，俞人杰聽到這種類似的歌聲，心頭均會湧起一陣親切的感覺，但是，今天歌聲入耳，感到的却只是聒噪厭煩。

千年暗草埋金谷，幾輩征夫老玉關，豪華一去無蹤影，留得青山醉眼看……

俞人杰皺了皺眉頭，朝着那排桑樹走去。

桑蔭下面，一桌一椅，一壺四碟，一名敝衣老者正在自得其樂。

老者約莫七十來歲，帚眉細眼，花白鬍鬚上，滿是油污酒漬。老人這時大概已有七分酒意，歌聲半途而歇，正在打着酒呃。

不過，別看老傢伙醉容可掬，目光却頗銳利，他一眼看到俞人杰，一聲啊哈，精神大振，酒呃亦告不療而癒！

老傢伙嘻了嘻嘴巴，高聲道：「小子，恭喜你啦！」

俞人杰懶懶然走過去，靠在一株樹幹上，一聲不響。

老人甚爲詫異道：「出了岔子？」

俞人杰仍然一聲不響，只微微撩起眼皮，以眼角投出冷漠的一瞥！

老人眼皮一陣眨動，心裏已然有數，拍的一聲，擱下酒壺，圓睜着一雙豆眼，兩手把着桌沿，喝道：「你小子沒有告訴他們，你就是……」

俞人杰冷冷一笑道：「告訴他們我就是『六曹』中『笛叟』的孫兒是不是？是的，假如是那樣說了，看在家祖的情份上，我俞人杰無疑會被收留下來，不配做徒弟，亦可充小厮。抱歉的是，我俞人杰尚不至於那樣沒志氣！」

老人連連擺頭道：「不對，不對！」

俞人杰側臉道：「什麼不對？」

老人自言自語道：「依老夫看來，這裏面一定有文章！」

俞人杰悠然道：「什麼文章？」

老人頭一抬道：「別的不去說，就拿府中現有的幾名弟子作比，你比公冶、楊、居、馬那幾個小子，難道還不如？」

俞人杰微哂道：「這幾句話，杰兒聽來總有一百遍了，謝謝徐爺爺的褒獎，只可惜天龍傳人姓令狐，而非六曹之一的酒叟大人！」

酒叟一跳而起道：「你小子暫且等在這裏，待我酒鬼過去，好好的責問責問那些糊塗蛋！」

俞人杰橫身一躬道：「請坐！」

酒叟大感意外道：「攔我作甚？」

俞人杰抬頭問道：「徐爺爺的意思，是否想表示你這位活着的酒叟，要比墓木已拱的笛叟，情面來得大的多？」

酒叟微微一怔道：「誰這樣說了？」

俞人杰靜靜接道：「那麼，您老憑什麼要去左右別人家的既定之局？您老有沒有先問問杰兒：縱然對方肯接受，杰兒答應不答應？」

酒叟搖搖頭，道：「眞拿你這孩子一點辦法沒有！」

俞人杰笑笑道：「這就是您跟蕭爺爺一直担心的，恃寵生驕啊！」

酒叟忽然說道：「對了！我們到對面去看看蕭爺爺怎麼樣？」

俞人杰欣然道：「去看蕭爺爺，杰兒當然不反對！」

酒叟轉過身去，抓起桌上那把酒壺，仰起頸子，先灌了一大口，然後將酒壺往脅下一夾，揮揮手道：「走！」

老少兩人，沿着一座池塘，從一條小路上，向對面一塊高地上走去。

高地上面，植着一排垂柳，柳條紛披中，隱隱有簷角露出，與酒叟之居處，又別有一番況味。

老少兩人剛剛來到那排垂柳之前，屋後已然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是適之麼？」

酒叟邊走邊答道：「除了我酒鬼，你這糟老頭兒，共有幾門遠親？」

屋後問道：「同來的那位是誰？」

酒叟回答道：「小杰！」

屋後哦了一下道：「小杰麼？怎麼樣？取了沒有？」

酒叟應聲道：「你猜呢？」

屋後不假思索道：「這有什麼好猜的？當然取了！像杰兒這樣的孩子，放眼當今各派弟子中，那裏去找第二個？」

酒叟乾咳了一聲道：「我也這樣想！」

屋後似乎一驚道：「難道——」

酒叟緩緩接道：「可惜人家天龍傳人，看法却不一樣！」

屋後怪聲嚷道：「胡說！」

跟着，一名高大的老人，自屋後急步搶出。

只見這位「六曹」之一的「劍叟」，年紀亦在七旬上下！一張重棗臉，隆準廣額，雖然是鬚眉盡白，一雙眼神，却仍奕奕如電！

劍叟在腰間圍着一條舊布裙，雙手一片泥污，似乎是正在屋後忙着和泥搭建什麼。這位劍叟的脾氣，顯較酒叟爲暴烈，這時，一面在圍裙上擦着手，一面瞪着酒叟，迫不及待的，連聲催促着道：「說說清楚……」

酒叟仰起頸子灌了一口酒，好整以暇的說道：「說什麼？要說的，早就說完啦

：不取就是不取，簡單明瞭！」

劍叟向俞人杰道：「孩子，你說！」

俞人杰苦笑着道：「杰兒也說不上來，到底是爲了什麼，昨天，參加初試者，計十八人，最後錄取三名，兩名衡山弟子，還有杰兒。不意今晨府面試時，金筆四友一句話也沒問，便揮手示意，命杰兒退下……」

劍叟注目道：「另外那兩名衡山弟子取了沒有？」

俞人杰搖頭道：「也沒有！」

劍叟又問道：「你說金筆四友連一句話都沒問你？」

俞人杰點頭道：「是的！」

劍叟接着問道：「令狐玄本人有無表示？」

俞人杰想了一下道：「至於金筆大俠……杰兒記得……他好像對杰兒很注意，不過，他老人家似乎另有心事，坐在那裏，始終未發一言。」

劍叟搔着耳根子道：「這不是怪事麼？」頭一抬，又問道：「在初試時，你報的什麼出身？」

俞人杰答道：「杰兒報的是長葛俞家莊人氏，曾隨莊中一名蔡姓武師練過二年多拳脚。」

酒叟惑然道：「長葛什麼地方有個俞家莊？」

俞人杰微微低下頭去道：「杰兒本想在錄取之後，再說出眞正身世，以及已跟兩位爺爺練過三年……杰兒沒有料到……天龍府的大門……竟是……如此般的……難以跨入。」

酒叟從旁點頭道：「一個人得失事小，氣節事大，你小子能有這份骨氣，亦不枉是笛叟俞某人之孫，我們兩個糟爺爺，總算沒有白疼你！」

劍叟嘆了口氣道：「孩子，武林有史以來，也沒有出過多少像我們天龍六曹這樣人物，你已經跟爺爺們練過三年，現在，接下去，再來個三四年，我看也差不多了！」

俞人杰抬頭正容道：「兩位爺爺與家祖共事數十年，出生入死，情逾手足，無論怎樣做，杰兒也不敢對兩位爺爺的武學妄置一詞；不過，兩位爺爺都知道的，杰兒當初所以要求兩位爺爺傳授武功，爲的就是有一天能夠列身天龍門牆，現在既然事與願違，杰兒年事尚輕，儘可改志他圖，關於武功一道，請兩位爺爺原諒，杰兒不願再提了！」

酒劍兩叟，相視無言。隔了片刻，劍叟忽然說道：「孩子，我問你一件事：你想投入天龍門下，是爲了想獲傳天龍武學？還是羨慕天龍師徒之爲人？」

俞人杰道：「杰兒以爲兩者之間無可劃分！」

劍叟微哦道：「怎麼說？」

俞人杰道：「天龍武學如無天龍師徒這等人物，用以誅兇鋤暴，天龍武學勢將一無是處。反之如天龍師徒沒有這種絕世武學爲翼護，他們師徒，縱有凌雲之志，亦屬枉然！杰兒管見如此，尚望兩位爺爺誨正！」

劍叟轉身望向酒叟問道：「若叫這孩子跑一趟天水，你酒鬼以爲有無一點小希望？」

酒叟皺眉道：「試……當然可以試上一試，不過……到時候，萬一撲了個空，像這麼遙遠的路……你叫這孩子，他受得了麼？」

俞人杰星目一閃，連忙接口道：「受得了，受不了，只要杰兒願意去，便不需兩位爺爺煩心。倒是這一趟天水之行的用意何在，兩位爺爺最好先行說個清楚！」

劍叟望了酒叟一眼，擺擺頭道：「到裏面去說吧……」

× × ×

三個月後，一個大雪紛飛的早晨。

在天水郡，通渭縣北，近莊浪河的一座小村落中，忽然冒着飛雪出現一名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年。

這座小村落，僅有十來戶人家，因天氣嚴寒之故，家家戶戶，柴扉緊閉，放眼望去，鷄犬不聞，顯得甚是悽清荒涼。

少年找去一處避風所在，活動了一下頸子，伸出雙手，呵了口氣，用力搓幾搓，然後自懷中取出一張皺摺的小紙片。少年將紙片抹平，反覆端詳了一陣，最後點點頭：「就是這裏，不會錯的了……」

那是一排三間，用碎磚砌造的小茅屋，門框上的一副楹聯，業已褪盡顏色，但依稀尚可辨認出上面的聯語是：

一二畝瘦田，雨笠烟簾朝起早。

三四間破屋，青燈黃卷夜眠遲。

少年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心想：「『夜眠遲』信而有徵，『朝起早』則未見得！少年理一理衣襟，走上土階，拉開腰門，正待舉手叩去時，目光所及，不禁微微一怔，門環上扣着一條草繩，纏結上滿是蛛網浮塵。

少年一隻右手，僵舉半空中，久久無法放落。「果然被徐爺爺不幸言中！」

俞人杰嘆一口氣，緩緩轉過身子。就在這時候，一陣兒啼忽然順風傳送過來。

俞人杰精神微微一振，抬頭循聲望去，知道這陣兒啼，是由東北角落上那一排小茅屋所發出的。

當下急忙走過去，隔着窗戶，向屋裏問道：「有人在嗎？」

一個婦人的聲音道：「誰呀？」

俞人杰道：「問一個人，大嬸。請問大嬸，這兒附近，有沒有住着一位柳老夫子？」

婦人像是沒有聽懂道：「柳老夫子？」接着，又啊了一聲道：「你是問住在西邊那一排屋子裏的那個柳老頭兒麼？」

俞人杰連忙接道：「是的，大嬸。」

婦人大聲道：「要找這個老頭兒，麻煩大啦。我看到明年這個時候，你再來一趟，如果碰得巧，也許能夠遇上！」

俞人杰苦笑笑，高聲道：「好的，大嬸，打擾您啦！」

風雪愈來愈大，天空一片昏暗，俞人杰拉緊領口縮起頸子，轉身向村外走去。

這次，爲了成全他一片壯志宏願，兩位爺爺向他透露了一個當今武林中已鮮有人知的秘密。原來當年的武林奇人「八指翁」，事實上共收有兩個徒弟：一個便是叱咤江湖，幾達半個甲子之久，已於十多年前去世的「天龍老人」，另一個便是他

這次訪而未遇的「逍遙書生」！

兩位爺爺說：「天龍老人」和「逍遙書生」，當年係同時拜師受藝的，後來之成就，亦在伯仲之間。這對師兄弟，惟一不同之處，便是一個心胸豪邁，一個性甘淡薄；以致同枝異果，數十年之後，一個成了家喻戶曉的當代大俠，一個則棲隱邊陲，默默無聞，幾乎連姓名都已爲後世人所遺忘！

兩位爺爺向他保證：事在人爲，逍遙書生柳子放，並不是一個不通情理的孤癖之士，只要這位當年的逍遙書生柳子放尚在人間，且能順利找着，他便不難於若干年後，成爲另一位金筆大俠！他自信他不會辜負兩位爺爺對他的期望。可是，命舛緣慳，天違人願——

漫漫嚴冬過盡，兪人杰來到了古都長安。

如今，兪人杰最感迫切需要的，有兩件事：洗一個熱澡，換一套乾淨衣服！

說起來，這本是兩件小事，但是，如今情形不同的是，他帶的幾兩銀子，四五個月下來，已用得一文不名！

所以，兪人杰發覺，洗澡換衣服，尚屬其次；目前眞正迫切需要的還是如何馬上謀取一份，可以解決一日三餐的差使！

他在家鄉時，常聽人說：長安遍地皆黃金。

就好像只要到了長安，無不立成巨富似的。

如今，他正徬徨在長安街頭，面對着熙往攘往的行人，腹中飢腸轆轆——黃金在那裏？

兪人杰信步前行，也不知道走過幾條大街，穿過多少小巷，忽然，他停下脚步，同時向上仰起頭。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三個泥金大字：「狀元樓」！從樓上接着飄送下來的，有笑語，有酒香，以及一陣曼妙的歌聲。

歎聲是一首小令，調寄憑闌人，歌詞唱的是：

兩處相思無計留，君上孤舟妾倚樓，這些蘭葉舟，怎裝如許愁……

歌聲一歇，彩聲四起！

「要得，小姑娘，再來一曲！」

「啊，不，大家靜一靜，且聽我們王公子的評語！」

「歌喉嘛，咳咳，還不錯。」

「王公子說歌喉不錯。」

「的確不錯，唱下去，重重的賞…」

「不過，咳咳，老傢伙的琵琶，却未免太差勁了。」

「的確差勁！」

「陳九，隨便打發幾個……」

兪人杰暗暗點頭，心想：「上面這位什麼王公子，雖屬紈袴者流，却不失爲知音，剛才配彈的琵琶，的的確確不够高明！」兪人杰思索着，忽然有了一個主意。

當下不再猶疑，衣角一撩，飛步登樓，他一面走向那對正待離去的祖孫女，一面自背後摘下了笛袋，高聲說道：「紅妹，再唱一曲，我來擫笛……」

那名紅衣少女非常意外轉過身來，張大一雙丹鳳眼，愕然不知所措。兪人杰眼色一使，含笑接着道：「沒有關係，隨便唱什麼……」

倒是那名青衣駝背老者，不愧爲見多識廣的老江湖，當下將孫女輕輕一推，咳一咳，說道：「是的，丫頭，既然你大哥來了，你就爲這些公子們，再唱一曲西湖吟吧！」

紅衣少女粉頸微俛，低低說道：「中呂，普天樂……」兪人杰頭一點，迅即接道：「知道。」說着，以笛就唇，以中呂譜，先吹出一節普天樂的引子。笛音悠揚嘹亮，如流水，如行雲，起落頓挫，無不適中法度！

笛音一起，全樓寂然，一節引子吹罷，首先博得一個滿堂彩！一個轉板花腔，笛音週而復始。紅衣少女滿懷着驚奇和激動，牙板一合，婉囀引吭，開始唱出一首西湖吟！

蕊珠宮，蓬萊洞，青松影裏，紅藕香中，千機雲錦重，一片銀河凍。

縹緲佳人雙飛鳳，紫簫寒月滿長空。

闌干晚風，菱歌上下，漁火西東……

一曲既畢，喊好之聲，歷久不絕。結果，一支曲子，竟得到多達十兩紋銀的重賞！

走出狀元樓，駝背老人顫聲低低道：「這位老弟，不必客氣，您隨意拿吧，普通我們爺兒倆，一支曲子，最多也只不過二三十文…」

兪人杰忙笑道：「老丈說那裏話，這位姑娘的歌喉，本來不錯，在下不過……一時興之所至：帮襯帮襯而已。」

老人遞出五兩重的一個銀錁子道：「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我看老弟也不是我們這一行中的人，收下這個，做爲盤纏吧！」

兪人杰不再客氣，接下笑道：「在下想先去洗個澡，換套衣服，回頭再見！」

紅衣少女側臉帶羞，悠悠道：「回頭那兒見？」

兪人杰噢了一聲，連忙陪笑道：「抱歉，在下忘記請教——」

紅衣少女含情脈脈地溜了他一眼道：「我叫『金素蓮』，不叫『小紅』。我們住在三元坊，大安老棧，假如不嫌難記，但願眞能回頭見！」

黃昏時分，兪人杰梳理一新，按着地址找去大安棧。

金素蓮聞聲雀躍而出，紅着臉孔笑道：「我還以爲你……」

兪人杰微笑接口道：「可見當初原無邀請之誠意！」

金素蓮白了他一眼道：「油嘴滑舌！」接着，手一伸道：「換下來的衣服呢？拿來我去洗。」

兪人杰忙說道：「我自己來。」

金素蓮着惱道：「怕收工錢？」

兪人杰紅臉期期道：「不，我是說……這些衣服……穿得太久了……實在……實在……髒得……不成個樣子。」

金素蓮不禁一咦，道：「要洗的衣服，那件不髒？」

兪人杰拗她不過，只得將那包髒衣服交出。

金素蓮向棧中借來一隻木盆，去到後院井邊，熟練地將那些髒衣服，一件件泡水、打鹼、搓洗、漂滌，一面揚臉問道：「兪大哥的笛子，是跟誰學的？」

兪人杰含笑反問道：「怎麼樣？」

金素蓮由衷稱羨道：「吹得眞好！」

兪人杰既感驕傲，又覺好笑。他心想：「『笛叟』兪雅維，笛藝之精，天下稱絕；他的裔孫，還會錯得了麼？」當下不便據實以告，因而信口笑接道：「自幼愛好而已。」

金素蓮披唇輕輕哼了一聲道：「騙人！我才不信……」

兪人杰想將話題扯開，擱着問道：「令祖那裏去了？」

金素蓮笑了一下道：「喝得迷迷糊糊的，早就上了床啦！」

兪人杰點點頭道：「這麼一把年紀，享受享受，也是應該的。」

金素蓮忽然嘆了口氣道：「他老人家，本來彈得一手好琵琶，這些年來，由於貪杯之故，得了手顫之疾，賣唱營生大受影响，小妹有時原想說他幾句，可是，再想想，終覺不忍，正如兪大哥所說的…」

兩人正在談說着，前面堂屋中，突然遙遙傳來一個粗糙的聲音道：「那個金老頭兒呢？」

兪人杰忙說道：「啊，有人找你爺爺，快去看看，這邊由我來！」

金素蓮蹙額道：「眞是怪事。」

兪人杰微愕道：「何事可怪？」

金素蓮道：「我們在這兒，無親無戚，一向很少會有人找上門，同時，此人之口音，聽來也很陌生……」

兪人杰道：「不管怎麼樣，出去看一下，總不妨事。」

金素蓮點點頭，剛剛直身站起，一名龐臉大漢，已由棧中掌櫃陪同下，大踏步地向後院昂然走來。

來到井邊之後，那位蔡掌櫃，搶出一步爲兩小引見道：「這位是龐四爺！」接着並望向金素蓮問道：「你爺在不在？」

金素蓮眨了眨眼皮道：「睡了。什麼事？」

蔡掌櫃搓着雙手，輕輕咳了一聲，似感啓口爲難。

龐臉大漢冷冷說道：「見不見老頭兒，都是一樣！」

蔡掌櫃連忙陪笑道：「是的，四爺，說吧。」

龐臉大漢頭一擺道：「告訴他們這兒的規矩！」

蔡掌櫃連聲應是，接着轉向兩小，眼色一使，輕咳着道：「我們三元坊這一帶，一向能够太平無事，可說全仗我們這位龐四爺，剛才，四爺說，你們今天，在狀元樓……」

兪人杰出身武林世家，對江湖上種種陋規，早就有所耳聞，他瞧着龐臉大漢進來，便先自料透幾分，這時不待蔡掌櫃將話說完，便自探手入懷，取出兩吊青錢，恭恭敬敬的，送了過去道：「不成意思，四爺哂納！」

龐臉大漢一面伸手接取，一面冷笑道：「算你小子知情識趣……」一個趣字方才出口，臉孔陡地一沉，手臂一揚一揮，突將兩吊青錢對準井口一把扔去！花啦一聲，串環斷裂，青錢滾散一地！

兪人杰當場一怔，大感意外。金素蓮大概從沒有見過這等場面，驚眸圓睜，嬌軀抖索，早已嚇得面無人色。

蔡掌櫃慌忙打躬作揖，忙賠不是道：「四爺息怒，這些娃兒，年事尚輕，待小的來開導他們就是了！」說着，迅速轉過身來，正容沉聲道：「我們龐四爺的規矩，先拜山頭，送過贄敬，以後，賺多賺少，都是你們的事。否則，按成例，每收入一兩以上，便須孝敬三成。假使你們娃兒家做不了主，就快叫金老頭兒起來！」

兪人杰一聲不響，又自懷中取出那用剩的三兩銀子，雙手奉上，躬身道：「以後仰仗四爺之處仍多，俗語說得好，『不知者不罪』，伏維四爺海涵！」

龐臉大漢輕哼了一聲，老實不客氣地將三兩銀子一把奪去，轉過身子，揚長而去。蔡掌櫃一路追上去喊道：「四爺好走……」

待蔡掌櫃與那位龐四爺背影消失之後，金素蓮轉身伏去井口上，香肩抽搐，失聲大哭。

兪人杰連忙走過去俯下身子，低聲撫慰道：「區區幾兩銀子，算不了什麼！」

金素蓮哭喊着道：「你…你好大的口氣……你可曾想想，三兩銀子，我們…以後……要唱多少支曲子，才能賺回來？」

兪人杰忙說道：「憑着愚兄這根笛子，再加上你的歌喉，怕什麼？別說三兩銀子，就是三十兩銀子，也不難賺回來。起來，起來，吵醒你爺，可不是玩的。」

金素蓮仍然不依，兪人杰情急之餘，只有恫嚇道：「你再哭，我就走了！」

這一着，果然生效，兪人杰見伊人悲聲已止，低低又接道：「天色已經不早，你快替我將衣服晾起來，我去前面要個房間，順便叫點東西，我們一道吃，好不好？」

金素蓮拭着眼角，搖搖頭道：「我不餓……」

兪人杰亦不勉强，點點頭道：「那麼，你理好衣服就早點安歇。不過得記住，銀子已經去了，千萬可別讓你爺知道！」

兪人杰來到櫃面前，向蔡掌櫃探問道：「剛才那位龐四爺……」

蔡掌櫃搖頭深深一嘆道：「你哥兒是聰明人，應不難看出，我蔡某人，實屬萬不得已，其實，你們這一行，吃口飯的，情形不算好，要像我們，可就苦了，有份產業在這裏，挑不動，扛不走，四時八節，唉唉，說來話長，不提也罷！」

兪人杰微感意外道：「什麼？原來你們也是在這廝魚肉範圍之內？」

蔡掌櫃面現苦笑道：「又豈止我們而已！」

兪人杰頗爲困惑道：「我們這些靠賣唱維生的，老的老，小的小，流落在外，舉目無親，且不去說它，要像你們，本鄉本土人，假如不買他的帳，他有什麼手段使出來？難道這龐子還敢公然殺人放火不成？」

蔡掌櫃搖搖頭道：「別的行業，我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們開棧房的，無論如何，鬪他不過，惹他不起！」

兪人杰追問道：「爲什麼？」

蔡掌櫃苦笑道：「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譬如說：三更半夜，客人們都已睡得好好的，一羣衙役大人，忽然敲門進來，

說是跑了一名要犯，可能藏在這裏，須逐房加以查對。理由冠冕堂皇，不由你不依從。拆穿了說，一句老話，孝敬不週而已！試問像這種例子，不用多，一月裏，若來上個三兩次，你這家客棧，今後還有誰敢光顧？」

俞人杰詫異道：「此乃八字衙門中，那些差快們之需索手段，與這種痞棍何關呢？」

蔡掌櫃聳肩道：「這就叫做牡丹綠葉，相得益彰啊！地方上出了事，差快們人頭不熟，就別想順利破案；同樣的，這些爺們須要動用一下官府力量，你就得乖乖照辦。否則，誰也不是睜眼瞎子，像我們龐四爺這一流的人物，何能逍遙法外，舉目可見，遍地皆是？」

俞人杰注目道：「這批痞棍，除了跟一些不肖吏役互通聲氣，彼此利用之外，別的還有什麼伎倆沒有？」

蔡掌櫃苦笑道：「還有就是拳粗胳膊壯，要錢不怕死！」

俞人杰接着道：「還有沒有？」

蔡掌櫃輕嘆道：「這樣也就夠了！不過，像我們剛才的這位龐四爺，細說起來，道行尚淺，要換了東城龍威鏢局，我們那位馬大局主……」

俞人杰一怔道：「怎麼說？堂堂正正，一位鏢局主，也是此道中人？」

蔡掌櫃哼了一聲道：「誰說他是此道中人？正派得很！誰都知道的，我們這位龍威大局主，乃長安城中，第一大善人，古道熱腸，慷慨好施；只是他馬某人背地裏是塊什麼料子，可瞞不了我們這些眞正的老長安！」

俞人杰忙說道：「眞正的老長安，當不止您一個，您能知道，別人也會知道，那麼他那家龍威鏢局，還有什麼主顧敢上門？」

蔡掌櫃正待答話，門口燈光一暗，忽然走進一名頭戴瓜皮小帽的青衣漢子。

蔡掌櫃神色一緊，連忙快步迎去道：「二爺，您好……」

燈光下，只見那漢子好像沒有聽到一般，一雙三角眼，左顧右盼，不住滾動，一副不折不扣的混混兒嘴臉。

蔡掌櫃忙走過去，打躬陪笑，狀至恭謹。

俞人杰暗暗一聲冷笑，心想：好啊！剛走了一個「四爺」，又來了一個「二爺」。底下，再接着該是「三爺」和「五爺了吧？哼，想不到一座長安城，竟有着這麼多的「爺」字輩人物！

那漢子四下裏打量了一陣，歪着頸子頭一點，蔡掌櫃趕緊送上一邊耳朵。

兩人湊在一處，不知那漢子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但見蔡掌櫃一顆腦袋，像博浪鼓兒似的，一邊急點如雨，一邊迭聲應着：「是的，是的……當然，當然……那裏，那裏，那裏……這是舊有規矩嘛……那裏……當然，當然……是的，是的，是的！」俞人杰暗暗一想。果然又是「舊規矩」！

那漢子交代完畢，大刺刺的一擺手，轉身出棧而去。

蔡掌櫃將漢子恭送出門，然後滿臉含笑走回來，向俞人杰點點頭，笑着道：「恭喜你了，小哥兒！」

俞人杰猛然一怔道：「喜從何來？」

蔡掌櫃又笑了一下道：「還記得今天在狀元樓賞了你們十兩銀子的那位王公子嗎？」

俞人杰眨眨眼皮道：「怎麼樣？」

蔡掌櫃拇指一豎道：「剛才的這位管二爺，可說是我們那位王公子今天身邊的一等大紅人！」

俞人杰咦了一聲道：「這跟我們爺兒們何關？」

蔡掌櫃笑笑道：「你且猜猜看！」

俞人杰搖頭道：「猜不着。」

蔡掌櫃笑道：「眞的猜不着，那就只好告訴你了。大後天是王公子的三十大慶，他要你們爺兒三個再去唱曲子！」

俞人杰微哦道：「三十大慶？」

蔡掌櫃壓低聲音道：「你管他幾十大慶？有錢的大爺們，就是打個噴嚏，都有特別說處，到時候你們只管去賺他的銀子就是了！」

俞人杰抬頭道：「不問賺多少，龐四爺方面仍是三成？」

蔡掌櫃點頭道：「當然。」稍頓又道：「去王府上跑一趟，勝似你們平常辛苦半年，能淨得個五成也就相當可觀了。」

俞人杰問道：「還有二成付給誰？」

蔡掌櫃一咦道：「剛才來的那位管二爺啊！他們這些二爺，不在這方面刮幾文，平時吃的喝的那裏來？」

俞人杰注目道：「王公子這次找我們去，是這位管二爺推薦的麼？」

蔡掌櫃嘆了口氣道：「話不能這樣說，哥兒。在外面跑的人……唉唉……總之……這些個骨節眼兒，明天你問你爺，他就明白了！」

俞人杰點點頭，咬唇沉吟不語。蔡掌櫃攏近一步，低聲又道：「還有一件事，你哥兒必須記住，就是大後天在應付之際，可千萬不要得罪了那位王公子！」

俞人杰愕然抬頭，說道：「你的意思是說──」

蔡掌櫃壓着嗓門道：「還記得我們先前提過的那位龍威鏢局主麼？這位王公子，他便是我們那位馬大局主的內弟！」

俞人杰星目微轉，點頭道：「謝謝掌櫃的關照，在下記住便是。」

蔡掌櫃這才似乎放下一顆心，含笑說道：「哥兒吃過東西沒有？」

俞人杰搖搖頭道：「現時還不餓。」

跟着抬起頭來道：「對了，我們的話，還沒說完哩。那位馬大局主，您說他表面上像個大善人，實則乃是大惡棍一個，那麼他那座龍威鏢局，只是開來做幌子的了？」

蔡掌櫃搖頭道：「算了！俗語說得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知道得太清楚了，對你哥兒並無益處，這些閒話，不談也罷。」

俞人杰想了一下，又道：「那位龐四爺住那裏？」

蔡掌櫃似甚訝異地道：「你問這個做甚？」

俞人杰皺眉道：「不然大後天王府領得紅賞，他那三成拆帳又向何處繳交？」

蔡掌櫃輕哼道：「你還怕他不會找上門來？」

俞人杰搖頭道：「人情要做就做到底，每次等他找上門來，弄得彼此都不是滋味，那又何苦。」

蔡掌櫃點頭道：「這話說的也是道理。後面過去有座三元茶樓，便是他一個姘婦開的，到時候你進去，只要說一聲找四爺，他就出來了。」

俞人杰道：「謝謝，現在請那位伙計，替我叫碗麵來吧！」

第二天，金老頭將俞人杰找去房中，取出三兩碎銀，顫聲感激地道：「我那丫頭不懂事……」

俞人杰朝金素蓮狠狠瞪了一眼，轉向老人陪笑道：「小錢不去，大錢不來，再過兩天便是那位王公子的三十壽期，他昨晚又派人來找我們了。」

金老頭聽了甚是高興道：「眞的嗎？那麼你們兩個將幾支祝壽的曲子，快快多練幾遍！」

俞人杰向金素蓮點一點頭，道：「去我房裏練吧！」

進入西廂一間客房之後，俞人杰轉身責備道：「你怎麼如此不守信用？」

金素蓮粉頰微緋，抿唇低笑道：「我什麼時候答應過你了？」

俞人杰怔了怔，為之語塞，其實，他也知道，要小妮子保守秘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當下皺了皺眉頭，道：「過去的，不必再提它，再遇上這種事，希望你最好別讓他老人家知道。」

金素蓮白了他一眼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好不好？」

俞人杰拿起那本歌摺，邊翻邊問道：「用於祝壽的是那首？」

金素蓮將歌摺一把奪了過去道：「只要報出調門兒，相信你都吹得來，練它則甚？我們還是來聊聊的吧！」

俞人杰抬頭詫異地問道：「你想聊什麼？」

金素蓮雙手一背道：「說點有關歌唱方面的典故給我聽聽！」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你爺沒有說給你聽過麼？」

金素蓮唇角一彎道：「他呀？哼！」

俞人杰含笑注目道：「他怎麼樣？」

金素蓮又哼了一聲道：「他呀！他說女娃兒家拋頭露面的，已是大大不該，還要問東問西的，更是不該。應該怎樣呢？應該趁他還彈得動，串得動的時候，好好的唱，認眞的唱，積上幾兩銀子，置點產業，備他養老，然後──」

俞人杰微笑接口道：「然後為你找一個合適的人家？」

金素蓮瞪眼道：「你再說！」

俞人杰連忙咳了一聲，陪笑道：「剛才你說的……典故……是想聽有關那一方面的？」

金素蓮轉怒為喜道：「你先告訴我，古今以來，有沒有人因為曲子唱得好，而在史書上留下了名字的！」

俞人杰笑道：「可多啦！」

金素蓮搶着道：「揀最有名的說！」

俞人杰笑道：「最有名的有三人：韓素娥，沈古之，石龍符，這三人都是平民百姓，帝王方面則有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金素蓮大感興趣道：「連皇帝都會唱曲子麼？要曲子唱得好，有沒有什麼特別訣竅？」

俞人杰想了想道：「大致來說，有八個字可以概括一切，那便是：字眞，句篤，聲圓，腔滿！不過，主要的還要看一個人的天賦，所謂天賦，便是像你這樣……」

金素蓮掩耳笑道：「我不要聽啦！」

俞人杰站起身來笑道：「那就留到有空時再談吧，我正好要出去買點東西！」

× × ×

第三天，未牌時分，座落于三元坊後街的三元茶樓，忽然緩步踱入一名青衣老者。

那座三元茶樓，內部極為寬敞，裏面大小茶座，有近百副之多。平常時候，午牌一過，便有七成座。茶客之中，除了為喝茶的人之外，尚有愛好皮簧的，下棋的，聊天的，會客的，看小書的及打瞌睡的，形形式式，不一而足。

此外，還有一些，依茶樓為生的小販，例如：賣瓜子花生的，賣包子饅頭的，賣湯糰的，賣水菓的，揹着山渣串兒賭天九的……

總而言之，每天一到午未之後，這裏便充滿了各種噪音，擁擠，混雜，喧嘩。

不過，在一般茶樓裏，通常都有着一個共同現象，就是不管這家茶樓的生意好或壞，凡是來泡一杯茶的，差不多都是幾張老面孔。

所以，當青衣老者登樓時，雖然這名老者的衣着並不惹眼，腳步又是那樣的沉穩從容，仍然一下便引起了那名冲茶小厮的注意。

那小厮深知巴結一名新茶客之重要，當下連忙放下其他客人，三步併做兩步地奔了過來，拉開一把椅子哈腰道：「老爺子請坐！」

青衣老者輕輕一咳，就椅坐落。

那小厮陪着笑臉，又說道：「老爺子要泡什麼茶？」

那青衣老者眼皮一闔道：「龐四爺知道！」

那小厮當場一怔，期期地說道：「可否請您老您老……」

青衣老者打鼻管中哼了一聲道：「再聒噪就叫你們四爺着你捲舖蓋！」

那小厮怔怔然後倒退了兩三步，然後身子一轉，如魚攢網眼般，從人叢中向後面奔了進去。

不一會，龐四爺領着兩名短衣壯漢，從後面小房間中走出，目光四下一掃，沉聲問道：「人在那裏？」

那小厮畏畏縮縮的用手一指道：「在前面，靠近樓梯口！」

龐四爺輕輕一嘿，依着小厮所指方向，大踏步向青衣老者坐處走來。

走近之後，一個沉馬式，雙足微分，目光如電，負手冷冷道：「那一個要會我龐老四？」

青衣老者緩緩睜開眼皮，目光一凝，從頭到腳，將龐四爺打量了一遍，淡淡反問道：「龐四爺就是閣下麼？」

龐四爺鐵青着臉孔答道：「是的，敢

請高人亮萬字，以便承教!」

青衣老者緩緩說道：「三十年前金陵道上的『是非客』便是老夫。不過，歲月不饒人，如今也許敢改稱一聲『是非叟』或『是非翁』了!」

麻四爺冷冷一笑道：「爲了禮節，本來該道一聲久仰，只是，抱歉得很，尊駕這道萬字，實在太耳生了!」

青衣老者眼皮微闔道：「這也不能怪你，那時你還小!」

麻四爺一張面孔，給氣得青中泛白，白裏透紫，活似一張緊綳在胡琴底筒上的花蛇皮。

但此君畢竟是場面中人，當下仍然强忍着道：「敢問閣下，咱們之間，究竟有何怨嫌?」

青衣老者簡短地道：「毫無怨嫌。」

麻四爺注目接着道：「然則尊駕意欲何爲?」

青衣老者緩緩說道：「老夫在自我引見時，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麻四爺寒着面孔道：「請恕賈某人愚昧!」

青衣老者一字字地道：「老夫之所以被朋友喊做爲『是非客』，是因爲老夫在年輕時，不但喜歡『無事生非』，而且經常『自以爲是』；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是非不分』。故此凡認識老夫的朋友，差不多都知道，老夫只要走到那裏，那裏便有是非!」頭一抬，悠悠然地問道：「這樣說，該明白了吧?」

麻四爺勃然大怒道：「老子不信羊上樹，你他奶奶的，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就是了!」

青衣老者點點頭道：「只好如此了!」說着，彈一彈衣袖上的灰星子，身子一欠，便待站起。麻四爺一方面由於對這名青衣老者之底細莫測高深，一方面礙於地主之身份，雖然氣得兩眼發黑，七竅生烟，迄仍無先行出手之打算。他身後那兩名短衣壯漢，則早已按捺不住，這時全露出一副躍躍欲試的猙獰之態。

滿樓茶客，見有人竟敢太歲頭上動土，惹事居然惹上麻四爺開設的三元茶樓，不由得一個個全都興奮而緊張，當下紛紛離座，人向四角退去，眼光則全集中到樓梯口青衣老者身上。

麻四爺看在眼裏，眉頭一皺，忽向青衣老者擺手道：「朋友且慢!」

青衣老者抬頭道：「老弟還有什麼吩咐?」

麻四爺咳了咳道：「常言說得好：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朋友今日枉駕，如果只是爲了缺少一點酒資盤纏，事情儘可商量，犯不着傷和氣，只要我麻某人拿得出，無不照辦。假使朋友別有所圖，意不在此，亦望朋友明示!」

青衣老者點點頭道：「你老弟總還算是個聰明人!」

麻四爺注視着問道：「朋友欠用多少數目?」

青衣老者仰起臉孔，望向天花板道：「老弟這爿茶樓，每天有幾何出息?」

麻四爺平靜地笑道：「兩把銀子。」

青衣老者頭一點，自語般說道：「一天一兩，一個月三十兩，一年就是三百六十兩……唔……不錯。這樣吧，就算老夫搭它個五成乾股好了!」

麻四爺臉色一變，但仍平靜地問道：「什麼叫五成乾股，可否請朋友說得明白些?」

青衣老者抬起頭來，板臉說道：「老弟不會是明知故問吧?」

麻四爺眼珠一轉，忽然陪笑道：「賈某意思是說，您老俠蹤無定，揹上這個包袱，也許有所不便。現在由賈某人出個數兒，如您老不滿意，咱們再說好不好?」

青衣老者仰臉道：「說來參考參考也不妨。」

麻四爺轉身喝道：「去跟阿杜他們將七號銀箱抬出來!」兩名短衣壯漢恭應一聲是，如飛入內而去。不一會，兩名短衣壯漢，連同另外兩名漢子，合力抬出一隻大木箱，抬至青衣老者身前放下。

麻四爺頭一點道：「打開!」

四名大漢搶着去掀箱蓋，箱蓋豎起後，四名大漢同時探手入箱，閃電般分別抄起一件物事，白花花的很像銀子，不過事實上却是四支鋒利無比的匕首!

當下只見四名大漢脚下一滑，身形散開，迅速佔定有利方位，將青衣老者分四面團團圍住!

麻四爺冷冷一笑道：「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罰酒。嘿!」

青衣老者輕輕一哦，分別朝四名大漢掃了一眼，既不感覺意外，亦無恐懼之色，他緩緩轉向麻四爺點頭道：「老弟不要後悔才好……」

麻四爺取得絕對優勢，得色畢露，嘿嘿連聲道：「我麻老四在長安城中，雖然只是一個小脚色，但有頭有臉的人物，也不是沒有見過，像你這樣一個糟老頭兒，既無來歷，又無實學，僅憑幾句空言大話，就想麻某人竭誠孝敬?嘿嘿，你他奶奶的，簡直做夢!」

青衣老者悠然揚臉，道：「老弟底下打算怎麼辦?」

麻四爺獰聲陰笑道：「縛虎容易放虎難，儘管你老小子什麼也沒有，如就這樣放出去，終究是個麻煩……」

青衣老者哦了一聲道：「老弟敢殺人麼?」

麻四爺哈哈大笑道：「講得眞是妙極了，麻四爺不敢殺人，哈哈，哈哈。」

青衣老者接着又問道：「就在這座茶樓上?」

麻四爺目露兇光道：「有什麼不可以?宰了你老小子，然後在你老小子手裏塞把血刀，就說你手持兇器，白晝闖入居民，公然逞橫勒索……」

青衣老者打斷話頭攔着道：「你老弟自信，官家到時候會全聽你老弟的一面之詞?」

麻四爺抬眼滿樓一掃，大聲問道：「我麻老四的話，想大家都已經聽清，今日之事，設若驚動官府，諸位父老，屆時可願作個見證?」

衆茶客均爲當地人士，懾於威勢，誰還敢說個不字?

麻四爺見衆人全都點頭，表示願意如命行事，不由得躊躇滿志，再度哈哈大笑道：「你老小子看到沒有?」

青衣老者點點頭道：「看到了，請吧!」雙目一閉，上身微微後靠，竟以一個非常舒適的姿態，在那張竹椅上打起瞌睡來。

麻四爺看得心頭火起，冷笑一聲：「你打量老子不敢麼?」接着隨即一揮手，大聲喝道：「替我宰!」四名漢子全是三元坊一帶無惡不作的暴徒，平日裏憑了幾手拳脚，吃在三元茶樓，住在三元茶樓，早成爲麻四爺魚肉鄉里的左右手，他們殺人，這已不是第一次，聞言之下，自然不再猶豫。

當下，四名惡漢不約而同，匕首一挺，一個虎撲，四道鋒利的刄尖，從四面齊向青衣老者蝟集刺去。

銀芒打閃之下，椅倒人翻，接着是一聲悽厲慘嚎。

椅倒人翻，是指青衣老者，那一聲悽厲慘嚎，却非青衣老者所發出。

整個過程，發生於一瞬間，動作之快，疾逾電光石火，滿樓目擊者，包括麻四爺在內，幾乎全未看清是怎麼回事。

原來當四支匕首分從前後左右，交攻而上時，瞑目安坐的青衣老者，身軀突然一沉，重壓之下，竹筒迸裂，四支匕首乃打頂空成斜十字形穿馳而過。結果，由於角度與衝力之別，四名惡漢，有幸有不幸，左前方的一名漢子，因衝刺過猛，正好迎上後方那名漢子的匕首，右前方的那名漢子，脚下一絆，煞步不及，則將一支七寸來長的匕首，齊根插入左後方那名漢子的肩窩之內。

等到身爲始作俑的麻四爺定過神來，青衣老者已自地板上緩緩站起，後者不慌不忙的拂拂衣袖，抬頭和悅地道：「塞刀賈禍之計，已告失靈，第二步老弟準備作何打算?」

這位麻四爺，姓賈名大榮，外號「麻皮太歲」，在西京黑道中，雖然只是一名三流人物，論經驗閱歷，却還有些。他見青衣老者上得樓來，光動口不動手，以爲老傢伙僅是一個過了時的混混兒，充其量在年輕時跟他一樣，縱然會兩手，亦極有限。這時事情鬧開，才知道老傢伙來歷不凡，光憑剛才那一式千斤墜，他姓賈的就是再練上十年八年都別想摸到一點邊兒。

青衣老者見他面無人色，冷汗直流，不禁微微一笑，又說道：「老弟假如別無表示，那可就聽老夫的了!」說着，轉過身去，向就近一名茶客問道：「麻四爺這爿茶樓開設多久了?」

那名茶客期期艾艾地道：「大概三年多……」

青衣老者頭一點道：「算三年好了。」接着轉過身來，抬頭笑道：「三三得九，三六一十八，三五一十五，三年共計一千零九十五天，零頭不計，只算整數一千天，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千兩銀子，老夫的五成乾股，就算從你開張那天搭起，老弟反對不反對?」

三元坊稱橫一時的麻皮太歲，這時竟成了個啞口葫蘆，除不斷抹額拭汗，業已再無他事可做。

青衣老者點頭輕輕一咳道：「既然老弟不反對，那麼，親兄弟，明算帳，咱們不妨暫且結一結。老夫的五百兩股利，請於明天下午籌齊，送去南城太平棧如何?好，一切勞神，改日再見。」

晚上，金素蓮找來房中責問道：「這兩天你都在忙些什麼?昨天出去一個下午，今天又是一個下午，是不是討厭跟我們爺兒倆在一起?」

俞人杰笑笑道：「你說呢?」

金素蓮微嗔道：「我不管你，你一定得說出來，這兩個下午，你去了那裏?」

俞人杰輕輕咳了一下，說道：「昨天是去碑林，看了一個下午的字帖，今天則在書舖中，翻了一下午舊書，目的是想買兩本合適的曲譜……」

金素蓮回嗔轉喜道：「買到沒有?」

俞人杰搖頭道：「有是有，只是價錢太貴。」

金素蓮着惱道：「既然不想買，爲何不早些來回?明天就是王府壽慶正日，看你一點都不放在心上似的。」

俞人杰微笑道：「有一個晚上，還怕不够麼?」說着手一伸道：「準備唱的，是那幾首，拿來我看看。」

金素蓮道：「那本摺子我沒有帶過來，爺爺打算叫我唱一首『人月圓』，一首『折桂令』，兩首雙調『殿前歡』，——『殿前歡』你吹得來，吹不來?」

俞人杰搖搖頭道：「如此安排，我看不甚妥當。」

金素蓮怔了怔道：「爲什麼?」

俞人杰道：「唱曲子必須適合一個地方風土民情，如東平一帶愛聽木蘭花慢，大名一帶愛聽摸魚子，南京人喜聽生查子，彰德人喜聽木斛紗，便是一例。這些，是規矩，也是禁忌，一點錯亂不得!」

金素蓮驚奇地張大雙眼道：「你怎會如此在行?」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這並不能說我有多內行，而只證明你們爺兒倆，乃半路出家，當初決不是吃這一行飯的人，我猜得對不對?」

金素蓮眨眨眼道：「何以見得?」

俞人杰微笑道：「眞正以此爲生者，少不了總備有幾本太平樂府，青樓韻語，或十七宮調之類的集子，以上這些禁忌，都載在那上面，爲歌者不可不知之常律，你爺若是此道中人，焉有不察之理?」

金素蓮眼圈一紅，點點頭道：「你猜對了，我這位爺爺，他並不是素蓮的親爺爺……」

俞人杰甚感意外道：「怎麼說?」

金素蓮似覺失言，連忙亂以他語道：「那麼，依你說，在長安這一帶，要唱那一類曲子，才算合適呢?」

俞人杰朝小妮子注視了片刻，知道小妮子另有隱衷，再問也未必問得個所以然來，只點點頭答道：「在長安這一帶，須唱大江東去，陽關三疊，『天淨沙』或『黑漆弩』!」

金素蓮恍然大悟道：「我知道了，這兒要唱惆悵雄壯的正宮調，或是高下閃挫的中呂調，而不時與富貴纏綿的黃鍾，或是悲傷宛轉的商角。」

俞人杰大笑撫掌道：「完全對。」

金素蓮又羞又喜，臉孔一紅，匆匆起身來道：「你在這裏稍爲等一等，我去爺爺那邊拿歌摺，看正宮和中呂方面，有沒

有我能唱的……」

望着小妮子雀躍而去的背影，俞人杰不禁怔怔然出神來，這是他說什麼也想不到的，這一老一小，原來竟非嫡親的祖孫女！

依他猜測，這對義祖孫之間，必然分別有着一段離奇的身世，只可惜妮子欲語還休，不肯繼續說下去。他不知道明天那五百兩銀子，能不能順利拿到手，假使這對祖孫女流落江湖，眞的只是爲了生計難度，那麼明天這五百兩銀子，可算是派上用場了。

是的，這將是一個完美的結局，他既然一時興之所至，插上這一手，就必須有一個令人心安的交代。過了明天，天涯海角，他這位被摒天龍門外的笛叟裔孫，尚有他自己沒有走完的路，等待着他去繼續摸索和跋涉。

第二天，長安城中，謠言滿天飛。有人說，昨天出現於三元茶樓的那位青衣老者，其遊戲人間之作風，頗像當年逍遙書生柳子放，有人則說這名青衣老者，極有可能爲金筆四友中某一友所飾扮，因爲四友已有好幾年未到江湖上來明查暗訪了。

更有人繪聲繪形的，該青衣老者，既非逍遙書生柳子放，亦非四友中的某一友，而是五台天厭叟端木剛，最後這一說，有無根據呢？

有根據，根據便是青衣老者穿的那襲青色長罩袍！據支持這一說法的形容，那襲青色罩袍，雙袖特長，目的顯然是爲了遮掩左邊那條義臂。

如說該老者是逍遙書生柳子放，或是四友之一，試問：以逍遙書生和四友之身份，長安城中，什麼人不好找，何以竟會找上麻皮太歲這麼一個三流脚色？

但如果換成一代巨奸天厭叟，情形便不同了。

誰都知道，當年新野之役，這老魔只折却一條左臂，以老魔之性格來推斷，其東山復起，捲土重來，不過是遲早問題。如今，一幌眼八年過去，在時間來說，也該是這魔頭再度出山的時候了。

而這魔頭如想有所作爲，首先須加考慮的，將是金筆大俠令狐玄方面之動靜。

所以，歸根結底，總說一句，老魔悄然來到長安，先找一個小人物，挑起一點小風波，其作用無非試試那位天龍傳人金筆令狐大俠方面的反應而已，在竊議紛紛中，最可憐的還是那位當事人麻皮太歲，青衣老者昨天跟他約定的雖然是今天午後，但他却一早就將五百兩銀子裝箱送去南城太平棧。

太平客棧的伙計很驚訝，他們說，昨天有個青衣老頭兒，來棧交代他們，聲稱明天將有人送五百兩銀子過來，要棧中代他收下存管，他們還以爲老傢伙是個瘋子，想不到竟然一點不假。

這幾句話一經傳開，又引起一番新的騷動。

於是，太平棧前，閒人蟻聚，攘攘擾擾，一時爲之途塞。都盼望能在那青衣老者來取銀子時，一睹廬山眞面目。

同一時候，城北王府中——

在那座華麗寬敞的大廳上，當金素蓮唱完一闋大石調百字令，以及一闋雙調步步嬌之後，一名滿臉邪氣的中年賓客，忽然站起身來，攘臂高呼道：「我們王公子，風流蘊藉，京下知名，歌賦詩詞，尤擅勝場，現在，我謝老五建議，請我們壽星公，親自來上一段，大家以爲怎麼樣？」

「好！」

「好！」

「好極了！」從衆人附和之熱烈起勁看來，這種阿諛性的穿插，顯然已非今天第一遭。

當下，在一陣震耳欲聾的掌聲過後，王公子毫不推却地自席中站起，眼光從席前金素蓮臉上有意無意地一掠而過，然後向俞人杰頭一點道：「中呂，普天樂。」

一段笛引吹過，歌聲響起：

柳眉新，桃腮嫩，酥凝瓊膩，花艷芳溫，歌聲消天下愁，舞袖散人間悶，舉止溫柔嬌風韻，司空見也索銷魂，蘭姿蕙魄，瑤花玉蕊，誤花風塵……

一曲歌罷，彩聲四起。

金素蓮皺皺眉頭，朝俞人杰望了一眼，俞人杰微微搖頭，意思彷彿說：咱們爭財不爭氣，由他去罷，就在這時候，先前那名自稱謝老五的中年漢子忽然再度起身高叫道：「不够勁，不够勁。」

眞個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此時此地，居然有人敢當面直指王公子唱的不够勁，大概是不想再在長安混下去的了。

滿廳人語，遽爾靜止，王公子臉色一變，不期然朝身後伺立着的那幾名家丁瞟去一眼。

那位滿臉邪氣的謝老五，似乎毫無所覺，游目四下一掃，高聲接下去說道：「壽星公的歌喉，當然沒得話說，只是選的這支曲子，我謝老五認爲，一點沒抓到癢處，實實在在不够勁。」

席間有人出言陰損道：「那就由你謝老五現身說法，來上一段够勁的如何？」

那位謝老五居然點頭道：「好，你們聽着吧！」說着，也不招呼管絃檀板，便自扯開嗓門，獨個兒唱將起來：

杏桃腮，楊柳纖腰，占斷他風月排場，鸞鳳窩巢，宜笑宜顰，傾國傾城，百媚千嬌，一個可喜娘，身材兒是小，便有天來大福亦難消，檀板輕敲，銀燭高燒，萬兩黃金，一刻春宵。

唱畢，向四下裏大聲問道：「咱謝老五這一段如何？」

衆人定一定神，等回過味來，不禁轟雷般發出一連串喊好之聲！

王公子臉色一緩，雖然心頭酥麻麻的很是受用，嘴裏却笑着說道：「老五，別胡調了！」

金素蓮眼圈兒一紅，轉身道：「大哥，我們回去吧。」

俞人杰伸手一把穩住，正待要說什麼時，廳後忽然走出一名青衣丫鬟，過來向王公子一福道：「娘娘說，想請剛才唱曲子這位姑娘進去一下！」

王公子抬頭含笑道：「小姑娘，怎麼樣？」

金素蓮心裏很納悶，意思不想進去，望着……

俞人杰不由分說，用手將金素蓮一推道：「難得夫人賞臉，妹妹進去，我在外面等你。」

（未完）



諜海風雲錄

諜海亡魂

金剛・文　丁岡・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畢德凱在冰島養傷，把他和韓諾威從「國際海洋及海底資源研究總署」直至進了領事館這段時間寫了報告。並請桑達柯上將將核子海底探測器遭到破壞情況談談，桑達柯把探測器在地中海和南美洲利用「洛克斯號」探測海底的礦物元素，發現有錳、金、鎳、鈦、鋯。受到間諜的破壞：擄去「洛克斯號」偽裝拖網漁船，事情發生後，先後死了費斯汀、馬泰吉博士和歐人傑。畢德凱還進一步知道費斯汀的妹妹和龍實佳是未婚夫婦，費氏和龍氏企業會不會合併？知道龍氏企業的漁船隊是靠掠奪漁場而惡名昭彰：在冰島畢德凱知道了第一手的好材料。

濃霧深海

大約是早上十點鐘，他們到達了十二號碼頭。桑達柯穿了一套舊衣服，手裏拿着釣魚桿、魚簍。蒂蒂也是輕裝便鞋，一手拿寫生板，一手拎着小皮包。如果說桑達柯和蒂蒂的衣着看起來像對漁人的話，畢德凱就顯得太時髦了。他穿了一條又緊又窄的花條長褲，紫色的毛衣、領口繫了一條黃色的領巾，配上麖皮靴子，把碼頭警衛看得目瞪口呆。

費小姐本來指定借一條三十呎長的遊艇給他們，誰知畢德凱却未得警衛同意，竟改選了一條有回音測探儀的船。

「這麼一條小船，要那麼大的動力做什麼？」桑達柯靜靜地提出疑問。

火攻怪船

「我在船上發現有一個信天翁的小旗子，所以這條船是龍實佳的，而不是費凱蒂的。」

桑達柯沉思一會：「費小姐要我們找她的船塢長。不知什麼原因，那船塢長根本沒露面。我看我們是進了圈套了。」

「我並不認爲如此，」畢德凱說：「龍實佳絕不會放過我們。不過目前我們還沒有懷讓他疑的理由。警衛犯了一個誠實的錯誤。也許沒有特別的指示，所以他以爲我們有隨便挑一條船的權利。何況我們選這條船，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奇怪，龍實佳的船怎麼會停在這裏？他自己絕對不缺船塢。」桑達柯說。

「誰管他。我看我們得趁早發動，免得等會那警衛後悔就麻煩啦！」

就在他們起程一分鐘之後，碼頭警衛像瘋了一樣，在岸上又叫又罵，可惜已經太遲了。

畢德凱站在甲板上得意洋洋的對他揮揮手，高興的模樣就像個孩子剛拿到了新玩具，船漸漸駛離了雷哥賈維克港口。

× × ×

這條船叫「古雲昔」，是一條很老的船。它的紅木甲板已不再平滑，它的外型毫不起眼：不過當它在海面全速進行時，却像海鷗乘風飛揚。

「你確定能在海底找到你的東西嗎？」桑達柯問。

「百分之二十的肯定，百分之八十的猜測。」

「你又希望在那架飛機殘骸和飛行員屍體裏找到什麼？難道你不認爲有人引誘你這麼做嗎？」

「事實上，我們看到屍體就知道這整個事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機會很小。不過，飛機本身才是眞正我們的目標。上將，我敢肯定，這架飛機一定和馬泰吉、韓諾威的死有關。儘管飛機被漆得全黑：但是，飛機引擎號碼是沒辦法掩飾的。有了引擎號碼就可以找到飛機製造廠，查出這架飛機的主人是誰？」

畢德凱檢查深水探測儀，繼續說：「對你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不可能』。」

「你對你自己似乎是太有信心了！」

桑達柯說：「儘管我恨死了那個兇手，我也不會低估了他。他也一定是急於找到這架飛機，掩飾證據，免得日後有麻煩。」

「你說的不錯。不過，時間對我們有利。飛機出事的時候沒有人看見；而我是唯一的生還者，知道出事的地點。」

畢德凱忽然不再說話，兩眼直盯着回音探測儀器上的自動指針和圖表。「我想我們找到了。上將，打左舷，轉個一—八—五度。」

「深度多少？」

「一百四十五呎。」畢德凱回答說：「依照這表的顯示，我們剛剛掠過飛機的機翼。」

一分鐘之後「古雲昔」停了下來，距離海岸大約有一哩之遠。海風飛揚，這是天氣轉壞的先兆，畢德凱第一次懷疑自己會在冰冷的大西洋裏找到什麼？

× × ×

儘管海風呼嘯，天空却沒什麼雲層，太陽直射下來，使得穿上潛水衣的畢德凱汗如雨下，像在洗芬蘭浴。他逐項檢查着裝備。雖然是些舊式的裝備，那還是他運氣好，向領事館裏的一位喜好潛水運動的年輕人借來的。不過，他只搜集到兩筒氧氣，只够潛水十五分鐘。

畢德凱沿着錨鍊滑入水中，當他那受過日晒的身體觸及冰涼的海水時，溫度的差異幾乎讓他窒息。他咬緊了牙關直向水中潛去。他再度檢查一下裝備，深度計顯示深為九十呎，潛水錶記載他已在海底待了兩分鐘。

海底逐漸進入眼簾，他驚異的發現，海底的顏色是黑色的，這和世界上大部份白色海底不大相同。他緩慢的移動着，被眼前這一片神秘的黑色世界迷惑住了，能見度是四十呎。

他直覺地，作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什麼也沒看見。一抬頭倒發現了一羣鱈魚正捕食着螃蟹和小蝦。可惜上將釣不到他們，否則最小的一條鱈魚都至少有十五磅重呢！

忽然在飄忽的藍色海水中，他彷彿看見了什麼。三十秒鐘之後他的希望破滅了，那只不過是塊突起的岩石罷了。

接着他在五呎之外有了新發現。黑色海底裏有一個損壞了的黑漆飛機門。黑黑的一片，不仔細看幾乎看不見。他游了過去，把機門翻轉過來，裏面的鑲板上沒有任何記號。他必須快點行動，顯然飛機一定就在附近。他打開了備用氧氣瓶的活塞，還够他在海底多待幾分鐘。

沒花多少時間，他很快的找到折成兩半的飛機殘骸。可是，他的呼吸開始有困難了，使得他不得不盡速離開海底。在離海面三十呎的地方，他開始尋找「古雲昔」的龍骨，以免迷失了方向。

畢德凱摸上了船，立即卸下了裝備，爬進了船艙。桑達柯頭也不抬，慢條斯理的問道：「希望你的運氣比我在這裏釣魚的運氣好。」

畢德凱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我找到了，它就在距離右舷一百五十呎的海底。我的氧氣用完了，沒有時間仔細查看。」

「你最好把潛水衣脫掉，喝杯熱咖啡。你的臉色發青。」

「把咖啡熱着！我下去看一遍再回來休息。」畢德凱說着往艙外走去。

桑達柯目不轉睛的盯着他說：「至少在一個半小時內，你那裏也不准去。現在天色還早，而且我們還有的是時間，你沒有必要過分消耗體力。何況連續潛水的危險性，你不是不知道。你給我乖乖的到船艙去休息。等你能再潛水的時候，我自然會通知你。」

「好吧！算你贏了。」畢德凱一面褪去潛水衣，一面又說：「我想我們三個都該睡在甲板上，也好讓人家看個清楚。」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只有兩個人在甲板上，我們就說蒂蒂暈船在下面休息。」

「嗯！這主意不錯。」畢德凱說：「何況距離那麼遠，他們也分不清那一個是我，那一個是蒂蒂。」

桑達柯笑着說：「距離一哩外用望遠鏡看，即使你媽也認不出那一個是你。」

十五分鐘後，畢德凱再度潛入水底世界。

他默默地游着。藍綠的海水，此時變成了灰色。他很快的找到了它。當他逐漸接近飛機時，他的心跳加速了。經驗告訴他，進入損壞的飛機殘骸，每一步都要小心，錯一步都會要了你的命。

他由飛機後翼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東倒西歪的椅子和幾個飄浮在水中的木頭盒子。他抓了兩個木盒子出來，讓它們朝水面上飄。他又進入飛機，拖出一具屍體，檢查着他的衣服。畢德凱想他一定是在機艙門口開射機關槍的——他的口袋裏除了一柄螺絲起子之外什麼也沒有。

畢德凱把螺絲起子掛在腰帶上，半游半滑的進入駕駛員艙座。死去的駕駛員同樣穿着一件黑色連身衣褲，沒有任何證明文件。他看了一眼潛水錶，他只用去了幾分鐘，時間過得比他想像中慢了許多。接着他又發現了一本簿子，可是上面什麼記載都沒有。

當他從飛機裏出來，他有種再生的感覺，海水比他剛來時的顏色更深了。他檢查了機尾部份，左、右舷引擎都沒有他要找的東西。他知道沒有必要再繼續看下去了，因為所有儀器、電路系統及機件組合應該有的記號都被刮掉了。他待了幾秒鐘，望着魚羣在水中穿梭。忽然他看到飛機鼻輪上一根銀色的水壓管。他檢查了一下，竟發現在尾端有兩個字母記號——SC。畢德凱自腰間拿出了螺絲起子，在SC旁邊刻下了他自己名字的縮寫DP。

好了，沒有必要再逗留下去，何況他的氧氣也不允許他再逗留下去。

當他冒出水面時，天色灰濛濛的一片，四週被濃霧籠罩着。他一點兒都分不清「古雲昔」可能在那裏。他決定卸下背上的氧氣筒，讓它們直沉海底，這樣自己可以輕鬆的浮在水面上，仔細的以聽音來辨別方向。開始時，他只聽到海浪沖擊他身體的聲音，不久，他豎起了耳朵似乎聽到民謠「老黑喬」的旋律。他聆聽了一會兒，用蛙式游了十五呎，歌聲越來越大了。五分鐘之後，他摸到了船。

桑達柯問他發現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沒有？畢德凱說，除了兩具屍體外，曾送上來兩個木盒子，不知他們接到否？檢視之下，這個模型盒子做得相當精巧，使畢德凱回想到六年前曾經看過它的印象。

桑達柯急問：「你在那裏看到它？」

「在薩爾瓦多，這個模型完全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府的複製品。」畢德凱又望了望第一個模型說：「按照設計看來，顯然這也必定是南美或中美洲某國的政府機關。」

「這個發現不錯，好吧！我們也該回去了。」桑達柯說着。

忽然畢德凱站在船艙門口用心的聽着，他確實是存在的引擎轉動的聲音。

「你聽到什麼聲音嗎？上將！」

「聽見了！」桑達柯漫不經心的說着：「距離約莫在三浬開外，高速接近中。」他側過頭去，豎起耳朵，會神聆聽了一會兒說：「這玩意正衝着我們來呢！」

畢德凱點了點頭，他臉上繃緊的肌肉顫動着，他鷹隼般的眼神似乎想透視這層環擁的濃霧。「這聲音聽起來相當特殊，像是飛機的引擎聲。而且那艘船上必定裝備了雷達；否則沒有任何一個舵手，能在如此惡劣的能見度裏，高速疾馳。」

「這麼說，他們把我們的位置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蒂蒂壓低了嗓門說着，生怕船舷外有什麼人會竊聽似的。

「如果我的臆測不錯。他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否則，當他們在雷達幕上發現我們的時候，就應該遠遠避開才對。依我之見，我們應該準備準備迎接這位不速之客！」畢德凱冷冷的說着。

「這分明是以卵擊石，我們的勝算面大概僅有一成。」上將憂心忡忡地說着。

「其實你也不必太過悲觀，他們是有備而來的。他們早就把『格姆斯號』摸得瞭若指掌，所以來的這艘船，無論在速度上，裝備上都遠勝過『格姆斯號』。而且我的預感告訴我，這艘船上一定是一艘武裝船。」畢少校分析着。

「會是一艘水翼船嗎？」桑達柯謹慎地問着。

「正是。而且它的時速，高達四十五至六十節左右！」

「不妙！」桑達柯蹙緊了雙眉。

「其實，也不盡然！」畢德凱神秘地笑着說：「至少我們還佔了兩點優勢！」

他扼要地將腹案迅速地說了一遍。坐在舵艙的蒂蒂，突然打了一個哆嗦，一陣涼意從她的脊樑竄上了她的頸背。她似乎可以感覺得出，她現在的臉色一定是死灰的。

「這是我們唯一的生機。」畢德凱冷峻的聲音浮游在這片要命的濃霧裏。

「可是這根本是謀殺啊！」她的雙唇嚅動着，却說不出一個字來。她有些激動：「你怎麼能冷血地、刻意的，精心安排去殺害一些人，而根本沒弄清楚他們究竟是敵？是友？」

「我們就這麼辦！」桑達柯上將冷冷地插了進來，「我們無暇將血淋淋的生活面對受了驚嚇的女性解釋。」他的眼神盯在蒂蒂的臉上，充滿了諒解和慰藉；但他的聲調却是如是的權威和嚴肅：「到下艙去，找一個能防彈的地方躲起來。」旋即轉而對畢德凱說：「用防火斧將錨鍊斬斷。還有，如果你需要全速行駛，別忘了事先給我一個信號。」

畢德凱高舉着斧頭，斧頭在空中似乎停滯了片刻，旋即迅速落下，斧刃俐落地深深地嵌進了船舷的木板裏，錨鍊亦應聲而斷，一片六吋長的木片，被斧頭削了開去，笨重的錨在海面濺起了一片水花，朝着黑寂神秘的海底，無聲的沉去。

巨大的引擎聲逐漸地近了。突然，引擎的聲音開始減弱了。從聲音上判斷，一定是舵手將船速減低，以便靠近『格姆斯號』。畢德凱俯身在船首，活動了一下他的手指，重新緊握着那柄犀利的斧頭。氣墊船鼓動的波浪聲愈來愈清楚了，畢德凱緩緩地揚起了腦袋，瞇着眼睛，急欲想從這濃濃的霧裏看出一些端倪來。但是層層的濃霧，却自四方環擁，揮拂不去。能見度低於廿呎。

終於一艘船的輪廓，像是幻影般的浮現在霧幕裏。畢德凱依稀地可以辨認出甲板上幾個朦朧的身影。一道反光，畢德凱斷定那一定是駕駛艙的玻璃。這條船無聲無息地在接近着，像是一艘鬼魅般的幽靈船。龐大的灰色輪廓，終於從霧中穿透出來，船身總有百呎來長。畢德凱終於清晰地看清楚了，船舷的欄杆上站了幾個人，他們似乎正準備躍上『格姆斯號』。他們每個人手上所持的輕機槍，已經證明了畢德凱的臆測。

當槍口距離『格姆斯號』八呎的時候；畢德凱採取了三項行動，精確而快速，幾乎是在瞬間同時完成的。他出其不意地將斧背敲擊在絞盤上，發出了清脆的聲音——這是給桑達柯的暗號。他揮動着斧頭，朝着一個正向『格姆斯號』縱躍的身影飛擲過去。鋒利的斧刃，深深地劈進了那個人的胸膛。一個淒厲的慘叫聲劃破了這濃重的大霧，斧頭和身影都墜入了灰黯的海水裏。而海水尚未吞沒他的軀殼前，『格姆斯號』就像是一匹受驚的馬，掙脫了韁索狂奔起來，倏地消逝在那迷霧之中。

機槍的子彈像是驟雨般，一波波地敲擊在船身上。畢德凱匍伏着身子，爬進了駕駛艙，地板上盡是玻璃的碎片和木屑。

「沒受傷吧？」上將關切地問着。但是嘈雜的引擎聲却幾乎掩蓋了他的聲音。

「我身上是沒有彈孔，你呢？」

「那羣混蛋的子彈都偏高了些。否則恐怕我這條老命休矣。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根本就是在盲目航行。而他們的舵手却能從雷達上精確地辨認，標定我們的位置；然後以他們速度上的優勢追趕超越我們，再做一個九十度的直角轉彎，攔腰阻截我們！」

畢德凱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們只有祈禱他們的舵手是一個慣用右手的人！」

桑上將不解地蹙起了雙眉。

畢德凱解釋說：「當氣墊船再度要接近我們的時候，她的船首，大概距離我們船尾四百呎的後方。舵手如果是個慣用右手的人，那麼他就會習慣地將舵先向右轉，讓船首向右偏出，再轉向左方繞一個圓弧用左舷來撞擊我們。也就是她會在我們的右前方出現，攔截『格姆斯號』！這個時候我們就掌握了兩項優勢中的一項。」

桑達柯依然困惑地望着他說：「我連一樣都想不起來，更遑論兩樣了！」

一艘裝備了雷達的船向桑達柯他們駛來。

「氣墊船是笨重的，它所以能浮在水面上行駛，訣竅就是速度。只有速度能使她對水面產生反作用力，推進船身；但是速度也同樣限制了氣墊船的機動性。換言之，氣墊船無法作靈巧的轉彎。由於離心力的原理，她需要較大的弧度和距離來完成一次轉彎的動作。」

「而『格姆斯號』却能靈活地運動，是嗎？」桑上將試探地問着。

「是的，氣墊船轉彎形成的圓弧，其長度足以讓『格姆斯號』作兩個轉彎，在氣墊船向左轉彎時，我們有兩次機會來截擊它！」

「你的推理都相當嚴謹。只是我們怎麼知道他們轉彎的時機？」桑上將問。

畢德凱輕吐了一口氣說：「我們用耳朵聽！」

桑上將用訝異的眼光望着少校說：「你的意思，難道要我們關掉引擎？」

畢德凱點了點頭，嚴肅中又似有些無奈。

桑達柯顯得有些焦燥。他緊抿着雙唇，臉上的肌肉繃緊着。「你這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作法！」

「這也是我們唯一的生機！」畢德凱的臉上，展現了一抹堅毅果決的神采。

「那麼你所說的另一項優勢是什麼呢？」桑達柯追問着。

「出其不意，制敵機先！」畢德凱冷冷的說：「他們縱然有雷達，但是却無從知道我們心裏頭眞正的意圖。所以攻其不備，讓他們來個措手不及，就是我們的另一張王牌。」

畢德凱望了望腕上的手錶，時間是下午一點卅分。桑達柯已經將引擎熄了火，四週一片死寂。濃霧依舊層層地籠罩着船身，太陽暈弱地像隻白瓷盤子，在霧裏忽現忽隱。一絲倦怠似乎正在侵蝕着畢德凱的清醒的意識。昏沉之中，睡意也襲上了他的眼簾。他深深地吸進了一口氣，一陣沁人肺腑的清涼，穿透了他的胸膛。也幾乎在同時，遠方傳來了低沉、而有規律的橐橐聲。畢德凱對那聲音並不陌生。他知道，那是氣墊船槳葉的旋轉聲。

雷達的觀測員恐怕已經偵測出『格姆斯號』已經停止運動，靜靜地碇泊在水中；而船長此刻也必定作出了決定，氣墊船的速度也必定到了最高點。

畢德凱再次檢視了他身邊的排列整齊的幾個盛物器——其中有一隻玻璃瓶是蒂蒂從廚房裏找出來的，另外三隻生了銹鐵筒是畢德凱從引擎室的廢物堆裏揀出來的。但是它們所盛裝的東西都灌滿了的汽油，一條條浸漬了汽油的布片從瓶口或筒口垂了下來，成了臨時的引信。這就是舉世聲名威力強大的「莫洛托夫鷄尾酒」。

氣墊船已經相當近了，畢德凱對着舵船的桑達柯叫着：「開車！」他然後拿起打火機，點燃了玻璃瓶口垂下的布條。他緊握着船舷，期待着船身發動時劇烈的震動。桑達柯撳了發動扭，四百廿匹馬力的引擎，就像在咳嗽似的，吃力地喘息着。終於爆發了怒吼。他迅速將舵輪向右猛轉，船身悸動着，像是脫韁的野馬，長聲嘶鳴，翻蹄亮掌，往前狂奔。他心中禱告，但願畢德凱的假定是正確的——氣墊船會一如預期的迎面而來。突然駕駛艙裏的羅盤散成了碎片；桑達柯本能地伏下身子，他知道氣墊船上的槍手開始盲目的射擊。

畢德凱蜷伏在船首的甲板上，他神經緊張的程度幾乎要崩潰他的理智和意識。他亟欲想透視那令人窒息的濃霧。他望了望手中執的汽油瓶，破布片已經燃燒到瓶頸的部位，汽油在瓶子裏幌動着，似乎亟欲掙脫這玻璃的樊籠。五秒鐘，一秒也不能再耽擱。他必須將這「莫洛托夫鷄尾酒」擲出。他開始倒數計時了，五秒……四秒……三秒……他將汽油瓶往後高高舉起。這時那艘氣墊船就像是一頭飢餓的野獸從層層的霧中撲躍出來，和畢德凱相距只不過十呎，向「格姆斯號」迎面衝了過來。眼前的這幅景象令畢德凱在最近的日子裏，就像是夢魘般的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裏：一個身着皮風衣的男子手扶在氣墊船的船舷，望着迎面飛來的那隻汽油瓶，滿佈在臉上的驚恐之情眞是難以名狀，汽油瓶擊中他身後的甲板，變成了一團腥紅的火球，火舌立即吞噬了他的身影。畢德凱目睹這瞬間所發生的慘事，不覺閤上了眼睛，兩艘船身也迅速地交會而過。

畢德凱已無暇去思考，去回憶這一幕。他機械地拿起了排列的汽油筒。桑達柯將船急遽地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迴轉，朝着氣墊船引擎在海面上所留下的一道白色的浪跡，筆直地追去。氣墊船開始轉彎了，她的速度也逐漸緩慢下來，甲板上升起了一團橙黃色的火焰，在這濃密的霧中，就像是閃耀的一盞街燈。桑達柯直挺挺的佇立在駕駛艙裏，他無須再畏懼任何槍手的狙擊，因為他心裏明白，在甲板上的火尚未撲滅之前，他們是無暇攻擊的。

「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站在玻璃被擊得粉碎的駕駛艙裏，對着畢德凱吼着：「讓他們嚐嚐我們的厲害。」

畢德凱並沒有理會桑上將的咀咒，但是手中的汽油筒却準確的，無情的擲向氣墊船。他們反覆地圍剿氣墊船，直到他們的汽油筒都用盡了為止。

一陣劇烈的爆炸震撼了『格姆斯號』，一股炙熱的空氣，挾着強勁的烟硝味，迎面襲來，擊在畢德凱的週身，就像一記無情的左鈎拳搗在胸口上，他不禁跌坐在甲板上。氣墊船陷入了一團橙黃的火球裏，爆炸的碎片紛紛地飄落在海面上。氣墊船已變成眩目、炙熱、焚燒的死亡地獄。

畢德凱蹣跚地從甲板上站起來。爆炸的巨響，在海岸的峭壁中引起了回響，振盪在這空洞洞的霧靄裏。他凝望着眼前的這一幕，腦海中浮起了韓諾威的影子。他心中昇起了一股追懷和寬慰，也有一份釋然。那份對韓諾威的死所遺留在心中的自責和歉然，似乎也得到了些許解脫。

氣墊船正在快速的下沉中，燒焦的船頭正高高地聳出海面，似乎還在做最後的掙扎。被燒紅的船殼浸漬在冰冷的海水裏，發出「嘶！嘶！」的聲響，也冒起了昇騰的熱氣。但無情的北大西洋的海水却吞噬了它，僅留下一些油漬的浮沫、碎片，就像是孤墳上凋萎的花朵一般飄零在清冷的洋面。

桑達柯上將瞅了腕上的錶，是一點四十五分，整個過程僅十五分鐘。他對畢德凱說：「恐怕不會有什麼生還者了。我們最好利用這霧作掩護，兼程趕回雷哥賈維克。注意回聲探測儀上的深度指數，如果逼近一百呎，我們就太靠近岸邊了！」

三小時後，他們到達了雷哥賈維克西南方廿浬的位置，繞過了賈拉維克半島的尖端，終於穿出了那層層濃重的霧靄。冰島永晝的太陽，和煦的洒射在湛藍的海面上。一架泛美航空公司波音七四七的客機正昂揚着機頭，優雅地從雷哥賈維克的機場跑道上升起；銀白色的機翼，正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我眞不知道如何向龍實佳啓口，竟然將他的船弄得如此破爛不堪！」桑達柯愁眉不展的說着，但是嘴角却帶着一絲捉狹的笑意。

「你體貼入微，令人感動的不知所措！」畢德凱也用譏弄的口吻應和着。

「管他的！反正龍實佳什麼也沒有，就是有錢！」桑達柯不在乎的說着，一面用手指着那彈痕累累的船說：「稍微修補一下，重新油漆一遍又會面目一新的！」

「龍實佳對『格姆斯號』的皮毛之傷，恐怕會一笑置之。不過要是他知道了氣墊船和船員的不幸命運，只怕他就笑不出來了！」

桑達柯用懷疑的眼光望着畢德凱說：「你為什麼那麼有把握，認定龍實佳和這檔子事有直接的牽連？」

「關鍵就在『格姆斯號』！」

「你簡直把我給弄糊塗了！」桑達柯顯得有些急燥。

畢德凱點燃了一支烟，他悠然的倚在船舷上。「龍實佳一切都安排的天衣無縫，但是百密一疏，他作夢也沒想到我會臨時興起，選上了『格姆斯號』。當初我對龍實佳的『格姆斯號』碇泊在費凱蒂的碼頭上，的確大惑不解，不過後來我想通了。『格姆斯號』原本是要用來跟踪我們的呀！當我們登上了他替我們安排的遊艇之後，他的手下就會用『格姆斯號』這條毫不起眼的漁船來跟踪我們。如果我們在海上輕舉妄動，他們就會橫加阻撓的。你想，遊艇的速度，充其量不過廿節；而『格姆斯號』時速却高達四十節。」

「這麼說，龍實佳發現我們調了包，他一定氣得七竅生烟了，我眞想看看他當時臉上的表情！」桑達柯說。

「那倒也未必。他並非二流角色，他早就對我們起疑了，只是不知道我們葫蘆裏到底賣什麼藥。我們瞎打誤撞地換了船，他認為我們是存心找碴，跟他作對。但是他對我們的目的和企圖却瞭若指掌。」

「那架神秘的黑色噴射機，」桑達柯打岔地說：「待我們找到了墜機的正確位置後再將我們滅口，葬身魚腹，對嗎？」

「我想那倒不是他的原意！」

「那是什麼原因使他改變初衷呢？」

「是岸邊的那個跟踪我們的人，」畢德凱深深吸了一口氣，繼續說：「龍實佳先派飛機在空中監視我們。所幸天公作美，一場及時霧，使他不得不更改他的計劃，而改派一名手下，驅車跟踪我們到拋錨的地方。我們雖然一直偽裝得很巧妙，但依然露出了破綻。」

「怎麼可能？」桑達柯有些不服氣，「蒂蒂穿着你的衣服，除非用最精密的高倍望遠鏡才能拆穿她的偽裝呀！」

「但是我使用氧氣瓶所吐出的泡沫，却是難逃任何日本製的望遠鏡呀！所以當這項情報經由那名監視者而送達到龍實佳的面前時，他下定決心必須及時加以遏阻我們，免得我們發現任何足以破壞他陰謀的證據。於是他找尋一條在速度上、裝備上均優於『格姆斯號』的船，作為他的工具。而氣墊船就成了符合這些條件的上上之選了！」

「那麼他担心我們會找到什麼呢？」

「我已經排除了飛機和駕駛員的可能性，我們從他們身上可說是一無所獲，剩下的就是飛機上發現的模型了。」畢德凱鄭重的說：「他們絕非是裝飾品或是玩具，他們必定具有特殊的意義和用途。」

「我們如何才能發掘出事實眞象？」

「很簡單，我們先將模型交給領事館要他們好好下番功夫去研究、研究，然後只當若無其事地將船還給龍實佳。他一定亟於想知道我們究竟發現了什麼，我們暫且按兵不動。要是龍實佳有任何輕率的舉動，我們再迎頭痛擊他，讓他無所遁形。」畢德凱滿懷信心的笑了。（未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十一／羅唐納・文

飛天魔城

〔智利〕在南美洲的最高山峯所建的氣象台極為雄偉，鉄網縱橫，另有鋼塔矗立，不料它突然被飛行物體襲擊，鋼塔攔腰被截斷，火光熊熊，險些變成大災難，是否有一座魔城凌空飛起向它襲擊呢？那是一個謎！

飛行物體突然襲擊鋼塔

國際風雲緊急，美國跟蘇聯勢不兩立，積極備戰，由於越洲飛彈的發展日進千里，美當局除了研究對抗它的地對空飛彈以及空對空的飛彈之外，還在北方向南推進任何一個角度的重要據點，築成長長的防禦網，但有高速度飛行物體在空中飛過，便即清清楚楚的指出它是怎麼性質的飛行物，是否企圖飛向美國，跟着拍發緊急信號，通知美國國防部，盡可能把它截擊。在美國佈置的防禦網所有據點當中，智利的安達德斯山脈最高峯，拔海六千多呎，它也是防禦網的一環，那個地方有一座鋼塔，高一千六百呎，在迅速傳送電訊的系統中，它十分重要，特別是從南太平洋拍發的電訊，先要透過它，然後拍發到美國去，它的重要性當然是有增無減了，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安全問題，由於它缺乏有效的保安措施，如果有甚麼飛行物體向它猛烈撞擊，它就要分為兩截，不過，這個幻想是很難變成事實的，根本上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爆發，誰也不會冒險破壞美國放在南美洲的一座鐵塔。

話雖如此，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在一個相當冷的秋夜，突然有一塊扁圓的飛行物體，從高空飛下來，不知道它是蓄意進攻抑或屬於飛行路綫錯誤之類的意外事件，它向鋼塔攔腰撞擊，霎時間，一聲巨響，恍如天崩地裂，火光飛濺，那座鋼塔在中部靠近上端的一處忽然折斷，倒撞下來，入地三十呎，至於撞擊它的飛行物體，繼續向南飛去，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蹤。

鋼塔本身係一座發電台，它撞爛的時候，不單是爆出極强的光亮，並且有極强大的震動聲響；一齊發作，同時空中出現一條條燦爛悅目的光譜，高空有一股磁力出現，干擾附近任何一處電台，並使正在飛行中飛機墜毀，幸而鐵塔下面沒有房屋，也沒有居民，否則，勢必構成一個大災難。

儘管如此，仍然使智利當局的高層人士嚇呆了半截，他們立刻拍發出緊急信號給南美洲沿岸各處防禦網的據點，立刻備戰，並且以無綫電傳眞的方式把這一宗怪事發生的情形傳送到美國死亡谷地面之下的太空署總部，讓他們看到撞毀鋼塔的飛行物體是怎樣子的形貌，是否派出戰鬥機追踪截擊。

太空署接獲這一份情報，便由雷加拉博士召集有關的每一個單位領導人開緊急會議。三十分鐘後，總部的會議廳聚集了三十多人，雷加拉博士很簡括的報告智利高塔被飛行物體撞擊的意外事件，還把無綫電傳眞拍發的圖形在八尺高的螢光幕上面顯現出來，說：「各位現時看到的鏡頭就是鋼塔受到撞擊所發生的强光有足夠的照明力量，把飛行物體拍攝下來，故此我們有機會慢慢的欣賞，多方面的研究，你們看看這幅美麗的彩畫，請盡量發表意見，至於我，可以給你們一些寶貴的參考資料。

「首先，我想指出這一點，從彩圖去看，這件飛行物體是橢圓形的，相當沉重，它起碼有一千萬噸重，究竟用甚麼力量推動它，它才可以凌空飛行呢？

「再其次，我認為它的速度很快，有如火車疾駛的衝動那麼强，只有這樣快的速度才有力量撞斷鋼塔，請注意這一點，它是被撞斷的，並非撞爛那麼簡單。

「另一方面，它的飛行方向是向南方推進的，可以說它向南太平洋那邊飛過去，它的目標既然不是美國，也不是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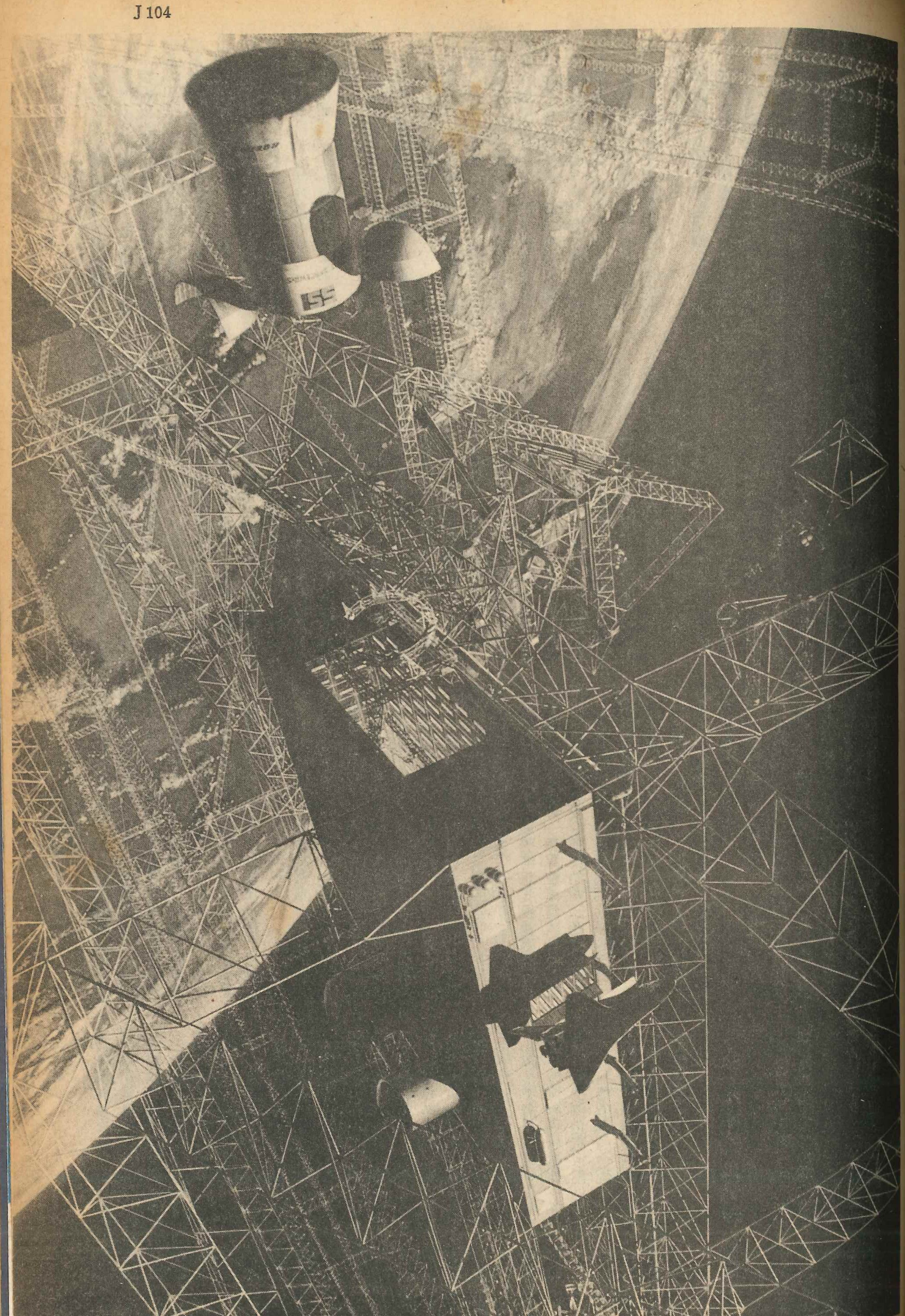
「還有一點，這一件沉重的飛行物體居然撞斷了鋼塔而它本身沒有甚麼破損，確是一件奇事。」

座上客紛紛陷入沉思中。

負責空軍方面的雷博少將站起來說：「我要講幾句去補充雷加拉博士的寶貴指示，剛剛接獲智利當局打來的電訊，我們便即出動，從最近的南美洲空軍基地派出特種戰鬥機出擊，希望截住飛行物體，怎料失敗，方圓三百哩都沒有發覺空中有這樣巨大的飛行怪物，似乎它沉入水中。」

有一個測量專家巴地博士站起來說：「如果我們看到的一幅照片確係眞有其事，我憑着測量學的目光去看，它係一座城，有堡壘形的建築物，還有穀倉，看來好像很簡陋的城鎮，沒有人居住。」

另一個人說：「如果一座十分簡陋的古代城鎮，能夠在空中飛行，它可以說是天方夜譚所描寫的故事了，關於它的形格，不必研究，值得研究的還是它的推進力量，作為快速飛行的一種物體，多數是流綫形的，並且需要液態氫之類的噴火器去推進，從來沒有一件物體如此笨重居然能夠在空中飛行的，更奇的是它居然有力量把鋼塔攔腰斬斷，我認為它的推動力一定



是飛碟那一類，本體旋轉，即可飛行，換言之，它係巨型的飛碟。」

跟着有另外一些人發表意見，俱是模稜兩可，雷加拉博士在那個會議之內，一直不做聲，到了他們閉嘴了，然後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告一段落了，看來這一個飛行物體只是偶然出現，並非攻擊性的武器，它也沒有攻擊的企圖，我們儘可以慢慢的研究，現在散會了。」

他說得很輕鬆，其實他的內心，充滿了憂慮。

羅美莎隻身闖入虎穴

翌日中午，他到玫瑰園看看羅美莎，她是目前美國女間諜當中工作能力最强的一個，可惜她的思想並不純潔，往往發生動搖，故此雷加拉博士除非萬不得已，不會派她單獨負責調查任何一種國防秘密，他當然希望派唐龍去，可惜得很，唐龍的病情時好時壞，腦力衰退，他不適宜做獨當一面的工作，故此「飛天魔城」這一件奇案，雷加拉博士仍是指定她一個人到智利去。

那天雷加拉博士在玫瑰園跟她密談，說：「羅美莎，你剛剛辦妥了調查海底怪獸以及噴火的海底坦克這一件案，回到美國來，不過休息了一個星期之久，論理不應該派你到智利去，不過，這件事情相當機密，改派別人，担心他們洩秘，故此我想派你去，如果你認為唐龍的健康已經復元，帶他同行也好，你的意思怎樣？」

羅美莎說。「他只是生理方面的健康復元，心理上仍是有些問題，我認為他仍然留在空軍醫院休養好些，至於我，每天都是戰鬥狀態，奉命出擊，你叫我幹甚麼就幹甚麼。」

「好的，你稍為準備，我打算在今天下午就派你到智利，找太空署的韓雷博士，跟他商量如何應付那件古怪的飛行物體。」雷加拉博士說到這裏，順口向她說一句。「羅美莎，你有沒有注意到報紙上面刋登的一件奇聞呢？它是昨晚在智利高山上面發生的，很快就哄動了全世界，有些人以為它大禍臨頭，我並非這樣悲觀，這次我派你去見見韓雷博士，乃係私人性質，你首先要明白這一點，再談其他。現時我想問問你，私人性質的訪問以及官方委派，這兩種活動有沒有分別呢？」

羅美莎想了想，說：「照我看，它是有分別的，假如官方針對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必須做些預防工作，設法制止一場戰爭，那個人被派出去活動，危險性比較大，所負的責任也很大，至於私人委派，只是徵求一個專家的意見或者搜集特殊的資料，那種任務輕鬆得多。」

雷加拉博士聽了，眉毛往上一揚，笑着說：「羅美莎，你越來越聰明了，我十分開心，坦白點說，這一次飛行的物體撞擊鋼塔事件，因為它在智利這個國家發生，對美國的影响不大，故此我不會懇求美國的國防部做出任何決定，當地的警戒網必須調整，那是例行公事，跟我沒有牽涉，再又因為我對此事所得的資料有限，為了職責着想，我渴望懂得更多關於飛天魔城的詳細資料，故此派你去。其實站在科學家的立場也是應該對它展開深入調查的，事實上那麼龐大的物體能夠在空中飛行，認眞出色，我的確不明瞭它怎能有如此超卓的動力，那是我委派你去調查的另外一個原因。」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當天下午，她就乘搭航機到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再搭內陸航機飛到叫做「奥力加」的一座山城，又再改搭直升機到「安達斯山氣象台」的前面降落，因為雷加拉早已發電報給太空署，故此太空專家韓雷博士派人出迎。

羅美莎被他迎入氣象台的大客廳落坐，他很是興奮，說：「羅小姐，在智利的氣象台發生了一宗驚人的奇事，高達三百呎的鋼塔，竟被飛行物體撞毀，有勞各地天文學的科學家關心，派人查詢，我感到十分榮幸，特別是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如此關心，他無暇到來，邀請你駕臨一敍，更加令我興奮，有些話是不便對別人說的，但却可以對你談個痛快，你長途跋涉，大概有些餓了，我們到南美洲最高的一個餐廳吃些東西，然後交換意見好嗎？」

羅美莎聽了這些話，立刻覺得餓，很愉快的點了點頭，不久之後，兩人就置身於氣象台餐廳，吃吃喝喝，她還喝了一杯智利特產的蘋菓酒。

韓雷博士慢慢的說：「現時我要談及那晚發生的一件奇事，我們的氣象台設備一流，雷達網的效果也是數一數二的，但却無法獲悉那麼巨型的一座飛天魔城襲擊，可謂奇事了，事後我們立刻檢查雷達網，然後懂得其中奧妙，原來雷達網出現了一個盲點，那件飛行物體就在盲點的範圍之內飛入，故此它沒有提出警告。」

說到這裏，韓雷博士向她發問：「羅小姐，你懂得甚麼東西叫做盲點嗎？」

羅美莎苦笑一下，說：「我只是雷加拉博士派出來的一個人，關於科學知識，十分缺乏，請你原諒。」

韓雷博士說：「那不要緊，只要我向你解釋幾句，你立刻明白。所謂盲點，那是說雷達網有一個角落發生問題，失去了工作效能，當年以色列復國不久，就跟埃及打仗，照理它是不可能戰勝的，它派出最高級的特務潛入埃及警戒網，破壞巨型的雷達搜索鏡，使西北方有一小塊鏡面失效，它就是盲點，以色列的轟炸機從盲點飛入，在埃及停機的空軍基地投彈，閃電般炸毀了埃及二百八十架飛機，安然撤退，故此以色列揮軍進攻，它有轟炸機出動，埃及方面等於沒有空軍，當然是打輸了，當時稱為六日之戰，以色列打贏，全靠他們的特務破壞了雷達鏡。」

羅美莎說：「我明白了，那一件笨重的飛行物體能够潛入，撞爛鋼塔，你們事前絕不知情，因為雷達搜索鏡或者雷達搜索網被特務破壞。」

鬼影先生的神秘電話

韓雷博士聽了，立刻糾正她，說：「羅小姐，因為你係雷加拉博士的代表，我所講的話要負責，不能不慎重一點，我只說雷達網有一小塊變成盲點，它有可能是日久失修，自然而然的爛了一小截，不一定是特務破壞；現時我要談及另一方面的

事情了，我有足够的證據指出這一點，那件飛行物體離開了高山氣象台，繼續向南飛，很快失踪，其實它跌在南太平洋的海底，故此美國空軍在南美洲的基地出動了五十架飛機搜索，包括最新型的輻射綫追踪器，仍然沒法查得到它的踪影。」

說到這裏，韓雷博士又再提出一個問題了，問：「羅小姐，你懂不懂得甚麼一種科學設備叫做輻射綫追踪器嗎？」

她搖了搖頭。

韓雷博士說：「一架飛機在空中飛行，一定靠噴射氣體推進，那就有了高熱，在空中慢慢的擴散，產生輻射綫，憑着紅外綫追踪查出那些輻射綫的踪跡，就可以知道該地上空在最短的一段時間之內是否有飛機在空中飛過，並且知道它飛行的方向，大概你明白了它是甚麼，當晚美國留在巴西的空軍基地曾經有幾十架飛機向聖地牙哥的上空搜索，其中有兩架飛機上面裝置了輻射綫追踪器，憑着獲悉不久之前有一件龐大的飛行物體在南太平洋的上空飛過，但却突然墜下，反映出它已經跌入海中。」

羅美莎說：「眞是有趣！大概它的飛行系統發生毛病了，不管怎樣，你們獲悉了這一次報告，相信你們的潛艇一定出動在海底搜索的，有沒有找到好像一座山似的魔城呢？」

韓雷博士說：「沒有，我們出動了兩艘潛艇，立刻搜索，後來美國南太平洋的海上巡邏隊也展開搜索，並且有美國潛艇參加，結果全是白費氣力，海底如常的寧靜，沒有一座山似的物體發現，簡直可以說它去得無影無踪，我懷疑那件飛行物體跌落太平洋的時候是出乎意外的，由於它的材料不同，可能它見水溶化。」

羅美莎說：「從彩圖看得出來，它十分宏偉，必然有很巨型的機器才有力量把它推進，就算它在海中溶化，金屬品造成的機器決不會在水裏溶化的，難道那一處的海底深不可測，沒法搜索嗎？」

韓雷博士十分肯定的說：「該處海底只有五百呎深，海底沒有沉船，也沒有機器遺留下來。」

羅美莎說道：「這一座飛天魔城居然借水遁去，眞是不可思議！承蒙你這樣熱誠指導，增益不少，明天我再繼續向你請教！」

到此為止，告一段落了，她離開了韓雷博士，便即歸寢。

在氣象台裏面沒有一個婦女供職，因此沒有女子宿舍，不過，距離氣象台僅有半點鐘汽車的旅程却有一個大城，它就是「奥力加城」，那邊經常有許多遊客，故此有很高級的酒店，還有夜總會和酒吧餐廳，還有電影院，韓雷博士派人用私家車把她送到那邊，在第一流的「雲頂酒店」要了一間套房，給她居住，並且用公欵招待她。

她實在是很疲倦了，走進了七十四號房，沐浴之後，準備睡覺，就在那時，有一個電話打給她，第一句就呼喚她的名字，清清楚楚的說出她化名狄波拉，其實是美國特派調查員找羅美莎的。

跟着說：「羅小姐，我叫做鬼影，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瞞得過我，我認為你向韓雷博士調查「飛天魔城」的眞相，簡直是白費氣力，因為有許多重要的綫索必須自行發掘，他已經有六十多歲，太老了，有許多事情他是有心無力的，我認為我懂得的秘密比較他知得更多，我想把它逐項賣給你，現時我說的情報是免費奉送的，如果你明天到鋼塔上面折斷之處看過，證實我的講法，想知得更多，不妨交欵到你居住的雲頂酒店貴重品物存放處，最少交五千美元，那些鈔票必須放入一個深色的信封之內，上面寫明交與鬼影先生，並且叫負責人向取欵之人查問，一定要此人一口說出鈔票的數量，然後付給，那就萬無一失，如果我拿不到那些鈔票，明晚我沒有電話打給你！」

羅美莎說：「好的，我一定依照你的意思去做，讓我問問你，你叫我到鋼塔折斷之處看看，看些甚麼？」

鬼影先生說道：「如果鋼塔被撞爛的一截眞的是給暴力摧毀，斷口參差不齊，你看到的斷口，却是很齊整的，有如被電鋸鋸斷，那就反映出它被人破壞，換言之，當晚那一件飛行物體只要碰碰它，它就折斷。」

羅美莎問：「斷口是否齊整有甚麼關係呢？」

鬼影先生說。「大有關係，倘若它完整無缺，飛天魔城就要付出很大的衝力才有機會把它攔腰撞斷，若非它的推進力大到不可思議，根本就飛不起，我不妨告訴你，它只是一個假局，整整一件飛行物體只重一千磅。」

羅美莎似信不信的問。「它只重一千磅，如果它眞是那種重量，決不會如此龐大，看來有如一座城。」

鬼影先生說：「對不起，這是第二種秘密了，我說過的，第一種秘密係鋼塔的斷口，另加飛行物體的重量，這是免費奉送的，明天下午我收了錢，晚上再把更深的秘密奉告，使你澈底明白它怎樣飛行，何以它只有一千磅重，看來有如一座小城，我的話說完了，最後，有一句話必須說：我只是想你有些珍貴的資料帶回美國去，不至於被智利當局的負責人蒙蔽，沒有其他目的，我只是殺手，並非特務，絕無政治關係，捉了我，對你有損無益，明白嗎？」

羅美莎也是這個圈子裏面的人，聽了趕快回答：「鬼影先生，我明白你的處境，我決不會出賣你，假如你被捕，我就無法再用美鈔去買我想知的秘密了。」

鬼影先生哈哈大笑，說：「你眞是聰明，唐龍的眼光不錯。」

鋼塔斷口含有高度秘密

羅美莎睡够了才起床，翌日睡醒，她透過了韓雷博士的帮忙，派人護送她到鋼塔上上下下去查看，後來她還得到直升機的帮助，用鋼纜把她在空中吊下去，研究每一條折斷的鋼條斷口，她拍了十多幅照片，沒有把它交給韓雷博士看。

黃昏的一段時間，她回到雲頂酒店查問，知道中午她離開該酒店之前，所放下的一個信封，已經有人取去，那個人相當高，脚特別長，肌肉結實，臉色晒得很深

色，似乎南美洲的人，屬於戶外運動型的男人，大概三十多歲。

她不想提他，只是隨口問問「貴重品物存放處」的職員而已，她預感到那天的晚上，這傢伙一定有電話打來，預先買了很敏銳的錄音機，接駁在電話機裏面，到時她跟鬼影先生談話，可以一句句的錄取。

深夜十一點半，鬼影先生果然有電話打給她，說：「羅小姐，你今天是否攀登高處去看過鋼塔的斷口呢？」

羅美莎說：「是的，我看過它了，並非攀登高處，而是由高處用直升機把我吊下去看，正如你所講的情況一樣，它是用電鋸去鋸斷的，你幹得很出色，我先問你，那些鈔票一共五千元，你是否已經把它拿去？」

「是的，我已經把它拿去了，多謝你的賞賜，現時我可以把更進一步的秘密說出來，不過，收費却要加倍，換句話說，今晚我講出一部份秘密之後，明天早上你要給我一萬元美鈔，如果我沒法收到這些錢，明晚我就沒有另外一些秘密告訴你，你是否答應我的要求呢？」鬼影先生很冷靜的說。

「我答應你，你快點說吧。」羅美莎說。

鬼影先生在電話的那邊說：「羅小姐你想知道一些甚麼？」

羅美莎說：「我想知道被稱爲飛天魔城的飛行物體，爲甚麼能够飛起來而且輕而易舉的把鋼塔撞倒，此外，我還想知道它爲甚麼突然消失，美國空軍經過深入的搜索之後，認爲它跌在南太平洋的海底，很快就溶化，是否屬實呢？」

鬼影先生說：「好的，現時我就把你說的幾個問題加以回答，不過，我先要講清楚，我只是回答你說的三個問題，其他問題，我不想談及，先說第一個問題，所謂飛天魔城，乃係依照南太平洋羣島當中某一個孤島的外形製造出來；它本身沒有推動力，但却在吹滿了氣之後才可以浮起來，換言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氣球。」

羅美莎說：「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它是氣球，不過外形看來有如一座城，怎能够在空中移動呢？」

「用特製的尼龍繩子，巨如大樹，一邊綁住它，另外一邊，綁在一架飛機的尾部，就可以把它在空中拖住走。」

「這樣安排，它的速度很慢，似乎不是事實吧？」

「不，它確是事實，所謂超音速，只是你們那些科學界胡裏胡塗的計算出來，你們都犯了一種錯誤，以爲那個飛行物體一定要有極快的速度才可以把鋼塔攔腰撞斷，故此你們一致認爲它是件超音速的虛物，殊不料鋼塔本身已經鋸斷，只要有一件東西相當闊大，在空中碰了碰，它就折斷，既然它是這樣容易倒坍的，當然不必使用高速的飛行物。」

羅美莎點了點頭，說：「把它牽着走的飛機是否特製？」

「不，它只是很普通的飛機，不過牽引的力量比較强大而已，因爲機身塗了反光的漆！故此夜間攝影，看不出來，假如你把那幅彩色照片化爲黑白的照片，沒有彩色，可能看見一個黑影，不過，尼龍繩子像透明的物體，不論彩色照片或黑白照片，都看不出來！」

羅美莎再問：「鬼影先生，如果你的話是實，那個飛行物體的速度並非很快，需要頗長的時間才可以從太平洋海面帶到智利氣象台，沿途都有雷達網，照理應該有報告的，何以它能够騙得過所有的雷達網呢？」

鬼影先生說：「它不必騙過所有雷達網，只是騙過最爲接近氣象台的一座巨型雷達網，已經够了，在雷達網附近，它然後起飛，剛剛從雷達網的盲點透過，因此瞞得緊緊。」

羅美莎想了想，說：「聽說巨型雷達網的盲點很細，只能够容許一架飛機穿過，飛天魔城如此巨大，怎可以穿過呢？」

鬼影先生說：「問得好，事實上它只是有一架飛機穿過那麼大小的盲點，已經够了，因爲那一座飛天魔城並非在平地吹漲，飛機穿過盲點之後，才把它吹漲，故此它可以百份之百的避開雷達網。」

羅美莎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麼龐大的物體，重一千磅，怎能够在三幾分鐘那麼短就吹漲呢？用甚麼方法，把它吹漲呢？」

鬼影先生笑嘻嘻的說：「羅小姐，我早已說過，它用不着爭取時間，那一架私人飛機穿過雷達網的盲點，飛到靠近鋼塔，儘可以在空中停下來，花掉三十分鐘那麼長的時間把它吹漲，弄清楚這一點，你就不會大驚小怪，至於吹漲那一個好像古代城堡似的氣球，當然不是用口把它吹漲的，注入一種以氫氣爲主的氣體混合物，它就可以慢慢的膨脹，它沒有膨脹的時候，只是一塊柔軟的塑膠，放在飛機的背上，吹漲了它，才有一千磅重，」

羅美莎說：「其實這一切活動都是慢吞吞的，可笑得很，那些科學家始終認爲它係有力量毀滅一切的飛天魔城。」

死的人太少不算大災難

稍停，鬼影先生又開口說：「羅小姐，它不單是無法毀滅一切，它本身給命運注定要毀滅的，一旦洩了氣，它就由空中跌落海裏，那些塑膠是一種很容易溶在水中的東西，故此它跌落海裏，在數小時之內完全溶化，沒有絲毫綫索遺留下來。」

羅美莎衝口而出的說：「那一架塗了反光漆的飛機呢？還有，尼龍繩子又粗又長，不見得這兩種東西也溶化吧？」

鬼影先生說：「它不必溶化！在美國的空軍基地沒有派出飛機搜索之前，我們的飛機已經潛逃無踪，還包括那一條粗壯的尼龍繩子。」

羅美莎說：「眞是有趣了，看來你眞的是無所不知，照情形看，那一架私人飛機能够在如此短促的一段時間去得無影無踪，它可能是水機，因爲這種飛機不必跑道也可以降落，如果在南太平洋當中有一個孤島，給一個很有勢力的人霸佔，他擁有一架水機，不足爲奇，事後沒有人斗胆指證他幹那種損害智利國家聲譽的勾當，因爲他居住的小島，已經係智利的版圖之外。」



這是智利太空署建立的巨型雷達網。沒有一架飛機可以在空中飛過把它瞞住。

鬼影先生說：「關於那個控制整個局面的人，以及飛機的停泊地點，已經不是今晚我們討論的範圍之內，如果你肯付欵，明天晚上，我再打電話給你，我說出來的秘密包管它能够滿足你的好奇心，記得這一點，這次我要收一萬元美鈔，不够這個數目，我不會再打電話給你，你必須記得，我不收支票。」

翌日上午，羅美莎到銀行提欵，把一萬美元放在信封之內，那個信封註明是鬼影先生到取，辦妥了這件事，她就到智利太空署找韓雷博士，想辦法找尋更加堅强有力的證據去證實鬼影先生所講的話並非說謊。

她跟韓雷博士見面後，談了幾句，便即把話題落在那晚意外事件發生之後所拍攝的一幅彩圖，故意稱讚一句：「你們的想像力眞是豐富，如果鋼塔被飛行物體撞擊，一定有强烈的火光，儘可以利用它拍照，還有彩色，十分壯觀，反之，鋼塔沒有損害，那就沒有照片拍攝下來。我想向你請敎，爲甚麼夜間拍攝也可以拍得出七彩繽紛的照片呢？」

「很簡單，利用紅外綫攝影機就可以拍攝得到，不過，光綫如果不够强烈，所拍攝得到的彩照就不是很明朗的，比不上拍攝黑白照片那麼逼眞。」

羅美莎乘機說：「照情形看，你們能够利用那種科學設備，可以在鋼塔下邊拍攝得到自動攝影的彩照，一定同時可以拍攝得到黑白的照片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們除了得到一幅最動人的彩照之外，還有四幅黑白照片。」

「爲甚麼你沒有向別人提及呢？」

「因爲它比不上彩照那麼艷麗，再又因爲彩照只有一幅，黑白的照片却有四幅，爲了避免視線的分歧，我們便把它收藏起來。」

羅美莎聽了，欣然說：「我可以看看它嗎？」

「當然可以，請你跟隨我走向收藏資料的一個部門，我可以利用幻燈片把它放大到四十八吋那麼闊，給你看看。滿足你的好奇心。」

韓雷博士隨口說了那麼幾句，便立即把她帶到另外一個大堂，請她坐下，吩咐別人立刻放映四幅不同角度拍攝的黑白照片。

她定眼欣賞，果然看見第三幅的黑白照片有些暗影，貼近飛天魔城那一個飛行物體，而且在飛行物體的前面，跟鬼影先生所說的話不謀而合。

她感到很滿意，跟着她再看看那幅迷人的彩照，讚不絕口，說道：「韓雷博士，如果有人舉辦全球性的大災難彩照攝影比賽，你們攝影得到的一幅，必然奪取冠軍。」

韓雷博士笑了笑，回答她說：「但是很可惜，它只是死了三個人，他們都是住在鋼塔之內的，死人太少了，算不得大災難。」

他自稱跟唐龍交過手

她臨走的時候，向韓博士借一幅五十六吋闊的南太平洋地圖，韓博士不問情由的借給她，還說一句：「智利雖然在拔海六千呎的高山建國，可是，它的高崖永恒，對着南太平洋，山下的海岸也是它的，一直靠豐富的漁獲去增加國家收入，南太平洋的景色很美！如果你想去看看它，我可以派出一艘屬於氣象台的測量炮艇給你乘坐，暢遊一番。」

她向他道謝，說：「韓雷博士，氣象台本來是探討天體奧秘的，以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陽爲主，爲甚麼你們的氣象台却有測量氣象專用的炮艇呢？」

韓雷博士說：「研究氣象最大的目的就是避免人類可能發生的各種災禍，除了颱風，還要探測海嘯以及海底火山爆發，故此氣象台要包括相當宏偉的炮艇，它並非爲了作戰用的，最大的功用就是在海面發炮，測量聲浪推進的阻力强弱，進一步預測颱風或者暴風雨是否即將降臨，但有所疑，立刻警告漁民不要出海。」

羅美莎臨走的時候，再度稱讚他，她竭力掩飾她所查探到的各種秘密。

她回到「雲頂酒店」休息，吃過了晚餐，單獨走進房間裏，由於美麗婦女所特有的奇異感覺，她覺得吃餐的時候鬼影先生也在餐廳之內，多次注視她，可惜這種感覺只是在她回到房間裏面然後覺察得到，否則，她一定可以揭開對方的眞面目。

她隱約地感覺到這傢伙不懷好意，到

處跟踪，想起了他就覺得心上一塞，却又到無可奈何。

距離午夜僅有一綫之差，電話機嗚嗚的响，她抓起了聽筒接聽，對方果然是鬼影先生。他很悠閒的說：「羅小姐，今晚我在雲頂酒店的餐廳看見你，你眞的十分漂亮，唐龍先生眞是懂得如何選擇女人，佩服之至！」

「你認識唐龍嗎？」

「我何止認識他，我還跟他交過手！不過，這種事情跟現時距離得太遠了，不必談它，還是談談我們的事吧，我昨晚說過，只要我收了錢，就會把更進一步的秘密告訴你，我忘記叫你準備一幅南太平洋的地圖了，如果你有地圖，我可以把那個停放水機的小島指示出來。」

她很興奮地說：「我有一幅五十六吋闊的大地圖，南太平洋各處島嶼，星羅棋佈，看花了一雙眼，假如你肯賜告，我十分喜悅，明天我可以把收買情報的錢增加一倍，一共是二萬元，希望你看在鈔票的份上，快些把它說出來。」

鬼影先生說：「現時請你把地圖攤開，看看靠近南美洲的小島，有一處海面小島特別多，叫做胡安斐南得斯羣島，一共有三十八個島，大半是沒有人居住的，其中有一個島叫做狗頭島，有如狗頭一般，如果你乘搭遊艇到那邊航行，很容易辨認，狗頭島係由一個人控制的，他叫做紅鼻叔叔，在那個島的前面一帶，海面特別寧靜，替他進行破壞氣象台用以測量高空氣流變化的鋼塔那一個人，幹了破壞的工作之後，就駕駛水機回到那一處海面降落，倘若你有興趣在那個小島登陸逛逛，你可能看見一架深藍色的水機停放在岸邊，它的身上所塗的反光漆雖然洗去，改塗深藍色，仍有多少殘痕，我敢說機艙還有一條粗大的尼龍繩子。」

「為甚麼你知得那麼清楚？」她有些驚奇。

鬼影先生聽了，說：「因為我是駕駛那一架水機的人。」

她有點懷疑，說道：「你一個人怎能夠做這樣多的工作？」

鬼影先生說：「那些工作並非同時做的，出事之前的一週，我花了三天的時間鋸斷鋼塔的一截，但仍有百份之五保留，不能夠讓它無緣無故的傾跌，出事前的一天，我破壞雷達網，使它有一小撮地方出現盲點，到了出事的一晚，我只是駕駛水機闖入氣象台的上空，事後我駕機回到狗頭島降落，並且在降落之前刺穿了被稱做飛天魔城的氣球，這幾種重要的工作分幾日去做，為甚麼一個人沒法幹出來？」

羅美莎說：「鬼影先生，最重要的事情你竟然沒有告訴我，不管幕後人是誰，他一定有一個目的然後這樣幹，請告訴我，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鬼影先生冷笑一聲，說：「我只是殺手，誰有鈔票就可以僱用我，我的一切活動不過奉命而行，我沒有這種權力去盤問僱主為甚麼要這樣做，假如你對紅鼻叔叔發生懷疑，把他拘捕，自然會明白一切。不過，我必須警告你，憑着韓雷博士的力量絕對不是紅鼻叔叔的敵手，你最好先到狗頭島看看，再行定奪。不要乘搭智利氣象台的炮艇，紅鼻叔叔最憎恨別人向他挑戰，倘若你以遊客的身份到狗頭島逛逛，他一定歡迎，並無惡意，你還可以在島上拍照，留為紀念，反之，你搭炮艇到島上去，極有可能發生誤會，使他誤會你帶人緝私，展開炮戰，不管你是否獲勝，已經大失原意，言盡於此，希望你對紅鼻叔叔的優待覺得滿意。」

電話截斷了，她有些迷惘。

她在翌日上午把二萬元美鈔放入信封之內，匆匆離去，她本來想到氣象台看看韓雷博士，把這件事情從頭到尾說個詳細，可是，轉念一想，她就沒有這樣做，因為她認為韓雷博士太過低能，只是學者的性質，無法應付那些複雜而又變化多端的場合，末了，她立心單獨應付這件事，而且依照鬼影先生的勸告，沒有借重韓雷博士的炮艇。

搜索胡安斐南得斯羣島

她既然決心單刀赴會，不再到山頂的智利太空署找韓雷博士，索性搭車到海岸的「聖地牙哥」，再在那一座城找一間公司租賃專供攝影用的快艇，向胡安斐南得斯羣島駛過去。

快艇上面仍有兩個人作伴，一個係把舵的舵手，另外一個係水手，却身上帶槍，如果她上岸拍照，他就緊緊的靠近她，作為貼身保鏢。這種快艇比較濶大，特別堅固，而且，準備一週的食糧的食水，認眞週到，不過，它收費却是相當昂貴的，每天收費美鈔一千元，等閒之輩，未必付得起這個數字。

攬這一行生意的人，出租快艇，兼有保鏢，一直都認為「顧客至上」，絕不查問遊客的底蘊，對她來說，如此安排係相當方便，值得付出較多的費用租它出海。

從聖地牙哥啓程，不過兩小時之久，快艇就駛到胡安斐南得斯羣島了，她想找一個叫做狗頭島的地方，向艇上兩個人查問，他們搖了搖頭，說：「沒有聽見過這個名稱。」

那個保鏢叫做胡地，說：「羅小姐，羣島的面積有大有細，如果你想逐個小島走上去看看，我們可以奉陪，快艇有足夠的食水和乾糧，還有水菓，你決不會捱餓，至於小島的名稱，眞的是無法奉告，因為聖地牙哥的遊客，很少到這種荒涼的地方行走。並非我企圖打消你的雅興，任何一個小島，久無人居，就會變成毒蛇的安樂窩，有些荒島還有刧匪或私梟，你想單身走到島上去，有如冒險走入虎穴，橫豎你的目的只是想拍些美麗的景色或者拍攝古蹟，在快艇上面攝影，安全得多。」

胡地所說的話頗有道理，羅美莎接納了他的建議，只是留在快艇拍攝每一個小島的型格。

她渴望拍攝到一個小島，恍如狗頭，怎料所有島嶼都是斜坡形的向上伸展，沒有高崖，更加沒有一塊岩石看來有如狗頭，故此她很失望，白白的忙了一個下午，直到黃昏，她才找到一個頗有價值的小島，因為它看來有如飛天魔城。

她簡直可以判斷它確係飛天魔城，原因是島上的古堡以及街巷的形勢跟她看見

過的彩圖一模一樣。

實在太過逼肖了，她不由自主地驚呼了一聲！

小島落地生根不會飛天

她叫舵手把快艇繞住小島航行，分別從許多個角度拍照，隨後她帶了保鏢胡地上岸，到處走動，因為那個荒島有許多間石屋，最大的石屋有如堡壘，却又沒有一條正式的街道，胡地對她說知，這種地方最容易給私梟霸佔，即將入黑，不宜隻身闖入虎穴，如果她想看，不妨明天再來看，她接納這個建議，不再逗留，趁着天色還沒有黑透，她乘搭原來的快艇回到聖地牙哥。

她在聖地牙哥的一個酒店住下來，由於整日奔波，她太過疲乏，進入房間，躺下來就睡，突然覺醒，已經是凌晨三時。她渴望跟鬼影先生通話，即使是夜半，仍要找一輛夜間行駛的汽車送她回到「奧力加城」的雲頂酒店，為了安全着想，她仍僱用保鏢胡地在身邊作伴，找不到鬼影先生，也沒有電話，胡地睡在套房的小客廳保護她。

胡地是一個濃眉大眼的傢伙，看來很忠實，可是，查探一種跟科學有關的奧秘，單是憑着忠實兼且驍勇善戰的特徵，那是不夠的，既然胡地對她沒有甚麼帮忙，韓雷博士又沒有給她堅强有力的啓示，她留在雲頂酒店，缺少了鬼影先生的助力，一籌莫展，故此她連續三晚無法跟鬼影先生聯絡，認為她的工作不能夠很順利的展開，打了一個長途電話給美國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之後，她就悄悄的離開智利，從聖地牙哥機場起飛，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機場降落，立刻乘汽車回到死亡谷。

進入太空署秘密基地之後，她謁見雷加拉博士，發覺有一個人在座，定眼一看，不覺眼睛一亮，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唐龍！」

唐龍在太空署地下室出現，反映出他的健康已經有了好轉，她喜出望外，即使雷加拉博士站在身邊，她也走過去跟他擁抱，難分難解。

那個熱吻使她忘記了整個世界，突然，雷加拉博士的語聲在耳邊幽幽的作响，她才如夢方覺，趕快鬆手。

雷加拉說：「羅美莎，你此行究竟查探到一些甚麼？在電話裏面交談，你說得有些閃縮，現時你站在自己的總部之內，甚麼話都可以說，不妨說個詳細。」

羅美莎向唐龍望了一眼，說：「這件事情十分有趣，可惜你不在場，否則，我們早已把鬼影先生的底牌揭開。」

跟着她把她在智利的氣象台所見所聞以及在奧力加城雲頂酒店夜間接聽的神秘電話說得一清二楚，最後，她把她在智利國管轄的胡安斐南得斯羣島當中的一個小島所拍攝的風景照片拿出來，放在桌上，嘆息了一聲，說：「以我的判斷，飛天魔城確實係這一座小島，我認為那晚它眞的飛上天空，又再飛回來，故此美國空軍基地出動大批搜索機也沒法查探得到任何的綫索，只能夠把它看做跌落水中溶化，不過鬼，影先生却口口聲聲說這件事情由他幹出來，他認為飛天魔城只是一個氣球，事情結束了，他就把它刺穿，氣球落水，全部溶解，這兩種說法都有可能是事實，我眞的不知道如何處置。」

唐龍聽了，說：「羅美莎，你瘋了嗎？好好的一個小島，怎能夠飛上天空？」

羅美莎手托住下頷，她的頭低垂下來，說：「任由你們怎樣解釋，我始終懷疑那晚衝毀鋼塔的一件飛行物體的確是一個不知名的小島！我拍攝的照片都放在桌上，請你們把它跟智利太空署拍攝的彩圖以及黑白照片放在一起對照，便知其詳。」

雷加拉博士突然開口，說：「羅美莎，科學家所注意的是事實，不是巧合，儘管你拍攝的小島外型跟飛天魔城完全相同，我仍然不同意你講述的意見，一向在南太平洋落地生根的小島，決不能夠飛上天空！」

無法獲悉撞擊鋼塔動機

唐龍的冒險性格特別强，向雷加拉博士請纓，他渴望跟羅美莎同去智利一次，雷加拉博士搖了搖頭，說：「唐龍，我不能夠答應你，因為你的健康剛剛復元，腦力薄弱，醫生認為你不能夠接受太大的刺激，也不能夠忍受太大的震動，不適宜幹太過危險的工作，再又因為這件奇案牽涉到電磁學以及地心吸力等多方面的科學知識，你不是科學家，更不適宜負担重任，我已經決定親自到智利的氣象台，太空署以及羅美莎說的小島看看，你還是安靜點留在玫瑰園休息吧。」

那時唐龍已經出院，回到玫瑰園休養，雷加拉博士認為他不宜走動，他沒有再說甚麼，反而羅美莎覺得難以決定取捨，問：「雷加拉博士，你認為我留在唐龍身邊照料他好呢？抑或跟你作伴到智利去好呢？」

唐龍說：「我能夠跟普通人一樣的過活，用不着你在旁照顧，你跟雷加拉博士同行吧，他到了智利的南太平洋轄下各處羣島，需要你帶路。」

羅美莎說：「好的，我們甚麼時候啓程？」

這句話是她向雷加拉博士說的，雷加拉博士笑了笑，很風趣的說：「羅美莎，那座小島不會飛去的，你留下來玩幾天，然後動身，仍未為遲。」

她很高興的向他道謝，隨即伴着唐龍回到玫瑰園，小別勝新婚他倆十分喜悅！

在甜甜蜜蜜的氣氛中，兩人度過了三天，羅美莎再晤雷加拉博士，他問她唐龍是否一切復元，她想了想，說：「表面上看來他好像一切正常，不過，他不能夠忍受過份的震動和刺激，如果那晚飛天魔城撞擊鋼塔，他就在附近，過份强大的爆炸聲以及耀目的火光，一齊發生他就沒法支持，故此我認為他仍要休養一個時期。」

雷加拉博士說：「我早已決定他留在玫瑰園休養了，沒有人知道他已經出院，卡登博士暫時銷聲匿跡，他很安全，你不必担心。」

翌日早上，雷加拉博士跟羅美莎乘搭普通的航機飛往智利的首都聖地牙哥，再搭直升機飛往安達斯山最高峯，在氣象台

前面降落。

他們抵達聖地牙哥已經在長途電話裏面告訴韓雷博士，故此兩人剛剛走出直升機，韓雷博士已經率領兩個助手，在戶外恭候，他們幾個人一起進入太空署之內，韓雷立刻帶雷加拉博士以及羅美莎到密室細談，雷加拉博士說：「上次羅美莎到智利查探飛天魔城撞毀鋼塔，並非空手而歸，不過，她奉命一切保密，故此沒有很詳細的對你說知，後來她把她的所見所聞向我報告，我認爲這件事情應該跟你商量，故此我毫不隱瞞的把她向鬼影先生多次收買情報的經過情形說出來，並有錄音帶作證，此外，她僱快艇到胡安斐南得斯羣島找到一個小島，跟飛天魔城的模樣極爲逼肖，看來這兩件事情有些奇妙的聯繫，她十分肯定的說那座小島能夠飛上天空，我絕不同意，現時請你看看她的資料，再請你回答我提出來的幾個問題。」

韓雷博士的確有高度的科學家氣質，天大的事情都不會使他失去信心，他向羅美莎望了一眼，說：「羅小姐，你幹得很好，那些小島並非浮在海面的，它由海底冒出來，等於海底伸到海面的山峯，故此它絕對不會飛，此外，還因飛行物體撞擊鋼塔之後，沒有岩石或大批沙泥跌落地面，故此我更加肯定的說那座小島沒有跟鋼塔碰撞，至於島形跟飛天魔城有百分之九十相似，確係事實，我們可以抓住這一點展開更爲深入的研究，必要時我可以跟你們兩位到該處海面看看。」

跟着他們細心研究各項問題，雷加拉博士說：「我們雖然沒有準確的證據指出鬼影先生所講的話屬實，但卻可以透過幻想去推測當時的情形，韓雷博士，你認爲他如果係一個十分才幹的人，可否憑着一個人的力量，幹出哄動一時的飛天魔城奇案呢？」

韓雷博士說：「我認爲有這個可能，因爲羅美莎小姐從直升機吊下去研究鋼塔的斷口之後，我們也派人照樣的從空中低垂下來，向鋼塔的斷口拍照，並且在事後把那些照片放大研究，證實它撞擊之前已經鋸斷，如果那個人有本領扳登鋼塔高處使用電鋸去鋸斷六條粗大的鋼柱，而且，沒有被留守的職員發覺，他就有本領駕駛水機把氣球帶到空中，先行注入氫氣以及氫氣的混合物，使它膨脹，撞擊之後，再行駕機在南太平洋的海面降落，那個氣球洩了氣便會跌落海，全部溶化，我還推想到他只是一個人辦妥此事，當晚他駕駛一種貯沙的長條形貨車，車內就是水機和氣球，駛到雷達網前面，在鐵絲網前面不遠的小樹林之內的一處空地停下來，貨車司機立刻變成水機的駕駛員，起飛之後，穿過雷達網的盲點，就可以很順利的駛向鐵塔那邊，爲所欲爲，至於那一架水機能夠在貨車上面起飛，是因爲它的頂上有螺旋槳，換句話說，它是水機以及直升機的混合物。」

原來韓雷博士發覺了鐵塔斷口的秘密之後，便即改變主意，運用他的科學知識及超卓的幻想，研究那個十分傑出的人如何活動，他虛構出來的故事跟羅美莎說的話完全相同，雷加拉想提出抗議也辦不到，末了，他苦笑一下，聳了聳肩，說：「少數服從多數，我也傾向你們那邊了，現時最爲使我困惑的就是動機，任何一種特務活動，必有幕後人，同時有動機，這件奇案看來沒有政治的成份，再者，自稱鬼影先生的人，不過是殺手，並非特務，究竟幕後人是誰？爲甚麼他要這樣幹？眞是莫測高深！」

韓雷博士問道：「雷加拉博士，爲甚麼你沒有看見過鬼影先生就說他不是特務呢？」

雷加拉博士說道：「十分簡單，幹特務這一行的人，從來沒有貪念，爲了鈔票就可以出賣情報，即使有這個人，由於幹特務的生活體驗，他只有叫人滙欵到某一個地方派別人收欵，決不會親自走到雲頂酒店貴重品物貯放室收欵，而且連收三次，沒有蠔面，特務十分小心，不會如此放肆，殺手才有這樣豪氣，每次收欵，他都是帶着足夠的手槍子彈，隨時駁火，既然幕後人叫殺手出動，並非由特務出擊，屬於政治成份的動機微乎其微，我眞的沒法猜透。」

羅美莎說：「不單是你們猜不透，鬼影先生也沒法猜透！」

那一晚，韓雷博士派人把他們二人護送到雲頂酒店，要了兩間套房，讓他們各自休息。

睡前雷加拉博士走進她的房間商談，說：「羅美莎，你離開了死亡谷太空署的秘密基地，回到唐龍的身邊，同在一起過活，我派人到各處有關方面查探，終於發覺一項秘密，它促使我有更加堅強的信心以及好奇心，必須到智利，看看南太平洋的小島，因爲美國國防部的機密檔案裏面有一頁是關於太空魔城的，美當局曾經發射一種殺傷力極強兼可運送五百個士兵的飛行物體，離開地球的大氣層，飛入太空，曾經被一個好像小島似的飛行物相撞，它爆炸焚燒，無人生還，由於那一次發射未定名的飛行物體全部毀滅，那是一種丟臉的事，故此美國國防部沒有公開宣佈，檔案裏面所寫的報告也很模糊，由於這種秘密，我有另外一種假設的想法，倘若你看見的小島沒有根，浮在海面，那就有另外一種看法了，說不定它眞的能夠飛行，這種想法我一直都沒有對韓雷博士說知，希望你也守秘。」

羅美莎早就疑心她看見過的小島會凌空飛起，聽了這番話，十分高興，說：「雷加拉博士，我當然是守口如瓶，假如我們找到那個小島，你打算如何偵查它是否有辦法升空呢？」

雷加拉博士說：「先要派出蛙人下海搜索，如果那個小島並非由海底伸向高處，而係向下傾斜，好像有一雙手在海底把它托住，那就加倍可疑，到時我有許多方法探測，現時很難說個詳細，先決的原則還是找到了它，假如沒法找到它，一切都是空談。」

羅美莎說：「不管韓雷博士是否出動氣象台專用的炮艇，我仍想到聖地牙哥找胡地帮忙，因爲他曾經伴着我走上許多個小島逛逛，此人忠心耿耿，可以看做得力的貼身保鑣。」

雷加拉博士點頭答應，然後向她說一句：「晚安」，各自歸寢。

局勢突變唐龍忽然出現

三天之後，那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上面，密層層的聚滿了人，除了羅美莎以及雷加拉博士，還有她的保鑣胡地，至於韓雷博士那邊，人數多過他們十倍，其中有一部份是氣象台的專家，另外一部份人屬於智利和太空署的職員，此外，還有八個彪形大漢帶槍保護他們，這些人屬於智利水警輪，炮艇上面也有幾個人登岸，甚至帶備一些準備掘地的工人。岸邊也很熱鬧，單是水警輪也有兩艘，另有一艘炮艇是智利氣象台，隨時發炮，艇上有四名蛙人準備下海。

雷加拉向羅美莎說：「這個小島的前面那一截，看來跟彩圖方面的飛天魔城十分逼肖，決不會如此巧合，我們既然來了，非澈底查明此事的眞相不可！」

那個小島根本上沒有名稱，他們索性把它稱做「飛天魔城」，因爲它有許多地方要展開深入的調查，沒法在一兩天之內查得明明白白，故此他們合力在海岸建築幾間木屋，作爲臨時宿舍以及餐廳，每天必需的食物和水，另有運輸艇把它從聖地牙哥那邊運送過來。

兩天後，雷加拉認爲那個小島不可能會凌空飛起來，他把視綫集中在島上原有的房屋以及堡壘。韓雷博士雖然體力不振，他也留下來，協助他們研究，所有人都是興高彩烈的去做每一個人崗位之內應做的工作，無奈他們缺少一個目標，始終不知道研究一些甚麼，在島上居留一週之後、士氣逐漸消沉。

又是一天，雷加拉跟羅美莎密談，嘆息了一聲，說：「羅美莎，眞是出乎意外，我們傾全力明查暗訪，始終查不出甚麼，這種局勢，眞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蛙人下海搜索了多次，只是加倍證實小島的堅固態度，下邊像巨大的岩石，跟海底相連，水深不過五百碼，他們使用潛水銅人到海底搜索過，證據確鑿，無論如何不會飛上天空了，爲甚麼它跟眞正的飛行物體這樣逼肖呢？我絞盡腦汁仍是找不到謎底，認眞不服氣，卻又無可奈何，現時島上只有一個地方仍是一個謎的，它就是最高的崗頂上面屹立的古堡，假如古堡裏面眞的沒有甚麼，我們這一次遠征的計劃就變成泡影！」

羅美莎說：「那古堡不過是一種古蹟，難道屋裏有一條秘道通到地心去嗎？」

雷加拉博士說：「它的確是有些秘道，究竟通往何處？無人知曉，但知道古堡裏面並非平坦的土地，而是往地面之下伸展的洞穴，它並非很大，但卻分佈很廣，含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我的注意，奇怪得很，洞中還有洞，居然伸到二百多呎深，派了二十個人入內查探還不夠。」

羅美莎安慰他道：「雷加拉博士，我們看來好像有一綫希望，不必灰心。」

話雖然這樣說，她自己也是很失望的，百忙中，她還想念着唐龍，她做夢也沒法猜到，再過三天，靠近深夜，有一艘快艇從遠處駛到那個小島，停泊在岸邊，有一個人剛剛上岸，就向燈光明亮的木屋疾走過去，大叫：「羅美莎」，她聽到叫聲走出去看看，那個不速之客竟然是唐龍！

她驚喜交集，跟他擁吻，唐龍似乎滿懷心事，很快就推開她，問：「雷加拉博士在那一處？我有一個秘密必須見見他，當面說出來。」

她說：「唐龍，前面就是我們新建的餐廳，你走進去等候，我立刻派人到處找他。」

唐龍說：「這件事極端重要，即使他睡熟，仍要把他喚醒，馬上到餐廳來！」

十五分鐘後，雷加拉博士被她找到，急急忙忙的奔到餐廳，跟唐龍見面，唐龍第一句就說：「這個秘密可以說是完全使你感到出乎意外的，我不能夠在這個地方告訴你，快些跟我走！」

他不由分說的拉着羅美莎走，雷加拉博士同行，走到岸邊，雷加拉博士發現一艘快艇，問：「唐龍，你是否乘搭快艇來的？」

唐龍說：「不錯，你說對了，我眞的有些秘密急於告訴你，我們快些走下快艇吧！」

三個人盡快的走進快艇，唐龍立刻開駛，速度越來越快，簡直是參加比賽似的，不過十分鐘，它就遠遠的離開小島。

雷加拉博士有些不耐煩，問：「唐龍，停下來談談好嗎？」

唐龍很固執的說：「我必須遠遠的離開魔島，然後把這個秘密揭穿！」

快艇朝着聖地牙哥地方那邊疾駛了一小時過外，遠望過去，隱約看到天邊有些燈火，雷加拉博士十分焦躁，說：「唐龍，前面就是聖地牙哥了，幹甚麼你要這樣神秘，忽忽忙忙的把我們帶到聖地牙哥去呢？」

唐龍說：「好的，這一處海面已經距離魔島相當遠，我索性把快艇停下來細談吧，我之所以急急忙忙，把你們帶走，並非想回到聖地牙哥，最終的目的就是遠遠的離開魔島，因爲它就快爆炸！」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那個小島雖然有些魔氣，不見得它會爆炸，難道古堡的核心有人放置了一個核彈嗎？」

唐龍說：「正是如此！我萬分吃力然後查探得到這個秘密，它在凌晨一時之前爆炸，島上的人死光，快艇無法供給那麼多的人乘搭，故此，我只能把你們二人帶走！」

博士說：「誰下毒手？」

唐龍說：「卡登博士！」

羅美莎插嘴問：「唐龍，你的意思是否指卡登博士計劃一切，重金僱用鬼影先生，佈局誘惑雷加拉博士到魔島研究，到了人齊，核彈突爆，有如美國多次在太平洋荒島舉行的地下核爆呢？」

「是的，正是如此！」唐龍咬牙切齒的說。

就在這時，一聲巨响，恍如天崩地裂，海水湧起三十多呎，火光冲天，魔島果然爆炸，唐龍等三個人都被強大無比的震盪弄暈。

羅美莎覺醒，已經置身在醫院之內，她剛剛恢復知覺，便即大聲叫喊，先喊：「唐龍！」再又喊叫：「雷加拉博士！」

看護小姐叫她冷靜些，說：「小姐！被核彈震動暈迷不醒的人，連同海上以及

陸地的人合計，有千人過外，你甦醒了就有得救了，別人的死活，請你暫時不要擺在心上！」

她那裏肯依？很堅決的想走下床，但却辦不到，因爲那種巨大的震盪力，使她氣力全消。

她覺醒之後，在迷惘狀態停留了四天之久，然後完全甦醒，後來她不知道他們三人被震動力拋出快艇之後，半浮半沉，十分幸運的湊巧有一艘水警輪駛過，用探照燈在海面掃射，把他們救起，三個人以她的健康情況最好，故此她先行甦醒，其次是雷加拉博士，至於唐龍，震暈之後，一直沒有醒過。

雷加拉在事發五天之後跟她見面，同慶更生，互相道賀，他對她說：「我已經看過唐龍了，他只是舊病復發，不會危及生命，我已經聘得腦科專家留在他身邊照料，大概一個月後，他就會復元，不必担心，韓雷博士等人已經炸到血肉橫飛，跟小島上的岩石一起粉碎，可憐之至，幸而卡登博士所放置的核彈是最細小的一個，否則，不堪設想！」

羅美莎問：「博士，唐龍本來在美國玫瑰園休養，他怎會忽然跑到智利把我們施救？再者，他怎樣知道卡登博士佈局謀殺我們？」

雷加拉苦笑一下，說：「我怎會知道？照情形看，他極有可能是給你無意中說過的一句話引起猜疑，決心離開玫瑰園，搭航機到南美洲去，找尋鬼影先生，進一步的獲悉一切秘密。」

羅美莎說：「博士，我說過一句甚麼話呢？」

雷加拉博士說：「你說鬼影先生告訴你，自稱他曾經跟唐龍交過手，大概唐龍眞的在功夫比賽當中曾經跟一個又高又大又結實而又稍爲有點瘦的智利高手搏鬥過，他認爲那是一條綫索，找到了鬼影先生，就跟他決鬥，或者唐龍知道他貪財，用錢收買他的秘密情報，才會那麼準確的獲悉魔島埋藏了一枚細小的核彈，由計時器操縱，到了那一晚凌晨一時半的一刻鐘爆炸，他急於救活我們，急如星火，駕駛快艇到小島去，如果他快一點抵達魔島，通知我們全面撤退，那多麼好？可惜他辦不到。」

實情如此，羅美莎當堂鬆一口氣，她向雷加拉博士望了一眼，說：「博士，我一向自命不凡，其實我跟唐龍比較，仍然差得很遠！如果他跟我合作，同到智利查探飛天魔城撞擊鋼塔事件，恐怕鬼影先生已經被他捉住！」

這一件案在此結束了，卡登博士詭計多端，他佈局謀殺雷加拉博士失敗之後，還有甚麼更爲驚人的恐怖謀殺計劃施展出來？他一直都想雄霸地球，橫行太空的，這個願望能否變成事實？這些問題，在下期本刊有所報導。

（本文完，全文未完）

敬請讀友注意，下期續刊太空爭霸戰之十二：「奇形隕石」

技擊漫談

震心拳

麥海雲

中國功夫一直都是特別注意到頭部每一處要害的，眼睛當然係最脆弱的一環，其次就是口鼻之間的人中穴，因爲，那一處係血管密集以及神經密集之處，而且係上排牙齒的牙齦，一個冚搥打落去，可能馬上會有幾隻牙齒打脫，口中噴血，鼻孔也會出血，受擊之人見到自己流血不止，心理上已經受到莫大的威脅，根本無法再戰，故此，向中上門穴道打擊係相當合理的。

南派有許多短拳專向眼耳口鼻出擊，而且在貼身打鬥當中施展出來，確係經驗之談，不過，日本空手道的十段高手「山口剛玄」經過長期研究之後，他認爲最有威脅的一拳該打在敵人胸部正中，因爲那處受擊能夠使心臟震動，如果心臟的幾條主要血管當中任何一條因爲受擊震動而致痳痹，那就不能如常的把血液輸送到腦袋，立刻倒地喪生，因此空手道有一招叫做震心拳，亦可以改用手掌的姿勢打出，確係有極大的攻擊力。

日本空手道兩人搏鬥，如果不是生死鬥，而係擂台上交手，或者平時過招，絕對禁止使用震心拳或者穿心掌，這種看法另有一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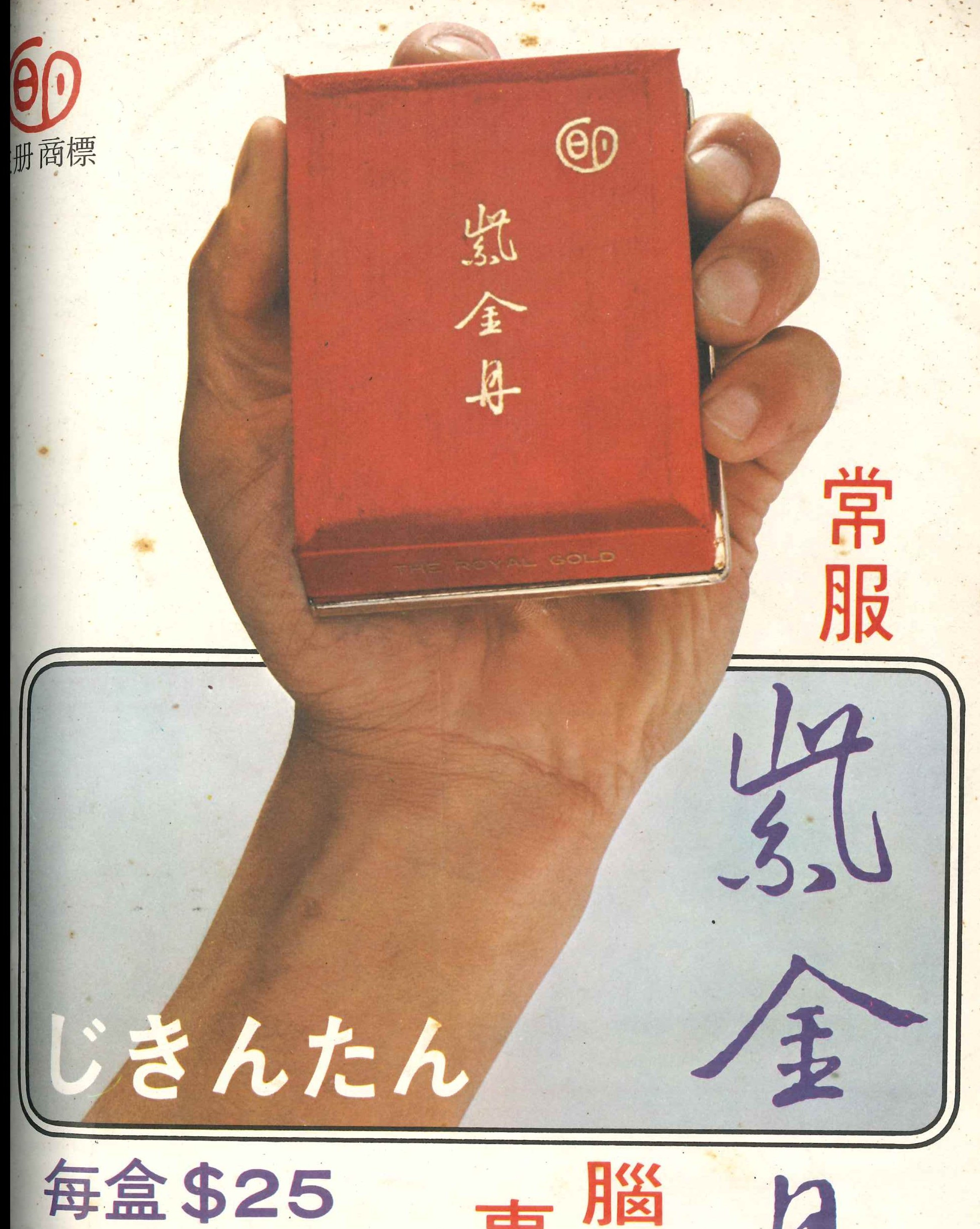
泰國拳一向以脚爲主，不過他們仍然有一個禁例，不准使用撩陰腿，他們對於日本的震心拳，以及中國的冚搥，沒有特殊的畏懼，他們認爲最有威脅的一招就係撩陰腿，任何一個武林高手都不能够將自己的腎囊練習到堅如鐵石，如果那個地方被敵人一脚踢去，踢爆了它，睾丸裂開，立刻就會喪命。

泰國拳脚根本上就是花招極多，高脚低脚以及飛躍而出的掛眉腿，全部齊全，反而中國功夫經常踢出的撩陰腿，他們却是缺少了的，因爲泰國拳根本不准踢這種脚，亦不准師父教徒弟學習。

上述的情形反映出每一處地方的拳脚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各有各的看法，很難可以指出某一種說法絕對合理。

（請參閱本文太空爭霸戰故事之"飛天魔城"）

巨型的飛行物體雷神號〔F15〕，橫越非洲上空，突然碰着飛天魔城，鬥不過它，中部發生爆炸，逼於降落，一連串的驚心動魄鏡頭反映出有兩組飛行的物體在地球的上空爭霸，美蘇兩大國的科學家認爲現有的驅逐機沒法把它們驅逐，只有靜觀其變。唐龍奉命出擊，因此發生許多曲折離奇的遭遇，九死一生。



冊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